



着翎路

在鐵鍊中

行刊活書業信

857.63
443-2
2



在鐵鍊中

路翎著

海燕書店刊行

1949



3 1761 3912 3

目次

羅大斗底一生	三
王興發夫婦	五
王炳全底道路	八
兩個流浪漢	一三
破滅	一八一
程登富和線舖姑娘底戀愛	一四二
在鐵錄中	一七九

羅大斗底一生

他是一個卑劣的奴才

鞭撻他呀！請你鞭撻他！

——拜倫

1

羅仁厚，大家叫他做羅大斗，是在父親底嬌縱，和母親底惡毒的鞭笞、咒罵下面長大的。全黃魚場都贊成他母親底這種鞭笞和咒罵，因此羅大斗底心裏充滿了有毒的恐怖。他底一生底目的，便是在於求得黃魚場，也就是那些有勢力的大爺和光棍們底好感。

他底家庭，原來是相當富有的，有過一棟屋子，一些田地，甚至有過一些奢侈品。但在他父親底這一代，便完全敗落了。最後就祇剩下了黃魚場後面的山邊上的一棟破爛的茅屋。在這座茅屋裏，他父親抽鴉片到四十歲，



最後吞鴉片而死。他母親餓豬，打草鞋，編草帽，維持着全家庭生活。

在這種情況底下，他底頹廢的父親嫉恨人世，對他底母親懷着惡毒的憤怒：他認為，敗壞了一切的，是這個愚蠢的女人。女人害怕丈夫，並且崇拜他，永遠向他低聲下氣。於是膽弱的羅大斗便成了她底發洩憤怒的對象。尤其在最後的幾年，他父親是無比的嬌縱着他，他母親對他則是無比的惡毒：惡毒的刑罰，總是秘密地，突如其來地進行的。他父親輕視周圍的一切，嚮往往昔的書香世家，在他底脆弱的身上寄託了一大堆的夢想。鴉片鬼在煙榻上教他認字，每當他認識了一個字，便快樂地哈哈大笑一場，幼年的羅大斗學會了謊騙、竇乖、帶着強烈的虛榮心，不停地諂媚着他底父親。

常常地，在夏季的黃昏裏，落日底光華下面，他父親牽着他慢吞吞地走了出來，不理任何人，向着坡下的豐饒的田野，宛如舊式的地主……

他父親死去的時候，他底妹妹已經兩歲，他已經十七歲了。母親好像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女兒身上了似地，懷着奇異的妒嫉，不停地毒打着他。但這時候，愛着他的，還有一個年老的伯父。伯伯父住在那個叫做十二道溝的山邊上，有着一間破茅屋。伯伯父沒有兒女，並且沒有絲毫的財產，因為這個世界是有着某種人情的緣故，他才能生活到今天的。仁慈的紳士劉名高因了他底三十年的忠誠的服役的緣故，給他茅屋住，並且每年給他一點東西。此外，他在黃魚場底任何公共場所都能够得到一份食物。現在他是七十歲，不能做什麼了，但精神仍

然很活潑。他歡喜修理各種破爛的東西，他不停地修理着他底茅屋，因為它老是被風雨毀壞。

羅大斗從母親底控制下逃到他那裏去，聽着他不停地亂說，看着他徒然地做着事情，得到了一種安靜，此外他還在他身上得到了一種美麗的理想：被黃魚場同情地養活着，真是一件好事。但母親時常衝了來，揪住了他，就是一頓毒打；並且用最惡毒的話咒罵老人。經常地，老人總是裝聾作啞，乘機還要向陰慘的姪兒做鬼臉。

有一次，老人顫抖地站了起來，憤怒得好久都說不出話來，指着羅大斗底母親。

「你……你這個婆娘家……你把你底兒用……用籬兜背起麼！你背起麼……冤屈冤屈冤屈啊！」老人說，哭了起來。

就在這以後的第三天，老人爬到梯子上去拾漏，跌下來，死去了。

於是羅大斗就感到了非常的淒涼，他底父親，尤其是他底老伯父，對於他，是神聖的。他是怎樣地仇恨他底母親啊！沒有多久，他就走進了黃魚場底光棍們底圈子，開始了他底狂熱的，追求榮譽的生涯。

2

他有過一度的發奮。事情是這樣的：他替一個穿西裝的年青的先生擔行李到場後的一所莊院裏去，說好了是十塊錢。到了地點，這個先生祇給了他一半的數目。於是他就非常可憐地懇求加一點，他說：這個錢，是拿去

吃藥的。他底萎縮的樣子一定使這個青年的上流人物覺得討厭，他很有理由相信羅仁厚是在罵他吃藥，於是給了羅仁厚一個耳光。接着又是一個耳光。

羅仁厚頹喪地回到場上來了，一見到熟人，他底眼淚就湧出來了。

「他打我啊！他們打我啊！」他哭着說。

「哪個打你？」或者「爲啥子打你？」於是男人、女人、小孩站成了一個圈子，把羅仁厚圍在中央。

「我擔得出血，那個鬼兒，他打我啊！」羅仁厚哭着說。

「打了哪裏？」一個女人問。

「這裏，你看，這裏。」羅仁厚指着左腮，說，而且張開嘴，用舌頭在裏面舐着。

「是打出血來了哩。」另一個女人，驚異地說，注意地看着。

羅仁厚覺得悲傷，嚶嚶地哭了兩聲。

「羅大斗，你啷個不還手嘍？」那個驚異着的女人問，把懷裏的小孩拖上一點，以熟練的動作，把奶頭塞到他底嘴裏去。

「你有種子用！」一個缺牙的男人鄙夷地說，然後拖着鞋子走了開去。

羅大斗覺得自己受了侮辱，他不平地看着那個走開去的男人。

「站着，你哥子！你哥子聽我說……」他用打顫的手揩去了眼淚，環顧大家，說：「要不是我生病，我羅大斗打得起他……我連他底西裝都扒下來……我羅大斗在本碼頭，不是說麼，還承大家看得起，你哥子不要以為……」羅大斗激昂地說，——但頓住了。

那個缺牙的男人，站在圈子外面，兇惡地看着他。

「你還說麼！缺牙的男人，說——」有種你還開腔麼！」

「天啊，我又不是說你……你哥子未必還多這個心！」羅大斗說，然後可憐地向大家笑着，——「我這樣像一個男子漢麼！」同時他想，這句話，表現了他底最高的理想——「不是說麼，我羅大斗家裏還是見識過一些，比起那些人來麼，不是吹的話，的確是要高點兒！」他向一個女人說，露出那種高傲的樣子來。

「老子揍你！」缺牙的男人，擡起袖子來，咆哮着。

「你，你來麼！」羅大斗，痛苦得戰慄，輾動着身體，叫。

「你是什麼東西！」羅大斗拚命地叫，同時他挨了一拳。大家拖開了他們，——羅大斗，高聲地叫嚷着，被別人推了開去。

羅大斗底萎縮的樣子，他底層出不窮的牛皮，是常常要觸犯黃魚場底主人們底威嚴的；他底這一切，是常常要喚起那些豪壯的人們底嫌惡來。同時，他底混亂的激情，他底詭譎的品行，招致了所有的正直的人們底嫌

惡。大家都不同情他，大家都覺得，欺凌他，是正當的。正直的人們，是明白羅大斗底作風的：沒有隔上幾個鐘點，羅大斗便出現在茶館裏，向缺牙的光棍提起了剛才的誤會，陪了禮，傾訴着自己底好心腸，感動得不停地流着淚了。

羅大斗底最高的理想，便是成爲一個真正的男子，就是說，成爲一個光棍，有一天能够站在街上，如缺牙的光棍欺凌他似的，欺凌別人。

「來，羅大斗，上去！」光棍們喊，於是羅大斗就上去了，像一頭忠心的狗。

3

他底母親，聽到了鄰人們底議論和建議，考慮了很久之後，準備替羅大斗娶親了。

她漸漸地明白，對於他們母子，娶親是一條正當的路。但她是孤獨的，她覺得她底周圍全是敵人。她懼怕鄰人們底議論，因此她仇恨他們。同時，受她底鴉片鬼的丈夫底感染，她覺得自己底一切都比隣人們高超。她底自尊心常常使她討好於她底鄰人們，但跟着來的總是更大的破裂。她底兒子成了她底弱點，她底混亂的熱情使她生活得更爲艱難。

因爲在這個世界上，是存在着的一種漂亮的貴族制度的緣故，人們就紛紛地互相踐踏，渴望爬高。經驗豐富

的人們就能明白，在高處的那個宮殿裏，除了金錢以外，別無神祕。金錢，是現實的力量；缺乏這種力量的人們，就給自己臆造了一種精神的力量。他們用各種東西使自己和高處聯接起來，這中間就產生了大的嫉妒，特殊的想像和癖好，以及某種神祕的情懷。羅大斗底母親，雖然同樣地輕蔑着那些富有的人們，卻虔敬地供奉着他們底偶像。黃魚場上，因為附近開設了一所工廠，一所中學，並且建立了一些闊人們底別墅的緣故，是繁華了起來；經常有漂亮的人們經過，店舖裏也陳列着各種華麗的東西。羅大斗底母親，從各處檢了一些香水瓶之類的東西回來，把它們擦得極乾淨，擺設在房間裏，以此驕傲於她底隣人們，感到無上的滿足。

然而她底兒子是她底弱點。首先，他底存在破壞了她底夢幻，其次，他有一種力量，能够使他清楚地看見周圍的一切；他並不怎麼輕蔑他底隣人們，反之，他輕蔑他底母親，和她底那些香水瓶。

狂熱的，混亂非常的羅大斗，卻有着一種清醒的能力，能够觀察他周圍的一切在它們各自底位置上。這是因為，他底軟弱的心是容易感動，非常的敏銳。這更因為，對於黃魚場，他是有着一種親切的，甜蜜的感情。

母親和兒子互相猛烈地撲擊，他們底心腸都很冷酷。

現在的這件婚姻，是由女家提起的。女家住在十二道溝後面的山邊上，靠近離黃魚場二十里路的雲門場。很多人都知道，女家的這個姑娘，周家大妹，是在七年前就被賣了出去的；她父親爲了一百塊錢的債，把她給了雲門場底一個紳糧家當丫頭。七年來，這個姑娘頑強地向着她底父母，她逃跑過多次。這一次，十天以前，她遍體

傷痕地逃了回來，他底父母把她藏匿了，希望祕密地嫁了她。但這些知道這件事的人，都不願意告訴羅大斗底母親。這首先因為，壞了女家底事是缺德的，其次，羅大斗底母親是過於不講理，大家都有些幸災樂禍。

羅大斗底母親，孤獨地辦着這件事，總覺得有些不安。她竭力使自己相信，並告訴別人說，這件事情是辦得怎樣好，女家對她是怎樣好，等等，但總不大敢相信自己底話，另一面，羅大斗整天在場上混——從那次挨打以後，他是什麼事情也不做了——對這件事情顯得非常的冷淡。

羅大斗總是被各樣的幻想和色彩蠱惑。他渴望一切美麗的婦女。他時常跟着光棍們和女人們胡鬧，漸漸地變得大膽，於是色情更熾烈。他當然不能滿意他母親給他找來的女人——無論這是怎樣的女人。他顯得冷淡，一面又看清了現實的一切，心裏覺得很悽涼。

他不向他母親說一句話，連飯也不回來吃了。他母親把他找了回來，一面咒罵他，一面又懇求他同意。

「沒得那個話！」他說，「是你娶媳婦，可不是我娶堂客！」

「沒得話了嗎？」他母親問。

「說完了。」他說。

於是他母親給了他一個耳光。他把他母親推到地上去，跑出去了。

這個衝突之後，羅大斗底母親走了出來，向隣家底老太婆訴苦。這是一個耳聾的老太婆，她正抱着烘籃，坐在小凳子上晒太陽。

「王家老太婆，你晒太陽是哈！」羅大斗底母親大聲地說，坐了下來。「老太婆，早上你看到我打我那個兒是哈！你想想那樣的兒呵！我昨兒跟他說：『跟你娶媳婦，看了人，生得不錯，女家又和氣。』我說：『賣了一口猪，後天交錢，你自己安排安排。』哈，你猜他期個？他哼都不哼！好，今天不回來吃飯，我回來問他，好，他說：『是你娶媳婦，娶來服侍你，又不是我娶堂客。』他還罵我不要臉，難道媳婦就不該服侍我！我說，好……老太婆，憑你底心說哈，你可看他行過孝沒有？」

她興奮地說着。聾子老太婆毫無表情地看着她。

「唉，你那個兒啊！」聾子老太婆慢慢地大聲說，提着烘籃，喘着氣。

「又好吃，又偷懶……」羅大斗底母親說，沉默了一下，顯得不能忍耐了。「喂，憑你底心說，你可看他行過孝沒有？」她問。

「哪裏說孝？你那個兒麼，真是叫人……」老太婆大聲說，閉上眼睛搖搖頭……

「該是這樣說的哈，王家老太婆是麼，兒不孝，羅大斗底母親興奮地說，心裏有了強烈的敵意，「我這個兒麼，就是受別人騙壞了！本來麼，心地又好，人又老實！」

「哈，你那個兒！」老太婆說，輕蔑地搖搖頭。

「王家老太婆，你聽好是哈！我這個兒是不好！不過我們這些人家麼，不是說那個，總比這些人家要高倒點兒！老太婆！你說說看，你家庭兒對你又朗個麼！罵起你來啊，那才是！老太婆，我還是說知心話的哈！」她張望了一下，小聲說，以為聾子不一定聽得見，「你說你苦不苦哈！你才苦，你底兒挖死你！你家孫媳婦還是偷劉保長的！」

「賣麻辰！」老太婆叫，憤怒地顫抖着，站起來了。

「你罵我哈！你這個聾子倒還聽得見，看我停下告訴我底兒……！」

老太婆瘋狂地叫喊了起來。她底孫媳婦，其實不知道這究竟是怎樣的事，從裏面衝了出來，叫喊着，向羅大斗底母親撲去。鄰人們都跑出來了，從坡下也有人跑來，一瞬間顯得非常的熱鬧。羅大斗底母親和老太婆底孫媳婦一同滾到地上去，扭成了一團。

5

事情進行下去，羅大斗也就不再反抗了，雖然還是沉默着。第三天下午，天氣很溫暖，羅大斗底母親，在房裏

掃地的時候，有了較為快樂的心情。她臉上有著煩惱的表情，有什麼思想，她就大聲地說了出來。

她想着她底媳婦怎樣地走進房來，怎樣地聽她底話，做一切事情，并且把兒子勸進了正當的道路。她想着她怎樣地和年輕而柔順的媳婦坐在門前的陽光下，安靜地紡着線，周圍有嘹亮的雞啼和愉快的笑聲。她想到了美麗的孫兒和她底幸福的老年。

「是啊，是這樣！」她大聲地說，「人老了，牙齒脫頭髮白，不行了哈！我不做，媳婦他們做！」她說。她聽到有聲音說：「多好的福氣啊！」她快樂地笑了起來。

她帶着一種迷茫的表情，靠着桌子出神。

這是一間非常陰暗的屋子。在桌子上，陳列着香水瓶之類的東西。有的已經完全空了，有的則還剩着一點點香水，或一點點生髮油。黑人牙膏底空了的錫瓶子，被弄得非常之舒帖，放在陳舊發黃的餅乾盒上。一雙破了的白色的高跟皮鞋，從床下的罐子罐子之類的堆積物中奇突地顯露了出來，閃耀着光輝。

正面的牆壁上，貼着兩張明星畫片，另一面，則貼着一張一個駝背的道士放寶劍的畫像。這一切東西，都使羅大斗底母親感到巨大的滿足——但羅大斗卻對它們懷着無比的嫌惡。

「要是我哈，早就把她打死了！」羅大斗底母親說。她想到了隣家底媳婦。「我跟她說，凡百物都懂人性，一個人刮毒麼，連雀雀子都要避開！張家老太婆說：『他家麼，刮毒呢，連麥子種種都要煮起！』煮起，嚇嚇！」她笑着。

這時門開了，透進一道美麗的陽光，她底八歲的女兒走了進來。女孩穿着骯髒的綠棉袍，在衣襟上插着早開的臘梅花。她在跑動的時候，細緻地用手按着花。她站下，壓制着興奮，帶着一種貴婦人的風度垂下眼睛來，並且深深地嘆息了一聲。

「么妹，過來！」母親說，撫着她底頭。「不許跟那些人家底娃兒玩——你這花哪裏來的？」

「馬尾巴送跟我的。」這個小婦人說，賣弄着風情，希望被讚美。

「么妹，我跟你說！」母親說，帶着一種激動。

小婦人，露出一種細緻的感情來，走了過去，擡起頭來看着她底母親。

「么妹，你再跟那些娃兒玩，我捶你！」母親說。

么妹嚴肅地沉默着。她底母親憤恨地抓着她的手，向她低聲地說述了起來。

「么妹，你聽好：那些人家，哪裏叫人家啊！」母親憤恨地說，「隔壁么媳婦偷劉保長！我親目看到劉保長調戲么媳婦，晚上么媳婦就偷偷地上他那裏去！你該是曉得哈！」她停頓了一下；「跟你說，長大了不要學這些人！」

女孩一知半解地，嚴肅地思索着這件高深的事情，望着憤怒的母親。

「么妹，我們是啥子樣的人家，哪能跟他們比。」母親熱情地說：「你聽好，我聽說新媳婦兒有點兒好吃懶做，等她來了，你不許作聲，有我收拾她！新媳婦是周家大妹，她們都說她賣跟人家做過丫頭，前天我去了，周家太

「婆！親口跟我說，『親家，哪裏有這事呀！』那些嚼舌頭的不得好死！周家大妹，我親眼看見，人又頂靈醒，又白淨，又漂亮！」母親熱情地說。「你說還是哈？」

女孩懷疑地看着母親。她和母親之間的突然的平等，使她有些迷惘。

「要是她有哪些不合我底意呢，我會收拾她！我要叫那些人家看見！」母親憤激地說。「你聽到沒得！」母親嚴肅地問。

「你朗個像木頭！」母親，在出神了好久之後，說：「周家太婆親手端了一碗放白糖的雞蛋跟我，說：『親家，吃呀！』我親眼看見——人又靈醒，手脚又乾淨！」她做夢似地說，把剛剛說過的話完全忘記了。

顯然的，這個孤獨的女人，祇有在女兒面前，才能任性地談話；她是痛苦地掙扎着，企圖昇到那個高高的位置上。然而，那個裝模作樣的，八歲的小婦人，是一點都不能理解她的。

她又出神起來。熱情掘發了她心裏的一切，現在就到了嚴肅的反省。

她沉默着，然後拿起香水瓶來，打開，嗅了一嗅。

「媽媽，我擦了點兒！」女孩利用着和母親之間的突然的平等，羨慕地說。

「放屁！祇有這點兒，留倒婆新姑娘的！你要偷，我殺死你！」

女孩撇了一下嘴，低下頭去，狠狠地撕着衣服。母親剛剛走出去，她就爬到椅子上去，動手偷起來了。她把香

水倒在手心裏，被濃烈的香氣刺激得驚慌而狂喜，用舌頭在手心裏舐了一下。她又倒出了幾滴生髮油，把兩樣攪和在一起，迅速地塗在臉上，頭上，手腕上。

她抓起破鏡子來。

「好漂亮，羅家么妹好漂亮呀！」女孩，帶着那種出神的，遊戲的，幸福的表情，模倣着她所想像的聲音，說。當她注意地凝視鏡子的時候，她就被她自己底眼睛裏的一種力量吸住了。她底巨大的，美麗的，眼睛，在她底骯髒的，塗着生髮油的臉上閃耀着。她曇了一下，又曇了一下，希望明白它們究竟是什麼東西。

羅大斗猛烈地推門進來，駭得她打抖。

「滾出去！」羅大斗憤怒得戰慄，走到床邊坐下了。

6

羅大斗，以爲自己已經走進了光棍們底核心，覺得非常光榮，但在今天的賭場上，光棍們中間發生了某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家在商量，卻把他趕了出來，他憤恨而沮喪，咒罵着他們，走了回來。

第一件惹起他底憤怒的，是他底被他母親疼愛着的妹妹。

他在床邊上坐了一下，走進了後房，也就是他底未來的新房。他抱着頭痛苦地躺在床上，望着牆上的美麗

的明星畫片和兩張三潭印月之類的風景片，後者是別人當做他結婚的禮物送來的。

「混賬王八旦，不要臉的東西！」他罵，跳了起來，動手撕着牆上的印花紙和明星照片。他因過於興奮而顫抖着，簡直好像要瘋狂，把桌上的一個新買來的土磁花瓶碰到地下去了。這是怎樣的沉沒，這是怎樣的一種瑣碎，混亂，而又狂熱的狀態！這時他母親奔進來了。

「不要臉！沒得出息！我們家裏哪一些比別人了不起！不要臉！沒得出息！」他用尖銳的聲音叫着，痛苦地捶胸頓足。他底母親向他撲來，他就沉默了。他突然地對他母親感到非常的恐怖，好像幼年的時候一樣。在惡毒的捶打之下，他捧着臉大哭起來了。

接着，他奔了出來，向江邊跑去，以為這樣會使他底母親陷於絕望。他繞了一個圈子，心裏變得安靜而迷糊了，向十二道溝走來。六年以前，每當挨打而啼哭的時候，他總是向這裏跑的。

在他底老伯父住過的那間茅屋裏，現在是住着劉名高家底長工劉長壽夫婦兩口子。劉長壽是單純而懶惰的年青人，但在賺錢上面卻又狡猾而勤快，他底主人想盡了方法，都不能阻止他在外面去賺錢。他底老婆，則是一個非常機靈的小女人。羅大斗走近來的時候，劉長壽正坐在門口編筍等，顯得非常安靜。在周圍的田野上，斜照着美麗的陽光。

「你哥子……我來看看我那個伯伯底房子啊！」羅大斗說，萎縮地張望着，走了上來。

「看麼……坐麼！」劉長壽說，單純的笑着，他總是如此的。

「坐到要得，你哥子有酒喝沒得麼？」羅大斗用細弱的，怯弱的聲音說，仍然在偷偷地張望着。

「酒是沒得，開水倒有！」劉長壽說，高興着自己底這種坦白的應付，用含笑的眼睛看着羅大斗。

他預備喊他底女人倒茶了，羅大斗急忙地抓住了他底手臂。

「你哥子不必！」羅大斗活潑地說，但在這活潑裏，又帶着一種黏膩的東西。「二天麼！我兄弟請你吃杯酒！」

他說，搖頭，啞嘴，儼然是真正的光棍。「唉！我是來看我那個伯伯底房子！」他坐下來，拍了一下大腿說。「人死了，

心裏麼還留着這麼個丁點兒紀念！」

劉長壽無話可說，向他笑着，意思是讚同他。

「那些年多太平啊，嚇！現在，沒得話說！」羅大斗說，那種支配着他底整個的生活的狂熱，在他底心裏鼓動着了。

劉長壽編着算筭，又向他笑着，仍然無話可說。在羅大斗身上，是有着黃魚場底公共場所底全部的風度和激情的，而顯然的，劉長壽對於這些，是不大習慣的。在菜館，煙館，賭場，酒店裏，是起伏着那種濃濁的波濤，它底那種力量，是造成了一些英雄，又造成了一些伏在英雄們底腳下的，卑微的奴才，它底那種力量，是擊中了追求榮譽的脆弱的青年們底弱點，使他們在狂熱和恐懼底不息的交替裏毀滅了一生。

羅大斗，在他底那些英雄們裏面，是決無出頭的可能。他底快樂，是當着一些安份守己的老實人，表現他底英雄的激情和風度。對着劉長壽的現在，他剛才還挨了母親底打的事，是被忘記了。

他用力地拍了一下大腿。

「你哥子，我兄弟今天來，要和你談幾句話！」他說，做着手勢。於是他用他底細弱的小孩般的、灼熱的聲音開始說話。他底小眼睛閃着光芒，搜索地不懷好意地看着對方。「在黃魚場，我兄弟活了這麼多年，多少事情麼，都還知道個點兒！」他說，絞扭了一下身體。

「我兄弟要談的是，在本碼頭，常常有一些事，大家不諒解我兄弟！」他說，搖幌着身體。他搜索地看着劉長壽，希望明白，劉長壽是否已經被他感動。「大家都認為我兄弟有點兒那個！哎，沒得說！你哥子心裏亮嘛！」他拍着大腿，叫了起來。

然而劉長壽沒有感動，沒有崇拜他，祇是疲乏地向他笑着。

「哎，我問你！我兄弟有件事情，你肯不肯幫忙麼？」他問，側着頭，親熱地笑着。

「嗓子事情麼？」劉長壽問。

「哎，不必說！你哥子！」他說，幌了一下腦袋。「你哥子先說肯不肯出力麼？」

劉長壽嬉嬉地笑着，表示很為難。

「你哥子心裏明白嘍！」羅大斗拍大腿，大聲地喊叫了起來。沉靜了一下。「哎，這麼一件事，你哥子聽倒：張海雲那批混蛋霸佔小老漢底茶館，小老漢跟我叩頭，哭着求我，哎，我心裏下不去啊！你哥子幫不幫點兒忙麼？」他說。

「小老漢……小老漢是哪一個：我都不曉得哩！」劉長壽說，覺得這一切很有趣，笑了起來。

「哎！你哥子！」羅大斗說，突然地沉靜了下來，眼光呆板坐在那裏，好像僵化了似的。劉長壽低下頭去，安靜地編着他底筍筍。

羅大斗心裏突然冷淡了，想到了他和他母親底衝突。

「有點兒話要跟你哥子談談，他用軟化的、可憐的聲音說。『兄弟這種人，憑你底心說，够不够上做朋友？』他說，眼淚流了出來。這是從痛苦而憂傷的內心發出來的誠實的聲音。劉長壽感到難於瞭解了，疑問地看着他。『兄弟是……難得有踏走啊！』羅大斗說，大滴的眼淚流到地上去了。在這種安慰的感情裏，他便又感到了一種熱情，於是重新地興奮了起來。

劉長壽是再也不能理解這個人了，而且他，劉長壽，也的確並沒有這樣的願望。

「你哥子聽到，兄弟平生最痛恨那種檢別人的渣渣的人！兄弟是，寧可讓自己底堂客浚得衣服穿，也決不檢別人底羊皮袍！男子漢大丈夫，堂客又算得什麼嚇！」他說，擡起了衣袖。在這裏，他是說到了他底痛苦，他母親

底香水瓶，明星畫片，以及他底未來的女人。

「你是要娶堂客了吧？」劉長壽從算盤上擡起頭來，問。

「堂客！堂客算得個屁！我兄弟平生最痛恨！……」羅大斗狂熱地說，但這時從裏面傳來了劉長壽女人底憤怒的聲音，劉長壽站起來，走進去了。

年輕的，機靈的女人在裏面高聲地叫，罵了起來，罵她丈夫就攔了時間。劉長壽走了進去，女人就快樂地笑了起來，而且做了一個鬼臉。接着她就更兇地叫罵了起來。劉長壽看着她，快樂地笑着。

羅大斗憤怒了，他站了起來。但他看見了門檻上面的剪刀。他猶豫了一下，不知是發怒好，還是拿剪刀好，終於他選擇了剪刀。情形是這樣：真正的光棍，是敢於一面偷剪刀，一面捶桌子大罵的。

羅大斗偷了剪刀，恐怖得發抖。

「……兄弟走了！」他用破碎的聲音叫：「後天兄弟娶堂客，請來吃杯酒！」

他走下了土坡。沒有多久，他便聽到了後面的腳步聲。腳步聲近來，他就站住，轉過身來。

劉長壽面孔灰白，眼裏有可怕的光芒，看着他。

「兄弟娶堂客，請來……吃杯酒！」羅大斗用細弱的聲音說，顫抖着。

「羅大斗，我底剪刀你拿了。」

「兄弟……婆堂客……吃杯酒！」

「你拿的剪刀！」

羅大斗變得死白，戰慄着。

「龜兒拿了你的剪刀！」他瘋狂地叫，跳了起來。而後他靜止了，他底死白的臉孔痛苦地顫抖着。

劉長壽看着他，有些激動，顯得很猶豫，顯然地，這個他所不能瞭解的人令他痛苦。

「要得！」他輕蔑地說，盼顧了一下，轉去了。

羅大斗轉身就走，但心裏很不安。這不安是因為他覺得他底否認暴露了他底弱點，使得劉長壽確信他是偷了剪刀。他覺得這種行為太不像一個光棍了。走了一下之後，他在山邊上站下，對着一棵枯樹練習了起來。

「剪刀！」他說——他想像這是劉長壽說的。

他走開兩步，轉過身來，向着這個劉長壽。

「龜兒拿了你底剪刀，你他媽的那個臭婆娘！」他兇惡地，威風凜凜地叫。

他向那個想像的劉長壽輕蔑地看了一眼，大搖大擺地走開去了。

羅大斗，是祇要得到一點點，就能够滿足的，但在這個世界上，是存在着如此之多的迷人的東西，他不得不拿它們來和自己底比較。顯然的，這個世界折磨着他。

結婚的早晨，他心裏很迷糊，差不多完全混亂了。這使得他隨着他母親底播弄，顯得很馴順。時間還很早，就來了四五個喜歡熱鬧的女人，她們打打敲敲地到處跑，發出活潑的笑聲來，在某一個機會裏，一致地和羅大斗開着玩笑，使得羅大斗感到了一種甜蜜的情緒，隱隱地在那裏愛着他底周家大妹了。在這幾個快樂的女人裏面，有兩個是羅大斗底母親底姨表妹和外甥女。在平常她們是很少來往的，因為她們都很窮苦。羅大斗想到，她們之所以如此活潑，是因為她們心裏很不好意思；她們沒有送禮。但羅大斗仍然因她們而快樂，這種單純的快樂他幾乎從來沒有經歷過。

客人一來多，空氣就沉重了起來，因為羅大斗底母親顯得很傲慢，她以為這樣就能够掩飾她底吝嗇和窮酸。她大聲地向一個女客說，她們底家庭，在從前是如何之好，這使得羅大斗很苦惱。

道士要一隻公雞，此外還要一些酒，羅大斗底母親憤怒地說：沒有，走進去了。她相信道士是在欺騙，但這使得客人們不高興，特別是稍為有錢的客人們。

羅大斗，穿着新藍布衫，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開油店的張家底強壯的美麗的媳婦。穿着紅花布的衣裳的，活潑的女人發覺了他在看她，快樂地，惱怒地紅了臉，迅速地 and 一個老太婆說着話。

羅大斗看着她，此外毫無知覺了。

「他們都不相信，我早就知道！」張家媳婦說，飛快地瞥了羅大斗一眼。

「我還是知道點兒！」羅大斗用他底細弱的、狂熱的聲音說。

大家都注意到了，吃了一驚。表嬸跑了進去，把這個告訴了羅大斗底母親。

「大斗，進來！」母親喊。羅大斗驚駭得打了一個寒戰。他走了進去，痛苦地躺在床上；想到了他底不幸的父親，他就哭起來了。

擦着胭脂的、緊張的妹妹跑了進來。

「妹妹啊！妹妹啊！可憐……」羅大斗說，哭着。

女孩同情地看着他。

「新姑娘要來了，哥哥！」女孩說，緊張地盼顧着。

「不要臉的東西，起來！」母親衝了進來，叫。

羅大斗沉默地爬了起來，仍然看着他底妹妹，心裏充滿了憐憫的感情……他走了出去，在大的騷亂中間上了迎親的滑杆。

他心裏逐漸地有了更強烈的憐憫的感情，而且含着一種虔敬。這種感情，是從他底質樸的對父親底回憶裏

來的，並且也是他底可愛的妹妹給他的。在如此的時間，一切騷亂，痛苦，狂熱和瘋狂的失望都離去了，他心裏很明亮。在這樣的瞬間，他是願意向過去的生活告別而走上正直的道路了。他想，周家大妹是能够懂得他底好處的……他對她有了強烈的渴望。

但是，這個世界，是已經給羅大斗家安排了一件致命的不幸。在這件不幸之後，羅大斗就走進了更為黑暗的生活。

快到中午的時候，迎親的花轎轉來了，然而是空的，並且被打破了。羅大斗昏迷地躺在花轎後面的滑杆上。酒席剛剛擺好——對這酒席，客人們是難得滿意的——大家騷亂了起來。羅大斗底母親奔了出來，看見了這樣的羅大斗，就明白了一半，大哭起來了。

這件對於女家是祕密的婚姻，被從黃魚場洩漏到雲門場去了。從周家大妹底養父養母底家裏，來了三十個以上的人，他們都是出色的光棍和潑婦。這樣，迎親底隊伍在回來的路上遇到了搶劫，羅大斗被一拳打昏了。最初，羅大斗看見了周家大妹被從花轎裏拖了出來，一個穿得很好的女人走了上去，撕去了她底蒙面布，給了她兩下耳光。她在如此的打擊下，低着頭，顯得倔強而安靜。突然地，她擡起頭來，以明亮的、嚴肅的眼光，向羅大斗看了一眼。羅大斗心裏騰起來了一陣熱情，他向前跑去，於是被擊倒了。

被擡回來的羅大斗底臉上，有着一種安靜的神情，這是周家大妹底那迅速的一瞥造成的。這是一件戀愛，

他底心已被安慰。而這種安靜的神情，使母親底感情赤裸出來了。她可憐她這個兒子，並且強烈地愛着他了。

羅大斗睜開眼睛來，立刻就明白地感覺到：他底母親愛他，但不能安慰他。

「兒……苦命的兒啊！」母親哭着，動手扶兒子下來。但羅大斗自己跳了下來，嚴肅地，痛苦地看着他底母親：他底嘴唇顫慄着。

「媽……媽……」羅大斗說，喘息着，眼淚流了下來。「媽媽……我……對不住……我！」他說，喘息着，一種大的熱情，使他向他母親跪下來了。

母親大哭，緊緊地抱住了她底兒子，

「伯伯們，嬸嬸們啊！我羅大斗是個壞蛋，我對不住我底苦命的媽啊！」羅大斗叫，於是他嚎啕大哭了。心腸仁慈的婦女們，是都在靜靜地站着，流下了眼淚。

……

客人們散去了，剩下少數的親戚。女孩可憐地啼哭着。走過了結婚的筵席底荒涼的廢墟。有兩個老女人，帶着嫉恨而緊張的神情，在包着碗裏的肉，她看着她們。

「這裏，這裏還有一碗！」她說，指示着，哭着。

她們中間的一個向她諂媚地笑了笑。然後她們互相憤怒地看着，好像說：「哼，你能包，我就不能包嗎？」

女孩哭着，覺得無趣，走了開去。她看着一匹狗哭着，然後踢了它一脚。然後她又看着掛在樹上的爆竹哭着。最後，她從懷裏取出一塊破鏡子來，看着鏡子，哭得更傷心。

8

在他們母子之間，這一度的激動的愛情之後，到來了一件冰冷的東西；它漸漸地就更爲冷酷。羅大斗底母親是絕望了，羅大斗自己，則隨着熱情，走上了他底奇異的途程。

他底熱情是極爲混亂的。他迷信一切鬼怪神奇，這不僅因爲它們實在地迷惑了他，而且因爲他覺得，知道這些，是一種光榮。一棵大樹被暴雷關倒了，他心裏便發生了一種畏怖的感情，同時又發生了一種快樂；把這個去講給別人聽，該是如何的光榮。愈是他沒有見到的事，他愈是描寫得確鑿；別人，聽他講，他就感覺到光榮。常常的，因爲說謊，他受到了大的侮辱——他常常爲這而挨打。但他總是饒舌！夏天底猛烈的雷雨，冬天底狂暴的大風，深夜裏的黑暗，死寂，和迷人的聲音，都燃燒着他底想像，並且使他直接地感到光榮。漸漸地他就更確信那神奇嚇人的一切了。他說：昨天晚上他看見土地菩薩走出來了，又看見祇剩下兩個眼睛的鬼在地上打旋，他真的覺得是如此。有一次，深夜裏，他恐怖得跌到泥溝裏去，然而，第二天，這就成了他底光榮。

現在，深夜裏走路，尤其在和別人一道走的時候，他要唱嚇鬼的歌。

現在，聽見烏鴉叫，尤其是在和別人一道的時候，他要大睡三聲。

現在，在這樣的冰冷的、死寂的、失望的深夜裏，他痛苦地翻來覆去。忽然他就起來，覺得聽到了什麼聲音。他鼓起了勇氣，覺得有什麼東西走過他底窗下。他從破紙裏窺探出去，看見了蒙着灰色的微光的田野。他覺得，剛才的這個東西，是周家大妹底夜遊的魂魄，他和周家大妹，是前生結下的冤孽。

他想像到，在前生，他是一個女人，他辜負了周家大妹，她在前生是一個男人。他心裏嚴肅而痛苦。

於是他就離開了他底不幸的母親，投到雲門場來了。

在他所幻想的一切神奇之中，這一件神奇是最為真實：周家大妹底夜遊的魂魄飄過了他底窗下。這一件神奇沒有使他感到光榮，它所帶來的是嚴肅的沉思，甜美的感激，傷心和頑強的追求。這一件行動，它底動機是純潔的——但這件行動使他走進了一個可怖的深淵。

他拜伏在雲門場底光棍們底腳下，很快地就走進了乞丐和偷兒們底集團。他遺忘了他底母親，他在黑夜裏面活動，他再無一個親人了。

9

在一個趕場的日子，他看見了周家大妹。這時，他全身長滿了虱子，害着膿瘡，衣服完全破爛了；對於周家大

妹，他差不多已經絕望了。他很容易地便認出了她，她穿着一件打補釘的衣服，仍然是那樣的蒼白陰慘。她是跟隨着一個肥胖的女人的，背着一個沉重的籬兜。她底左腳跛得很兇，顯然是挨了毒打。羅大斗閃到一堵斷牆後面去，看着她；她恰好在斷牆旁邊的巷口站了下來，從巷子裏，冬天的早晨底鮮美的陽光，照耀在她底頭上。

她底太太在和別人興奮地講着話，她盼顧了一下，迅速地伸手到背後的籬兜裏裏去，取了什麼，同時一個男孩從她身邊擦過，在人羣裏消失了。她底動作是這樣的敏捷，羅大斗沒有能够看清楚那男孩究竟拿去了什麼。可是他懂得這件事底意義：周家大妹想弄一點錢。

羅大斗因懂得這個而覺得非常的幸福。

他所愛的女人，照耀在美麗的陽光下，臉上顯出了一種寧靜的，迷茫的表情。這樣，對於羅大斗，別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羅大斗追蹤着她，一直到她主人家底莊院前面。她有兩次回頭看什麼，然而一點都不會注意到這個瘦削的、襤褸的人。

她走進門去：羅大斗覺得一切希望都失去了。他回來，蜷伏在他們底破祠堂裏，下午又跑出來亂走，這樣一直到黃昏。

這時場已經散了，在冷僻的處所，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冬天的落日底短促而微弱的光華照耀在那些低

矮而破朽的瓦屋上，有着一種和穆的景象；這光華迅速地消逝了，霧氣靜靜地籠罩了下來。各處都變得陰暗，空氣變得寒冷。飢餓的羅大斗疲乏地走着，他看見了從一家底灶門裏所照出來的、美麗的、溫暖的紅光，就對着這紅光站了下來。

這紅光使他聯想到周家大妹，他底眼睛潮溼了。

這時突然地傳出了婦女底嘹亮的笑聲和叫罵聲。羅仁厚站在一個乾枯的爪棚下面，看見了那個叫做張有德的矮而結實的光棍，抓着一根竹條，沿着被臭水溝橫斷的大路跑着，在他底後面，追着一個健康的、蓋襪的婦女，胸懷敞開，哈哈大笑着。在冬日的荒冷的寂靜中，這種大笑的聲音，和那個女人底那種快樂的動作，羅仁厚覺得曾經在哪裏遇見過。啊，一切是這樣的快樂！

張有德，是一個保長，也是羅仁厚們底首領。此刻他顯然是喝醉了，或是假裝喝醉了，在調戲女人。羅仁厚，對這一切，是特別感動的。

張有德披着單衣，最後就迅速地拉了下來，用它抵禦那個強壯的女人。那個女人停住了，措着笑出來的眼淚。

「來嘛，親家！」光棍高興地說。
「嗤！」女人說，做了一個動作。

「你們看哈！光棍跳了一下，打了一個轉，說：『噢，你看着——你安逸哩！』他同誰說，羅仁厚不能看見。『你底床借來睡一下嘛，親家！親家！』光棍攤開手，做出失望的樣子來，向誰說。他底衣服搭在肩膀上，他在冷風裏快樂地轉着。

忽然，從羅仁厚看不到的那一面，潑出冷水來。爆發了婦女底快樂的大笑。接着又有一些破碎的東西丟出來，光棍就是保長，快樂地表演着。隨後，他被女人們追逐着，向瓜棚這邊奔跑。

「晚上來，晚上來！」光棍叫，停下來，攤開手，搖着屁股，表演着。

「要死——你看他呀！」強壯的女人叫，快樂地遮住了眼睛。

對於羅仁厚，這景象是多麼偉大。他張開嘴，流着口水，嘻嘻地笑着。

「哪裏去發了財！」光棍疲倦地說，披上了衣服。他們一同走着。

羅仁厚沉默着。

「今天——沒得要！」光棍說。

「兄弟……」羅仁厚膽小地說。「還沒有吃飯……」

「吃種子……哪，老子賞你五元兒！」光棍說。

「兄弟……爲了那個女人……在恍惚……」羅大斗說。

光棍沉默着，這時天色完全黑暗了，天上出現了稀疏的星星，場上的稀疏的燈火，在溷濁的空氣裏，顯得昏沉而和平。

「去你媽底麻長！」光棍突然地罵。「又是兄弟，爲了那個女人……」哈子女人噉！」光棍快樂地大聲說。羅仁厚，好像被罵的小孩，羞慚地笑了一笑。

「你哥子不懂得！」他說，歎息了一聲。

「你哥子不懂得！」鼻子吹咆咆！」光棍說，顯然地，非常愉快。

但羅仁厚卻不敢再說什麼了。他們沉默着走進了正街，光棍向各處大聲地喊叫着，最後就走到一個酒店裏去了，丟下了羅仁厚。

一個鐘點以後，他醉熏熏地從酒店走了出來。忠實的羅仁厚，長縮地站在場口的一根柱子旁邊，等待着。

「肖海清跟米蟲吵架，老子彈了一下，言歸和平。」光棍說，笑着，酬答羅仁厚底忠心。

從附近的一家人家，照出來一片朦朧的光。羅仁厚底萎縮的臉上，有着崇拜的笑容。

「我們談談嘛。那個女人，是吧？」光棍說。

羅仁厚底心激烈地跳起來了。

光棍，在微光裏，皺着他底左眼，滑稽地，快樂地望着羅仁厚。他們兩個人都笑起來了。

「你是被她迷住了啊！」光棍高興地叫，好像發現了什麼大道理。「你說對不對。迷住了啊！」

羅仁厚光榮地笑了一笑。

「兄弟，色無二味！」光棍正經地說；「我曉得你是好人，我們都是好人。」光棍毫不懷疑地，頒給自己以「好人」的名號。無論是酷熱的夏天或是憂愁的冬天，他，好人，都是如一地生活着。從小就在門前玩耍，後來父母雙亡——這是他自己底敘述——深深地知道雲門場底一切，他就深深地愛着雲門場了。好人有一點自大，常常在街上表演，鬧事，然而他不愁衣食，生活得很快樂。

「就是把省主席給我當！」他說，伸出頭去，好像要爬到對方底身上去，「我也不幹的啊！」他說，迅速地縮回頭來。「但是我是保長，省主席，」他擺着頭，「也還是看到我底名字：『噢，張有德他是哪個呀！』嚇，他不曉得就是我！」他指鼻子，並且嚔嘴，簡直就要爬到對方身上來了。

羅仁厚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兄弟，莫憂愁，有我……嚇，不是吹的話，雲門場底事情！」光棍說，拍了一下大腿，掠了一下頭髮，曳着衣服走了開去。

「要與啊奴家……講戀愛啊！」在寂寞的寒冷的街道上，光棍大聲地唱了起來。

第三天，光棍實踐了他底諾言，把周家大妹弄來了。這對於羅大斗，自然是一個奇蹟，他覺得周家大妹是神聖的。是黃昏的時候，羅大斗正縮在破牆旁邊烤火，光棍露出一種憤怒的表情來，推開了門。

「你認得他罷！」他指着羅大斗，向周家大妹說。「進去！」他陰沉地說。於是他站在旁邊，帶着無上的威嚴，看着這一對男女，顯然地他自己底成功而得意。

周家大妹被他主人家底長工底女人領了出來，交給了張有德。她知道這個張有德，非常的怕他，但是她決未料到會看到羅大斗。她知道這座名譽惡劣的破祠堂，這裏面的骯髒的景象，那些躺在昏暗裏的可怕的人形，是驚嚇了她，所以她一時不能夠認識羅大斗。

她畏縮地走了進來，忽然她擡頭，警戒地張望着。她底視線停在羅大斗身上了：她心跳起來，血湧到臉上，低下了頭。

羅大斗，怕在張有德面前丟臉，難看地笑着。

「我……我是羅……羅大斗……」他說，嘴唇顫慄着。「周家大妹……我跟你說。」他用細弱的聲音說，走近來，但隔着相當的距離，便不敢再走了。

周家大妹迅速地看了他一眼。

張有德向他做了一個鄙夷的鬼臉，然後，露出一個冷笑來，看着他，突然地周家大妹轉身就跑，而張有德含着那個冷笑看着她，並不阻攔。周家大妹迅速地跑出去了。

「你中個種子用！」張有德說。

羅大斗，被這罵聲驚醒，追了出去——這時那個不幸的小女子已經逃出了大門。月亮已經昇起來了，田野裏有着灰色的光明。周家大妹吃力地拖着她的腫痛的腿，沿着石板路奔去，羅大斗狂熱地追着她，對她有了一種敵意。

她拚命地跑着，不發一點聲音。羅大斗很快地就追上她了，伸手就可以抓住她了，然而她仍然不屈不撓地奔跑着。

她突然地停了下來，轉身向着羅大斗。

「你幹啥子！」她嚴厲地說。

羅大斗膽怯地看着她。

「周家大妹……我們是，前生結的冤孽啊！」羅大斗戰慄着說。

周家大妹沉默着，這樣羅大斗就大膽了起來。他忽然地撲了過去，摸着她底身體，發出了一種痛苦的、虛偽的、笑聲。

「唉！我想你好苦喲！」他說。

周家大妹拚命地推開了他。他站着，忽然地感到了空虛，他已經失去了隨隨便便地開一下玩笑，把這個女人弄到手的可能了，剛才他是想這麼做的。他覺得他底心已經冷了，這使他很痛苦。這時霧氣從田野裏騰了起來，剛剛昇起的月亮顯得微弱而蒼白。空氣變得很寒冷，衣裳破爛的羅大斗戰慄着。

「我……我有話跟你說。」他乞憐地說。

周家大妹從來不知道有愛情，現在心裏迷迷糊糊地感動了起來，放棄了她底戒備。她覺得羅大斗很可憐，並且想到，回去，反正已經遲了，於是就迷糊地跟着他。她還是一個小孩子，很容易地就做起夢來了：羅大斗底接觸，他底畏懼和順從，以及他底忠實的、可憐的眼光，使她心裏發生了一種甜蜜的感情。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曾經對她如此。

他們站在墳墓旁邊的荒草中，羅大斗呆呆地看着田野。空氣更冷，霧氣更濃，霧底迷團在田野裏飄浮着，拂着他們底臉，浸溼了他們底衣裳。羅大斗是已經得到了初步的勝利，他底心溫暖而活潑了起來。他望着田野，覺得一切都甜蜜，悽傷，美麗。他想到了他底母親，妹妹，想到了黃魚場底一切，並想到了黃魚場對岸的臨江矗立的高大奇突的山峯；夏天底雷雨的雲，總是從這山峯後面憤怒地昇起來。他覺得他被愛了，而他底往昔的生活，是十分的悽涼。他哭了起來。

「大妹我……想死啊」。他說

他想到，他將要被一切人遺棄，而死在荒涼的山溝裏；這樣他就哭得更傷心了。

周家大妹溫柔地、憐憫地看着他；不可覺察地嘆息了一聲，這個小女子現在是幸福了。

一隻烏鴉從墳墓後面的樹上飛了起來，噪叫着。

「呸！呸！烏鴉啊！」羅大斗痛恨地說，哭着。這烏鴉，使他想起過去所受的侮辱來了。但周家大妹不能知道這個；她祇是覺得幸福，她在愛着。

羅大斗沉默了。他用力地抱住了她。於是，在這種接觸之下，這個小女子驚醒了。她心裏騰起了一種熱辣的東西，她覺得她是絕望了。

「放開！放——開！」她憤怒地說，掙扎着。羅大斗不肯放開，一種瘋狂的熱情，使她毒辣地在他底手上咬了一口。

羅大斗恐怖地退後，同時她也退後，在她底眼睛裏，閃耀着憤怒的、瘋狂的亮光。羅大斗底強暴的接觸，使她頓然覺得，她是永不能再回到主人家去了，也不能跟隨這個人；這是一個脆弱的、墮落的人。這種絕望使她有了瘋狂的熱情，她想到就此而死——投身在險惡的懸崖下面。她不能回去了，是的！她也決不想再回去！她不可能跟隨這個人，是的！她也決不想跟隨他！在絕望之後，她心裏是快樂而驕傲。

她第一次在這個世界上如此獨立，如此自由地支配着她自己。她轉身向濃霧中的田野狂奔了。羅大斗異常膽怯，不敢再追她。

她跑過田野，她向山谷奔去。她在亂石堆和荆棘叢裏蹦跳着，她穿過一些雜木，於是來到懸崖邊上了。

她不覺地謹慎起來，摸索着走了近去。她看見了蒙着霧的深谷，在霧裏各處有黑色的圓塊，在寂靜中，谷底的水流聲可以聽見。

於是她駭怕了起來。那山谷底下，是多麼可怕啊！她寒戰了一下，轉身就逃，覺得那山谷張着大口，在追着她。她恐怖地，飛快地跑過田野。看見霧裏的人影，她心裏溫暖了起來，頃刻之間就充滿了感激。她向這人影跑去。這是羅大斗，他失望地站在這裏，按着流血的手。

周家大妹喘息着，跑近來，就哭起來了。好像迷路的小孩又見到了母親。

「……我不想死啊！我才……才祇十七歲，沒得一個人喜歡我，他們說我……陰險……其實我心裏都明白啊……」她哭着說。

羅大斗可憐地看着她，不知怎樣是好。

「嗚嗚嗚……你，你底手，我替你包！」她說，哭着，翻開衣服，猛力地撕破了她底衣襟。

於是，他們在濃霧和嚴寒裏走過田野，消失在什麼一個地方。這一對不幸的男女，有了他們底幸福的一夜。

從這時起，一直到舊歷年關的時候，經過了半個月的時間。這半個月內，周家大妹一有機會便溜到羅大斗這裏來，每一次來，身上都有着新的紫塊和血斑。他們在一些荒涼的破廟裏度着他們底痛苦的生活。

這在半個月裏，羅大斗有兩次偷了場上的店家底東西，被捉到，挨了可怕的毒打。光棍們遺棄了他了，他底乞憐再得不到任何回答。到這個場上來的最初，他是很替張有德們做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的。現在他已經變得和乞丐一樣了，有着乞丐的狼狽和兇惡。漸漸的，對周家大妹的熱情也冷淡了，然而他又沒有能力相信這個事實是，假如相信了這個，他便除了討飯回家以外再也無路可走了。

周家大妹常常偷點東西來給他，有一次還偷到了一件衣服。這使得他更離不開這個女人。這個女人，或者說，早熟的女孩子，對於他，抱着一種可憐的、頑強的感情。她底對這件愛情的慘淡的經營，成了她底絕望的生活裏的唯一的一的安慰。她現在有了一種自覺，她覺得，她挨打，受苦，都是爲了羅大斗；假如沒有她，這個可憐的人便會凍餓而死了。她覺得她活着並不是沒有用的，心裏常常感到安慰。然而羅大斗卻不能知道這些。他覺得這是應該如此的，因爲這個女人已經是他的了。他對她逐漸地橫暴了起來。他向她苛求更多的東西，他並且常常欺騙她。

有一次，周家大妹勸他找一件工做，她說：別人也有到工廠裏去做工的。羅大斗覺得她不配說這樣的話，打了她。但她以後仍然來找他，雖然顯得很冷淡。對這冷淡，羅大斗又不能滿足。他們中間的感情成了痛苦的，可怕的。

荒野中的這一件秘密的愛情，它不是一件美麗的故事，到這裏便瀕於毀滅了。雲門場底流氓們，大半都知道這件奇聞了。羅大斗受着侮辱，挨着毒打，被流氓們搜捕着。於是他們就常常的逃到荒山去。

舊曆除夕的夜晚，雲門場是非常的熱鬧。流氓們，整個地捲入了賭博的狂潮，各處的富有的莊院裏，響着鑼鼓的聲音；散去的龍燈，在山裏進行着。似乎一切都快樂，都找得到一個快樂的地方，祇有羅大斗是孤單的。然而，他是非常糊塗的，聽着這些快樂的聲音，幻想到一切都是他底朋友，而他在雲門場是非常的有勢力，他也不覺地得意了起來。

他從破祠堂裏鑽了出來，冷得打抖，聽見了鑼鼓聲，看見赤裸的田野上映着一種喜悅的光明，就快樂了起來。過去的無數次的熱狂被喚醒了，在他底心裏顛動着。他沿着石板路向場口迅速地走去，好像那裏有什麼東西在呼喚着他。

他驕傲起來，想，今天晚上不等周家大妹了。

天氣是非常的冷。走過場外的小土地廟的時候，他站下來拉緊了身上的破衣。這時他突然發覺，在不遠的

路邊，有一對眼睛在固執地注視着他。

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來，又走了幾步，但這雙眼睛仍然在注視着他。他覺得這雙眼睛一定看破了他底狼狽的情形，他被激怒了。

「看啥子！」他站了下來，以細弱的聲音叫。

但那雙眼睛仍然在看着他，悽苦而固執。這是一個凍倒了的乞兒。

「賈麻屎！」羅大斗跳了起來，憤怒地叫。

這雙眼睛明亮了起來，它們好像說：「不必像這樣罷！不會久了，你也會遭遇和我同樣的命運！」

憤怒的羅大斗拾起一塊石子來，向這個乞兒拋去。石子落在他身上，發出了一種沉悶的、輕微的聲音。

「混帳個龜兒！」羅大斗罵，然後向場口走去。

然而他感到寒冷，覺得空虛。快樂已經沒有了。他爲什麼還要到場上去呢？在那裏，他已經再沒有了——一個朋友。

他茫然地站了一下，走了轉來。路邊的那雙眼睛已經消失了，寒風在呼嘯着。他走了近去，向那個乞兒恨恨地踢了一腳；他認爲，他底不快樂，完全是因爲他。隨後他彎下腰去察看：乞兒已經死去了。

「呸！呸！呸！怪不得這樣倒楣！」他說，走了開去。

他沮喪地走到黑暗的山邊上來，走進了一處破廟。周家大妹還沒有來，他感到失望。他想，今天晚上，說好了帶東西來，又沒有別人監視，她應該早些來的。

「這個婊子女人，一定給別人吊上了！哼，祇要有錢！老實說，我是沒得錢的！」他說，在門檻上坐了下來，摸出一點煙葉子來抽着，呆呆地看着遠處的殯樓裏的明亮的燈光。

這時爆竹在各處響起來了，愈來愈繁密。雲門場上，騰着安祥的煙氣。羅大斗萎縮地蜷伏着，餓得昏暈，不停地咀咒着他底周家大妹。最後他發誓說，要是她來了，他一定不饒她。

很久之後，一個人影從下面的路邊上移動了過來，羅大斗認出了她是周家大妹，嫉恨地笑了一聲。周家大妹挾着一包東西，不停地向四面張望着，困苦地爬了上來。

羅大斗陰沉地蜷伏着。

「你先來了。」周家大妹說，聲音很不尋常。

羅大斗冷淡地哼了一聲。

「你那個包包裏是些啥子？」他問。

「你聽我說，我今天……」

「聽你說個屁！老子一天都沒吃東西！」羅大斗叫，站了起來，奪過了他底包裹。

他打開包裹看見了兩件衣服和一個荷包，並且嗅到肉底香氣。他打開荷葉包，貪饞地吃了起來。

這時，從站在旁邊的周家大妹底眼睛裏，一滴眼淚落到地上去了。她轉過身子去，低着頭，沉默地流着淚。

「好吃，安逸！」羅大斗說，伸手到周家大妹底身上來。

「哭啥子？」他發覺了，叫：「你哭，是不是老子把你吃傷了！」

周家大妹沉默着。

「龜兒不要臉的婆娘！老子是窮人，老子沒得錢！」羅大斗罵。

隨後他便走到牆壁旁邊去，在地上蜷伏了起來。接着，他就發出了一種痛苦的、誇張的呻吟。周家大妹不理他，他呻吟得更高了。

「哎喲！阿唉！哎喲！死了死了！哎喲！馬上就死了，哎喲！」

周家大妹，對他底這種情形，是非常熟悉了。她轉過身來，嚴肅地、痛苦地看着他。

「哎喲，渾身痛，要死了啊！」羅大斗喘息着，喊。

周家大妹底心，是完全冷淡了。

「羅大斗，你聽我說，」她說：「我想了好幾天了！你打我，罵我，我不怪你，那些人毒，整我，我也不怨哪個，我是想你好！我想了好幾天了，今天早上我聽到說他們都知道你了，我也就打定了主意，你聽我說，你頂好還是離開雲門場。我這回來了，下回也不得來了。我來是跟你說……」

羅大斗嗆啞了一聲，站了起來。

「放屁！」他叫。

周家大妹沉默着。

「我猜到你底鬼心思！你是想找個有錢的，反正不在乎了，賣麻屨！跟你說，老子一天不死，一天不離開雲門場，你就一天都不得快活！」

周家大妹流着淚，然後輕輕地哭了起來。

「我今天，跟你拿來兩件衣服……」。

「你這衣服哪裏來的？」羅大斗叫。

「我是說，我也活不下去……你走了，我心裏也落個想念，我也不怨你。」

「哎喲！哎喲！」羅大斗重新地呻吟了起來。但忽然他又吼叫起來了。

「跟老子在地上睡倒！」他叫。

「羅大斗！」周家大妹嚴厲地說。

「好，看老子揍跟你看，婊子兒！」羅大斗狂怒地叫，於是衝了上去，揮起拳頭來瘋狂地打在周家大妹底臉上。

周家大妹抗拒着他，企圖逃開，她正要跑出去，羅大斗滾到地上去，大哭起來了。她覺得他很可憐，站下了。

「哎喲！我羅大斗如今是山窮水盡了啊！哎喲！我是就要死了啊，我底親娘呀！……哎喲，大妹，我對不住你呀！」他哭着，叫着，在地上翻滾。

這時有一道手電底光輝照在破門上，接着就有了人聲和脚步声。羅大斗寂靜了，爬了起來。

「他們來了。」周家大妹說，盼顧了一下，然後就安靜地站着，望着外面。

羅大斗恐怖了起來，拖着周家大妹，求她救他。然後他往窗上爬，又往破板後面躡。這時人們已經走了進來，手電照着他。

他們是周家大妹主人家底少爺和長工，給他們領路的，是光棍張有德。

「哎，羅大斗，你這個樣子要法，要到今天，就太不够朋友了啊！」張有德快樂地大聲說，走了進來。

「網起來！」少爺說，丟下了繩索。

羅大斗呆呆地站着。但突然地他跪了下來，不停地向少爺叩着頭。周家大妹憤怒地轉過臉去。

羅大斗在挨了毒打之後，就被送去當壯丁。幾天之後，壯丁們集合到黃魚場來，以便搭船到縣城去入營，羅大斗就又回到黃魚場來了。當晚天上，那個痛苦的母親知道了這個消息，哭喊着奔到鎮公所來。

羅大斗底母親哭號着跑過街道。她底女兒，拖着一雙破爛的大鞋子，一聲不響地追隨着她。

她向一切她認為有力量的人們懇求，哭號，叩頭，希望他們拯救她底兒子。這一個多月來，黃魚場上的流氓們多半已經知道了羅大斗底事情，然而做母親的都一點也不知道。她以為他是跑到城裏去，或者死在什麼地方了。在這個打擊之下，她是失去了生機，麻木地生活着。現在，兒子底出現把她底絕望的痛苦重新地刺激了起來。

她向聯保主任叩頭，向紳糧們叩頭，求他們放掉她底兒子，至少要讓她見他一面。第三次跑過街道的時候，她撞見了她那一保的劉保長，這是一個矮小的，遲鈍的老年人。

「劉保長，救命呀！」她喊，跑了過來，撲在地上，叩頭如搗蒜。

劉保長着急地拉着她，告訴她說，這件事情，他一點都管不到。然而她不肯起來。劉保長着急地向周圍的人們叫着說，對天發誓，他一點辦法都沒有。然而她仍然不肯起來。

「你找我有啥子用喲！」保長叫。

羅大斗底母親站了起來，倉皇地張望着。

「羅家大婆，你聽我說……」保長說。

「么妹，過來！」羅大斗底母親喊，打斷了保長。「么妹過來跟保長叩個頭，求求保長。」於是么妹一同跪下去了。

「求求保長，求求保長。」母親說，叩着頭。

「求求保長，求求保長。」女孩用清脆的聲音說，叩着頭。

年老的保長焦急得顫抖着，突然大哭起來，並且跪下來了。他向羅大斗底母親叩頭，又向女孩叩頭，大哭着。然後他迅速地爬起來，大哭着衝開人羣，跑了開去。

「求求各位啊，求求各位吶，寡婦孤兒啊！」羅大斗底母親向人羣叩頭，說。

「求求各位啊，寡婦孤兒啊！」女孩用清脆的聲音說，叩着頭。

她們像這樣一直求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她們又到街上來了。

羅大斗底感覺已經陷於麻木，他機械地聽着別人底擺佈，並不覺得黃魚場是他所熟悉的——從前的那種甜蜜的親切之情，是不復存在了——也沒有想到他底母親。他被帶進了鎮公所，關進了一間第一眼看來非常黑暗的房間。他踉蹌地踏了進去，踩着了一個坐在地下的人底小腿，接着他就分辨出來，在這裏面，一共擠着十幾個人。

他呆呆地站着，好像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好像站着或坐下來，對於他是並無分別的。

「羅大斗，是你？」那個被他踩着了小腿的人，憂鬱地說。

羅大斗站着，好像沒有聽見；他看見有人在吸煙，很想吸煙，就靠着那個吸煙的人擠了下來。

大家都在注意着他，這是他不能知道的。他心裏很疲乏，很靜，連吸煙的慾望都沒有了。

「羅大斗，你朗個來了？」那第一個說話的人，繼續問，聲音裏充滿了同情。

羅大斗聽着他，不覺得他講了什麼。

「他屁眼兒癢！」對面壁角，一個吵啞的聲音說。顯然的，這是一個光棍。大家知道，他已經當了四次壯丁，這次又來了。沒有人附和這個聲音；空氣是非常的沉重。

「羅大斗，你在雲門場，他們把你朗個了？」有人問。

光棍輕蔑地看着說話的人。但羅大斗自己卻沒有聽見。這裏擺着的沉重的同情，是他從來都不會遇到的。

然而他不感覺到它。他心裏很靜，在想着被鞭撻而鼻子冒血的周家大妹。漸漸的，他心裏有了一種渴望：他渴望非常的，殘酷的痛苦，他渴望他所不會遭遇過的那種絕對的痛苦。他渴望那種痛苦：有力的，野蠻的，殘酷的人們，把他挑在刀尖上；他渴望直截了當的刀刺，火燒，鞭撻，謀殺。他渴望這個，因為他底生命已經疲弱了，這種絕對的力量，是他底生命裏面最缺乏的；而且，無論在雲門場或是在黃魚場，你都找不到這種絕對的有力，野蠻，而殘酷的人們。他底在黃魚場和雲門場所生活過來的生命，是疲弱了。

他震動了一下，覺得他被當胸刺殺了，他感到無上的甜蜜。

但他底活在黃魚場和雲門場的生命，漸漸地又被刺激了起來；純粹地是被刺激了起來，隨着這種刺激而運動。

「羅大斗，他們說你搗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有這回事吧？」那第一個聲音，憂鬱地問，接着歎息了一聲。

「羅大斗，嗨，你底堂客呢？」光棍問，乾笑了兩聲。

沒有人響應光棍。但羅大斗自己，響應他了。

「去你的媽嘍！」他用細弱的聲音說。「你哥子，拚我一根煙。」他說，貪饒地吸着氣。

「我有煙。」在他底旁邊，劉長壽說。他在抽着煙，他底憂鬱的，單純的臉，在煙火的微光裏愁慘地笑着。

「謝了。」羅大斗說，吸起煙來。「你哥子又何必嘍，都是本碼頭……」他用細弱的聲音說。顯然地，希望對

光棍討好。

「本碼頭！本碼頭沒得你這個龜兒！」光棍說。

「不許開腔！」外面的兵士，嚴厲地叫。於是他們大家沉默了。

但羅大斗已經被刺激起來，不能安靜了。他漸漸地有些迷糊，他一面對光棍底那一切激動着，一面做着夢。他夢見了他底妹妹，她在衣襟上插着桃花，從桃林裏跑了出來。忽然桃林不見了，一匹狼跑了出來，啣走了周家大妹，接着就有了更多的狼，四面八方地圍繞着他，用牠們底瘳惡的綠色的眼睛凝視着他……他恐怖得叫了一聲，擡起頭來。

「哈，老子夢見了狼！」他高興了起來說，於是他激動地推着他身邊的劉長壽，「你哥子聽倒，剛才我夢見了一百多匹大狼，綠焰焰的眼睛！」

顯然的，劉長壽一點都不能理解他，而且也沒有興趣——這個單純的人立刻就又睡熟了。

對面的牆壁下，光棍輕蔑地哼了一聲。

「真的我夢見狼！」他向光棍得意地說。光棍罵了什麼，他沉默了，接着就又懷着激動迷糊過去了。

沒有多久，他又擡起頭來。這次他夢見了他底母親，夢見他母親在哭，他心裏充滿了強烈的悽愴。但是，當他發見了那個光棍在抽着煙的時候，他就忘記了這種悽愴。他推醒了劉長壽。

「你哥哥，我兄弟有點兒話說。」他用細弱的聲音說，瞥着光棍。「要是你哥哥將來遇到了我底那個媽，你就說：『你底兒死了，他說讓你過得快活！』」他說，興奮得戰慄，瞥着光棍，希望這種光棍式的英雄的話能夠得到他底激賞。

劉長壽淒涼地歎息了一聲，沒有多久就又睡着了。光棍在靜靜地抽着煙。

羅大斗現在是非常的感激這個劉長壽了，他想到了剪刀的事，心裏很覺得不安。他又興奮了起來，推醒了劉長壽。

「你哥哥聽我說，我兄弟心上有件事……」他說，有些遲疑；想在光棍面前博得光榮。光棍兇兇地咳了一聲，他沉默了。

有人大聲地歎息。羅大斗又迷糊了起來，他重新地夢見了周家大妹，夢見她在啼哭。他醒來，眼裏含着淚水。他輕輕地，猶豫地推了一下劉長壽。

「劉長壽啊……那回子，兄弟拿了你一把，一把剪刀……」他說。

「我早都忘了啊……唉，我丟下我底那個女人了！」劉長壽說。

「兄弟心上很……很不安！劉長壽啊，這一回子兄弟在雲門場……」羅大斗說。光棍吼了一聲——這個光棍，他因了別人對他冷淡而對羅大斗有着更強的毒恨——站了起來，羅大斗沉默了。

光棍脫下一隻鞋子，走了過來，用力地敲着羅大斗底頭。

「你哥子又何必嘍！」羅大斗可憐地說。

「看你吹不吹！看你吹不吹，看你吹不吹！」光棍惡地說，向羅大斗頭上打了三下。

「喂，老兄，別個可憐人！」劉長壽憤怒地說，支着身體，預備站起來。

「不要欺侮人！」另外的憤怒的聲音叫。

「我說你哥子又何必嘍！」羅大斗說，他仍然希望討好於光棍。光棍罵了一聲，然後大家都沉默了。

羅大斗重新地迷糊了起來。刺激和興奮都過去了，他底心重新地變得空虛，疲乏，呆滯。

15

羅大斗，是直到最後，都不能從他底對他底英雄們的崇拜解脫出來，雖然他很明白，這些英雄，是怎樣的一種存在；他明白他們生活底細微末節。他底熱情，是固定了朝這樣的一個方向運動。另外的那一切，那些愛情，友誼，同情，以及悲涼而深沉的歎息，是都被他踐踏了。

這樣，他就失去了他底生機。他底身上的一切是沉重的，那種叫做理智，理性，和意志的東西，是毀滅了。最初他是狂熱的，現在他是空虛，呆滯的。那一股青春的力量，是很快地就過去了。現在，對於他，一個小流氓，已經再沒有東西是莊嚴的了，——對於他，祇有可怕的東西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可怕的，要麼他就變得呆滯，要麼他就

在幻影面前顛狂，戰慄。雖然，對於他周圍的生活，他是懂得異常的清楚，但這些知識在他底人生行為裏卻絲毫都不能發生效果。幻想和暴亂的熱情把一切都歪曲，淹沒了——在生活裏，人們大抵是違背着知識底教訓，而伏伏帖帖地聽從着熱情底指引的。

第二天早晨，疲憊的、頹喪的壯丁們在鎮公所底院落裏列隊準備出發了。隊伍很久才勉強地排起來，荷着槍的兵士們用枝條抽打他們，並且向他們憤怒地吼叫着。

是晴朗的早晨，太陽已經昇了起來，照在鎮公所底屋頂上和一堆白色的高牆上。在鎮公所底門前，集着很多的人，大半是婦女，她們都是母親和妻子，她們是來目送他們底親人的。

她們有的抱着奶兒，有的提着一點東西，有的在低低地啜泣着。在鎮公所前面的走道上，一個警察在徘徊着，顯得很煩惱。

縣政府派來的兵役科科长，顯得非常的嚴厲，走了出來。警察向他敬禮，婦女們屏息着，敬畏地看着他。

壯丁們從鎮公所底斷牆的缺口裏走了出來，通過一片瓦礫場（鎮公所底大門正在重新建築。）啜泣着的，抱着奶兒的，衣服襤褸的婦女們陸陸續續地，緊張地向前跑去，羅大斗的母親跑在最前面；在人羣中間，擠動着她底拖着大鞋子的、八歲的女兒。但她們在瓦礫場底邊沿上被兵士們攔住了。

頹喪的壯丁們通過着。從婦女們中間，發出了一些叫喊，最初是抑制着的，後來是嘹亮的。

有一個女人高聲地哭起來了。

「劉長壽！劉長壽！我在這裏！」劉長壽底瘦小的女人，喊着眼淚，隨即她就衝進了瓦礫場，把她手裏的一捲鈔票往劉長壽底腳前一擡。

劉長壽含着眼淚，拾起鈔票捧了回來。

「你留起！」他說。

女人向前跑，重新拾起來捧了過去。

「告訴你我不要，你留起！」劉長壽說，擡了回來，揩了一下眼睛，向前走了。

劉長壽底瘦小的女人被一個兵士攔住了，看了一下鈔票，哭了起來。但趕快地又停止了哭泣，蹣跚起來，通過兵士底肩頭，凝視着她底丈夫。

羅大斗底母親，笨重地衝進了瓦礫場，她底女孩緊緊地跟隨着。死白的羅大斗走出斷牆底缺口來，踉蹌着，沒有看到他底母親，似乎也沒有想到他底母親。他底母親看見了他，就大哭起來了，因為，她底這個兒子，比起一個多月以前來，是完全不同了。母親底心，本能地感覺到，兒子底毀滅，是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

她喊着兒子底名子，哭着奔了上去。羅大斗疲乏地抬起頭來，認出了他底母親，就呆呆地站着不動。他似乎是在等待着什麼。

母親撲倒在他底腳下，抱住了他底腿。於是他心裏有東西碎裂了，血液衝了上來，他底眼睛發光，他底嘴唇顫抖着。

兩個兵士走了上來，一個拖羅大斗，一個拖他底母親；兵士咆哮着，拖着他的時候，他在空空地望着站在街上的人羣；黃魚場底人們，是都在看着他。

是的，黃魚場底人們，都在看着他。他覺得他們是在可憐他！他是一點錯處也沒有的！他是蒙着大的冤屈的！他癡癡地望着，想到了周家大妹。

於是他叫了一聲，掙脫了兵士，也掙脫了他底母親。他癡癡地走了幾步，突然地就跪了下來，向他底母親叫着頭，然後向人羣叩着頭。他做這種行動，心裏有着熱狂的、憤怒的感情。他銳利地感到他底這種行為侮辱了一切，他心裏有着大的快樂。

他並不想侮辱黃魚場底人們，也不想侮辱他底母親；他熱狂地侮辱他自己，侮辱一切，因而快樂。這可以說是他底一生裏的最清醒的瞬間了，雖然，很顯然地，他已經被一種冷酷的瘋狂所掌握了。

他向他跑來的兵士叩着頭，這時壯丁們已經走完了，陽光照在瓦礫場上，人羣上籠罩着大的肅靜。

他頻頻地叩着頭，一句話都不說，他底母親則在一個兵士底拖曳下大哭着；她明顯地感到了恐怖。羅大斗站起來了，面孔死白，飄搖着，眼裏有眩暈的、可怕的光芒。突然地他就向一塊巨石上撞去了。

人羣裏發出了一陣輕微的驚呼。鮮血淋漓的羅大斗，在別人拖住他之前，又向石塊猛撞了一下，然後就仰天倒下了。

他底母親大叫着，和兵士掙扎着。肥胖的，手裏拿着枝條的警察隊長跑了出來，憂愁地、吃驚地向羅大斗看了一眼。

「你看他蠢不蠢！這是公家上的事情啊，你們看這兩母子蠢不蠢！」他彎着腰，用枝條指點着，大聲地、親熱地向人羣說，顯然地，他想討好大家。但大家嚴肅地沉默着。

羅大斗抽搐着，突然地不再動彈了。這時他底大哭着的母親突然沉寂了。她底眼睛凝固了，向着羅大斗。她移動脚步，用凝固了的眼睛向着前面，向前走去，抓着她的那個兵士本能地放開了她。她突然地拍手，仰天大笑了起來。

「么妹，快去喊你媽！」一個瘦削的女人緊張地向呆呆地站在那裏的羅家么妹說，並且推了她一下。

女孩哭起來了。

「么妹，快去喊！」那個瘦削的女人說。

女孩跑了過來，哭着。那個瘦削的女人，含着眼淚，跟着她。

「媽！媽媽！媽媽呀！」女孩喊，恐怖地哭着。

羅大斗底母親拍着手，大笑着，在她底兒子底屍體旁邊兜着圈子。她底女兒，拖着破爛的大鞋子追着她跑，哭着，喊着。

「么妹，用力喊，用力喊！」瘦削的女人說，在後面推着女孩。但終於她自己衝動地哭了起來。

「媽！媽！」女孩，本能地鎮壓了自己底恐懼，閃露了那種初發的理智，追着她底母親不停地喊着。

一九四四年八月

王興發夫婦

六月底清朗的早晨。黎明底金紅色的神奇的光輝，最初是在山峯底右邊伸展了出來，以後是在山峯底頂上鋪張着；它好像是因什麼一種力量而顫動着。一片白光在這金紅的、沉醉的光輝裏逐漸地加強了它底效果，它使它從什麼樣的一種夢境裏甦醒了；最後它就完全地滲透了出來，幾乎是突然地，太陽昇起來了。山坡和田地裏，各處出現了明亮的反照和暗藍色的、鮮潤的暗影；一切都好像是假的，它們好像是精緻的玩具。可是，籠罩在大地上的那一片深沉的、溫柔的寂靜突然地消逝，各處都發露了新鮮的、活潑的、快樂的生命。

這裏是一片荒涼的坟山，年青而有力的陽光在那些歪斜的墓碑和雜亂的野草上面照耀着。那邊，下面，是一道細小的、峻急的溪流，它底兩岸的小樹和竹叢在陽光裏甦醒，愉快地抖動着，發出聲音來，彷彿輕微的歎息；它底急奔着的水流，蒙在那種可愛的光影裏，美麗地閃耀着。在一大片豐饒的、綠色的稻田裏，滾動着活潑的風浪。風浪首先是在這邊的田地裏開始——它突然地就跳過了彎屈的溪流，落在右岸的田地裏，迅速而輕柔地

拂過那些美麗的暗影和光明，一直滾到山邊去了。活潑起來的稻田，好像那些頑皮的孩子們，接應了這一個愛撫，立刻就回過頭來，頑劣而癡愁地斜視着，等待着那第二下。「看吧，你簡直就追不上！」那第二下剛剛跳過溪流，它們就帶着一種活潑的嬉笑，向前逃奔了。「嘻嘻！追不上嗎？」於是它們就一直追逐到山邊。

各處的莊院和農家，隱藏在矮林裏的，或者是暴露在山坡上的農家，開始冒出煙來了。那些和平的人們在燒他們底早飯，同時田地裏已經開始了勞作了。在這些晴朗的日子裏，在這些忙碌的、迫近收穫的日子裏，在這片光明的大地上，每一個早晨的開始，都好像一個榮耀的節日底來臨。遠遠的場上有鑼鼓聲，山坡上有女人們底叫聲，田地裏有歌聲；溫柔的夢幻消逝了，白晝，完全清醒過來了。

王興發，懷着每個光明的早晨所有的新鮮的歡喜，在他底豬圈旁邊洗着冷水澡，預備下田去工作。他剛剛動手穿衣服，場上的肥胖的楊隊附和其餘的幾個穿短衫戴帽子的人就兇惡地走了進來，好像他是一個可怕的敵手似地，抓住了他一把把他拖了出去。王興發來不及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但因為衣服沒有穿好，羞辱地和他們掙扎着。他底女人，恐怖地喊着追了出來，在她底後面跟着他們底那些小孩們。隊附和他底伙計們憤怒地吼叫着，以致於好幾個在田地裏勞作着的人疾速地穿田向對面的坡上逃去了。同時，在周圍各處的空地上，以及對面的坡上，黑綠色的大樹下面，站滿了緊張的老人，婦女，和小孩們，向這邊沉默地望著。

王興發突然憤怒地摔開了那幾個抓着他的人。

「要我跟你們走我就跟你們走！」他大聲說，使那幾個人退了一步；「要拿錢我就拿錢！你們未必是畜牲，連衣服都不讓我穿！」

於是他就大步地奔了進去。從那幾個披着軍服，或者穿着短衫的人們裏面，發出了一種微弱的笑聲，他們並且痛苦地笑着盼顧，希望討好周圍的沉默着的人們。

王興發憤怒地穿着衣服，不願明瞭已經發生了什麼，並且不可能明瞭這個，在穿着衣服的時候說着話。他希望安慰他底女人，並且告訴她，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同時他決不會害怕什麼。但他底發抖的聲音表示着，他已經不再年青，沒有能力承擔這麼一件可怕的不幸了。

他底女人，抱着一個穿着夏布衣裳的小孩——這是他們東家底孩子——站在他的旁邊，痛苦地，害怕地笑着，看着他。

「我們這些人就是不懂得公家上底事情，未必心裏還虧這些畜牲！」王興發說，「說做活路就做活路，說挑鵝石塊就挑鵝石塊，說聲繳捐，立馬就拿跟你！」他說，好久不能束起衣帶來，「前回子說聲繳壯丁費，用不着說第二聲，立馬就賣掉包穀拿跟你五千！咪子都不指望……未必我還怕當壯丁了，老都老了！」他說，突然地流下眼淚來。

他底女人，趕緊地丟了懷裏的小孩，幫他束衣服：他是簡直不行了。然而，女人也是病着的，在她底灰白的，衰

弱的臉上，好久地保留着那個痛苦的，害怕的笑容，好像是忘記了它了，但流着眼淚。顯然的，女人害怕增加丈夫底痛苦。外面又叫起來了。王興發突然地抓了一下胸口，看着站在他底前面的，他底小孩們。但接着他就困惑地，輕蔑地笑了一笑。

他，和他底女人，都假裝着並未發生什麼，同時他們也不十分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因為，這件事情，是超出了他們底力量和生活底範圍的。

「未必我還怕……」他說，向門外走去，對着那種喊聲，裝出一種勇氣來。但他突然地又站住了，回頭看着他底女人和小孩們。

「沒得關係，一下下就轉來！」他說，發白而且流汗。他遲疑了一下，飄搖地走出去了。

那個女人，大家叫她做王家么嫂的，異常的恐怖，因此什麼都不明瞭。她有了一種絕望的，可怕的神情，但即刻就又原先那樣痛苦地，恐懼地笑着。他懼怕明瞭這件事，懼怕弄錯，並且懼怕加重她底丈夫底痛苦。她在門前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了，這樣地安慰自己說：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她看着那幾個人帶着她底丈夫走下了土坡，忽然地她明白了什麼，站了起來，向前跑去了。

她底小孩們追着她跑。

「回去看倒門！」她說，帶着一種瘋狂的神情。這種神情殘酷地要她底孩子們更可怕地明白她剛剛明白

的：「一切都完了！」對於孩子們的這種不覺的、無辜的報復，使她心裏有了殘酷的快樂。

突然地她又想起了什麼。她跑回來，抱起了那個放在床板上的，別人底小孩。這是人們中間常有的情形。她底丈夫將完結，因此她將完結，因此她底小孩們將完結。她可以對這一切做主，這完結將殘酷而快樂，毫無可以顧惜的，但是對於別人的責任，別人底小孩，應該，必需顧惜。

「哪個叫你來的！回去！」王興發，因羞辱而倔強，並且，實在說，害怕她底女人跟着他而使他軟弱，憤怒地叫，同時跳着腳。

王家么嫂站下來了，害怕他會痛苦，先前那樣恐懼地笑着。

「叫你回去，婆娘！又不是去殺頭！」肥胖的隊附，回過頭來，大聲叫。

王家么嫂是那樣的沒有主張，她覺得他們是對的。她寧願相信他們，她寧願相信：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於是她轉過身去了。但即刻她就覺得，這是不行，無論如何不行的，於是又悄悄地追了上來。

「把那個底娃娃兒曬倒了！」王興發冤屈地叫，使她寒戰了一下，昏迷地笑着，趕緊用她底粗糙的巴掌遮住小孩底面孔。

「唉，老是這副瘟脾氣，冤家啊！」王家么嫂小聲說，安慰自己心中的那個絕望。她底眼淚，在她底奔跑的震動裏，落在小孩底身上。

王家么嫂，在鎮公所底屋簷下蹲了整整的一天。任何希望都沒有了。中午的時候，她還看見有一兩個年輕的女人站在衛兵底前面哭着，從她們得到了一些微的安慰，但現在她們也走開了。她餓得發昏，奶水上了，小孩哭着，使她哭了起來。她覺得，街上的人們，都是幸福、快樂、有力量的，唯有她是被拋棄、可憐而渺小的。但後來她便連這樣的悲傷都沒有了，在絕望中她祇是望着她底小孩們，他們最大的才十歲。她不知他們找到了吃的沒有，在床下的那個木箱子下面，是還有一點包穀的。

雖然她竭力地警醒着，黃昏的時候，她終於靠在牆上昏迷地睡去了。那個小孩，掙扎得疲倦了，在她底懷裏咬着乾癟的奶頭。酷烈的陽光，從對面的那一排房子上消失，在鬱熱的陰暗中，街上的人們增多了起來，各處都發出了嘈雜的、愉快的聲音。那些很難斷定他們底職業的人們，那些很難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究竟是幹着什麼的人們，那些破爛的房屋底主人，惡劣的田地底東家，以及那些污臭的店舖底老闖們，拖着衣服，拖着鞋子，拖着扇子，安閑地走着。穿得鮮豔而呆板，或者放任而凌亂的婦女們，在各個巷口，各個店舖底前面，聚在一起。正街轉角地方，響起鑼鼓來，接着就有了尖利的歌唱聲；傀儡戲開場了。王家么嫂，在她底痛苦的夢境裏迷胡地聽着這一切；並且彷彿是夢見了這一切。她夢見了傀儡戲；在兒時，對於這個，她是這樣的熟悉。她突然向什麼地方奔跑起來，她突然看見了一個散髮的，穿着綠色的衣服的女傀儡，拿着一支臘燭在臺上打旋，奔跑。她是在尋找

着什麼。王家么嫂知道，她是在尋找着她和她底丈夫底兇手——她並且是在尋找着替身，因為她是一個冤魂。這個冤魂拿着燭光奔跑，歌唱而呼叫，忽然地她找到了。王家么嫂緊張着，甜蜜而痛苦。這個冤魂，在一陣絕對的寂靜之後，舉起她底手來發出了一個復仇的聲音。同時從什麼地方發出了一個更可怕的復仇的聲音，從天上投下一條紅布來，勒住了她底仇敵底咽喉。從天空，從極深的地下，發出了更多的叫聲，喊聲，可怕的聲音，這個復仇的幽靈就戰抖着，舉起她底尖刀來。

王家么嫂突然地嚇醒了，寒戰了一下。強烈的快樂混合着恐怖，她覺得不明瞭，她覺得自己就是那一個復仇的幽靈。她迅速地站起來拖着小孩奔進了鎮公所。衛兵已經不在，並且昏暗的院落中沒有一個人。她喊了一聲，奔近了一扇窗戶。她看見王興發坐在一張椅子上，扶着頭，好像已經睡着了。

「出來！出來！」她說，「一個人都沒得，出來走！」

王興發看着她，好像不認識她。

「我不走，告訴你我不怕。」王興發憤怒地說。

但隨即他走到窗邊來，伸出頭來張望了一下。她看見了鎮公所門前的昏暗的街道。於是他就跳出了窗戶，好像一頭逸脫的野獸一樣的奔出去了。

王家么嫂急迫地追隨着他。他奔進了一條黑暗的巷子，她跟着溜了進去。他們都回頭看了一下：沒有人發

覺。他們底眼光短促地相遇，於是他們全身都彌漫着那種恐怖而幸福的感覺了。簡單的人們底這種簡單的行為，是招致了那個爲他們所不會知道的，痛苦而甜蜜的命運了。他們心裏是突然地充滿了新鮮的、強烈的愛情；他們底眼光互相地證明了這個。他們奔進了昏暗的田地，乾枯的，稠密的包穀叢。

「么嫂，快點走，娃兒我抱！」王興發用戰抖的溫柔的聲音說；這種聲音，是那個可憐的么嫂久已遺忘的了。他涉過了一道水溝，轉過身去，那樣地仔細而親切，牽着那個因新生的快樂而發着抖的么嫂走了過來。「么嫂，安生點兒，你是在生着病啊！」王興發說。

這樣地他們就走到了離他們家不遠的，一片稠密的包穀地裏。王興發是那樣地興奮、快樂而迷糊，以致於他底女人不得不暗示給他說，他們是回不得家的了。同時她猶豫地提議說，他們可以到他們底老闖家裏去找人求求情。

「你說的是哪些啊！」王興發懷着那樣強烈的愛情，動情地說，扳住了他底女人底肩膀；「你去求他們，他們又有啥子辦法，頂多嘛就是把娃兒抱回去，有錢，還怕找不到奶媽，回不得家嘛就回不得家，你去把娃兒都牽出來，明天把東西都賣掉，要不就交在你嬸嬸那裏，我們就不要這個家！」

王興發是這樣的興奮，顯然地他是亟於要說明他心裏的那個幸福的，強烈的東西；他並不會考慮到這些話底實際意義。顯然地，他阻攔他底女人去求他底老闖，並非因爲他是明白這些人的，——雖然他的確是明白

他們——而是因爲，他害怕別人知道，羞於讓別人知道，並且損害他心裏的這個強烈的、幸福的東西。他原是痛苦地掙扎着，準備遺棄一切的，但他不能忘記的，祇是這個女人，他是浪費了時間，在應該讓她快樂的時候，給她那麼多的痛苦——意外地從那個可怕的命運逃脫，他是顯得有點瘋癲了。他底女人，愁慘地笑了一笑，像一切這樣地愛着的人們一樣，同樣地遺忘了實際的一切，不覺得有什麼可以反對的，蹣出了包穀地。

王興發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樣的蒼老。他剛祇四十五歲。他結婚很遲：在他底年青的時代，他是在這周圍的鄉村裏各處流浪，靠着替別人做長工過活的。這樣地勞苦了差不多有二十年，他才積蓄了很少的幾個錢，又借了一些錢，這才接了親了。他底那一間房子，是負着債蓋起來的，這債，是一直到去年才算還清的。而他所耕種的那一塊小田，是積年地欠着東家底債，它們差不多是不可能還清的了。在現在的這種奇異的熱情裏，回顧了他三十年來的勞苦，他覺得這一切是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

三十年來，是逐日加重的一長串的苦役。那些無辜的小孩子們，一個跟着一個地來了，現在一共有五個。兩個月前又生了一個，但生下來幾天就死去了：他們不能知道這是幸運呢還是不幸。代替着這個不幸的小靈魂來吸着母親的奶汁的，就是現在的這個男孩。王興發夫婦，對這個小孩有如對自己底兒女。因爲，那種艱苦的責任，那種因責任而有的榮譽的感覺，是祇有他們才感覺到的，然而，他們仍然受着老闖底苛責。報酬是這樣的微小，每當他們想到，這樣地被他們撫養着的孩子，在夜裏這樣地吵鬧，使他們焦灼不眠的孩子，被自己底兒女們這

樣天真地喜愛着，保護着的孩子，有一天會完全不認得他們，並且賤視他們和他們底兒女們的時候，他們就要感到一陣傷痛。而這種傷痛，又特別地刺激起他們底愛心和對於自身的犧牲的榮譽的感覺來，這是他們對他們自己底兒女不會有的。

可是現在，王興發在他底強烈的感情裏回顧這一切，他向自己說：這一切是爲了什麼，又有什麼用呢？爲別人受苦，希望得到善意的報償，即使真的得到了這樣的報償，又能有什麼用呢？

關在鎮公所裏整整的一天，王興發是在掙扎着，希望能夠倔強起來的。但是他不能挽救他底內心底頹唐。他想着他底女人、田地、草堆、豬圈、小孩們。他想到了幾十年來，他是這樣的勞苦，在田地、水車、磨房、穀場上，他底那個年青而強壯的身體，就變成了現在的這一付醜陋的軀幹了。他記得，在一個夏天的早晨，他曾經在草坡上看見過一匹強壯的馬。這匹馬底美麗的軀體和他底有力而安寧的姿態，是那樣的驚動了他。一年以後，他經過一間磨坊，在磨坊底門前重新地看見了牠，認出了牠以後，就被牠底瘦削、骯髒、血淋淋的創痕和踏了的左眼打動了，走到田地裏就難受地哭了起來。

關在鎮公所裏，他想到了他是要和他底女人離別了。她是這樣的勤苦和善良，但這十幾年來，他祇是忙碌着，掙扎着，有時又病着或憤怒着，不會愛過她一點點，不會顧念她一點點，並且毫不感激她底愛心和顧念。他現在已經記不起這十幾年來他是爲什麼而忙碌、掙扎，並且這種忙碌、掙扎有什麼必要；他痛心時日的荒廢，他痛

心他淡忘了那個重要的，重要的東西。他向他自己說：這一切，祇有等待來生了。假如他再能和他底女人在一起生活的話，他將從頭來過。他將拋棄另外的，而緊緊地抓住那個曾經被他荒廢了的，幸福的，重要的東西。這樣，當他意外地逃出來以後，這種強烈的心情就使他顯得迷糊，並且有點瘋癲了。他覺得別的一切都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他牽着他底女人走過黑暗的水溝，從來不會覺得有這樣的幸福、溫柔、戀愛和青春，就是這樣地在不幸中復活了。重要的是人們明白了時間是短促的，悠長的歲月底黯淡的夢境，是被打碎了。

「唉，她哪個還不來呀！」他說，站起來望着坡上有昏暗的燈火。天氣是異常的鬱悶，蚊蟲，麥蟲，和其他的小蟲們，圍攻着他，使他跳着腳。「唉，人在世界上，要好好過活啊！」他說，流下眼淚來。他想起了那一匹瞎眼的馬。他底意思是：時間，是短促的，他底女人，應該和他一道好好地生活。

王家么嫂，同樣也處在一種強烈的感情中，其中幸福和悲傷是同樣的強。她是簡單地從王興發感染了這種夢境的。她是這樣的慌亂，發冷而且顫抖着；她是在冀求着從來不會有過的，美滿和幸福。坡上有燈火，各處有和平的聲音，在坡上歇涼的人們有笑聲，艱辛的白晝是過去了，好像不幸是從來不會存在過的。

「么嫂，王興發朗個了？」隣家的女人，問。

王家么嫂站了下來，發冷而打顫，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我跟你說，公嫂！他底隣人說，希望能夠安慰她，「對門山上的吳二哥，還不是給拉去了！」

「你沒有碰到吳二嫂啊，那才兇！」

「都是有冤仇啊！」一個老人在黑暗中說，發出扇子搨撲的聲音來，「我就不曉得王興發跟這些有哪些冤仇，就是打國仗吧，也要公平嘛！」老人說，顯然地，對這個，已經嚴肅地思索了很久。

「我不曉得！」王家公嫂，可憐地說，回答她底隣人們，希望他們能夠原諒她。

忽然地，籬笆後面的黑暗中，發出了女人們底哈哈大笑的聲音，王家公嫂，被這大笑聲感動得流淚了；她什麼都不明瞭，她不知爲什麼流淚。她走回去，走進門，黑暗而且寂寞。她底豐滿的心忽然覺得異常的淒涼，她覺得她離開這個家已經有好幾年那麼久了。

她輕輕地喊着她底兒女們。她們都睡着了。大的一個，睡在門前的地上，兩個小的，擠在一起，蜷縮在一張破蓆子上。底抱着懷裏的小孩，站着，孩子們底均勻的純潔的呼吸聲在她底四周，蚊蟲們在黑暗中怒鳴着。

「娃兒，你們都睡了啊！」忽然她說，哭了起來。

大的一個，醒來了，跳了起來。

「爸爸醒個了！」

「泥娃兒啊！爸爸沒得事情……你們都吃了沒得啊！」

「我們吃了。」泥娃兒柔順地說，驚異地看着母親，並抱過她懷裏的小孩來。

她是這樣的驚慌、發顫、悲傷而幸福。她底整個的生命都是甜適的，爲一件緊要的，從來不會有過的事情而活着。可是，她剛剛弄好了飯，要泥娃兒送一碗到包穀地裏去的時候，一羣可怕的人堵住了她底門。小孩們都醒來，有兩個大哭了。

她是好像在做夢；她底心，是已經不能適應這件粗厲的，可怕的東西了。

「請進來坐，楊隊附。」她小聲說，柔弱地笑着。

「出了屁漏了，坐個種子！」肥胖的隊附說，沉重地坐了下來，看了一周，「說老實話！王興發到哪裏去了？」他所謂出了屁漏，是指十萬塊錢而言；王興發，或者說，一個壯丁，是值得上十萬塊錢的。他站起來，走到房門口去張了一下，並用他底棍子在各處敲着，而後他又原先那樣地坐了下來。

王家么嫂一點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這個，仍然柔弱地笑着；她希望大家原諒她。

「王興發，不是早上都拉去了！」隣家的女人，抱着小孩，站在門邊說。

「是啊，他早上就跟起走了！」王家么嫂說，她看着她底隣人們，他們是那樣同情而憂愁地看着她，而這以前她是總在有些猜忌他們的，於是她就突然地從她底夢境裏清醒了。她喘息着，她底眼裏，射出兇惡的光芒來。她知道她所保衛的，是什麼。

「你們這些人啊！」突然地她大聲叫，帶着一個瘋狂的表情，「這麼多人都看見的！拉了人還要來要人，我家裏大小這麼一大堆就是這麼一條活路，要是有個差錯啊！」她叫，充滿着新鮮的悲傷和甜美的熱情，大哭起來了。她悲傷她底理想的幸福和實在的不幸，她悲傷她十幾年來的徒然的勞苦。她底叫號的聲音，就使得那個隊附和他底伙計們沒有辦法開口了。天氣是這樣的鬱悶，那肥胖的隊附托着下巴坐在椅子上，顯得疲倦而頹唐，似乎什麼都沒有聽見。「你們不曉得別個這些人是怎樣的做牛做馬，怎樣的過活啊！你們底心就好比是鐵打的，你還我底王興發啊！」她覺得她可以因愛情和仇恨底力量而得救，她大叫一聲，向那個隊附衝過去了。

隊附被她撞了一下，好像睡醒了似地，擦着肩膀站了起來。同時，她倒在地上，突然地覺得疲倦；那一陣瘋狂的熱情就消退了。她覺得疲倦，昏迷，然而甜暢；她底甜暢的，哀憐的心覺得，這些人，剛才的一切，都是遙遠的；她想到了她底母親，從她死去以後，她便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了，王興發給她帶來了這麼多的痛苦；這個世界底這種兇惡，她當時是以為她是決無能力與它抗爭的。她需要一件溫柔的東西。她需要依賴，順從，憐惜的斥責，溫和的眼色和呼喚。「親娘啊！」她喊，悲傷地，溫柔地哭起來了。

隊附又着腰站在旁邊，努力地做出一種嘲弄的臉色來，看着她。

「沒得這麼便宜！」他說，好像是回答他自己底思想，同時擠了一下左眼。「總歸是！」他忽然大聲說，指着王家公，彎下腰去，「你這個女人麼，狡猾不過我！我這些人嘛，你問問看，都是出名的痞子！祇有我這些人痞別

個，未必你還想瘥我！」他說，沉默着，顯然是在做着嚴肅的思索。「我這些人嘛，都是出名的瘥子，噯！」他向大家說，擡着衣袖。像一切頭腦簡單、僵硬的人一樣，他重複地說着這個他以為是真實的，並且表現了他底聰明的思想，而致於興奮地笑了起來。

然而，王家么姨在地上哭着，想念着那個溫柔的、輕輕的東西。沒有人懂得隊附底這個聰明的思想，大家沉默着，似乎是在同樣地想念着那個溫柔的、輕輕的東西，於是隊附被激怒了。

「起來，混帳東西！」他叫，一下子就衝到女人底面前去，而後又同樣迅速地退了回來。「跟你說嘛，拉壯丁，是國家上底事情，違反命令嘛，就要槍斃！未必你以為我這些人就不會讓槍斃嘛！」他說，又想到了一個聰明的思想；顯然的，他害怕他周圍的這些眼光了。他衝到一個駝背的老頭子底面前去，希望得到同情，「我這些人，做差了，還不是要讓槍斃！我底頸子都是伸得朗個長——在等着砍頭！」他說，伸長了他底頸子。然而，大家不做聲。

「吳細娃，我就不信你底頸子不伸得朗個長！」他指着他底影計滑稽地說。

那個叫做吳細娃的，細瘦的青年，快樂地縮了一下頸子，有幾個人笑了。然而，他突然覺得痛苦，並且憎惡吳細娃。

「嚇！有些慘！」他望着地上的王家么姨想。「這個事情還是怪不得我們啊！」他向大家說。

於是，他就理直氣壯地，並且帶着一種報復的感情，兇惡起來了。

「起來！」他吼。

「我不曉得啊！」被那件溫柔的東西弄得軟弱、迷糊的女人，在地上坐了起來，求饒地說，她使隣人們裏面發出了一聲惋惜的歎息。

「要是不說，我就派人在這裏守起！」隊附說，「明天早上就拆掉你底房子，賣掉你底青苗！」

有人在門外大聲歎息。隊附正在沉醉着他自已，嚇了一跳。

「哪個出氣！」他倉惶地叫：「哼，聽到點兒，我這些人噫，就是痞子！你說！」他向女人說，愈發威風了。

「楊隊附可憐我們大大小小的，我不曉得啊！」

「哼，硬的不行軟的來啦！」隊附得意地說，「吳細娃，他不交出來，進裏面去搜！」

於是他們擁到房裏去了。王家么嫂坐在椅子上低着頭。隣人們，有的看着裏面，有的看着她，大家沉默着。突然地小孩們在裏面叫起來了，他們叫：我們底豬兒呀！同時傳出了母豬底叫聲。但王家么嫂仍然低着頭，她感覺到這些，她在想着王興發，她覺得這些都是可以丟棄的了。

「么嫂，攔倒他們！」一個女人，在門外緊張地說。

王家么嫂站了起來。但是她看着那個被拖出門來，哼着，叫着的豬，站着不動。她是被什麼一種沉重的東西壓着了，不能移動。她是在祕密地冀求着那件幸福的東西，願意喪失其餘的一切了。

「你們這些人噫真是！」那個駝背的老人，抓着煙桿，顫抖着，擠了進來。「人噫，是拉去了！王興發要是回來過，你砍我底頭，別個，是女人家嘛……啊啊！」老人，哭起來了。

王家么嫂同樣地哭起來了，但並不爲豬，而是爲了老人，她可憐老人和她自己。

「我們底豬呀！媽媽呀！」女孩，赤膊站在角落裏，哭了起來。

「妹兒，不哭。」王家么嫂說，意外地露出了一個嘲諷的，快樂的微笑。然後她走過去，抱起了哭着的嬰兒，揀起衣服來給他吃奶。那個笑容，長久地，有力地留在她底臉上，並在她底眼睛裏閃閃着。

「么嫂，你追去呀！」矮小的女人焦急地說。

么嫂就用這樣的笑容向着她，好像說：「可憐啊，但是也值得快樂！爲什麼你不知道，在世界上，有比一隻豬，更要緊的東西？」

散開了的隣人們，特別是那些兇惡的女人們，在黑暗中向拖着母猪下坡的隊附們投着泥塊和石子，引起了一陣兇惡的咆哮。最後隊附重新衝上來了，但坡上沒有一個人。天邊昇起了黑雲，閃了一下強烈的電光。在電光底照耀裏，王家么嫂，抱着嬰兒靜靜地站在門前。

王家么嫂走了回去，關起門來，甜蜜地安慰着她底哭泣着的孩子們，告訴他們說，爸爸已經回來了。接着她

就瘋狂般地奔到田地裏去。王興發正在吃着泥娃兒給他送來的飯，他已經知道了一切了。

「不要急！豬，不要了！我們不要這個家！」他說，激動地喘息着。他底女人，來不及說什麼，就伏倒在他底肩膀上，爲了幸福和不幸，爲了怨恨和感激，抑制不住地哭起來了。

「我們……去到荒山裏！」王興發用同樣激動、沉重的聲音說，「泥娃兒，你回去守倒門，叫妹兒們都睡！」漆黑的天邊，閃了一下強烈的電光。王興發夫婦，走到田地底深處去，被周圍的深沉的，鮮美的香氣陶醉了，女的，伏在男的肩膀上，哭着；男的，顯出一種倔強的、傲慢的、可怕的模样來，覺得全世界都不能壓倒他，沉默地望着天邊，一陣活潑而疾速的大風吹過了田野，黑雲底大幕，昇到半天裏，威脅着那些閃灼着的、安靜，又是調皮的星星了。風過去了，一切都靜止，窒悶。但突然地有更强、更密的電光從山峯底正面照射了出來，照見了蓬鬆的、飄動的、襤褸的黑雲。電光使雲隙間的星星消失，接着它們就閃耀得更純潔和更明亮。但大風起來而捲起灰砂，狂暴地呼喊着，一切都消失了。

包穀底乾燥的葉子，被大風吹得緊貼在王興發夫婦底身上。他們站在原來的姿勢裏，都安靜、屏息着了。沉重的雷聲，在山峯上滾動着，金色的、兇惡的、細瘦而美麗的電火，在濃密地活動着的黑雲裏，瘋狂地閃灼着。有一種輕微而神祕的聲音在大地上運動，突然地一個大雷在田地底頂空爆炸，好像什麼巨大的建築突然地傾倒了。

「翠珠啊，不要傷心！」王興發說，撫着她底女人。她底衣裳在風裏飄了開來，那個叫做翠珠的女人，就更緊地貼着他了。「那日子我們結婚，我們想不到有今天！這十幾年都這樣過去了，我們想不到有今天！翠珠啊，我儘管不怕，你想想這麼多年我們是爲了啥子！」

「我們轉去，別個看不到的！」生病，顫抖着的女人——幸福的、做夢的翠珠說。

「不要轉去！我跟你說啊！」王興發說；「我心裏拿定了主意，這個世界就害不倒我！我本來不懂得，我跟我自己說，我說：『王興發，這回子你是到了最後了，不要再想別的，翠珠她自己會過活，你要做一個大丈夫！』我跟自己說，『祇要我對得起這個世界！當壯丁是去打國仗，打日本，你是中國人，你是男子，你要是有一點點兒害怕——我跟自己說——你就對不起翠珠！』我說：『你想想吧，翠珠是看不上她底男子跟別個磕頭求饒的！』我拿定主意了，不想，啥子都不——」一聲巨雷，他神聖地沉默。「我跟那些強盜說：『他低聲說，『好，我就去，不管跟你們到哪裏，打死我也行，不過你們要讓我底女人生活！翠珠啊，要是我這顆心能够委得下你！我以前總是叫你吃苦啊！』」

翠珠，甜蜜地哭着。

「天公地母啊！雷神電火啊！是你們叫我長了這麼大的！你是看得清楚，啥子都知道的！」王興發，全身都浸透了那種神聖的感覺，激動地大聲說，「我是一個窮人，我是你們底兒子，要是我有錯，你們馬上就打死我吧！我

站在這個地方，這是我幾十年來過活的鄉土，我底家，我底田地，我底心——你們神靈啊！那些猛烈的雷電，連續地在空中奔突，擊響着，「我是像剛生下來一樣，沒得罪過，你們帶我去吧！這十幾年來我是誤了，但是今天我是對的啊！」

他突然地就伏在他底翠珠底肩上，沉默了。在一陣大風裏，挾着有砂粒般的、強硬的、溫熱的東西打擊着他們。一陣強大的噓聲在黑暗中以無比的威力奔過田地，奔馳過來，這就是暴雨了。他們來不及做一種防禦，就無助地站在可怕的狂風暴雨之中了。然而這就是幸福，爲他們從不會知道的，它莊嚴地來臨了。雷在高空震動，滾到低空，在低空爆炸，跌到地上，在地上爆炸，滾過他們底身邊。在強烈的電光裏，他們看見了神奇地波動着的田地，田間的美麗的道路，以及坡上的他們底那一間孤零的房屋。

他們突然聽見了他們底兒子底尖利的、恐怖的喊聲。不久之後，他們聽見又加進了一個喊聲，這是他們底八歲的女孩。他們喊着：「媽媽呀！時而一致，時而參差。暴風雨底噓聲總是迅速地就消滅了他們底軟弱的聲音。這聲音告訴王興發說他底女人，以及他底孩子們，在這個天地間，是如何的孤單而可憐。這個感覺使他充滿了勇氣；他要扶助，並且拯救他們。

於是他就扶着他底女人走出了包穀地。可怕的熱情使他丟開了那個生着病的、疲乏而瘦弱的翠珠，拚命地在大雨中向他底孩子們奔去。一聲巨雷，他後面發出了滑跌的、沉重的聲音，在電光裏面他看見他底翠珠從

一丈多高的坡上跌到田地裏去了。

他跳下去把她抱了起來，喊了兩聲。她不回答，他失望地哭了。他抱着她爬上坡去，衝進了門。

「爸爸，你回來了啦！」小孩們叫，他們大哭了。

王家么嫂在昏迷的燒熱中夢見，她底丈夫去了——再不回來了。已經過去了很多，很多的歲月。她沒有田地，沒有住房，沒有家，沒有孩子們——但有一個女孩，最小的女孩留在她底身邊，女孩已經長大，扶着她在街上飄流。她們唱着歌，向人們乞討。她看見房子倒塌，女孩被壓死。接着她夢見，在大路邊上，在一個美麗的橋畔，她和女孩坐在地上賣燒餅，橋下的水是那樣的澄清，有水草飄浮着。忽然一個穿白汗衫的，肥胖的人走了過來，拿走了她們底牌照：沒有牌照，就不許賣燒餅的。女孩看着剩下來的燒餅大哭了。她抱着女孩，在大哭中醒來。沒有女孩，王興發坐在床前。她繼續哭着，抓着王興發底手。王興發問她爲什麼，她不能說。

接着她又睡去了。但她在喊叫中醒來，她叫：「你們不能賣青苗啊！」

「哪個說要賣青苗？」王興發跳了起來，問。

但是她不回答，她在燒熱中昏迷過去。雷雨在外面猛烈地繼續着，王興發覺得好像是在做夢，他覺得從昨天早晨到現在好像已經過去了十年，幾十年的時間。他走到外面來，坐在棹子上，就迷糊過去了。醒來的時候，他

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就是雷雨已經止歇；雷雨不能互久地繼續，可怕的事情大約要來了。但他仍然不能懂得，這可怕，究竟是什麼。已經黎明，亮瓦上照耀着柔和的光明；屋簷在清晰地滴着水。

他走過去看看孩子們，並摸了一下王家的底發燒的頭。他聽見她底呼吸異常的急促。

他無聲地哭着走到門邊，打開門，寒顫了一下，望着坡下的照耀在黎明的光耀下的、潮溼的、新鮮的田地。田地裏有強大的水流聲。

「這多水！莫把田壩沖垮了！」他想。

於是他覺得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曾經發生，正在發生，將要發生。他拿起鋤頭來就下到田地裏去了。田壩沒有垮，稻子發着芳香，一切都安好。雷雨後的黎明的空氣是這樣的鮮美，他回來，看了看王家的底發燒，在門邊坐了下來，立刻就甜暢地睡熟了。特別因為稻田底芳香和黎明的鮮美，他覺得所有的變故都是不可能的。他睡去了，直到什麼一個人喊醒了他。

「王與發，你還不快些走掉！」駝背的老人，顯然剛起來，臉上塗滿了污穢，緊張地說。

王與發盼顧了一下，冷淡地搖了一下頭，立刻就靠在門上睡去了。他迷糊地聽見田地裏嘹亮的歌聲。老人，拾起地上的一件髒衣服來，覆在王與發底赤裸着的胸膛上，揉着眼睛走開去了。

但不久他就被另一個人碰醒了，陽光直射着他，是那樣的強烈，使他一時看不清什麼。

他猛然抬頭，看見了楊隊附。於是他站了起來，用他底燃燒而可怕的眼睛看着他。

「這下該沒得話說了吧！」隊附快樂地笑着，好像覺得非常的有趣。

王興發突然地閃了一下，掀起了牆邊的斧頭，猛烈地擊在隊附底腦門上。隊附來不及叫一聲，沉重地倒下去了。

王興發奔進房去，拖住了他底昏迷的翠珠，和她，並和這一切生活告別。他奔出來奔下了山坡，好像他是要投奔到世界底盡頭去似地，可是，走過他底田地的時候他就在田邊坐下來了。半個鐘點以後，人們找到了他，他底腳浸在水裏，他底頭伏在手臂上。聽見了聲音，他就突然地站了起來。

「我跟你們走。」他說，露出了一個昏迷的輕蔑的笑容。

四五年五月

王炳全底道路

王炳全，經過了整整五年的艱苦的、動亂的生活之後，回到草鞋場來了。

他是當壯丁出去的，那原因是，鎮公所敲詐了他底頗爲有錢的姑父張紹庭，張紹庭就設法陷住了他，一面給鎮公所出了錢，一面攏絡了鄉隊附，用他去代替了自己底兒子。他胡胡塗塗地，懷着強烈的仇恨的心，面對着無法抗拒的命運，裝出毫不在乎的樣子來，去了。丟下了他底稚弱的女人左德珍和一個剛會在地上爬的女孩。那時候，他還是單純的、天性活潑的、倔強的青年。

兩年以後，開拔到火線上去了，又退了下來，在南方底一個城市裏害了重病，他就被他底隊伍遺棄了。當時沒有一個人相信他還能活下去的，但他卻自己爬到一個祠堂裏去：一個老人可憐他，給了他水和稀飯，他就慢慢地好起來了。他渴望一能够站起來行走就向故鄉奔來。但待到他能够走動的時候，他所亟待解決的，倒是面

前的生活問題。他是聰明的青年，這顯得並不怎麼困難：一家木材廠招雇小工，他去了。但在木材廠裏沒有做好久，他希望多幾個錢，好湊起一筆路費來，就轉到一家磚瓦窰裏去。此後他又到了一家規模相當宏大的機器廠裏。但幾年的時間過去了，他不但一個錢沒有，反而發瘋地喝酒，狂暴地賭博起來。他突然地懂得了命運，並抱着冷淡的心，不再想念他底親人和土地了。他所寄回來的那些信是一點回音都沒有，因此他相信他底那不幸的可憐的女人是已經死去了。

這幾年的劇烈而又疲勞的生活，是大大地改變了他。他是逐日地自私起來，懷着絕望的苦悶的心情，對一切都漠不關心；有時候，他隨便地馬虎一下，或者開開玩笑。他是聰明而善變的人，所以過着這種生活並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倒是覺得先前的，束縛在土地上的生活是可憐的了：在偶然的興奮裏，他覺得這幾年來他所經歷，看見，想像的這世上的一切是壯大的，並且有着深刻的意義，他將有他底遠大的前途。這就是說，他仍然懷着對於人生的嚴肅的、執着的心。不過這有時候倒使他底心境變得更為絕望起來。

這年，一九四四年的秋天，他在機器廠裏已經學滿了兩年，成爲一個良好的技工了，得到了兩萬塊錢的獎金。機器廠裏有三十幾個單身漢，大家用這錢去賭博；王炳全忽然想到，他應該打算他底前途，他不應該這樣下去。思慮了一夜之後，他立意回到遙遠的故鄉來走一趟了。

但想到家鄉，他底心是非常淒涼的。他底女人在六年前哭着送他出來，是確信已經和他永別。他曾經渴望

報復的，但時間過去了，一切都不相干。回去了祇會更痛苦，又有什麼意義呢！但他仍然決定回去走一走。

他決定，回去了再出來，他將重新開始他底生活。他在他底朋友們裏面是受着一種愛戴的，他們又給他湊了一點錢。這樣他就出發了。

但愈走近家鄉，他便愈覺得這是在和做夢一樣。對於那在等待着他的他一點都不知道。他寧可想像它們是最壞的。不過，他又想，他底孩子應該已經會在地上奔跑了，他底女人應該已經變得蒼老、沉靜了；她是已經在痛苦中生活得太久了。這樣的一種親切的思念，回憶起她底一切來，在他底心裏是純潔、高貴而光明的。他用熱烈的愛情和對於生活的虔敬的心來看她：在這個世界上，祇有她一個人，能在他底混亂的心裏喚起這對於生活的虔敬的感情來。

他底心異常的紛亂，他懼怕失望，有時倒懊悔起自己爲什麼要回來了。但故鄉山野裏的特別明朗的天空，他自己建造的土屋，春季的油菜花地，以及赤脚仰在早晨的草地上的那種感覺，是在強烈地吸引着，大聲地呼喚着他。使他覺得，他是流浪了這麼多年，他底心已經變壞，他是需要着親愛的感情和休憩了。

但接着，草鞋場底富人們底險惡，他底姑父張紹庭底肥胖的面孔，就又浮顯在他底眼前。他底姑母是早已死去，張紹庭已經續了弦，對待他素來是刻薄的，因爲他是窮人，並且在那些年是不肯低頭的窮人。

冬天快要到來了，他走過一個山峽，進入一塊明朗的、顯得荒涼的平原，看見了草鞋場後面的大山，不覺地

寒心起來。他不去招呼熟識的人們，他們擔着貨物迎着他走來；沒有改變，有些顯得老了，但仍然是先前一樣的勞苦。他們已經認不出他來了，他雖然才祇二十八歲的年齡，卻已經生出嚴厲的、深沉的相貌來。穿着一件舊了的黑制服，粗黑的、瘦削的頰上有一大塊疤痕。但主要的，他們，這些先前的隣人們，根本沒有想到他。他底心是冷了，他覺得他自己底回來，這件行爲，是幼稚而且愚蠢的。但他爬上高山，看見了草鞋場。

深秋的淒涼而嚴肅的黃昏，山下的草鞋場，密集的一大堆房屋上，飄展着煙霧，各處的山溝旁或者莊院底後面，突出綠色的大樹來。沿着山坡，以及險陡的削壁，是一片黑色的松樹林，在暮色裏靜止不動，而那後面，松林底遠遠的下面，就是他底家了！這個幾年來被遺忘的角落！這個在廣大的世界上是這樣的渺小的、奇怪的角落！

從前是那樣的生活！鄉下的愚笨的人們，依靠着石頭、木塊、鐵片而生活，一生固着在這個地點，這周圍的坡上是埋葬着他們底列代的祖先！但是，幾年以來，王炳全是依靠着什麼一種雖然渺茫卻是壯大的東西而生活的，他底飄搖的心是不時地面對着這個不可言喻的權力，他好像是懂得了它，於是就好像是喝醉了，不再知道艱苦的慘澹經營，並且對僅有的一點糧食也隨手地就丟棄！

他覺得他咀咒過他底親人：他在外面所做的那些卑下的事，是把她們傷害了。他覺得自己是深深的不幸，而且是罪惡的。

……他站在他底土屋底面前了。他底兩腿在發抖。他是罪惡的，他底土屋底兩邊和前面已經倒塌了，牆縫

裏和門前的土路上生着荒草，荒涼的景色，被圍繞在四近的人家底晚煙和噪雜之間。

他飄搖地走了幾步，招呼一個背着小孩，提着籃子的年輕的女人。他認出來這是他們隣家的周三嫂，一個熱心的女人；同時他也被認了出來。於是周三嫂說，他底玉娃兒，是曾經放在她底家裏養了一年的，去年死了，他底女人是已經嫁了吳仁貴了。她說完了就呆呆地看着王炳全，然後，她哭起來，又說，人們都說他，王炳全，已經死了。而這些都是由張紹庭做主的。

「玉娃兒，她埋在哪裏呢？」王炳全問，聽着自己底聲音，奇異自己問了這樣的話。

「這裏，」她說，領他走到荒坡上，「哪，我曉得的。那個樹後頭！」她說，好像是抱歉自己是過於幸福的，又呆呆地看着他。

「三嫂啊，我們是不幸的人哪！」王炳全突然用那麼淒涼、酸心，而且善良的聲音說，大聲地歎息了一聲。於是他向坡下跑去了。他奔進了兩棵大樹中間的，張紹庭底院落。

張紹庭底家庭是已經敗落了。鎮上的有勢力的王家，爲了田地的糾紛，是拚命地攻打着他。他底兒子，逃脫了當壯丁的命運，卻在今年春天病死了；女兒在縣城裏讀書，又鬧出不愉快的事情來；而他底那個續弦的女人，是抽着鴉片的。他是算不得什麼大紳糧的：一個小地主而已。這接連的打擊使他生着病了。他正坐在堂前的石凳子上，裹着一件寬大的黑袍子，在抽着煙，王炳全奔了進來。他看着他，拍着身上的灰，慢慢地站起來了。

「你回來了？」他底軟弱的、懷疑的聲音問。

「我回來了！」王炳全陰沉地說。

這樣地他們就沉默了下來。張紹庭覺得王炳全是可怕的，心裏虛弱、恐怖了起來。他想，這個人是會一下就打死他的，於是他就發出痛苦的、可憐的呻吟來，又倒在凳子上去了。他底虛胖的頰上的那兩個肉袋在顫抖着。

「他們說你……在前方……打死了……」他說，站起來，慢慢地，彷彿害怕跌倒，向裏面走去。裏面已經不大看得見了。

王炳全奇怪着這個人變得這樣軟弱，心裏略略靜了下來，跟着走了進去。

「我看，你是知道了。」張紹庭說，坐下來，看着他。「你請坐。」他加上說。

王炳全看着他，希望能決定自己底態度。

「要是女人家不願……哪個又能說嗓子呢？」終於張紹庭軟弱地說。

「那麼她是自願了！」

「難說……」

「我底田地呢？」

「在我底名下……女人家沒得吃的，賣給我了！」

王炳全覺得這種談話是無益的。他看着，想到了，在他底面前的，是一個孤單的、軟弱的人。但他即刻就想到，這是和他不相干的，真正孤單的，在這個世界上，祇有他自己。

「我寄回來給你的信你收到了吧？」他問。

「信？鬼才見到過信！我，」張紹庭冷淡地搖頭，「沒有收到。」

「好了！」王炳全，突然地感覺到了面前的一切有着什麼意義，冷酷地、狂暴地叫，站了起來。

張紹庭看着他。周三嫂已經傳了消息了，很多人堵住了臺階。有短時間的寂靜。張紹庭覺得是無法逃避了，就希望能一下子壓倒王炳全。他站起來，在桌子上擊了一下煙桿，發着抖，叫：

「你滾！」

王炳全看見張紹庭底女人叫罵着奔了出來，就向她奔去：他是特別仇恨她的。

「你們有錢人，你跟我說！你跑不脫！」他叫。

但他突然地又跑回來，好像發怒的野獸，向張紹庭奔去。

「老子要你賠命！」他叫。他渴望扼住張紹庭底喉嚨，但不知爲什麼他又沒有這樣做，他暴跳起來把桌子掀翻了。桌上的杯碗，落在地下而發出破碎的聲音來。同時張紹庭叫罵着向裏面逃去了。但是，在這種破碎、轟擊的聲音裏，王炳全似乎重新清醒了，他站着不動。臺階上的人們，看着他；而那個抽鴉片的瘦女人站在牆邊叫罵着。

「我是完了麼！」王炳全想，突然地轉身，推開了站在臺階上的人們，奔了出去。

王炳全在紛爭和報復的熱情裏狂奮，但即刻又想到，並喚起了心裏的那絕望的悲痛，覺得他不明白一切，覺得紛爭是無益的。月亮昇起來了，從山奧底上空照出它底光輝來，生長着荒草的山坡上，呈顯着一種荒涼。王炳全坐在那一棵孤單的桐樹下面，他底身邊的小小的土堆，周三嫂告訴他的，是他底女孩底坟墓。他在這大的悲痛裏就溺，並懷着強烈的熱情，希望永不離開這種悲痛——他相信，從這裏，他將得到一種全新的，關於他底生活的真理。

他長久地坐着不動。他不會注意到，一小羣人，站在坡下的一座斷牆下，在看着他。

「這也是難怪的！」他昏亂地想，「你叫一個女人怎樣過活呢？單是她一個人，她又是那樣的好心腸！不過我今天倒寧願她並不活在人世，而是埋在這黃土下面，要是她死了，她在我底心裏就是神！」他說。「她自己願意的。真的她自己願意的？我不知道！可是就在幾年前，她挑水走過這個坡，我是坐在門前！我都記得，我底娃兒啊！你底媽她是不不要臉的賤貨！……我哭了？不，我沒有哭，我要想想我底計劃！這地底下是沒有知覺的嗎？我祇要拿一把刀去殺死她就行了嗎？一定的！我殺死她，再殺死自己，她在我心裏就是神！這有什麼關係呢？我還要田地，還管這些有什麼用？」

忽然的一陣悲痛使他覺得自己是要炸裂了。

「我底娃兒啊」他說站起來就撲倒在他身邊的土堆上了。有三個男子，一個年老的走在前面，走了上來。

「王炳全」他們喊。

王炳全不動。

他們在旁邊站住了，在明朗的月光下，悲哀地看着。

「二爸，我們替他轉去吧！」一個年青人說。

「王炳全」老人蹲下來，搖着王炳全底肩膀，又摸着他底頭，輕輕地喊。婦女們已經跟上來了，在不遠的旁邊站成一羣。

「你們不喊……」王炳全底微弱的聲音說。「我要殺人啊！」忽然地他喊着，跳了起來。但是，看見周圍有這麼多人，他就忍不住地，好像迷路的小孩又見到母親似地，傷心地哭起來了。

二

已經在不幸中散亡了的山後的貧窮的左家底小女兒左德珍，就是王炳全底女人，她底生活是艱難的。王炳全走後的第一年，她請了短工來收割，一切都處置得很好，但謠言立刻就起來了。第二年春天，那一小塊田地

就被張紹庭用了她所不懂的理由拿去了，到了冬天，寒冷和風雪之下，她就過着半乞討的生活了。什麼辦法都想盡了之後，他就把孩子寄託在周三嫂家裏，到縣城裏去站市，當了女僕。她對於這樣的生活也覺得滿足，她底苦苦受着讚美。她間或也回來走一次，帶點東西來送給周三嫂，看看她底孩子。……秋天裏，孩子病了的時候她又回來了，張紹庭告訴她說，她底男人已經死了。接着孩子死了。她哭着，夜裏希望上吊又被別人救起。她又到縣城裏去，但不久就回來：這次她沒有找到工作。她請求張紹庭幫助，張紹庭卻告訴她說，她是年輕的，應該另作打算。她胡塗地看着支配着她底命運的事情在她底身邊發生，但不能够反抗——她是沒有力氣了。張紹庭收了吳仁貴底一筆錢，又在鎮公所裏取了一個什麼手續，她就嫁到吳仁貴家裏去了。祇在上轎的時候她才醒悟，覺得羞恥，大哭起來。

吳仁貴家底生活是非常貧苦的，並且有一個不滿意這種婚姻的、刻薄的婆婆。但吳仁貴是忠厚的人，四十几歲了，不久就發現了她底好處，特別地寵愛着她。因此，雖然貧苦而困難，她終究是又在勞苦着，並且愛着，在這個世界上又有了一個位置了。她愛着她底生活，勞作底對象，以及她所操勞的一切。因了她，吳仁貴底田地裏，就漸漸地顯得旺盛了起來。

已經又過了秋天了。這地方，離開草鞋場有三里路，到了閑空的季節，山邊上顯得荒涼。這些日子，黎明的時候她就出門了，擔着昨夜批發來、整理好的菜蔬到草鞋場去。菜蔬底生意有時頗好，她就帶一點布，或者別的什

麼回來，造成了吳仁貴底喜樂；而她也特別注意地奉侍着她底婆婆。她已經有了孕了，吳仁貴憐惜她，禁止她多勞作，但她仍然不息地忙碌着，到井泉邊去挑水，回來又照顧着豬圈裏的那一口肥大的豬。這就使得忠厚的男人底心裏充滿了感激。

雖然她已經變了原來的姣好的樣子，一天一天地憔悴下去，但她實在還是很年輕的，過去的痛苦似乎容易被忘却，所以有時候她就會突然地興奮、快樂起來，而且顯出了她先前的那種稚氣的調皮。吳仁貴是整天地在忙着田地。他自己雖然祇有一點點山地，他卻替老板家裏耕種了一大塊，老板家的東西是麻煩的，所以工作就永不會完結了。是翻扒泥土，準備小春的時候了，寒冷的、光赤的田地裏，犁頭在水裏翻起潮溼、光潔的泥土來，發着一種甜美的、清冷的氣息。左德珍——不過，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再沒有人稱呼她底名字了——蓬着頭髮，在黃昏的冷風裏走下坡來，用她底清脆而柔和的聲音喊了一聲。

吳仁貴站在田邊上，用冷水洗着泥腳，愉快地回答了她。那一口噴着氣的、潮溼、安靜的水牛，站在他底身邊。年輕的女人先是呆呆地站着，但被吳仁貴底愉快的回答所鼓舞，忽然高興起來了，跑下坡來，在牛底背脊上拍了一下，快樂地笑着。

「哦！這傢伙今天才乖啊！」她說，伏在牛的頸子上了，發紅，興奮，看着她底老實人。

老實人是很嚴肅的，覺得這有點不正經，照舊地洗着腳，不理她，但他心裏有什麼東西奔放起來了，他忽然

她就站了起來，蹶起眼角的雞腳爪一般的皺紋，笑着，看了她很久。

「下去！」他說，「哼！牠要咬人的哩！」他說，擠了一下眼睛。

「屁！我小時候就當過牛娃子！你看哪，」她在牛的身邊繞了一個圈子，又伏在牠底頸子上了，「你不信我就爬上去了！」

吳仁貴不能懂得，她爲什麼要浪費自己底力氣，這樣有興緻，繞着牛跑一個圈子，但他說：

「嘻，你爬嘛！」

她突然地就爬到牛背上去，欠着腰，抓着牠底兩隻耳朵，搖幌着，並且興奮地大笑了起來。那巨大而馴順的動物，斜着眼睛，搖了一下頭。

吳仁貴着慌了。

「下來！」他叫，盼顧了一下，臉紅了，「別個看見了！」

但他還沒有說完，牛就突然地奔了起來，顯出了牠底野蠻的，對於這不可理解的情況的憤怒，向荒坡上奔去。左德珍大叫了起來，翻滾到草地裏去，牛站住了。吳仁貴追了上去，同時他聽見了站在坎上的他底年老的母親底叫罵，說是他放縱了這個女人，讓牛晦氣了，並且將把壞的運氣帶到他們底乾淨的家裏來。左德珍揉着跌痛了的腿，蒼白而沮喪，爬了起來，無助地站在吳仁貴底面前。吳仁貴呆呆地看着她。坡上，繼續地叫罵着。

「滾回去！」突然地他向她狂暴地吼。

「我下回不了。」左德珍可憐地說。

老女人聽見了兒子底吼聲，滿意了，走了轉去。左德珍發呆地向前走着。她是把一切看得過於簡單了，不過她原來祇是爲了使她底男人歡喜。否則，她本來已經是非常軟弱，苦悶的了，她爲什麼要騎牛呢？

她走過去牽牛。

「不許牽我來！」吳仁貴叫。

她寒戰了一下，縮回手來了，呆站着。

但在往坡上走去的時候，吳仁貴心軟了，替她覺得難受，並且就心她是跌壞了。

「要是跌傷了，那祇怪你自己！」他憤恨地說。

「沒有……一點都不痛。」左德珍小聲說。

「我看你……」突然地吳仁貴沉痛地叫，顯然地是在衝突的心情中，「我是說，你心裏放寬點兒吧！……我這個老娘，累了我一生！」

「我曉得！」左德珍感激地小聲說。

「明天去買種子。你看……天真的冷了！」吳仁貴說，偷偷地揩去了傷心的眼淚。

他們牽着牛走上坡來。天色已經昏暗了，冷風吹着，左德珍想着很多的事，覺得冤屈痛苦；不過她覺得這是不能怪別人的。主要的，是她底命運是這樣的壞。人們常常嘲罵她喜歡討好或者不安份，但她也不喜歡他們——他底隣人們。好久以前王家大嫂偷了隔壁的一籃子胡豆，她看到了，沒有向誰說，但結果別人反而責怪她，甚至以爲是她指示王大嫂偷的。這個創痛她永不能忘記。後來，時機一到，她熱情地報復地說了她底仇人們底隱秘了，她以爲，她現在是和別人一樣地在說了，該會和別人平等了吧，但結果別人又一齊責怪她，惹得她底婆婆捶打了她。她受着這樣的歧視，她很明白，是因了她底這個可羞辱的結婚。常常地，想到這些，她就偷偷地哭着。她常常想到，鎮上的金三，和別的一些女人們，也都是死了丈夫再嫁的，她們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於是大家也不覺得這對她們有什麼特別：她們是如任何女人一樣地生活着，敢於和別人打鬧，也受着人們底尊敬。爲什麼獨獨她會受着這種不公平的欺凌呢？是因爲吳仁貴底年齡比她大得多，她在這個家庭裏全不相稱嗎？是因爲她在這個家庭裏不能夠做主嗎？但這個家庭缺少了她試試看那麼，是因爲她底心常常飛在外面嗎？但是從來不會有過什麼差錯！

她常常覺得她底生活是不實在的，也許在什麼時候，她會忽然地被人們置棄在荒山裏，雖然她身邊的這老實的吳仁貴是決不會置棄她的……

忽然地她抬起頭來，看見了，在右邊的竹叢下面的小路上，站着一個衣裳舊污的，瘦而黑的人形。她像是被

從頭頂上捶擊了一下她本能地裝出那種什麼都沒有看見的樣子來然而卻變得灰白在發着抖了。

那在專心地想着自己底事的吳仁貴是絲毫都沒有覺察，他們就慢慢地轉到屋子前面去了。但她迅速地回過頭來又看了一眼。

這就是那個悲痛的男人，準備復仇的不幸者。他底身上是揣着一把尖刀，這使他自已覺得，並且樂於相信，剛烈而且光榮，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人們是慣於這樣地欺騙自己的。現在，他看見她了，讓她從他底眼前走過去了，並且顯然地也被她看見了，卻好像是石頭一樣地站着，忘記了一切。他是被一個什麼巨大的力量捶昏了。

已經過去了兩天的時間。他有各樣的計劃。他和張紹庭瘋狂地吵鬧，弄到了八萬塊錢，算是他底田地底代價。當時就有人告訴他說，他不應該要這個錢，如果到鎮公所裏去控告，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這個意見使他後悔了一下，但有了錢，他覺得自己是膽壯起來了。

頭一天他沒有絲毫的動作。他坐在草鞋場底酒館裏，他顯得是深沉莫測的、險惡的人物了，對於任何人都不能不不屑理會。晚上他醉了，跑到張紹庭家長工底房裏躺了下來。

他憑着他個人底熱情來行動，不覺地把他自己放在一個艱難的處境中。他希望在這件事上他能够是高的。有無數的念頭在他底頭腦裏盤旋。他想，他已經懂得生活了，並且是一個站在家鄉的人們之上的男子，他應該馬上就走開。南方有他底朋友們在等待他。但是，過去的生活，年輕的戀愛——回憶底壓迫他既不能忘懷，

成熟了的愛情又是這樣的強烈，而且還有良心和自尊心底指示，以及鄉人們底惡毒的嘲罵……

這就是問題了。怎樣是好呢？他毫無決定。他竭力地把他自己弄得孤另另的。突然地他奔出草鞋場；他決心用鮮血來解決一切。但是，那牽着牛而走上坡來的吳仁貴對他表現了一種強大的、不可動搖的生活，而他底女人已經屬於這生活——這是十分簡單的。陰暗的山野和各處的人家底火光告訴他說：「你是孤另另的！」於是他就被嫉妬和絕望擊昏了。

三

他問自己：他是否要就這樣走開呢？他真是非常悲痛的，在這上面沒有人可以援助他。她是否認出他來了？她是否在想念着他呢？但是，他究竟需要什麼一個結果呢？帶走她嗎，還是不呢？

他知道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帶走她。他是決不能夠再和她一道生活的了！那麼他究竟需要什麼呢？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所需要的，是她底痛苦和毀滅。這種渴望是在黑暗中燃燒着。可是另一方面，因為有了錢，他就起了一些複雜的念頭。

他在頭幾天內是痛苦得幾乎癡狂的。有時候他突然地站起來就走出鎮去了，他告訴自己說他是要不顧一切地走開了，但他心裏知道這是在裝假的：不久他就恍惚地又走了回來。有時候他突然地就又跑到山邊去，

站在吳仁貴家底旁邊，看着煙子怎樣地從那間茅屋上昇了起來。但也再沒有看見左珍德。

可是不久他就走到賭場裏去，開始賭博，用這個來遺忘他底痛苦，並希望從這裏着手在草鞋場站立起來了。

他忽然地受到了賭徒們底熱烈的歡迎，並且好像整個的草鞋場都在歡迎他了。他也忽然地容易親近，變得活潑起來。

一天晚上，天氣很冷，王炳全喝醉了，裹着一件舊夾袍，走進了賭場。在這幾天裏，他是在希望着發一筆財。昨天在酒館裏，花子窰底頭兒，一個跛腳的老人，和他親密地談起來了；他輕易地就相信了花子窰底頭兒，指望做一筆鴉片；他是在希望着能在家鄉生活下去了。這賭場是在一家豆腐店後面，是一個寡婦開的。大家叫她老寡，或者老刮，雖然她底年紀並不頂大。她是有着一種快樂的性格。她用了一個跑腿的小孩，叫做周銀光。小孩崇拜着王炳全，常常地站在桌邊緊張地看着，如果王炳全贏了，他就會發出一種興奮的，尖銳的吼叫聲來，浮在一切吼叫聲之上。於是常常在下場的時候，王炳全並不看他一眼，迅速地對他擲過一張票子來，好像擲一張爛紙似的。

王炳全進來的時候，坐在黑暗的角落裏的周銀光底眼睛就發亮了。

「老寡！」裹着夾袍的，醉了的王炳全，喊。

「你這個瘟神！老寡喊——」你這個瘟神，她對來這裏的任何人都這樣喊。「嗓子事情呀！是要煙麼，還是要酒？」

「嗓子都不要！」王炳全得意地大聲說，「祇要你今晚留半邊舖讓我睡！」

「真是貴人哪裏看得起小地方呀！」老寡叫，看着王炳全。「吓！瘟神，你笑，未必我還怕你嘛！」

王炳全覺得非常快樂——他第一次感覺到他是又在故鄉生活了——說了一句粗話，老寡叫着，於是圍在桌邊看牌的人們都大笑起來了。老寡於是捉住了王炳全底手臂，捶打着他。

「你還不去找你底媳婦去呀！」

「我底媳婦跟別個了！」王炳全快樂地說，希望當着大家表示，這對於他是非常輕鬆的，於是他這些時來的一切絕望的痛苦，都忽然地並不存在了。

而那個周銀光，站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已經興奮得發抖了。

王炳全一走進賭場便覺得快樂，離開了他底那種嚴肅的、陰沉的、厭惡的神情。他樂意這樣地放肆，嘲弄自己底祕密的痛苦，並顯示他底英雄的，或者說，流氓底氣魄。在故鄉，或者說，在賭場和酒館裏生活，指望着一筆橫財，一切是這這的舒適，他何必去想那無望的痛苦，並且去走艱難的道路呢？

鄧四毛，蹲在凳子上，每發一張牌就要大叫一聲，到了開牌的時候，他底叫聲就更強大，他簡直是爬到桌子

上來了。他底手脚是異常靈活的。突然地他在桌上做了一個手勢，叫着：「么妹呀！」就有一張牌滑到他底衣袖下去了。

「看着！」王炳全大聲喊。

「荷！」鄭四毛說，滑稽地笑起來了，「這個龜兒，往你伯伯底下跑，你們看，它自己跟我講戀愛！」他說，拿出那張牌來。

「滾下去，你個狗種！」副鎮長張得運叫，給了他一個巴掌。

「你打我，我是說，打得好來打得妙！你是鎮長，你哥子，有小婆娘！」四毛，快樂地蹲在凳子上搖着身體，說，「不過，說轉來——兩邊唱，你哥子鎮長又去碰碰王炳全，噫！有本事，再拉他一個壯了！」

王炳全奇怪地笑着。

「張鎮長，」他說，看了鎮長一眼，「那時候我還年輕，不見怪，啊！」他說，因了奇妙的對於鎮長的感情，眼睛潮溼了。

「這還要請教哈！」王大哥！鎮長抓着牌感動地說。

「哪裏要承關照！」王炳全說，和鎮長平等，他是過於感動了，因了自尊心而露出了冷淡的表情。

「我是說，喂！我是說哪個借我四百元！」鄭四毛叫，快樂地，卑屈地環顧大家，「噯，還是你王大哥，是吧！從前

我們是鄰居，這些年你沒有死，我也沒有死，都是好朋友！哎呀，你又贏了呢，看見你贏，我心裏比喝雞湯還快活！兒登兒！

王炳全，因為感動，冷淡地捧了四百塊錢給他。小孩子周銀光，站在旁邊快樂地，笑出了一種高亢、尖銳的聲音來，使注意着牌的人們吃了一驚。鄭四毛瞪着眼睛，活潑地在凳子上轉過身來，在他底太陽穴上捶了一下。

「個龜兒，笑！」

「嘻嘻！」小孩哭喪着臉笑，看着王炳全。

「你看啊！」王炳全大聲叫，他和鎮長祇差一點點，贏了。

立刻就騰起了一陣強大的吼叫聲，大家移動着位置，混亂地跑着。但即刻就沉靜下來了，發出了推牌的聲音。王炳全瘋狂地使自己興奮起來——爲了忘却痛苦——他狂熱地賭着。

「胖子底一千拿來！」他說。

「欠起。」

「拉我的壯丁的倒不是張鎮長！」他轉過頭來，向鎮長說，「不過張鎮長底手腕我倒知道的，張紹庭底那個兒，對不對？」他活潑地說。

「那是小事情咯。」鎮長冷淡地說。

「不過要是張鎮長肯幫一手，」王炳全說，浮上了一個微笑。「我就包張綰庭在泥巴裏頭打滾！」
「哪個的呢？」

「我上狀子告他——我是癩十，不跟。」他說，推開牌。
他看着鎮長。

「我們出來談一下。」張得運說，點了一下頭，走出去了。

強壯的、穿着呢軍服的鎮長打開了側門，走進了寒冷的、積着污水的院落。王炳全走了出來：天上有星光，他覺得自己已經清醒了。

「你來，」鎮長張得運說，「我跟你談談你底事情，都是熟人了，不必繞彎子。」

「是的。」王炳全說。

「有人跟我說你勾結花子窠底那些人，又說你回來是做鴉片生意的，說你私賣槍枝。喂，哥子，有好吃的大家分一點咯！」

王炳全驚呆了。

「哪個跟你說的？」

「自然有人。」張得運冷淡地說。

「那麼……鎮長你是相信我私賣槍枝這些的吧！」他說，浮上了一個痛苦的，譏刺的笑容。

「我這是跟你講交情——我跟你十天之內離開草鞋場！」

於是鎮長走進去了。他底寬大的、強壯的肩頭在經過燈光的時候顯露了出來。房內騰起了一陣強大的吼叫聲，幾乎連房屋都震動了。

王炳全清醒了！他以為他是够資格的，但現在他被人隨手地就丟棄，重新孤單地站在這裏了。想起了他剛才曾經快樂地叫：「我底媳婦跟別個了！」他就羞恥得無地自容。他覺得他是從人生底正直的道路上墮落了，他覺得他對不起他底不幸的女人和孩子。他傷心地哭了起來，伏在牆上。

可是他仍然不能放棄他在草鞋場的希望，他覺得他不能屈服。突然地他心裏騰起了報復的，孤注一擲的激情。他祇是一個人活在這世上，有什麼可以懼怕的呢？而且他底世界是寬闊的：張得運又能把他怎樣？

房內又騰起了一陣吼叫。他輕輕地推開門，走進去了。他底臉上，是一種冷靜、輕蔑的表情。大家回過頭來注意地看着他。

他衣袋裏還有七萬塊錢。

「一萬！」他說，丟了一疊票子在臺面上。大家寂靜了。鄭四毛看看他，又看看嚴厲的鎮長。空氣是突然地緊張起來了。

沒有人下場。鎖長磨動着強壯的下顎，擲下了一萬。鄭四毛謹慎地分着牌。

牌局在寂靜中進行。王炳全輸了。大家仍然寂靜着。

「周銀光，跟我拿瓶酒來！」王炳全說。

又進行着。他又輸了。小孩赤腳奔了進來，他就搶過了酒瓶，發着抖，一口氣喝下了半瓶。他揩了嘴，從內衣底荷包裏摸出錢來。

「五萬！」他說。

「跟上了！」鎖長說，敲了一下臺面。

王炳全贏了。大家突然地鬆了一口氣。王炳全再放下原來的數目，又贏了，大家看見鎖長移動了，就突然地站了起來，好像全部從惡夢裏清醒了。

「德珍啊！」那個在和命運搏鬥的王炳全，呼喚着他底女人底名字，在一陣昏暈裏，舉手矇住了眼睛。

「跟我來拿錢！」張得運說，在大家底寂靜中走了出去。

王炳全跟着他。「我就去拿！」他想。

「王炳全，轉來！」鄭四毛喊。但王炳全已經走出去了。

不，他不要去拿。他還要留在草鞋場，爲了好看見他底女人底狠毒的心，爲了好在這裏死去，死在她底面前。

於是在街邊站下了

「張鎮長！他喊。

鎮長站下了。

「張鎮長，不必當真，你底錢我都還給你。」他用發抖的，痛苦的聲音說，站在對面的店舖照過來的昏暗的燈光下。「張鎮長，你曉得我遭了不幸，這因為我從前太年輕了。」他說，由於那種對於權力的崇敬之情，覺得對方是偉大的，必定能夠同情他。他是軟弱了下來；說出了他底痛苦，他覺得自己是純潔得多了。他臉上出現了一種輕鬆的、期待的、柔弱的表情。

張得運冷笑了一聲，接了他底錢，就把他一巴掌推到牆上去了。

「臭雞毛帚子亂充好漢！」鎮長說，走了開去。

「你不能……」王炳全悲痛地叫，他想說：「你不能欺侮我！」但他茫然地站在街邊，看着強壯、有力的張得運在冷靜的街道上走了過去。

於是他底頭腦裏就又瘋狂起來了。他覺得，從前他是一個受着尊敬的人，愉快地做着工，但回到故鄉來他就改變了！他不會想到自己底心會這樣複雜、卑下！他是墮落了，但從前他是在這一片土地上耕種過的！

他決心挽救他自己。做鴉生意，勾結幫口，在賭場裏討飯吃，從此永遠脫離了真正的工作，這個念頭是多麼

可怕！他覺得他應該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

但他又覺得，這些痛苦全是他底女人給他的，她卻毫不知道，不思念他，在那裏快樂地生活着——他覺得是如此。他覺得他是再沒有力氣生活下去了，他希望能爬到她底面前去，倒下來，讓她看着，死掉。

他就向張紹庭家裏走去。他是喝得太多了。鄭四毛跟着他，和他說什麼，他一點都沒有聽見。但他感覺到鄭四毛對他是友善的，這種友善使他在這種發作中整個地依賴下來了。於是他就喪失了他底理智了。

已經是深夜。鄭四毛扶着他走下坡，並替他敲開了門。張紹庭家底長工開了門。王炳全是靠門上的，他大吐起來，這樣他就倒到門內去了。

「你龜兒，靈醒點！」鄭四毛向長工叫，這是一個耳朵不大聽得見的老人。他們扶起了王炳全。

「我完了啊！」王炳全叫，「我是一個好好的人，如今我是完了啊！」

張紹庭開了堂屋底門，披着衣服，拿着一枝臘燭走了出來。

「王炳全，不准叫！」他憤怒地說。

「張大爺你不曉得，噯，他簡直喝了十幾瓶酒哩！」鄭四毛快樂地，討好地說。

「鄭四毛，我這個人憑良心說是沒有虧他的！」張紹庭說，然後又厭惡地看着鄭四毛。忽然地他跳起腳來了。「你個龜兒鬧得我好苦嚟！」他跳着腳向王炳全叫，「我要啃你的肉！」

「那好極了啊！」王炳全叫，「你們帶我上我底娃兒底坟上去啊，你們叫我底德珍來啊！」忽然地他掙脫了耳聾的老人，向坡上衝去了。他打了張紹庭一拳，恐怕的張紹庭，丟了臘燭，抱着頭往坡下跑，隨即又轉過身來，大叫着跑了進去，關上了門。

王炳全撲在門上。鄭四毛和耳聾的老人拖着地。

「還我底心上的人啊！」王炳全叫，倒到地上去了。

鄭四毛把他扶了起來，使他坐着。耳聾的老人，在右欄杆上坐下來了，慢慢地抽着煙。他們聽見張紹庭屋裏有脚步聲和女人低叫罵聲。但即刻就又寂靜了。

「鄭四毛，給一根煙。」王炳全說。

「我沒得了。」

長久地沉默着。稀疏的星在深夜裏隱沒了，天上浮着可以看得見的，沉重的黑雲。

「四毛，我是完了。」王炳全底軟弱的聲音說，「我本來是一個莊稼人，我祖上也是莊稼人，我們一家人，在僻靜的小地方活完了一生，沒有見過大世面，從來都是安安靜靜的，也不玷一點壞習氣，我如今是完全不像了。」他沉默着。「我想，這樣下去，這個世界是要變了。」

「唔，是的。」鄭四毛說，顯然地沒有興趣聽這些。「朱瞎子說你，噯，不要見怪，他說你要弄點兒土來……出

門幾年，總是有點兒辦法了吧？」

「朱瞎子跟張得運是一夥。他騙得我好兇呀……昨天，我遇到他……」他又沉默。

「那麼你要期個呢？」

「不！我要走！」王炳全突然地說，「事情弄清楚了我就走！我要再開頭，好像剛生下來的小孩！」他用甜蜜的、發顫的聲音說。

「啊，就不想我們這些人了嗎？」鄭四毛說。

「不過，家鄉的田地我是耕種過的，我們底心血……」王炳全輕輕地、朦朧地說。沉默了一下，遠處有賣麵的淒涼的叫喚聲，牆外的桐樹葉，發出輕微的聲音來。

「噯！我看我們兩個還是合夥做生意吧！」鄭四毛高興地、引誘地說，「你出二分本我出一分本，我跑腿，我這個人，不是吹的，頂可靠不過了，這隻狗腿又會跑！嚇嚇……喂，你哥子，喂，你睡着了？」

寂靜着。王炳全底頭，垂在胸前。

「可憐啊！」鄭四毛，輕輕地說，四面看了一下，伸手去摸王炳全底衣袋，但看見聾子坐在旁邊看着，覺得羞恥，不快，就站起來了。

「喂！你龜兒扶他去睡！老子走了！」他向聾子大聲叫，迅速地走過院落，打開了大門。好久之後，還可以聽見

他在山坡上和吠叫着的惡狗們爭鬪、喊叫的、愉快的聲音。

但忽然地裏面吵鬧起來了，門開了。王炳全胡塗地跳了起來，看見一個女僕打着燈籠奔了出去，顯然地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王炳全不覺得這與自己有什麼關係，坐下來就又睡着了。

四

那天黃昏從坡下回來，勉力地做了一點事情，左德珍就病倒了。她不能證實她底猜疑，她以為是看見了亡人底魂魄，於是過去的一切就被喚醒了：它們壓迫着目前的生活。昏暗的屋子裏瀰漫着辣味的、濃重的柴煙。她默默地坐在灶前燒火。她底眼睛不動地看着灶內的熾烈的、烘鬧的火燄。幾年以前，她幾乎還是稚弱的女孩，她坐在王炳全底灶前燒火，也是這樣的昏暗的、寒冷的晚上，草柴底煙子是芳甜的，火燄是明亮而溫暖的——如果沒有意外的壞事來臨——那些日子是幸運的、柔和的、灰色的、芳甜的。「我們家底煙子」在門外的空場上活潑地打旋，王炳全和鄰家的禿子講完了什麼呆話，微笑着走進來了。他進來坐在她底身邊，但是總不想安靜，在她底肩上捏了一把，又扯着她底衣裳。他真是呆笨的！總是隨着一時的高興，而不替將來的日子着想。他坐在她底身邊，籍了灶內的火光，捧着一本小書高聲地讀起來了，但忽然地又捶了一下膝蓋，下了大的決心似的，要她去打酒。她走出門去，走在冷靜的田邊的小路上，有一點憂傷，但心裏是多麼興奮。回來了，她聽見小孩底哭聲，

王炳全是一點都不愛惜那辛苦賺來的貴重的金錢的，這麼早的就點亮了燈了！

夏天底黎明，王炳全赤着腳——他是多麼強壯！——在空場上和老頭子方石本鋸着木頭。方石本那個老人，後來得病死了，還留下一個小的孫女……王炳全和他是互不相讓地說着廢話又開着玩笑。木頭鋸好了，王炳全在場子上走了一圈，他真呆，不知爲什麼那樣快樂，攀在方石本底肩上，使老人家恐慌地大叫起來，跳起來有好幾尺高！

他真呆！……應該給他燒一點紙錢，雖然現在是在別人家裏。

左德珍輕輕地歎息了一聲，昏倒在灶門前了。

這樣地她就不能再起床了。第三天，他懇求吳仁貴替她買一點紙錢，吳仁貴心裏同樣地慌亂，立刻就買了，並且扶着她走到坡上去，把紙錢燒化掉。對於神祕的鬼神，吳仁貴素來是虔誠而且細心的：他在心裏嚴肅地請求那個死了的王炳全寬恕他，並且說，他決定不虧待這個女人，他們在小土地面前叩了頭回來，好像是完結了什麼重大的事，覺得心安了。吳仁貴重新地大聲說話，並且含着一種確信：左德珍困難地掙持着，重新操勞起來了。但她仍然不敢出門，下午的時候她忽然猜疑到前天那站在坡上的人真的就是王炳全自己，於是她就又睡倒了。

第二天早晨，吳仁貴到街上去，希望賣掉從秋天積下來的一點花生，他底鄰人指給他看從街上走過的一

個陰鬱的男子，告訴他說，這就是王炳全，回來好幾天了。於是他就對於他底女人底病有了一點覺悟。他想要把這個老老實實地告訴她，可是又有點害怕。他親親自去和王炳全談一談，讓他知道他底心是怎樣的。這個想頭看來極好，但他終於想到王炳全是決不會同情他的，他忽然受了這種冤屈，就默默地憎恨着他底女人了。

她底病仍然不好，於是他就想到了張紹庭。張紹庭可以告訴他他應該怎麼做。不過，要上這富人的門，就必得送一點禮。他遲疑了很久，搜出所有的十幾個雞蛋來……但他剛剛走進張紹庭家底大門就看見了那個他覺得是可怕的人——那個陰沉的王炳全坐在臺階上。王炳全顯然地認得他，狠毒地看着他。他慌亂地走了進去，但已經沒有勇氣說什麼了。

張紹庭底女人說：老爺病了。他看見屋子裏有幾個男女在走動：顯然地是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事實是：昨天晚上和王炳全那樣地一鬪，回來時跌了一下，虛弱的老人就中了風。早晨，張紹庭底內弟趕來了。他剛剛找來了王炳全，王炳全一進來就狠狠地坐在臺階上，他們還什麼話都沒有談。

張紹庭底女人憎惡吳仁貴在這個時候來。她陰鬱地指了一下門外，意思是：你回去吧，王炳全在這裏。但這個動作讓王炳全看見了，他是正在激怒之中，站了起來。

他走了進來，胸前的鈕扣鬆落了，衣裳敞開，他站下，輕蔑地看着。吳仁貴是嚇慌了。

「王炳全！你出去等倒，這裏沒得你底事！」張紹庭底女人憤怒地叫。

「有我底事情吧」王炳全冷冷地說坐在臺階上的時候他聽候着別人底擺佈，覺得沮喪，並且猶豫不決。現在他就變的理直氣壯，決心鬧翻了。上次他看見吳仁貴牽着牛走上坡來，覺得是面對着一種強大的力量，但現在卻看見了這同一的吳仁貴底卑劣——他覺得吳仁貴是來謀害他的——和微小，狠惡了起來。

「我正在找你，姓吳的！」他說。

「你找我？」吳仁貴恐慌地說。

「找你！你拐騙別個底女人——我是王炳全！」他叫，奔了上去，在張紹庭底女人底大叫聲裏，打了吳仁貴兩個耳光。

吳仁貴躲避着接着來的打擊，逃到門邊去，發着抖。

「你打囉！」他可憐地說，一面恐懼地看着王炳全，一面做着手勢：「你打囉，我這個人，就怕你不打！」

王炳全輕蔑地站下了。吳仁貴忽然地流出屈辱的眼淚來。走了出去。但走到門外他就站下，痛苦地，憤怒地跳着腳，大罵起來了。他大罵着走了出去。

很多人擠進了堂屋。王炳全站着不動，忽然地非常傷心。這時張紹庭底內弟，一個穿得很漂亮的少爺，奔了出來。

「你造反！土匪！」他叫，威風地打了王炳全一下。

但王炳全，捱了這一下，卻站着不動。他有些畏懼，覺得自己底禍事是越鬧越大了。他似乎沒有覺察什麼。他看着這個穿綢衫，梳西裝頭的年青人，帶着一種閃避的，捱了打的痛苦的臉色，好像在奇怪着這個年青人爲什麼會站在他底面前。

但忽然地他底臉色變了：他看清楚了自已底創傷了。他告訴自已說：他馬上就可以離開草鞋場。於是他動手還擊。而這是出於對方底預料之外的，但那年青人馬上就大叫起來，他底兩個滑杆伙一齊向王炳全撲來，把他抱住了。

張紹庭底內弟捶打了他，並把他關了起來。不久之後，他聽見從裏面傳來了女人底哭聲和一些人們在門外跑動的聲音，他明白這是表示張紹庭已經死掉了。他跳了起來在房內走動着，他極端的恐怖起來。他忽然發現這房間底後面的門是可以從下面拾開的。於是他跑了出去。

吳仁貴跑了回去，聽見他底女人在呻吟，憎惡着她，暴怒了。他走進去就把桌子推翻，問她究竟有什麼了不起的病。

他底母親，站在門前，輕蔑地笑着看着他。左德珍，停止呻吟，掙扎着坐了起來。

「你不必生氣……我起來就是了。」她說。

吳仁貴看見母親走了出去，就拉了一張凳子坐了下來。
「告訴你，王炳全回來了。」

左德珍絲毫都沒有驚動，沈默地看着他。這就使他失望了。

「你說吧！」他憤怒地說，「你還是跟他，還是跟我！你要是跟他，就叫他拿錢出來！辦事情用的，張紹庭拿了兩擔谷子，還有這一年的吃喝！你莫當我是傻子！」

左德珍就溺在自己底感情之中，忽然地浮上了一個譏嘲的笑容。

「他哪裏來的錢？你這個人……」她說。

「啊！他沒得錢，我就有錢！根本你早就跟他申通了！」吳仁貴狂暴地叫，跳了起來。他心裏是這樣的痛苦，他瘋狂地衝了過去，對着她底臉捶打起來了。而後他揪着她底頭髮，把她拉下床來，推在地上。

但左德珍始終沉默着。她爬了起來，站在門邊，呆呆地看着外面。她想到她反正已經是如此，就奔出來了。這是她對於吳仁貴，也就是對於她底命運的第一次的反抗——因為她從來不會如此。

吳仁貴以為她馬上就會轉來的，就暫時沒有理會她。她向場上奔去，決心要找到王炳全。但在半路上她就看見了王炳全。她向這邊急急地跑來，她要找他，但現在突然覺得他是可怕的，並且自己底這種行為是可怕的，就避到一座房子後面去了。

王炳全沒有看見她，跑了過去。

「他到哪裏去？」她想。

「王炳全！」她喊，跑了出來。

王炳全站下了，看着她。她在離他一丈遠的地方站下了，同樣地看着他。不知爲什麼，他們都覺得他們之間是生疏的。

「你到哪裏去？」她問。但同時她底頭腦裏閃過了這樣的思想：「這麼多年，就問這句話嗎？不行的！好像我們沒有分開！」於是她底眼睛被淚水遮住了，她看不見王炳全了，但她感覺到那個最親切的，最實在、明白的東西，這是祇有她面前的這個人才能給她的。

「你到哪裏去，」王炳全問，兩隻乾枯而明亮的眼睛，看着她。

「王炳全……我心上總是想着，你回來了，你曉得我對不起你……可憐的人喲！」她哭起來，說，「你走開，你走開吧！這裏沒得你活的了！」

她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來，摔在王炳全底腳邊，害怕別人看見，迅速地轉身跑開去了，完成了這幾年來所盼望的，這樣的重大的事情，她心裏較之悲痛，倒是覺得滿足了。所以也就決未想到這個世界對她會如何。吳仁貴和他底母親站在坡旁，看見了這一切了。並且，有七八個她底隣人，看見了這個短短的場面。她看見他們了，

但勇敢起來，帶着完成了她底人生的義務的高貴的意識，不看他們一眼，從他們底面前走了過去，一大羣人，在吹着冷風，但晴朗愉快的田野上，跟隨着她。

她剛剛走上她家門前的空場，她底六十幾歲的婆婆就追上來了，一把抓住了她底頭髮。她是毫不害怕，掙脫了她，堅定地向前走去；她輕視那幸災樂禍地看着熱鬧的，她底鄰人們。但吳仁貴奔了過來，攔在門前，並且把她推開。

「不許進門！」吳仁貴叫着。

她站下了。

「跪下來！你爛婊子，跪下來！」婆婆叫。

「媽，你少開些腔！」吳仁貴痛苦而忿恨地叫，因為老人底叫罵是傷害了他。他站在左德珍底面前，喘息着，好像要炸裂了。

「求了饒算了吧！」鄰家的王二嫂，左德珍平素最嫉恨的，討好地笑着向她說。她轉過頭來，憎厭地看着她。王二嫂並不想掩藏自己底得意，笑着環顧大家，好像說：「你看她還看着我哩！」

「你……跟你不相干！」左德珍憤怒地說，轉過頭去。

「跪下來！」吳仁貴叫，並且跳開了一步，爲了好讓她向着門內的「天地君親師」的紅紙牌位跪下。他是

那樣的兇橫，發着抖。左德珍從來不會看見他如此，她底心是冰冷了。

她又看了他一眼，帶着一種光明的、安靜的、堅定的意識，沒有對着「天地君親師」卻是對着荒涼的田野跪下了。她覺得她對得起一切人。那些看熱鬧的婦女們，嚴肅起來了，讓到她底背後去，站成了一小羣。

「我們這人家不大不小總有個家教！你雖說是過婚，卻總是三媒六證拾進來的！」吳仁貴痛苦地發着抖，指劃着說，「我當初是看你可憐！我怕，我是認錯了人！」

「你哪個不要臉呀！」老太婆，跳到她底面前去，叫。

「我這個人，別的不說！」看見了母親底樣子，吳仁貴更痛苦了，他叫，「別的不說，心裏總講個行孝！你看嘛！」他指着門內，「天地君親師！我早就跟你說過了：天地君親師爲大！女人家要講個三從四德！」他忽然沉默了，呆站着：他想到了她平日的馴良和親切，覺得自己所說的這些，都是並不相干的。

「替媽媽叩個頭！」他溫和地說，希望把這個場面趕快地結束。他覺得他再不能忍受自己了。

左德珍轉了過來，安靜地垂着眼睛，向老女人叩了一個頭。

「吳大娘，算了吧！」一個年輕的，抱着孩子的女人說。

吳大娘冷笑了一聲，驕傲地走進去了。顯然地她仇恨着她底兒子。吳仁貴看着她，憤怒而痛苦，心裏好像有尖刀割着一般。他想着，他底命運，是這樣的可怕。爲了抑制這種可怕的感情，他就正對着門，向「天地君親師」

跪了下去。他希望鬼神們能够幫助他，他憤怒地叩了三個頭，他覺得鬼神們也是過於兇殘了。然後他站起來就跑了進去。

大家沉默着。左德珍站了起來，向着田野。

「進來！」吳仁貴走出來，蒼白，昏暈，嚴厲地說。顯然地他是仇恨着他底鄰人們了；他覺得他們沒有權利知道他底羞恥和不幸。左德珍走了進去，他就憤怒地關上了門。

五

王炳全拾起那個紙包來，看着左德珍走了開去。他打開紙包：那是他多年以前買給他們底小孩的一個細小的銀錫子。他明白他應該走開了。他明白他底盲目的衝擊完全是徒然的：左德珍叫他走開，並且拋給他這個銀錫子。他覺得他應該聽從她，因為，回想起來，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無錯的。過去的生活是過去了，雖然痛苦，但也並不需要，並且不可能挽回。他，王炳全，近來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胡塗的。然而他捧着這個銀錫子，又覺得自己是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他原先是什麼都想到了的，祇是沒有想到這個，沒有想到她這樣會見了他，並且拋給他這個東西。她表明她是忠實於他的，但祇是如此；一切都是平常的，實在的，他，王炳全，應該走開去。但他底感情還不能習慣這個，一

瞬間他是消失了一切勇氣，對他自己底生活整個地失望了。他在旁邊的草坡上坐了下來。

即刻他就看見，張紹庭底內弟，常着兩三個漢子向這邊奔來。他這才想起來他在草鞋場的事情並不會了結。他站起來，冷笑了一下，跟他們走了。

張紹庭是在昨天晚上跑進去的時候跌壞的，但現在人們說他是被王炳全打壞的。王炳全被關進了鎮公所。晚上，一個工人進來，帶他走進了一間辦公室。點着一盞油燈，張得運坐在桌前。

「王炳全，我們又見到了你好吧！」張得運嘲弄地說，舒適，活潑，把兩條強壯的，打着繃腿的腿翹在桌上。

王炳全被他底這種似乎是帶着一種友善的活潑感動了，悽楚地笑了一笑。

「你是打算要走開草鞋場了吧？啊？」

王炳全沉默着。

「是嗎？」

「這要看鎮長怎麼說。」他說。

「那倒很明白，我們驗過了又問過了，人不是你打死的！懂吧？人不是你打死的！聲老漢跟鄧四毛都說了。……懂吧？」張得運問，抬起眉毛來，有趣地看着他。

王炳全懂了。他本來是已經不再做什麼好的希望了，他想別人會殺死他，或者把他關到監牢裏去，等等。他

帶着一種安心的、悲慘的意識，準備對一切都不反抗。他對生活已經失望。而他自信他底這種態度是高貴的——爲了他底罪惡，爲了他底離開了他的女人和死了的孩子，甘願忍受一切不幸。但現在事情突然地並不是這樣。他激動起來了，覺得，在自由的天地裏重新去生活，是異常的幸福；這樣他就對張得運充滿了感激了。

他取出五萬塊錢來，放在桌上。對這個他現在是絲毫都不痛心。他並且老實地告訴張得運說，他身上是祇剩一萬多塊錢了，他希望能留着這個錢做路費。張得運沒有做聲，輕輕地打開抽屜把錢擡了進去，同時顯出一種憂鬱的、沉思的樣子來。王炳全微微地覺得傷心，看着張得運底動作。周圍是非常的寂靜，王炳全突然地覺得有什麼熱烈的東西向他迫近來又逝去了。他抬起頭來，向黑晚的窗外望了一眼。他覺得草鞋場在生活、睡眠，他，王炳全，懂得他底命運了。

「我跟你承起了。」張得運憂鬱地，悄悄地說，彷彿害怕打破周圍的寂靜。「不過你還要關三天，明天做一天工。挖水溝好，你去！」

還是原來的那個年輕的工人，把王炳全帶回囚房裏來。走下臺階時他聽見張得運底向另一邊走去的寂寞的腳步聲，他替他覺得憂鬱，並覺得他是可憐的。他走進囚房，聽見了上鎖的聲音，倒在牆邊的兩塊木板上，但即刻又坐了起來。

從僅有的一個小窗洞裏，可以看見天上的微弱的星光。他聽見更鏗的聲音和更夫底叫喊的聲音漸漸地

近來

他覺得張得運是直爽的、坦白的人，然而，這樣地生活着，是可憐的。他一直到今天爲止也是這樣地生活着，可是他自己卻常常的引爲驕傲。假如他在家鄉一直混下去，他底命運是可以想見的。

「這就是了！」他對自己說。

他想，他應該早就懂得這個的。爲什麼，他回來了，要做的事情一直沒有做，卻和這些人一直鬼混到今天呢？他早就應該去找吳仁貴和左德珍，把一切都弄清楚，做一個決定的。

可是立刻他就想到別的了。

更夫敲着鑼走了近來。

「睡醒醒點啊！」更夫大聲叫，在寂靜中這聲音是如此的響亮，而且顯然地，這是一個老人底聲音。

「他天天打更麼？」王炳全想，「怎麼我從前總沒有聽到呢？他喊叫着走過去，看護草鞋場底人睡覺——他心裏愛着這些人，好像他們都是他底親人？所以他底生活是好的。我卻是祇剩下一個人了！」

他站了起來，抱着手臂站着。

「說真的，」他高聲說，「我自己以爲什麼都不怕，自己以爲在這個社會上樣樣都行，其實我不過是可憐地騙騙自己！我自己居然不懂得我心裏是受了多大的傷！我不過是一個平常人，也配不上那樣的女子底愛情！」

……多麼傷心啊！他悄悄地說：「你今後如果要有出路，你一切漂亮的東西都不該想念，而且必需不能再那樣卑劣無恥，活像一個奴才！」

他底這種反省又引起了悔恨。他希望能夠發現自己底高貴，讚美他自己，但他底心不讓他這樣做。在這樣的內心的衝突裏，他疲倦了，昏迷地站着。他不能自制地想到了過去的生活和愛情，他幻想着那稚氣的女人底親切的撫愛。他呻吟了一聲倒在床板上。

三天之後王炳全被釋放了。他變得蒼白而沉靜，悄悄地走過了草鞋場。他顯得是洗清了一切雜亂的念頭，變得堅決而坦然了。他迅速地就走進了吳仁貴底屋子。

他看見老女人吳仁貴底母親，睡着在進門的一張小床上，好像是病了。他站下來了，聽見了後面的一個女人底叫聲和豬糞底奔竄的聲音。這聲音興奮而柔和，並且含着的一種快樂的感情，使他吃驚了。他痛苦地、妬嫉地聽出來這是左德珍底聲音——他以為祇會在這裏看見與他有關的那種生活的悲慘，他是懷着高貴的決心，來解脫別人底這種悲慘的；他沒有料到他會聽到這個。那麼，別人是生活得很好的，他何必進去呢？別人底安靜的生活與他有什麼關係呢？

但他心裏的那個堅硬的東西在一陣暖熱裏溶化了。左德珍底這樣的聲音是親切的，這聲音好像在對他說：「王炳全啊！我是在盡我底整個的心活着——雖然這生活是這樣的痛苦！」

「不過你會老起來，想起我們！」王炳全在心裏說，拉起衣裳來揩了一下眼睛。
左德珍顯然是因了見了王炳全，完成了她底心願，安心了；已經從那個悲慘的吵鬧裏恢復了，在這晴朗的早晨喂着母猪。

「不許亂跑，你要吃咯咯！」她喚，「啊，你這才乖！」她親切地說；於是傳來了母猪嚼食的大聲。
「真的？」王炳全向自己，悽楚地，然而嚴肅地笑了一笑，走了進去。

他心裏湧起了感激的、新鮮的、愉快的感情，他覺得他真的應該走開了——爲了她底這樣的生活。他出現在她底面前。

她是站在豬圈裏，高高地捲着衣袖，露出瘦弱的，點綴着傷疤的手臂來，提着一個木桶。她抬起頭來，微微地張開了她底憔悴的嘴，呆住了。隨即她就恐慌得發起抖來了。

王炳全心裏的新鮮的感情消失了。他剛才似乎覺得她是一種不可侵犯的、神聖的力量，這個力量安慰着他。但現在他看見她是可憐、軟弱，並且對這個世界上的生活差不多完全無知的。他憐恤這個——他覺得他一直並不會真正地和她在一道生活。

「我要走了。」他溫和地說。

她呆呆地看着他。

「我來見你一見。」他輕輕地說，假笑着，眼睛潮溼了；在他底一生中，他從來不會如此地愛着自己。有一種道德的提防使他堅定起來，他是決不願再玷惹這灰暗的、痛苦的、可憐的生活了。他輕視這生活，——但他所意識到的，祇是自己底憐恤的、溫柔的感情。「事情我都曉得了，也完了，我見一見你就走。」他說。

左德珍放下了木桶，機械地擦了一下手，走出了豬圈。

「你到哪裏去？」她問，然後就抑制不住地輕輕地哭了起來。

王炳全突然地覺得自己底居心——他輕視她——是卑劣的。他站着，看着她。這樣他就從自己底堅定的高處跌落了。他原希望能夠可憐她的，但現在他覺得是她在可憐他，而他也需要着這種憐恤，他感到了自己身上底混濁的、狼狽的樣子，並且覺得，在這個社會上微賤地混來混去，原是很可憐的。

「我雖沒得多大能力，」他痛苦地說，「不過我總不能再蹲在草鞋場了；世界上總有我底路……你也不必可憐我，……我心裏想，你總是可憐我，」他說，他底嘴唇發着抖；他用燃燒般的眼睛貪婪地看着她，希望知道，她是不是會永遠可憐，並且記得他。

「我心裏想，你總是可憐我。」他重複地說。然後他茫然地沉默了很久。

「我要走了！」他對自己說，好像奮力地企圖從什麼一個東西掙脫開來；他要血淋淋地從過去的年輕的、生活掙脫開來，他要把它推開去。然而他茫然，覺得不可能。

「你忘掉了我這個人吧！」他說。
但吳仁貴走了進來，使他從這種境遇解脫了。吳仁貴激動得發白，發抖，好像要跌倒似地，迅速地扶住了豬欄。

「王炳全！我都聽見了！我是知恩報德的！」他大聲說，喘息着，他底蒼老的臉變白又變紅。

王炳全覺得他這樣老實是過於簡單的，冷淡地看着他。同時他帶着一種哀傷的、頑強的感情，表示他決不會屈服，看着停止了哭泣的、發呆的女人。他重新聽見了母豬吃食的大聲，看見了骯髒的窗外的美麗的陽光，覺得自己是已經從那個東西掙脫了。

「王炳全！你今天要曉得——要曉得我這個人底心！」吳仁貴激動地大聲說。

「我曉得。」王炳全說，驕傲地、輕蔑地笑了一笑。

「走！」他對他自己說。於是他向左德珍看了一眼，轉身就走。但因為在那種驕傲、痛苦的熱情裏過於激動的緣故，他底脚步是飄搖的，他底頭重重地在門上碰一下。

左德珍是憐恤着他又害怕着他，希望着他底走開，在吳仁貴底身邊，她是全然不敢動作的。但王炳全底驕傲、激動的樣子，在她底心裏反而祇能是親切、可憐的。她懂得他是如何的痛苦，他碰在門上，這就使得她不顧一切了。

「王炳全」她喊，走了出去。「我送你。」她說。

吳仁貴覺得羞恥，因為他覺得王炳全看不起他，並且因為他覺得他是決沒有權利在這個時候去阻攔左德珍的。他希望能夠當着鄰人們底面替她辯護，於是追着走了出來。

這周圍的一些男女們，有的跑到路口去站下來，有的，緊張地擠在一堵籬笆底前面。婦女們發出一種悄悄的議論聲來，又寂靜了。王炳全在他們底面前顯得冷淡而傲慢，他筆直地望着前面，走過了他們。左德珍同樣地是冰冷的，帶着一種輕蔑的臉色。祇有那個吳仁貴是慌亂，激動的，他希望掩飾他底女人底行爲，但他底女人，那個不幸的左德珍，卻反以這樣的行爲爲驕傲。

他追上去，紅着臉，跟王炳全說起話來。然而王炳全不理他。這種驕傲的感情，以及一種光榮的、高貴的意識，一直鼓勵着王炳全走上了坡頂。

他走到坡頂了，周圍的荒草在微風裏輕輕地響着。是晴朗的，有些寒冷的天氣。山下是一片寬闊的平原，山頂上有一種空曠、荒涼、雄大的感覺。他不覺地回過頭來向遠處的草鞋場看了一眼，灰黑色的、房屋密集的草鞋場，在陽光裏飄展着成百的各色的煙帶，已經是午飯的時候了。

他不看吳仁貴和左德珍，他決心冷淡地走開。

「王炳全！吳仁貴，用難受的，發抖的聲音說，「這個是我……我底一點小意思，祇得一千塊錢……」他

說，不知道如何表白是好，恭敬地用雙手捧着兩張鈔票。他底這樣子使左德珍覺得心酸，她哭起來了。

「我不要。」王炳全冷淡、嫌惡地看着這兩張票子。但忽然他勇敢地對直地看進了吳仁貴底眼睛，於是他懂得了這個人底痛苦，並懂得了，對於他，生活是艱難的。「真的我不要！」他大聲說，臉紅了。「你這個人！你留着自己用！」他憤激地說。

「你拿着嘛！要麼你就是嫌少，看不起我！」

「我……真的我不要！你這個人我罵你真蠢！」王炳全痛苦地、憤激地叫，忽然地他底眼睛裏閃耀着眼淚。「不，你一定要拿的，出門。」吳仁貴停住了，看見了王炳全眼裏的淚水，並且聽見了身邊的女人底幽切的哭聲，第一次覺得自己是殘酷的，攔在別人底中間，割斷了別人底愛情。他覺得，如果沒有他，別人將幸福地生活，勝於他底這種辛苦無望的生活，於是他就突然地伏到身邊的一塊巨大的崖石上去，大哭起來了。

「我對不起人啊！」他哭着說：「我底生活又不會過得好，德珍，你跟他去吧！」

左德珍覺得自己是這一切的原因，害怕了起來，停止了哭聲。

「吳仁貴，你不必難受！」王炳全站在他底旁邊，含着一個諷刺的、痛苦的笑容，說：「你要曉得，在這個世界上，各人有各人的路，不是我我都能够做莊稼人過一生的，也不是你我都能够——」他指着山下，「走這條路的！」

「這個錢你死人都要拿！」沉默了一下，吳仁貴憤激地大聲說。

「我拿了。」王炳全說，悽涼地、溫柔地笑了一笑，接過錢來。

於是他們蕭靜了。這是一件說不出來的、重大的事情。冷風吹着崖石上的荒草，左近的蕭條的樹林在輕微地歎息着。王炳全慌亂地想到，他離開他底遠處的工作——那艱苦的工作在現在是甜美的——已經很久了。他向他們點了一下頭，並向那呆呆地站着的憔悴的左德珍看了一眼，勇敢地，但是有點慌張地，向坡下走去了。隔着一片荒涼的雜木和岩石，遙遠的山下是一平寬闊的平原，全體都暴露在輝煌的陽光中，空曠、明潔、幽靜，各處的水田和池塘閃耀着，好像小的、精緻的鏡子。

「王炳全！」忽然地左德珍叫，向前跑了兩步，「身邊有錢的時候不要亂來，製點家私，帶點暖呀！」她又向前跑了兩步，站在荒草中，彎着身子。「王炳全，過年過節的時候，想想我們，記着玉娃子呀！」

「曉得了！」王炳全回過頭來大聲說，然後又繼續地沿着陡坡走下去，最初是慢慢地，後來忽然跑起來，似乎發生了一種狂暴的感情，衝到一座竹林裏去而消失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

兩個流浪漢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和平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妬在那裏霸着：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陳福安，這個精明的北方人，先前在一家玻璃場裏當雜工，後來在一家火柴廠裏當警察，其次又在一家礦廠上管理拖車，流浪的這幾年間，他還幹過茶房，燒火的工人，傳令兵，以及其他這一類的工作。在他底同類中間，他總是顯得優越；然而，因為有時是過於傲慢的緣故，他總不能在他所經歷的那些生活中得到恰如其份的位置。他是有着流浪者底氣魄的。半年以前，他隨着一個管理水運機構的營長到這個小城裏來，跟着年青的，豪華的營長夫婦當勤務，他底顯現在他底同類的人們裏面的這種流浪的氣魄是被壓伏了——在他底面前，展現了用金錢和權勢構成的美麗的景象，他覺得自己已經獲得了新生，他預見着自己底輝煌的前途。在碼頭上，這着威風，有機會也敲榨幾文，他所經歷的那些苦難，他底那些不幸的兄弟們，是全然被他遺忘了。他覺得，他底那些兄弟們，總是匯成一個集團，把他孤零零地扔在外面，輕視着他的，這樣，他就向他們做了報復了。他很得意，做着他底英雄的好夢，希望有一天能够再見到往昔的那些狡猾的，輕視着他的人們——他覺得是這樣。然而，一個月以前，年青營長被某個上級機關帶到城裏去，隨後就不知下落了。他底朋友們得到消息，知道他是被別人報復了：這是一個險惡的案件。他們着手營救他，可是沒有結果。驚惶的營長太太，那個豪奢的女人，陳福安底偶像，是拋出了大量的金錢，做了一切她能够做的。可是事情已不可挽回，營長被槍斃了。

到這個縣裏來以前，營長歐陽德是在某個師管處裏幹着管理糧食的工作的。如一般人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肥缺。他底上司是他底亡父的朋友，打了電報要他去，原意是在於希望得到一個有力的心腹和助手的。剛

去的時候就豪爽地給了他一個連的空白的名額然而卻不得不望着他底美麗的、豪奢的女人苦笑起來了。他底另外的收入加在一起，營長歐陽德每月能有二十萬元的收入。這個時代的人們，尤其是，在這個險惡的圈子裏起家的人們，他們是常常要寒心的，好像那些強盜們一樣，營長歐陽德時時都懸念着自己底命運，懷着戒心，希望能在弄到一筆鉅款以後就放手。他最初私心希望得到一千萬元，後來，他跑了幾次重慶，被那些新興的富豪們刺激起來了，就決心把他底賭注放在一個更大的數目上。他是一個殘酷的人物——這自然是。可是他多麼愛着他美麗的女人啊！以他底年青的莽撞和魄力，他就拿他底生命做着賭博了。在他更爲年青的時候，在他苦悶着的那些時間裏，他是曾經接近過這個時代底新文學的，然而一面也做着舊詩，這種蒙昧的文學教養，在他底心裏給他描繪着一個拿破崙似的前途；他要做一個震撼世界的，迷人的英雄。在墮入這種生活的這些日子裏，他更常常地想起文學作品的那些美麗的畫面來，這給他一種傲慢，並且彷彿使他底心靈變得崇高。他懷着怎樣的一種感傷，憧憬着一個安寧的，幸福的暮年，一種避世的無爲的田園生活呢！

實際上，在他底這個險惡的圈子裏生活，代替了他底那些英雄的好夢的，是他的內心底恐懼和疲倦，他覺得自己已經衰老了。顯然的，他底逞強的，豪華而美麗的女人和他底肥胖的男孩是他底罪惡的熟望的主要的原因。他希望，一年以後，就能够帶着他底女人和孩子悄悄地回到他底故鄉湖南去。

結果他遭了一次大失敗，虧空了一千萬以上的公款。有人告發了他。他忽然害怕起來，捲了公款逃走了。接

着，他就以為他底上司，他底亡父底朋友會饑餓他的；這是一種幻想，然而，在這些豪爽的人們裏面，這也是常有的情形。到了重慶他就向他底上司寫了一封信去，悲悔他底罪惡，淒涼地回憶着他底父親。這種淒涼的回憶，恐怕是最真實的了罷。這樣他就沒有逃得更遠。然而，他底上司激怒了。他底地位，是已經因歐陽德底這件犯罪而動搖了。於是歐陽德就丢下了他底女人和孩子，拋擲了他底生命。

歐陽德，是這樣的一個悲慘的人物，然而他卻是陳福安底偶像。金錢，權勢，豪爽，殘酷和歡樂，發出了一種迷人的光輝。陳福安是常常要挨主人底罵的，然而他以不會挨打為光榮。陳福安看見歐陽德動不動就和什麼一些人吵架，嚷着：「槍斃他，槍斃他個混蛋！」而且拿出手槍來。陳福安並不知道主人過去那一段的歷史。他常常看見主人非常之煩悶，躺在椅子裏，接連地吸着煙；或者不停地在地板上來回地走着，喃喃地說着什麼。在這樣的時候，陳福安就非常的不安，而且懷着敬畏。然而，他更常常地看見主人底尋歡作樂。每當這樣的時候，明亮的房間裏充滿着煙氣和笑聲，陳福安端着東西走進走出，心裏就非常的快樂了。這樣的歡欣，這樣的幸福，是怎樣地刺激着這個微賤的人底激動的、驕傲的想像。

這個微賤的人，受過嚴酷的自尊心底養教，雖然崇拜着他底英雄，卻也是非常地愛着自己的。假如主人當衆侮辱了他，那他是無論怎樣都要爭回來的。有一天，來了客人，歐陽德臨時吩咐他去叫菜。歐陽德因為他底女人不知道預備菜，又不好明說，就悶悶地發着脾氣，於是兩個客人不安地告辭了。陳福安跑得飛快，捧着菜回

來的時候，歐陽德就得到了他底一顯身手的對象了，他吼叫了一聲，搶過陳福安手裏的菜籃子來，砸到天井裏去。一心想討好的，可憐的陳福安恐怖得發抖，逃到裏面去了，但即刻就又走了出來，蒼白，莊嚴，說他沒有錯。

「營長，你拿手槍打死我好了！」

歐陽德，看着他底堅決的眼睛和顫抖着的嘴唇：這嘴唇上，有一個輕蔑的笑容。於是歐陽德明白，他是得到了怎樣的一件寶貝了。

「傻瓜，傻瓜！」歐陽德向客人們說，笑了起來；「你看這個傻瓜啊！」

「是！」陳福安說，照着當兵的習慣，不覺地敬了禮，走了轉去。他走到裏面便甜蜜地流淚。

歐陽德漸漸地知道了怎樣地對付這個忠心的，自尊的，虛榮的人。他常常和他開兩句玩笑，常常出其不意地誇讚他幾句。歐陽德有時感慨地想到，在世界上，祇有這一個人，能爲自己而犧牲性命。

於是陳福安就在他底夢想裏生活下去。營長太太底聲音，笑貌，舉動，無不感動陳福安，和這個女人說話，就變成了他底最大的幸福。他常常地顯得非常地酒脫，文雅，向她報告碼頭上的瑣事和街上的趣聞。營長太太是愛聽瑣事的，而且，陳福安底崇拜的表情，他底灑脫的風度，使她常常地發生興趣。「哎呀！天曉得這個鬼人從哪裏學來這種風度的，他像是出身很好呀！」她快樂地想。

可是她漸漸地有些懼怕這個人。她在他面前會覺得拘束，她常常不知道應該用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他。他

在她面前是顯得過於體面了，雖然他非常地懂得禮節，或者正因為他懂得禮節罷，他不像一個僕人。她，由於一種羞澀的感情，總是避免着要陳福安替她做事。

然而她有時又有些煩惱，希望試一試自己底權力。

「陳福安，替我買包香煙來！」她冷淡地喊。

體面的僕人走進來了，恭敬地，溫和地笑着。

「您吩咐買什麼牌子呢？」他問，顯示着他要用最大的忠心去服務。

太太覺得自己已經被陳福安看穿，煩惱起來了。

「隨便你罷。」她說，竟致於氣惱得臉紅了。

營長太太憂愁，煩悶，這一切都因為她受過高等教育，整天地閉着無聊，她似乎看不起她這個圈子裏頭的任何人，然而她又總是用她底豪奢的酒席來奉承他們。在背後帶着狹小的心田的自大和自私，她惡毒地嘲笑他們，當着面的時候，卻又總是生動活潑，讚美着他們，而且這些讚美又總是出於一種熱情的真誠。這一切都是因為不甘寂寞，希望得到別人底讚美。陳福安崇拜着她，但是又慣於把她當作需要保護的小孩，這樣，他就在他和他底英雄歐陽德之間，建立了更大的精神的聯繫。

這大的不幸發生的時候，陳福安因自己底無能而覺得痛苦。他整天地為營長夫婦底不幸的命運而驚惶，

竟至於不再想到自己，這在他底一生裏是稀有的。他可憐這個不幸的女人，發生了一種英勇的情緒：他要拯救她。他願望做什麼。接着，他聽說營長已經被槍斃了；他不能明白世界上何以會發生這樣的事，他迷惑起來了。

顯然的，陳福安，雖然很熟悉所謂上流社會的風度，雖然模倣着它，卻因了那種傾心和迷戀的緣故，不能真正地懂得它。女主人，留下他來照管門戶，又進城去了。十天以後，她回來了，伴着她的，是一個陌生的女人，穿着一件狐皮大衣，陳福安後來知道，這是她底姐姐。陳福安期待了十天，希望得到好的消息，然而女主人一走進房就大哭起來，顯然的，這華麗的房間裏的一切令她傷心。她底姐姐對她用盡了一切安慰的方法，可是她是顯得那樣的無可安慰。她哭着，把她底小孩也弄哭了，她喝酒，揪自己底頭髮，又在地下打滾。

陳福安失望，驚慌。現在他底心是毫不虛偽，他對這個悲傷的女人懷着真實的敬畏。他覺得，在這樣時間還焦慮自己底前途，是有罪的。夜裏他迷糊地睡去了，夢見了營長。醒來，快要天亮了，他發覺內房裏有嚴肅的響動的聲音，並且點着煤油燈。顯然的女主人在收拾她底東西。

「她要到哪裏去呢？多可憐啊！」陳福安想。

「阿尼，你看這個。」陳福安聽見，營長太太底柔甜的，疲乏的聲音說。

「什麼？」

「表哥底照片。」

「該死！我一直留到今天。」

「你以為我會忘記他嗎？」沉默了一下，歎息了一聲，「這個可憐的人！為什麼他要記着我啊！」

陳福安覺得訝異，同時他被怎樣的一種東西感動着。

「難道她會不愛營長嗎？」他想。

顯然的，營長太太，是在一種甜蜜的感覺裏。「阿尼，」她說：「孩子我不想要了！」不等回答，她接着說：「阿尼，你以為我會再結婚嗎？」顯然的，她底柔情，她底感傷，她底貞操的自覺，以及她底其他的那一堆東西，需要讚美。

阿尼興奮地笑了一聲，低聲地說着什麼。陳福安想到營長，想到他對這個女人的無微不至的愛情，不覺地嘆息了一聲。

「陳福安，」營長太太，用她底柔美的聲音，喊：「你沒有睡着嗎？」

陳福安穿起衣服來，懷着嚴肅的感動，走了進去。他看見，營長太太披着大衣，站在一口敞開的箱子面前；那個阿尼，同樣地披着大衣，坐在那裏。小床上睡着那個無父的孤兒，裏面的房裏同樣的有燈光。陳福安，深夜裏走進女人們底溫暖的，迷人的房間，又因目前的心情而放棄了洒脱有禮的戒備，顯得很是羞澀了。他聽見外面有大風吹着；正是深秋，蕭殺的季節。他忽然覺得這房間威脅着他，他忽然覺得，營長不在以後，他已經落到一個痛

苦的，羞澀的地位上來了；依傍着這個女人，完全沒有一點男子氣慨。

「我陳福安在世界上流浪過！」他英勇地想。

「陳福安，我要走了，我也不能留你！」營長太太說。

「我曉得的。」陳福安冷靜地說，皺着眉。

這裏站着的，又是一個陳福安，營長太太忽然有些膽怯了。但她知道怎樣對付這個陳福安，他給了她一種便利，比起先前的來，這個陳福安是容易對付得多了。營長太太忽然對陳福安發生了不可解的仇恨的感情。

她關上了箱子。

「我陳福安可以赤手空拳地再來！」陳福安想，撫慰着他心上的創痛，看着她。

他們都聽見吹過屋頂的大風。

「你人很好，到處可以謀生。」營長太太，冷淡地笑着說，「而且你也正是遠走高飛的時候——這裏是給

你的兩千塊錢。」

「是的，太太。」陳福安說，接過錢來，向房內掃了一眼，轉身走了出去。他不意地看見了床上熟睡的男孩和壁上的營長歐陽德的大照片，想到他就這樣地要走開了，一陣熱情在他底心裏騰了起來，他走到門旁就哭起來了。

他跑進了他底下房間，倒在床上，發出了一個衝動的，粗野的哭聲。

「陳福安！營長太太追了過來，替他覺得羞恥，同時驚惶而痛苦，不覺地嚴厲地喊。

「營長啊！嚇，你啊！陳福安哭着，同時輕蔑地笑着，喊。

營長太太，感覺到這個人底抗議不僅是因為金錢了，非常的不安。但這個人底天性裏面的更深一層的忠實或狡猾，他底動情下面的那些英雄思想，他底對於他底滅亡了的偶像的那種輕蔑，他底對於自己底失望的那種悲悼，卻是她不能知道的，她跑進房去又跑了出來，混合着厭惡和憐恤的感情，加給他兩千塊錢。

但陳福安顯得並不注意這個錢。

「營長，嚇！你啊！」他哭着，又冷笑着，說。

二

於是陳福安就從那個華美的天堂裏流落了出來，回到了慘痛的人間。他覺得，這個慘痛的世界，不是高超的他所能够久留的。他抱着頑強的熱望，在他底周圍尋覓着，希望能够再踏上那個通向高處的階梯；他熱切地夢想，而且模倣着一切種類的高尚的感情——他覺得是如此——以和一切有地位，有智識的，富有的人們談幾句話為最大的光榮。他不時地反省，檢查他自己，努力着，以使自己在這些人們面前顯得更灑脫，更懂事，更有

教養。

他充滿着神聖的感情，供奉着一個精神的偶像，如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人們所供奉的。他覺得，比起他周圍的那些微賤的人們來，他是要高超得多；他和那個華美的上流社會是有着深刻的姻緣和一段特殊的交情的。除了能够開展他底人生遠景的那些事物以外，一切東西他都輕蔑。他愛一切榮華富貴，他卑視一切卑賤和不幸。他善於感應一切華麗的夢，他無視一切悲慘和孤伶。他是飽經風險的人，他底冷酷的心覺得，假如他，陳福安，在潦倒中死去的話，是沒有人願意知道他底身世，而爲他流一滴眼淚的；他底英雄的感情使他樂於相信這個，展開了他底不平凡的抱負。

這種精神的境界，對於那些在富貴的家庭裏生長，在社會底高處安享着一切愉快的位置的人們，對於那些飽食終日，腦滿腸肥的人們——對於陳福安底偶像們，自然是不會存在的。這一切，都因爲陳福安是非常的微賤，而對於微賤，又有着敏銳的感覺的緣故；可憐的陳福安，他不知道這個祕密。就在人生底這些恥辱的時間，產生了那些鋒利的騙子，和那些復仇的英雄了。

然而他久久地不能再找到那個階梯。他底煩悶和頹唐使他自暴自棄了。他喝酒，嫖妓女，豪爽地請客，花光了他底所有的錢。無法可想的時候，他就是一家轉運行裏當起苦力來了。

這家轉運行，有二十架板車，有六十幾個苦力。每天黃昏的時候，苦力們把貨裝妥，第二天黎明他們就動身，

拖着米糧，紙張，布匹，沿四十里的公路，到另一個縣城裏去。第二天他們拖另外的貨轉來，第三天他們又從原地出發。略有休息的時候，假如興緻好，這些不幸的人們就會把路過的瞎子找來，替他們算命，或者唱歌。

假如傲倖他們能拖着空車子轉來，那他們就會得到一點比較愉快的時間；那些年青的傢伙，就會沿路吵鬧着。然而，等待着他們的，多半是寒冷的風雨和泥濘的道路。潔身自好的陳福安，在這種痛苦的生活裏，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他也蔑視他們底小小的歡娛，認為那些都是愚蠢和迷信。

他希望，弄幾個錢，就到別處去想辦法。他也想乘這個機會運一點私貨，或者做一點生意，他向他底伙伴們游說了，可是沒有結果：大家都沒有錢，而且，那些本地人，都不敢信任他。因為他是常常地喜歡和那些職員們談天的。

一天早晨，落雨的天氣，陳福安起來了，冷得發抖，站在重載的板車旁邊，等待着別人把輪子修理好。實在的，他有些不屑做這些事情。修理車輪的，是一個五十幾歲的，枯瘦的老人，他披着一件單薄的破衣服。他用錘子敲擊着。

別的車子，陸續地出發了。陳福安愁悶地站着，抽着煙。那老人站起來了，脚步有些飄搖，走到車子後面去。陳福安發現他在顫抖着。

「倒霉！他怎麼弄得動！」陳福安想。

老人忽然地抖索得更厲害，緊緊地咬着牙齒；他伸開兩臂擁抱着車身，好像要把車子拾起來似的，突然的一陣猛力，他抱得更緊，用他底下巴抵着油布包，好像這擁抱對於他是必需，而且甜蜜的。顯然的他是病倒了；用力地擁抱什麼，他底顫抖的筋肉得到一種緊張，他覺得是舒適的。

「你病了罷？」陳福安煩悶地問。

老人拚命地擁抱着，把車身拾起來了。是的，他還有力量，而且他底非常飢渴的心，得到了一種甜蜜的安慰。可是陳福安看見，他底光赤的腿，在緊張地抽搖著。

「去！……去罷！……」老人底戰慄的，粗啞的聲音喊，他底眼睛，凝固了，望着前面。「去罷！……回來！……回來！……再吃飯！……」

車身落下來了，他倒在油布包上面，抽搖着。很多人跑了過來，大家以為他是發羊癲瘋了，於是陳福安去找青草。他轉來的時候，老人躺在堆棧前面的地上，在微弱地抽搖着。這抽搖即刻就停止了。

大家向老人叫着，又互相吵着，這件新鮮的事情就攔了出發的時間，刺戟了他們底感情，大家好像是快樂起來了。陳福安，也感到這種快樂。顯然的，他們並沒有想到老人，這個孤伶的人，拖了一年的板車，他是完結了。

「他在裝傻！」一個年青的傢伙喊。「喂，起來嗎！喂，我們拾他起來！」他快樂地說，有趣地笑着。

於是他們扶着老人底上身使他站了起來，靠着牆壁。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已經是一個死人。大家爭論着，吵

叫着。「你看，我包管叫他起來！」那個年青的，活潑的傢伙說，拉了一下上衣，走了過去。另一個人，天真地笑着，扶着老人離開了牆壁。這些天真的人，他們在尋歡作樂。

「嚇！說話嗎！」年青的傢伙叫，向老人底腿彎踢了一下。老人倒下去了。

大家突然地沉默了。「死了。」一個人小聲說。那個年青的傢伙，臉上顯出了苦悶的，敬畏的感情。他蹲了下去，摸着老人底光禿的頭，突然地他哭起來了。

這哭聲在大家底苦悶的靜默裏透露出來，給了大家一種慰藉。在這種時間，人們底心靈打開了，人們回憶過去，並且凝視未來。陳福安難受，覺得自己有罪；可是這祇是一瞬間，立刻，恐懼征服了他。

「我也會這樣死掉嗎？」他想，於是他看見了這個世界上的那個榮華的高處；他不能這樣死掉的。於是，他就不再感覺到這裏的悲哭和慰藉了；人們結成一體，用甜蜜的生來悲哭，用甜蜜的生來慰藉。他懷着恐懼和厭惡，走到街道上去，站在雨中。

「這些人，他們剛才鬧的多麼喪德，多麼蠢！」他厭惡地想，但他並不能完全說服他自己；他底心告訴他說，他是有罪的。

他痛苦得蒼白了。他沿着街道走下去。當他轉來的時候，人們正在把那具屍體塞到一具薄板的棺材裏去。

棺材太小，人們用力地搬着那個不幸的老人底手臂。陳福安憐恤而厭惡地看了一眼，走到堆棧底屋簷下去。「難道棺材是現成的等着的嗎？難道我也會像這樣死去嗎？」他想。他點燃了香煙。

板車陸續地出發了，經過攔在路邊的那具棺材。人們陰沉而莊嚴。那個年青的傢伙，迅速地同棺材瞥了一眼，然後陰沉地看着前面，非常穩定地，搖擺着，拖着板車。

「陳福安，你怎麼搞的？」堆棧的辦裏員走了過來，憤怒地問。

「我不幹了。」陳福安冷冷地說，抽着煙。

三

陳福安，流浪了幾天之後，遇見了他底同鄉張三光。他們之間，有着一些間接的朋友關係，於是他們談了起來。張三光，先前在一家鐵廠裏做事，現在失業了。他身邊還有幾個錢。他們兩人商量着，應該怎麼辦，忽然的，陳福安想到了一種自由不羈的，真正的流浪漢的生活：耍猴兒戲。他熱情地想到，祇有這種生活，才能隨心所欲，讓自已真正地成爲自己的主人。這幾年來，伺候着別人的眼色，又在那些本地人裏面受欺，他實在覺得不能忍耐了。但這並不是說，他已經忘卻了他底榮華的好夢。不過，他懂得了，這一條道路，是必需忍受酷毒的痛苦的，他對這已經失去了一部份的信心；而且他怕危險。

他熱望自由的生活，度過目前的這艱難的時間；一有可能，他就要飛昇。他熱望成爲自己底真正的主人，而且，這種生活，是能够賺到較多的錢的，這吸引着。他覺得，有了錢，他底道路就會平坦得多了。

張三光，這個北方漢，是幹過這種把戲的。在陳福安小時候，他底哥哥，就是幹這種生活的。他在江南的那些大城市裏面流浪。於是他們就幹起來了。陳福安不停地鼓勵着張三光。張三光對一切都沒有意見，他拿出錢來。他們買了一頭猴子和一隻小的哈叭狗，製造了一切器具。他們在很短的時間裏，嚴酷地訓練猴兒和哈叭狗。接着他們就敲着銅鑼，這個鄉場走到那個鄉場了。

「嚇！伙計們，打起傢伙來！」陳福安喊，於是他底老實的伙計就敲起鼓來。「日落西山一點紅，秦瓊賣馬下山東！」陳福安，帶着他底狡猾的，快樂的表情，敲着鑼，唱着，一面做着鬼臉。他揮着鞭子，穿着花布衫的猴兒就帶上了面具，叭兒狗就鑽過了藤圈。看客們哄笑着，陳福安也笑了，彷彿看客們底快樂就是他底快樂似的。

陳福安，顯然的是一個利害的角色。一個這樣的流浪漢，需要一份愉快的天性，和一副安心立命的心腸；福安缺乏這一切，卻能够做出這一切來。這種生活是辛苦的，和最初的熱望完全相反，也並不自由。他很快地就厭惡它了；他渴望昇騰而高飛。他底心裏，始終有一個火辣的熱情。他一時這樣，一時那樣，都是因了這個火辣的熱情。

這種生活，必需忍受大量的羞辱和欺凌；有什麼能比伸手要錢的時候的突然的散場更令人難堪的呢？陳

福安顯得很是愉快地忍受了，但他記在他底心裏的那一本賬簿上，期待着將來的復仇。

但是，他底伙計張三光，卻是一個知足的老實人。不知道在看客們面前的取巧的，狡猾的微笑，他站在哄鬧中，帶着他底溫和的呆相；他機械地接應着陳福安底活潑的歌唱。他愛着他底猴兒和叭兒狗，甚於陳福安底愛好那個榮華的好夢。

「猴兒！」他喊，含着一朵溫和的微笑，於是猴兒就爬到他底肩上去，抓着着他底粗糙的臉。他安靜，憂鬱，可親，獨自地讚美着他底猴兒和叭兒狗：「嚇！你看這個小傢伙！」

每當看見張三光這樣地讚美猴兒們，陳福安就要不覺地感到一種厭惡的，嫉妬而羞恥的感情。這種感情漸漸地激起了他底不安。他不能知道這種感情底根源，不過在某些時候，放下了他底那些精神的武裝，對於人生裏面的善良的感覺，他就有了的一切的需要。他希望證明給他自己看，他，陳福安，是非常善良的。然而，這種需要，就立刻地又變成了他底盔甲！他用它來解釋自己底一切伎倆，一切罪惡的感覺。「我底心腸是多麼軟啊！」或者「你看我爲什麼自己苦自己啊！」——這樣地想着的時候，在他底心裏，就甜睡着一個可愛的陳福安了。「猴兒這些東西算得什麼呢？我底心腸多麼軟啊！」他想，於是他就解釋了他底對他的伙伴的嫉妬了。他就顯得更爲冷淡，把猴兒和叭兒狗一齊擲到他底善良的伙伴的身上去。他還對他底伙伴潑了一大堆的污泥。他斷定張三光是一個陰險的壞蛋。天曉得，在這裏，有着怎樣的一種虛榮。

「每天夜晚，猴兒和狗兒都睡在張三光底身旁，張三光用他底大手輕輕地撫摸着它們。一面哼着一隻單調的歌。」

「唉，人怎麼能跟畜牲一同睡覺呢？」高潔的陳福安苦惱地想。終於他想：「他在裝假，以為他底心腸好壞蛋！」於是他安寧了。

每天晚上，在那些可憐的小客棧裏歇下來，陳福安照例地向他底伙計說幾句話。「今天弄了多少？」——你身上有多少？」於是，那個忠實的伙計，搜着自己底臃腫的褲腰帶，一齊都拿了出來。用一種惘惘的眼光，看着陳福安，好像陳福安會責罵他似的。「他一定上腰了一些！」陳福安想，於是他說：「嚇！他媽的！弄杯酒來罷！」

當張三光細心地招呼着猴兒和叭兒狗吃東西的時候，陳福安就喝起酒來，醉醺醺地想着他底一切了。他喝得更多，憤怒地看着前面，不時地大叫起來。

「伙計啊！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他叫，於是又繼續想着。他覺得他理解人世的一切。「嚇！」忽然地又大聲說，抽着桌子。「老子非幹不可……啊，反了罷！」他咬着牙齒，發出他底英雄的喊聲來。

在這個狂妄的酒徒旁邊，那個善良的伙伴，把猴兒和狗兒抱在膝上，輪流地替它們搔着癢。陳福安底這一手，是已經不能驚動他了。有時候，他對陳福安陰沉而冷淡，使陳福安感到畏懼。

陳福安總覺得他底朋友是仇恨着他的。他們這樣地生活在一起，常常地鬧得很不愉快。睡覺的時候，陳福

安總是責罵着張三光；張三光底身體，是過於粗笨了。吃飯的時候，陳福安又總是譏刺着他底朋友底食量；看見張三光吃得那麼多，他就嫉妬而厭惡。他們在患難中相遇，度過了少數的快樂的，熱切相愛的時間，現在看來他們是不得不分離了。

「伙計，用點勁罷！呆頭呆腦是不行的呀！」年關以前的幾天，陳福安向他底伙計說；他向他提議，過了年，弄到幾個錢，他們就拆夥。

「要得！」他底伙計陰冷地說，「可是得說回來，」他加上說，臉紅了。他生氣地沉默了一下。「猴兒怎樣辦呢？」他問。

「猴兒？」陳福安輕蔑地說：「你要你帶着它罷！」

「要得！」張三光陰冷地說。他突然地轉過身去，深思地，憂鬱地摩着猴兒。陳福安，覺得這是一個示威，他底臉發白了。

第二天，舊曆年前的兩天，他們弄到了比較多的錢，晚上，在客棧裏歇下來，陳福安突然地非常的生動，快樂。客棧裏，一間殘破的大房間裏，安置了四張大鋪，住着幾十個人。正是趕場的日子，這些人們，都是從附近的場上來這裏辦貨，因落雨而趕不及回去的。一盞吊燈掛在柱頭上，在濃烈的煙氣裏發出一個昏暗的光圈來。靠着正面的牆壁，生着一堆非常熾烈的火，照出了它底周圍的那些粗笨的人影。這是一個集團；他們在高聲地吵鬧着。

左邊的大床上，坐着三個小生意人，低聲地，機密地談着話，又是一個集團。陳福安和他底伙計坐在他們底角落裏；快樂的英雄的陳福安立刻就吸引了大家。

活潑，兇惡的女老闆，提着開水壺，憤怒地衝開了門，走了進來，叫着，罵着：在這個世界上，她是完全自由的。然後走了出去，憤怒地帶上了門。不知爲什麼，她不停地這樣地走進來，雖然沒有喊她；她也，顯然的，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然而人們總覺得她底來往是必需的，一定做了什麼。她對這些人們叫罵着，好像他們都是她底親熱的仇敵。

「還有兩天過年了，讓開！」她憤怒地叫，從火邊擠了出來，走到陳福安和他底朋友底面前，雄糾糾地舉起開水壺。

「不要。」陳福安說：文雅可親地笑着，他原就知道，還有兩天要過年了；但是女老闆使他突然地明白，一點都不假，還有兩天要過年了。

女老闆冷淡地看了他一眼，陳福安覺得，這冷淡，是非常有趣的。

「要是跟她抱着睡一覺！」他想，看着她，嘲諷地笑着。

「對麼！這才對麼！」女老闆叫，然後她站在門邊，雄糾糾地提着開水壺，看着她底這些親熱的仇敵。

「跟你們說！」她大聲叫，「要什麼開腔！我再不來了！」

火邊的談話的人們沉默了下來，好像覺得，應該滿足女老闆底要求。

「她一定還要來的！」陳福安想，嘲諷地笑着，含着半根香煙。

「來半斤酒！」他說，沒有改變他底姿勢，覺得大家都在看着他。「這些土貨！」他高傲地想，有力地，嘲諷地笑着。

「啊！來半斤酒！」女老闆，好像這是她所最討厭的事，皺着眉頭，憤怒地向外面叫。

「來一斤花生。」陳福安說，托着腮，同樣地笑着。

「啊！來一斤花生！」

「她老練哪！可是祇要我稍稍地要那麼一點，今天夜裏一定會把她弄到手了！」陳福安想，確信着自己底熱情的本領，並且覺得，這本領，已經在這個房間裏得到了證實，心花怒放了。

陳福安底傲慢，他底嘲諷和氣魄，使火邊的那些舊樸的人們嫉妬地沉默下來了。然而他們也得到一種愉快的印象：大家頓然地覺得他們底周圍很明朗，沒有什麼東西能够妨礙他們底那個突然發生的尋樂的願望。這時候，那個張三光，輕輕地推開了膝上的猴兒，安靜地脫下他底破鞋子來，把他底大腳抱到鼻子下面去，嗅着。

女老闆，雄糾糾地提着開水壺，仍然站在那裏。她明白她底王國裏面的一切。

「各位！有話說開腔！」她喊。

「來一斤酒！」火堆旁邊，喊。

「啊！來一斤酒！」

陳福安移動了一下位置，擦燃了火柴，火柴照見了他底微笑的瘦臉。想到快要過年了，而他是一個到處爲家的人，他就又瞥見了他底那個榮華的前途，強烈地感到慰藉的淒涼。女老闆，吼叫着拿來了酒和花生。

「來，兄弟。」陳福安，快樂地笑着，向張三光說。

張三光把猴兒抱在膝上，感動地笑着，接過了酒杯。叭兒狗，躺在他底腳旁。他是一個真正的兄弟。

「我有點話說。」這個屈辱的兄弟，親切地移近來，說：叭兒狗，退到他底腳邊，重新地躺下，那樣的安寧。接着，他紅着臉，說不下去了。他喝了幾口酒，給了猴子一顆花生，呆呆地望着前面，想着什麼。「咱們還是公開罷！」他說，臉頰地笑着。「咱們幹這個事，是咱們願意，咱們是鄉親，咱們該是朋友……」他底嘴唇戰慄了起來。

這個兄弟，是從來都沉默着的。陳福安覺得很難受，然而他微笑着，好像早就知道這個。

陳福安總是顯得非常優越的，這個兄弟覺得屈辱。他底女人，孩子，遠在故鄉，他不知道他們底生死。他自己下力，賣燒餅，編燈籠，做小工，在重慶底周圍流浪。他希望積幾個錢，有一天能够回到故鄉去，他曾經捉去當壯丁——他逃了出來。他是頑強地向着他底故鄉的，他頑強地渴念着他底女人和孩子們。故鄉底廣漠的田野，風砂裏的黃色的天宇，他底茅棚前面的那一棵他底女人用來晒衣服的樹，常常地在他底眼前出現。他看見，在大風

裏，孩子底尿布，在枯枝上飄揚。

他希望在目前的生活裏能够苟且偷安，這種心情使他對陳福安懷着一種假想：他以為陳福安能够支配他底生活。他怕陳福安會扔下他，或者鬧出一些嚴重的事來。

陳福安努力地揣測着他，同時感動地微笑着。

「咱的意思是，咱們要憑義氣……咱心裏……」張三光假笑着說，紅了臉。他希望能够討好這個他以為是高深莫測的，有力的，支配着他底生活的人。咱，本來是混不到飯吃的，這全虧你……咱心裏有你，就是到死。」他說，假笑着，痛苦而笨拙地。

陳福安感到一陣熱辣。他忽然想到，假如不是張三光底錢，他不會有今天的；假如不是這個善良的伙伴，他更不會有今天的；好久以來，他都竭力地企圖忘掉這個。他感到喜悅，歉仄，羞恥。他底臉發紅，然後又發白。

猴兒爬到張三光底肩上去，張三光憤怒地把他推了下來。顯然的他覺得，這樣做，陳福安會歡喜。聰明的陳福安痛苦地微笑着。他決心向這個人說幾句感激的話，他底自尊心和這個決心交戰着，他底臉更白了。

「我真不懂，你說這個幹啥！」他忽然輕蔑地說，「這樣說就不把我當人了，兄弟！」

張三光嘆息了一聲。

「這樣，兄弟，」陳福安嚴肅地說，用手指輕輕地點了一下桌子，「咱這種人到處爲家，咱這種人，不把自己

底命當一回事，有時候也不把別人底命當一回事！他驕傲地說：「咱相信，你就是不說這些話，咱心裏也知道！」

張三光，盤着腿坐在那床上，看着前面，歎息了一聲。

火堆那邊，談話停止了。短促的寂靜，陳福安聽見了落在瓦上的急急的雨聲。他覺得，這樣的晚上，這樣的雨聲，他在哪裏曾經遇到過。他忽然異常的興奮，混合着一點淒涼，覺得整個的生命，青春，光榮，是在他底擁抱中，並且展開在他底眼前。他想到營長，愛着他，但浮起了一朵嘲諷的微笑。他渴望增強他心裏的歡樂的淒涼，浸在生命底烈酒中。他聽着火堆那邊的談話：在說着什麼一個女人，大家快樂地大笑着。陳福安想到了女人，她們從不會愛過他。而他是有着這樣華美的生命，值得被愛的。於是他細緻的，溫柔的感覺和強烈的渴望。他渴望殘酷的仇敵和熱烈的愛人，這些他都從來不會有過。他渴望用致命的一擊撲殺什麼，顯示他底真實的生命；用殘酷的手臂擁抱什麼，顯示他底真實的生命。

「有味妨礙我呢？」他對自己說，陶醉地微笑着。

「兄弟啊，人生原不過是個夢！」他忽然地向張三光大聲說：「做好夢或是做壞夢，這就要看各人！」他站了起來，微笑着，不覺地向火堆那邊走去，因為那裏有笑聲，因為那裏有着他所渴念的什麼一種英雄的人生。他去點煙，雖然他自己有火柴。

「對不住，借個火。」他說，快樂地笑着，這笑容有着那樣的魅力，使大家不覺地微笑着看着他。

他底明亮的眼睛微笑着，站着點煙。

「這個火好！」他說，向大家笑着。

「你們那個猴子好耍啊！硬是要得！」一個粗糙的，愉快的臉，抬了起來，說。陳福安愉快地笑着，他忽然愛着猴子了。

「你個龜兒！就是管你自己！」一個洪亮的聲音說，因為一個瘦小的，快樂的傢伙把酒杯打翻了。大家笑了起來，好像翻了酒杯，是非常快樂的。這笑聲，對於陳福安是一種友誼，他笑着坐了下來。他覺得，因為他的緣故，大家才發笑的。

「你們一天搞到好多錢？」打翻酒杯的，快樂的，發窘的傢伙問。

「沒得一點！還是你們安逸啊！」陳福安快樂地說。他高興他能迅速地獲得了這些人的友誼，同時他又愉快地輕視着他們。

他洒脫地東扯西拉，討好着這些陌生的人們，使他們快樂起來了。他雖然同樣地快樂，卻仍然在心裏保留着對於這種快樂的輕視。

他說了什麼，大家哄笑了起來。他非常輕柔地笑着，但這笑容突然消逝了，他用他底莫測的，明亮的眼光看着大家。

「喂，你哥子喝杯酒！」那個快樂的年青人，紅着臉說。

陳福安接過酒杯，站了起來，一飲而盡。

「猴兒！」他轉過臉去，喊。

陳福安就是這樣不覺地，把他底伙計推到屈辱的地位上去了。張三光領着猴兒走了過來，疲乏地笑着。顯然的，對於火堆旁邊的這一切，他毫無感覺。

「喂，你哥子來喝杯酒！」那個快樂的傢伙，希奇地看了猴兒一眼，說。

「咱不喝。」張三光說，發覺到自己底冷淡，他求饒地笑着。

「喝了，伙計！」陳福安生動地笑着，隨後他就舉起鞭子來。猴兒跳到地下，膽怯地張望着，走到燈光下面去。

大家對於自己們底這種尋樂的願望有一種漠然的就心；大家站了起來，膽怯地笑着。陳福安又開腿，牽着猴兒，站在燈光下，那樣自信地笑着，掃除了他們底就心。

猴兒看着陳福安，又不停地張望着，顯然的，地下的一顆花生吸引着牠。忽然牠迅速地彎下腰。陳福安輕輕地吹了一個口哨，牠寒戰了一下，站了起來，把手藏到背後去，恐懼地看着主人。顯然的，這是個可怕的主人。

大家膽怯地笑起來了，好像覺得有什麼不妥。

「來，猴兒！」陳福安喊，笑着。

陳福安揮了一下鞭子，猴兒騰躍了起來，翻了一個筋斗。他又揮了一下，牠又翻了一個筋斗。他向右揮，又向左揮，猴兒迅速地跳着。他停止了，發慌的猴兒仍然在那裏跳着。大家大笑起來了。猴兒，停了下來，猜疑地盼顧了一下，看着張三光。在張三光底臉上，有着一個憂鬱的，疲倦的笑容。

「猴兒！」他說，笑着，忽然有淚水。他轉過身去，猴兒跳上了他底肩膀。

「猴兒！」陳福安說，笑着走了過來，在猴兒底腦袋上拍了一下，告訴大家說，也證明給自已看，他是非常地愛着猴兒的。

這時，那個快樂的，穿着一件單薄而被爛的上衣的青年，拿着一根兩端破爛的竹桿，走了出來，羞澀地，興奮地笑着，站在昏暗的燈光裏。他底同伴們，好像就心他會出錯，膽怯地笑着，站在他底四周，他盼顧了一下，擡起了衣袖，拍了一下手，拿着破竹桿跳躍起來了。他底喝醉了的臉更紅，然而嚴肅，緊張，他底眼睛凝望着他底運動着的手，閃着光輝。他輕盈地騰躍，蹲下，伸出腿，用竹桿敲腿，起立，伸出手臂。他跳得更輕盈，更快，用竹桿飛快地敲着全身的各個關節，活潑地唱了起來。一個安寧的，快樂的，完美的微笑在他底嘴邊出現了。

他底歌聲生動，深沉，流露了熱烈的悲愴。他跳躍，敲擊，歌唱，在地上盤旋。大家圍在他底四周了。大家遺忘了他們底就心了。大家快樂，嚴肅，看着他。

張三光，肩着猴兒感動地，小孩般地笑着。然而陳福安感到嫉妒，……突然的合唱的強大的歌聲震動了他。

「正月啊好把龍燈來耍！」跳着的青年唱。

「荷花一枝啊！——海棠花！」大家唱，那些嘴張了開來，而那些嚴肅的眼睛，笑着。

短促的寂靜中，陳福安聽見了落在屋上的雨聲，和從大家底屏息中發出來的竹桿底輕輕的敲擊聲混合在一起，在他底心裏造成了美麗的印象。

他聽見孤獨的美麗的聲音唱：「臘月啊好把肥豬來殺！」

「荷花一枝啊！——海棠花！」大家唱，是強烈的聲音，震動了房屋。這強烈的聲音，和那孤獨而美麗的聲音一樣，對陳福安發生了一種引誘。他好像是面對着迷人的愛情了，他底心激動了起來，感到一種慌亂。終於他試着加入那合唱了，然而他膽怯不安，生怕讓別人聽見他底聲音，窺破了他底軟弱的心腸。他看見，站在對面的張三光，張着大嘴，呆傻地笑着，他底肩上，伏着那個吃驚的猴兒。

那兩個已經睡了，的生意人被吵醒了，罵了幾聲，然而大家聽不見。快樂的青年，含着微笑，在地上活潑地盤旋。

門開了，女老闆，披着衣服衝了進來。這一羣粗笨的作樂的傢伙，把她驚倒了！

「各位，房子鬧翻了呀！」

「荷花一枝啊！——海棠花！」大家唱。陳福安嘲諷地看了看女老闆，又嘲諷地看了看這些作樂的人。於是他非常快樂了。

「各位，十二點鐘了呀！」

「荷花一枝啊！——海棠花！」

女老闆，又着腰凝視了一下，衝進了他們底圈子，那個快樂的青年突然地站了起來，丟下破竹桿，溜開去了。他蹲在火邊，蒙着臉，笑得幾乎要窒息。大家大笑着。女老闆笑了一下，憤怒地又起腰。

「各位請早點兒安息！明天早上各人趕路！」她叫，威嚴地向這些快樂的人掃了一眼。

「我陳福安不弄她到手不算男子漢！」陳福安對自己說，輕蔑地笑着。

四

狂妄的陳福安，他希望用這一手來超越那些快樂的鄉下人。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什麼，當房內安靜了下來，坐在床邊吸着煙，聽着落在瓦上的雨聲時，他就明白了這個想頭底狂妄。他輸了下去，可是他不能安寧。他底傲慢，和他底那個火辣的熱望，折磨着他。

「是的，明天早上各人趕路！可是我陳福安哪裏去呢？」他想，看着對面的牆邊的殘餘的火堆：「你陳福安，

莫非耍漂亮一生麼？你陳福安是那些永不能出頭的賤種麼？你陳福安不能弄到一個女人麼？你可是怕犯罪，怕鬧事不成？笑話，那樣我就算不得是陳福安！他咬牙切齒地對自己說。

他聽見一切都寂靜了。殘餘的炭火，在牆邊輕輕地爆裂。黑暗裏陳福安對什麼東西發生了一種熱烈的美感，並且他心裏充滿了神祕的渴望……他忽然地輕輕走下地來。

他慌亂地，小心地打開了門。他摸索着找到了通往女老闆底房間的狹窄的樓梯：他知道她是一個人住着的。

「可是她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呢？假如她根本就是做生意的呢，這種女人。」他站在樓梯口想。「我要知道究竟！」他對自己說。

他摸索着上了樓，從門縫裏看見房裏有微弱的燈光，女老闆，披着棉襖，坐在那裏吸煙，顯得疲勞而寂寞。

陳福安原來以為，在這個女人底身上，是存在着的一種歡樂的，熱烈的，暴烈的東西的，這種東西吸引着。但現在，看見了這個女人底寂寞和疲勞，他底心突然地變化了，一種嚴肅的尊敬，有力地透露了出來。看見這個女人是生活在她底孤苦和煩悶中，他突然覺得他不是能够隨便侮辱的。

「她多麼可憐啊！」他想，於是他靜靜地推開了門。

這是一個放高利貸的女人，她是生活在一種兇惡的氣魄裏的，她立刻就跳了起來，她底疲乏的孤苦的樣子

子，立刻就消失了。常常地，當她一個人呆在她底房間裏的時候，她顯得煩悶，憂愁，孤苦。可是她卻兇惡而勢不可當地在這個世界上作戰。

看到她底兇惡，陳福安底怎樣的一種虛偽的感情就消失了。他底險打抖。他痛苦地假笑着。

「你幹啥子？」女老闖叫。

「不認得我麼？」他說，立刻就變得嘲弄而勇敢了。從他底這一句話，這個女人臉上的一陣輕微的顫抖，他明白他是對的；他已經得到他底俘虜了。

女老闖臉孔發白，喘息着，兇惡地看着他。她底心裏，一瞬間湧起了各樣的複雜的感情，這些感情向她說，這是一個無賴的人，她是決不會從他得到便宜的，並且向她說，她底名譽素來是很好的，她有過不少的愛情，遇到過不少的男人，但沒有一次是像現在這樣：這是可怕的，大家知道了，一定要唾棄她，說她的壞話。這些感情把她激怒了，同時她注意到了陳福安底帶着深沉的感情，漂亮而清瘦的臉。

「不行！老娘不受欺！」她對自己說，於是她迅速地走了過來，抓住了陳福安底衣領，搖幌着他，兇惡地看着他。陳福安帶着他底無賴的笑容，愉快地隨着她底手搖擺。

「出去！」她說，把他揪到她底胸前來；「你不出去我就叫了！」

「我不出去。」陳福安愉快地說。

她轉過頭去望着旁邊。忽然她推開了他，在房裏焦急地走了幾步。然後她站了下來，又着腰，看着他。顯然的她覺得很棘手。然而她不相信這棘手是由於她底內心的動搖，她祇相信，這個人，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壞蛋。

「哼！你不要以為我是那些女人！」她說，噙了一聲假笑着。「你在街坊上問問看，老娘是哪些人當心你進門容易出門難！」她說，假笑着，一時皺嘴，一時擠眉毛，生動地做着表情，掩飾着她底壓抑着的聲音裏的那種慌張。

「當然咯！進門容易出門難！」陳福安說，無賴地笑着，非常快樂似的。

「哼！你！老娘開茶館，開客店，老娘從來清清白白！」她生動地說，向前走了幾步；「你到街坊上去打聽打聽，老娘孤寡一個人撐了好些年！」

她站下來，又着腰，激動地，輕蔑地笑着。

「唉，你又何苦喲！」陳福安親熱地說，「我是那些人嗎？我姓陳，我叫陳福安。」他說，忽然激動了；「我不是那些沒得心的人呵！我愛上了你呢！」他說，油滑地笑着，覺得自己真是愛上了她。他向這個女人奔去。他底心善於製造幻象，可是他底心又告訴他說，這一切都是虛假的，他不過是開開玩笑罷了。

女老闆戰慄着，推開了他。

「你個龜兒不把老娘當人喲！」她說，哭着，跳着腳，於是她走上來，猛烈的一下，打在他底臉頰上。他靠在牆

壁上，含着那麼美麗的，燦然的冷笑。

女老闆底哭聲停止了，驚異地看着他。

「好！」陳福安說，嘲弄地笑着，「你以為我們這些到處爲家的人，就沒有一顆真心麼？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心裏的可憐麼？」他說，懷着一顆高貴的心了。他忽然傷心地流下了眼淚。

「哎喲，深更半夜，你個龜兒不把老娘當人啣！你個龜兒啣！」女老闆顯得是心碎了，掩着臉，跳着腳，哭着。但忽然她又放開手，看着他。「沒有那麼撒安！」她兇惡地叫。

「你要錢我給你錢！」陳福安於是冷冷地說，帶着勇壯的感動。

女老闆驚異地看着她。

「那麼就先拿錢來！」她回答。帶着同樣的勇壯。

於是陳福安走到桌前，安靜地取出錢來，一共五百，放在桌上。

然而，意外地，女老闆歎息了一聲，頹然地坐了下來。她推開了錢，悲傷地看着她底在桌上的肥胖的手。

「跟你開玩笑，你這個人，」她溫柔地小聲說，露出一種嬌媚來，隨着眼睛笑着，「哪個要你的錢啊！」她說，瞟了陳福安一眼，好像他們已經相愛得很久了。

於是陳福安就落進了另一個幻想了：他樂於信賴她。他在她身邊坐了下來。

女老闆，支着面頰，顯得非常的可愛，甜蜜地看着這個蒼白的，嚴肅的，動人的異鄉人。這個異鄉人迅速地就丟下了他底幻想和猶豫，轉過身來，嘲諷地笑着，擁抱了她。

五

陳福安打定了主意，再弄一些錢，就和張三光拆伙。這是一個寒冷的晴明的早晨，他們到達了另一個場鎮，因過年而安祥，店舖關着門，街上佈滿着鞭炮皮，瓦上有薄霜，一切都顯得愉快，嚴肅，生動。陳福安，帶着他底那種冷淡的表情，顯示着他底陰沉的決心。他有時不停地說着話，好像他心地單純，生活得很快樂，然而，他愈說得多，就愈顯得突兀，無理，虛假。張三光含着不安的焦躁的微笑，瞧着他，牽着猴兒和叭兒狗走過安靜的愉快的街道。

「我跟你說我去年頂挺舒服！」陳福安說，走進了一片佈滿着鞭炮皮的空地，用眼光測量着它。「這裏來吧！」他說。於是他變得陰沉，站在空地中央，望着對面的一列貼着新鮮的春聯的房屋。「他媽的哪一天要給它一把火！」他想。「喂，兄弟，再不要呆頭呆腦呀！」他說，假笑着；「俗話說得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哪個王八且才信菩薩！」他興奮地笑着，但這笑容又忽然消逝。

張三光，帶着麻木的臉相，彎下了他底巨大的身軀，放下了兩個竹箱，猴兒，從他底肩上跳了下來。陳福安敲

起鑼來。有幾個襁褓可憐的小孩跑來了，站在那裏，呆呆地看着，凍得發抖。陳福安繼續地敲着鑼，張三光敲起鼓來。來了幾個過路的鄉下人，文靜地站在那裏，看着不安的猴兒嘻嘻地笑着。附近的一家打開了門，一個女僕模樣的中年女人，抱着一個穿着紅色的毛線衣的小孩，笑着跑了過來。

「他媽的全是瘟蛋！」陳福安想，繞着圈子，敲着鑼。

好久好久，圈子仍然沒有站滿；有的人，站了一下又走了。陳福安非常的焦躁，咒咀着他們。對於他底周圍的人們底表情，他是有着非常的感應的，他底虛榮的心，是常常地受着刺痛，在他底心裏，是日漸增漲着那種冷酷的憎恨。

他敲着鑼，得不到像樣的看客，他憤怒了，然而他即刻又因憤怒而驕傲。他敲着鑼。

一個穿着紅色的大衣的風騷的女人走進了圈子，用小指剔着牙齒，輕佻地笑着，看着猴兒。陳福安驚動了。他底心裏騰起了混亂的甜蜜的慾望，好像一個受着冷遇的藝術家突然地得到了知己似的。感情和幻想的華麗的門，被這個女人打開了，陳福安顯得莊嚴而拘謹，有時突然地紅臉，繞着圈子，敲着鑼。

他立刻就克制了他自己，變得生動，洒脱。陳福安，為怎樣的一個偶像而獻技，希望得到怎樣的一個微笑，像一切不幸的藝術家一樣。他不是一個真正的流浪者；不幸的陳福安，他不願相信他自己底卑微。

他敲着鑼，揮着鞭子，唱着歌，猴兒開始打圈子，戴面具，翻筋斗。他不看那個女人，但他覺到她底快樂的微笑。

好像那些高貴的藝術家祇有一個聽衆或讀者一樣，陳福安祇有一個看客。他自然不知道，這個女人，他底一時的偶像，原來是街上的一個紳浪家裏的名聲惡劣的媳婦；不過，假如他知道了，他就一定會對着衆人的刀槍挺身而出，用他底生命來替她辯護的。

然而，當他歇了下來，取下了他底舊帽子的時候，那些不愉快的看客，都一哄而散了。第一個走開的，就是那個愉快的女人。她身子一扭，用手帕掩着嘴，有趣地笑着，逃了出去。於是，剩下在圈子裏的，祇是那些凍得發抖的襤褸的小孩。

陳福安，英勇地掠了一下頭髮，看着那個快樂地奔開去的女人。

他輕蔑地拋下了鑼。

「收場！」他說。

張三光柔和地笑着，看着那些小孩們，他們在逗弄猴兒，用愉快的尖銳的聲音笑着。於是張三光站了起來，拾起了銅鑼。他彎着腰輕輕地趕開了一個跑進了圈子的小孩，好像怕碰壞了他似的，而且向另外的小孩們溫和地笑着。他敲起鑼來，猴兒抓耳扒腮，非常的快樂興奮了。

小孩們快樂地大笑，走進場子來的幾個鄉下人，同樣地快樂地大笑。在大笑和哄鬧裏面，這個北方大漢帶着不變的神情，滿足，安靜，憂鬱，微微地彎着腰，敲着鑼，同時唱着歌，好像是，即使一個看客都沒有了，他也要這樣

地繼續地唱下去的。他拾起了地上的舊氈帽，幾個鄉下人，尷尬地笑着，顯然地覺得自己善良，摸出錢來。顯然的他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北方大漢伸手的時候走開，是可羞，而且有罪的。

「猴兒，向各位老爺道個謝，恭喜發財！」

猴兒迅速地爬了下來，叩了一個頭。大家滿足地大笑着，然而，那個陳福安蹲在那裏，含着一個輕視的，邪惡的笑容，托着下顎。

六

陳福安和張三光，整整的一天，留在這個場上。他們底成績非常的好，黃昏的時候還不肯歇手；各處有過年的鞭炮聲，街上各處站着看熱鬧的人們，聲音噪雜而愉快；各處燈火通明。等到他們預備歇手的時候，場上的那個矮小的保安隊長，披着一件黑大衣，雄糾糾地擠了進來了。

對面的館子裏的汽燈底光明，照見了黑壓壓的人羣，照見了陳福安和保安隊長王春林底緊張的臉。這是一個坐落在高山旁邊的鄉場，這裏的人們，在一些狹窄的感情裏生活着，在他們底上面，站着那些充滿了傲慢和強橫的，唯利是圖的人物。外來的一切，常常地給他們帶來一些刺痛；爲着打倒它們或迎合它們，他們做着一種緊張的鬭爭，這裏面有着那種可憐的虛榮和什麼一種良心的激動，以及那種江湖氣魄。保安隊長王春林，是

過着這種緊張的，忙碌的生活的一羣裏面的一個。一些有錢有勢的外省人，這幾年來出現在這裏了，用着各樣的方法，奪去了他們底一部份的利益。這個小鎮，除了田地以外，是靠附近的鄉裏的桐油和山上的一些石頭來過活的，人們用這些石頭來燒瓷器。保安隊長王春林是在這些石頭上建立起他底功業來的；那些外省人以他們底雄厚的資財，從縣裏疏通了道路，傷害了他。他是懷着一個復仇的願望，追求着怎樣的一種光榮的，現在他碰上了這兩個流浪的外省人了。

他希望，當着他底熟人們底面，使這兩個流浪者嚇得發抖，磕頭求饒。他非常的興奮，顯然，喝了一點酒。

他兇橫地吼叫着。那個愛好上流社會的，文雅的陳福安走過來了，殷勤地陪着笑臉，覺得自己和這個有力的人物原是很好的朋友。他請保安隊長抽一根煙。他說，他們沒有打招呼，實在是初出門，太不懂規矩，請隊長原諒。

「你曉得政府底法令麼？」保安隊長王春林說，提到政府，像那些穿得筆挺的憲兵們一樣，熱情地顫抖起來了。

他不停地說着政府。政府這樣，政府那樣，好像說着一個隨心所欲的，親熱的愛人似的。這個政府，使他底心裏洋溢着急切的熱情，使他興奮得不能自持，不停地發着抖。

陳福安受了侮辱，假笑着，抖着伸出來的右腿。他變得灰白了。

「跟你們這些人沒得嗓子說！」保安隊長叫。

「請問你我是怎樣的人？」陳福安用輕柔的聲音說，異常的洒脫，擦火柴，點着了香煙，火光見了他底輕蔑的笑容。

「沒得說，跟我走！」保安隊長伸出手。

「告訴你：我是憲兵司令部的！」陳福安突然地以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力量吼了起來：這句忽然出現的話，表現了他底那個精神的世界。雖然他說了謊，他卻是無可比擬地驕傲起來了。

保安隊長，忽然地有些膽怯，他向張三光走去了。忽然地他憤怒起來，把那個死白的，假笑着的北方大漢推開，奪下了他底牽着猴兒的皮條。猴兒焦急地在地上爬着打轉，憤怒的隊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猛力地踢了他一脚。正好踢在腹部底致命的地方，猴兒尖利地叫了一聲，倒在地上翻滾着。沉默的人羣裏發生了一陣驚訝的歎息。

那個恐怖着的北方大漢，他底心裏有東西破碎了，一股熱氣騰了起來。他向猴兒跑去，立刻地就跑了轉來，可怕地叫了一聲，向保安隊長底臉上打了一拳。

他警告自己：不要出岔子。同時他揪住了那個隊長。在這個野蠻的，可怕的北方大漢底毒打下，保安隊長恐怖地叫着：他軟弱得像棉花，甚至不敢回手了。

人羣感到快樂了，保持着肅靜，希望這毒打繼續下去。

「救命呀！保安隊長喊。」

人羣裏面有了悄悄的笑聲。

陳福安站在一邊，但隨後他覺得恐懼，走上去解和了。他勸他底兄弟不必如此，他說，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國人。

「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野蠻的北方人叫。

從人羣中間，傳出了一個叫喊，接着，一個穿長衫的人和另外的幾個人擠了進來。那個穿長衫的人，是紳糧張正富。

張三光突然地推開了隊長。他瘋狂地盼顧了一下，然後凝視着死在地上的他的猴兒。他哭起來了。

「猴兒啊！」他說。

「各位大爺，我這個兄弟，是——粗人，」陳福安，抓住了張三光底手臂，甜蜜地笑着向大家說。「兄弟，您發瘋給各位大爺陪個禮！」

他底兄弟呆呆地看着他。

紳糧張正富，用一種嚴重的低聲說着話。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嚴重，然而他享受着他所造成的嚴重。於是，張

三光被反縛了起來。

「打了人依法律辦。」紳糧說：「各位，沒有睇子熱鬧好看，走開走開！」他說，搖着手，驅趕着人羣。

張三光不反抗，也不做聲。他被帶進了鎮公所。那個挨了打的隊長，緊緊地揪着他底俘虜，走一步向他底背上打一拳。同時叫喊一聲。陳福安，遺棄了猴兒底屍體，牽着叭兒狗，擔着竹箱，追隨着。在燈火明亮的街上，他們底後面，跟隨着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們。

「我會出賣朋友麼？」陳福安，忽然地這樣想。

在少年時代，在充滿着善良的人生感情和英雄的好夢的那些日子裏，陳福安曾經從漢口乘船到上海去。他是希望到上海去做工。和他同路的是他底一個剛剛認識的同鄉。這是一個高大的，活潑的人，沒有錢吃飯，更沒有錢買船票。陳福安像一切少年人一樣，依賴着別人，並且渴望得到陌生的世界的友情。他借錢給這個同鄉吃飯，錢用光了，他又向輪船上懇求，用他底行李做抵押，說明到上海就給錢，使這個同鄉上了船。旅途上的全部的時間裏，這個同鄉對他非常的殷勤，告訴他他在上海認得哪一家公司底辦事人，一定替他介紹，使得年輕的陳福安，心花怒放了。到了上海，他上岸去找熟人借錢，晚上才回來。輪船卸完了客，泊在江心裏，燈光燦爛。陳福安激動着，預期着見到了焦急的同鄉以後的大喜悅，找上船去，他底同鄉已經離開了，而且帶走了他底行李。船上底茶房抓住了他，說他偷走了抵押的行李，要他給錢。

陳福安不肯給錢，和那個茶房打了起來，結果挨了一陣毒打。深夜裏，他帶着青腫流血的臉從汽船走下了駁船。汽船底汽笛叫了一聲，滿載着燦爛的燈火，向黑暗的江面駛去了。

他永遠不能忘記這一段遭遇。他尋找着這個同鄉，渴望復仇。他對他底生活失望，非常焦急，不能在工廠裏留下去了。有一天，在上海底繁華的街上，他看見了一隊騎兵。他們底駿馬，發亮的鋼盔和短槍，他們底美麗的紅色的旗幟，以及他們底臉上的那種莊嚴，飽滿，爽爽的神情，整個地吸引了他。他決定去投軍了。他們這枝軍隊，抗戰開始的時候，上過兩次火線，但沒有遇到敵人；以後就各處駐防，貧困而疲勞。抗戰的第三年，受了嚴厲的處罰，他斷定這種生活不是人過的，逃亡了。此後他便希望榮華富貴，一直到如今。那個拿生命來做賭博的熱情是淡下去了。他也就淡忘了他底那個同鄉。

現在他又忽然地想起了他，覺得張三光正是那個時候的自己。他想到，他將要背叛張三光，恰如那個人在他底一生底緊要的關頭背叛了他一樣。這個思想，粉碎了幾年來他賴以生活的他底對自己的確信，使他迷亂而痛苦。

「不過我原來就準備和張三光折夥的，這根本是他底錯……但是我是一個男子漢麼，我對得起朋友麼？」他痛苦地想着，挑着竹箱。

隊長王春林，他底鼻子，口腔，都流着血。他懷着一個野蠻的復仇的決心，走進了他底房間。他告訴他底那個塗着胭脂的女人說，他要殺人，那個女人坐在那裏剝核桃吃，笑了一笑，好像這是很平常的——至少，這樣的話，是很平常的。不過，當王春林找出了跌打損傷的藥酒，她看見了他臉上的血跡的時候，她就尖利地叫起來了。

「該死呀！你又跟別人鬧事！」她跑了過來，扳住他底頭憐恤地看着。

「滾開！」王春林驕傲地說，推開了她的；一口氣喝了三杯藥酒。然後，他取出了一把尖刀，又取了掛在壁上的盒子槍。他做着英雄的姿勢，傲慢不遜，非常快樂。

那個女人，忽然地跳了過來，攔在門前。

「我不許你噁！」她撒嬌地叫。

「滾開！——老子要殺人！」他說。

「臊子喇！」紳糧張正富走進來，有趣地笑着說。「我看，打一頓算了罷！」他說，瞭解地笑着看着王春林。「不行！」王春林說，面孔發抖，把刀子插在桌上；忽然地感動了，有了眼淚。

「唉，你哥子！」紳糧說。

「不行！」

紳士，搥了一下衣袖，搥了一下肩膀。

「我兄弟請你吃杯酒呢？」他說，側着頭。

「準備兩口棺材！」王春林向他底女人說，拔起刀子來向外面跑。

王春林向外面跑去，好像張正富底笑容要求他如此。張正富，假裝着非常驚動，叫喚着，好像王春林底表情要他如此。

「哎喲！哎喲！你哥子何必喲！」他吃驚地叫，正因為他明白這一切。他抱着王春林，覺得王春林一定非常喜歡他。

「不行！準備兩口棺材呀！」王春林叫，舉着刀子，掙扎得似乎非常吃力。

「哎！你哥子何必跟那些娃兒家一般見識喲！」張正富說，快樂地抱着他。

「不行！準備棺材！老子今天拚了！」王春林說，掙扎着。

他們兩個在房裏團團打轉。他們兩人心裏都滿足而快樂。張正富叫喚着。同時向那個女人做了一個鬼臉。那個女人，拍着巴掌，哈哈大笑了起來。

「你們兩個又何必喲！」

張正富站下來。假裝非常失望。揮了一下袖子。王春林於是拿着刀子走了出去。他走上台階，推開了門，陳福安迅速地閃了出來，使他吃了一驚，他舉起了刀子。

「哪裏去？」他粗暴地問。

「老兄，這邊來。」陳福安說，笑着，閃到一旁去。一個迅速的動作，塞過來一捲鈔票。

王春林呆了一下。陳福安底笑容使他發慌了，他挾着他底刀子，把鈔票藏了起來。但隨即他想，也許這是很少的數目，值不得的。於是他取出鈔票來，迅速地數着：一千。

「好罷，沒有你的事。」他說。

陳福安站在那裏，明白他已經丟了他底朋友了，痛苦地笑着。王春林看着他，對這個陳福安發生了一點友誼。

「不成問題不成問題，你走開！」他說，「停會兒鎮長來了，你底事情，包在兄弟身上，不成問題！」

他忽然又熱情地走了過來，拍着陳福安底肩膀。

「你哥子够朋友！」他說。

陳福安感動了。他重新地獲得了自尊心的安慰，滿足着這個有力的人的友誼；同時他又覺得，他是已經看穿了他面前的這個卑劣的奴才。他矜持地笑了一笑。

「不過，我那個伙計是個粗人，老兄原諒他罷！」他殷勤地說，同時他想：「我總算已經盡了力了！」

王春林，滿意他底殷勤，笑了一笑。

「是的！不過，你哥子曉得，我不能做主！這是國家上的法令，我一定幫忙！」他說，走了開去。

在門邊他遇到了張正富。

「擄了好多！」紳糧，神祕地笑着問。

「沒有好多！」王春林冷淡地說。

「倒底好多感？」

「五百。」

「唉！你哥子真有本領啊！」

「不行！我是一個男子漢！一千塊錢叫不動我底心！」王春林想，推開了門。站在外面的陳福安，立刻就聽見了鞭撻的聲音。

九

陳福安，懼怕鞭撻，懼怕羞辱，懼怕傷害，用着他底伶俐的技倆，遺棄了他底伙伴張三光。他站在寒冷的，黑暗的院落裏，鞭撻聲起來，他希望安慰他自己。他憎惡那個卑劣的隊長，輕蔑他底卑劣的靈魂，然而他更輕蔑他自己，鞭撻聲起來，他無可安慰。

他不能向自己說明，在這個世界上，在這種遭遇裏，究竟他害怕什麼。顯然的，這一切都是因了他底那個榮華的好夢。

他異常的痛苦，被一個兵士撐出了鎖公所。他底友誼的感動和高雅的风度被嘲弄了；仍然沒有人愛他，仍然沒有人知道他，同情他，他仍然是這樣的卑怯。他走在這個鄉場的過年的，燈火通明的街上，不知道自己要到哪裏去。

他想到他底那個同鄉，想到張三光的一切，他再不能信賴他自己了。他覺得自己罪惡而卑怯，他從來不會這樣覺到的，這個思想使他底驕傲的心痛苦得要發瘋。他告訴自己說，他對張三光並不錯，別人也都這樣對他的，但是他不相信自己底話。

他是一個那樣驕傲而自信的英雄，憑着這自信，他會玩各樣的把戲。但現在他已經從他底原來的世界裏

跌出來了。他走着，他看見，在一家店鋪裏，一個年輕的女人逗着小孩玩，快樂地笑着，他驚動了一下。

「以前我流浪，相信自己，現在我怎麼辦呢？」他想。「我愛過別人麼？對了，我愛過別人一點點麼？」

他想着，明天早上，張三光可以被放出來，他應該對他怎麼說。張三光是否會被打傷呢？以後他們要不要幹下去呢？「不最重要的，眼前的事，我這個人對不對得起朋友呢？」他想，看着街上的人們，覺得他們都快樂。

他忽然想到猴兒，可憐着牠，決心到原來的空地上去看一看牠的屍體。他走過那片空地，沒有猴兒底屍體了。他非常的傷心，想到猴兒跟着他們流浪了那麼久，他站在空地上流淚了。

「哎！可憐的畜牲啊！」他說。

他看見，在空地裏面，在微弱的光綫裏，兩個瘦弱的，矮小的，襤褸的女孩，互相摟着肩膀，繞着很小的圈子走着，齊聲地唱着歌，他聽着，覺得歌聲甜蜜而柔美，他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歌聲。

他看到了女孩們底骯髒的，蓬亂的頭髮，他看到了她們眼睛裏面的動人的光輝，他看到了，她們底臉上，有着嚴肅的，恬靜的，深沉的表情。他底心裏發生了對人生的莊嚴的尊敬。

女孩們沒有注意到他。她們親密地相愛，度着童稚的，美麗的時光。她們繞着圈子小聲唱：

你在哪裏住？

我不跟你說！

她們唱：

貓石子，金剛沱，

光着屁股求生活！

「我已經看透了！明白了！陳福安，你要聽見良心底聲音，有錢有勢的生活算得什麼。」他想，含着一個笑容。於是他心裏充滿了勇壯，發生了那種歡樂的憤怒。他向鎮公所奔去。那個衛兵來不及阻攔他。他跑過了院落，聽見鞭撻的聲音和張三光底呻吟的聲音。他猛力地推開了門。

房裏站着好幾個人。張三光，他底上衣被剝去了，人們把他綁在一根柱子上。他底臉上流着血。王春林，拿着一根藤條，叫一聲而鞭撻一下。

「兄弟！我來了！」陳福安大聲叫，他撲了過去，抱着王春林，和他一同倒下。於是開始了兇惡的格鬥。終於他被綁起來了；人們把他縛在另一根柱子上。

鞭子火辣地落在他底臉上。他看見了張三光底激動的流血的臉，看見了滿房地亂竄着吠叫着的叭兒狗，這鞭撻使他底心裏發生了辛辣的快樂。

「兄弟啊！我們再不要分開！」他叫，哭了起來了。

「兄弟，不哭，甯不哭。」張三光說，流血的臉，柔和地笑着。

於是陳福安想到了過去的一切，他抬起頭來。他想到過去吸引過他的那一切，權勢和豪華，現在是再也不能吸引他了。他覺得，營長夫婦底生活，實在是狹小可憐的，他，陳福安，將有正直的道路。鞭子，落在他底臉上。

一九四五年一月

破滅

一

春天的晚上，張鉞貴在街上無目的地走着。他是被一種尖銳的苦痛鞭策着。鎮上，除了一些酒舖和茶館，所有的人家都關上了門。每個酒舖和茶館底門前，有一片微弱的光輝投射在泥濘的道路上；它們並且從巨大的深沉中傳出一種微弱的噪雜聲來，好像是從一口古井裏傳出來似的。張鉞貴在一家酒店面前停下來了，猶豫地望着前面，經過了一種沉重的內心鬭爭，他重又向前走了。他憤怒的走着，經過一間寬敞的破爛的房子時候，他看見了裏面的睡在潮溼的地上的一羣囚犯。囚犯們在宣文場作着一種慘烈的勞動，每一個都病着，顯得快要死去了。他們此刻是睡去了，沒有一點聲音，一個衛兵站在門前。房子底遙遠的內部，一椽柱頭上，吊着一盞可憐的油燈，牠底陰沉的投影在那些狼籍地擁擠着的軀體上面飄浮，而且變化着。張鉞貴看了一下，走了過去，但在黑暗的牆邊站了下來。

「爲啥子他們不是我爲啥子我不知道他們想些啥子，爲啥子過活？」他憤怒地想，對自己，並對那些囚徒們發怒。

「我去找夏穎開！」他想，憤怒地，疾速地走了轉來。

他在一家茶館底門前站住了。茶館裏，祇剩夏穎開一個人。蒼白的，漂亮的，年青的夏穎開，靠在一張輪椅裏，用手藝着頭，好像是睡着了。他是和幾個煤炭運銷商談了一晚上的生意，顯然的，已經疲勞了，並且心裏充滿了對於未來的幻夢和憂愁。他是礦廠上的發號的工人——職員們當他是工人，工人們又當他是職員。

張鉸貴，是礦上的鐵匠。他是因爲希望做一點煤炭生意而和夏穎開結識的；他做生意，是爲了他的女人小才，但小才在沈課長沈德望家裏當女僕，結識了夏穎開了。

剛才他去找過小才。小才對他怨恨而冷淡，他和她吵鬧，奔下坡來了。悔恨和絕望在突然間變得這樣的強烈，他覺得整個的生活都不存在了，他是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於是他走到鎮上來，並且決心找尋夏穎開。

「我有點兒話跟你說，夏穎開！」他說，走了進去，在夏穎開身邊坐了下來，並且猛烈地一張凳子拖到自已底面前來。他把兩隻手放在凳子上，嘴唇發抖，用譏刺的，憤怒的目光看着夏穎開。他譏刺他們的友誼，並譏刺他所生活着的一切。

夏穎開，懶洋洋地動了一下身體，用安靜的，傲慢的眼光，看着他。這種眼光，暫時地壓住了張鉸貴底那種兇

惡的鋒芒。

「茶錢，」張鉞貴喊，一面摸着錢，他要顯得他是够朋友的，他底手在興奮地發着抖。

「給過了。」夏穎開，幾乎是溫柔地說，一面瞭解地笑了一笑。他意外地對張鉞貴發出了一種軟弱的，感激的，善良的，感情，顯然的是他剛才的那個憂愁的夢境要求他如此。

「夏穎開，我是直爽人，我到這裏來會你，是爲了……我底那個女人底事！」張鉞貴激動地說：「我是去年子結婚的，她又是貓兒場人，她家裏本來在街上開了一個舖子，本來看不起我，說是我沒有錢！後來她爹爹死掉了，舖子吃光了……這才想到我！」他說，因激動而停住。「我是沒有家的，我底一個哥哥當壯丁去了，還有一個妹兒，一個嬸娘，嬸娘眼睛快要瞎了，妹兒，她才十二歲……我不曉得……她到哪裏去了！」他說，眼睛潮溼了。「我是十三歲就做鐵匠舖，我接了親，化費大，小地方活不下去——老實說我也不想在那個地方過活！——我就到礦上來！」他憤怒地說。

「我曉得。」夏穎開說，柔和地笑着。

「這些話本來跟你說沒得意思！」張鉞貴說，沉默了，湧起了對於往昔的生活的懷戀的感情。他望着前面，想到了他不會說出來，難以說出來的，那個深沉的東西。

「是這樣的，夏穎開。」他說，「我想找點錢，都是爲了我的女人！我從來不幹那些不明不白的事情！」

「唉！張敘貴，你說這些，究竟爲啥子啊！」夏穎開說。

「你心裏明白。」

夏穎開沉靜了，並且變得同樣的嚴厲。他抓起手邊的一本書頭翻了一下。這個動作表示着，和那個優越的世界，他是有着怎樣的聯繫。這個動作表示着他的一切，是不能够用平常的尺度來衡量的。雖然張敘貴絲毫都不懂得這個。

他表示一種浪漫的理想，他表示，愛情，是自由的。

「你說罷！」他說，興奮地笑着。

「我並不是……懷疑朋友，」張敘貴痛苦地說，那種尖銳的對於什麼東西的道德上的痛苦，使他發着抖。他覺得，說這個，是可怕的。「別個說你跟我底女人……不過我倒並不相信別個的話，我不能冤屈朋友，」他說，不知道說了什麼，但覺得可怕的話已經說出來了。

夏穎開，感動地沉默了很久。他忽然想到什麼，含着眼淚了。

「張敘貴，要是真有這種事，我對不起你！」他說，柔弱的躺在椅子裏，閉着眼睛，抑制着眼淚。他自己底高貴的胸懷和悲涼的決心是這樣地把他打動了：他是這樣地憐愛着張敘貴，「張敘貴啊，你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我是一個漂零的人。我不能比你：你有本領做工，你比我好得多，並且你這樣地愛着你底家跟你底女人，我不是

能够的啊！」他說：想像着自己果然不能够，流着淚，「也許是我心裏一時的胡塗，想起我不配想的東西來了，別人底話雖然是謠言，但是我底心總不願瞞着……」他小聲說。

夏穎開是如此地渴望着熱烈和神祕的夢。他閉上了眼睛，在神祕的疲勞裏，日常的一切，不能存在了。他聽見落在瓦上的輕微的雨聲，張鉞貴，雖然不完全懂得他說的是什麼，但被他強烈地感動了，覺得自己是不道德，並且是卑下的。他用一隻污黑的大手蒙着眼睛，忽然地他跳了起來，用力地抓住了夏穎開底手，激烈地搖了它兩下，表示了他底歉意，然後就奔出去了。

夏穎開激動地，幸福地嘆息了一聲，垂着頭。

於是他繼續地在他底淒涼的夢幻裏沈溺着。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他是完全孤零的。在寒冷，落雨的冬天的夜裏，一切都離開了他了——他想像自己是在黑暗和荒涼裏慢慢地行走着，僅在遠處的濃黑裏，有一朵金色的，悲慘的，濃郁的火光。他在稀微的光明裏看見荒涼的大江和寂寞的村鎮。不知在什麼時候，也許就在現在，一隻孤零的木船要載走他了，沿着荒涼的大江，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他聽見落在瓦上的雨聲，他溫柔地笑着。

但他又覺得痛苦，他發覺，他原是確信自己決不能與目前的這個世界和平地相處的，但已經過去了三年，他和它相處，而且彼此都覺得安好。先前的那一切，他底父母死去以後他所抱負的那一切，這一年裏，已經被他冷淡了，他居然忘記了他在這個環境裏的孤獨。

他，夏穎開，由於傲慢的慾情，希望在這個愛情裏獲勝。但他不知道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並且避免拿這個來質問自己。他做這個，完全像一個不負責任的，浪蕩的青年。他祇是不停地告訴自己說：「沒有關係！如果我做錯了，將來總有一天我會報答的！」但今天，他意外地被張鈞貴感動了；在這種強烈的，誇張的感覺裏，他覺得，他是並不愛那個女人的，而這些時來，他是生活得怎樣的罪惡。

「痛苦啊！爲什麼我要跟這些人做生意呢？痛苦啊！」他對他自己說：「我做生意自然是爲了她，這麼的難道我就要這樣地活下去麼？」——「這樣活下去，不是很好麼？」——「不能！難道我永不能出頭麼？」

「你是出身清白的，你不是下等人，你爲啥子要敲別人的竹桿，拿別人的錢用啊？」他想，但他心裏的另一個聲音說：「你是蠢貨！你不看見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嗎？」於是他突然有瘋狂的痛苦，他看見茶館老板，那個矮小的，骯髒的人，站在他的面前，煩厭地看着他。他跳了起來，抓起那一本小說書，奔了出去，站在尖利的寒風中。

「我——不，」他說，咬着牙齒；「我是一個孤另另的人，假如我跌下去了，每一個人都要踩死我！而要是我有錢有勢，每一個人都會奉承我，那麼我究竟要怎樣才好啊！不過我是一定不能够在這個地方活下去的了！」於是他瘋狂地跑出宣文場，跑上山坡。在前面的黑暗的山峯上，工人宿舍底殘餘的燈火在迷濛中閃耀着。經過這樣的奔跑，經過寒冷的風雨，看着礦山底山谷裏的那一片昏朦，以及在這昏朦中閃耀着的那些寂寞的燈火，他的痛苦突然緩和了。到來了一種冷清的溫柔。落着雨：他沒有家。

那些素質軟弱的青年，他們的感情是這樣地容易變化，並且從這一頂端到那一個頂端。對於他們，任何惡行都好像是無足輕重的，任何毀滅裏面，都好像是在抽發着嬌嫩的新芽，夏穎開，是突然地充滿了甜蜜的，悲傷的感激之情，愉快地嘲笑着他覺得是無故的痛苦，而含着淒涼的眼淚了。

「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但是我總是做着夢啊！」他說，突然搖着頭，「爲什麼我不要對她忠實？」他興奮地想着，「啊！」他叫，「要是你能够理解我一點兒的話，我們就走到天邊去吧！」於是他長久的站着。「嘻嘻，又蝕了一萬元！又遭了瘟！」忽然他說，模倣着那些小商人，快樂地笑了起來，並且開始奔跑。

「夏穎開，今晚上到哪裏發財去了？」和他同房間的，另一個發號的工人，叫做張成財的說，從被蓋裏抬起頭來，含着一種惡意的譏嘲。

「到胖婆娘那裏發財去了。」夏穎開回答，快樂地笑着，精神煥發得好像剛剛洗過澡一樣。胖婆娘，是鎮上的一個女人，他們常常要談到的。

「哼，」張成財說，「你近來很搞了兩手啊！」

夏穎開甜蜜地想着小才，不回答他。

「喂，跟你說話，」張成財大聲吼叫了，「我說！你很搞了幾文啊！」

「搞到又哪個？不搞到又哪個？」夏穎開冷淡地回答，縮了下去。

「那當然，」張成財說，但突然地他跳了起來，赤着腳奔過來，憤怒地拉開了夏穎開底被蓋。「老子跟你好聲好氣地說話！」他叫，拖着被蓋，「你龜兒酸溜溜的，像個捶子！告訴你，你發財，你偷別個堂客沒得哪個想黏你的！」

夏穎開冷淡的沉默着。

「你個龜兒！」張成財叫，好像下了決心似的，擽下了被蓋。

夏穎開蒙着頭，聽着外面的風聲。好久之後，他以爲張成財已經去睡了，伸出頭來。但張成財仍然站在那裏，沉默地，煩悶地看着他。

夏穎開疑問地看着他。突然地張成財轉過身子去了。

「哎，我好無聊啊！無聊啊！」張成財說。夏穎開並且聽見有輕輕的，抑制着的嘆息聲。

夏穎開於是打開他底那一本小說書來。

二

年青的夏穎開，在這個世界裏，在他的周圍，是優越，而且燦爛的。因爲他是出生在鄉下的一個有錢的家庭的緣故，因爲他在小學裏和初中裏受過那種教育，並且又是那樣的聰明，朝氣蓬勃的緣故，他就輕視他底周遭

的一切。他深以爲目前的生活，對於他祇是一種卑屈和不幸。三年以前，在他被人世遺棄，流落到這裏來的時候，他是那樣的絕望悲傷，差不多整天的哭泣，想念他底可憐的母親，以爲自己是就要死去了——絕不能生活下去的。他是那樣嬌弱的一個小東西，對人生懷着可愛的感情；這周圍的一切都使他恐懼，自覺渺小，而懷着虔敬。但是逐漸地，他底野心被培育，他底驕傲就抬起頭來了。這裏是這樣的一個襤褸的，紛紜的所在。礦山底峽谷裏，每天都瀰漫着煙塵，在煙塵和嘈雜的響聲裏，輾轉着那些因劇烈可怕的勞動而頹唐的，貧苦的人們。在最初，對這一切，年青的夏穎開是怎樣的驚動，並且懷着悲痛同情！在他最初坐上那個發號的高凳子，看着那些襤褸的，生病的工人們推着煤車經過他底身邊的時候，他是多麼想和他們談幾句話，並且想辦法使他們佔一點便宜。祇要那些工人們對他稍微比對別人友善一點，他就會感到無上的光榮。祇要他們肯接受他底一點點施捨——一根煙，或者一點別的什麼——他，這個無知的小雛，就會感激得流淚。懷着對於人世的可愛的善良，夏穎開度過了他底不可復返的，幸福的，純淨的時光，祇要是春日來臨陽光溫和地照耀着，祇要陽光下有生氣蓬勃的話聲和笑聲，祇要宣文場左邊的那一條豐滿的，美麗的山溝是甯靜地伸展在陽光和藍空下——祇要他看見，在這種美麗的日子，人們溫和地工作着；彼此地做着善良的給予——或者祇要一片白雲，一隻鳥雀飛過藍空，而在地上，一個乞丐得到了食物，年青的，善於耽溺的夏穎開就會得到無上的幸福了。那些時間，他是時常要走到那一條美麗的山溝裏去的，他低聲地唱着歌慰藉自己，並且一面走着，一面讀着報紙，小說，或者，他從學校

裏保留下來的他底作文本——那上面，是塗滿了他底不大負責的先生們底隨便的讚美——同時吃着花生米。這一切，完全祇是一個自愛的小學生底作爲，他底世界令人迷醉。可是漸漸的，小學生受着慾情底折騰，感到了一種尖銳的，又是鈍重的痛苦了。漸漸地，那些有錢的年青們底得意的生活使他羨慕起來了，於是他就崇拜起那些在宣文場上顯得是特別顯赫的礦廠底官員們來了。漸漸地，任何幻想都不能安慰他，他開始痛苦地考慮着他底前途了。於是，美麗的，迷人的日子過去了，那些窮苦的人們不再估據着他底心靈，他是踉起腳來，緊張地注視着那個顯得是無比雄偉的，金錢和名利的世界了。

夏穎開，本來是異常的厭惡商人們的。可是，和他們接觸，往返，聽着他們底敘述，知到他們底歷史，就憂和痛苦，夏穎開就坦白地同情起他們來了。這是一個庸俗的社會，但這裏面儘有着使夏穎開覺得驚心動魄的一切。這是一個劇烈的，謀陰的，又是肉搏的戰場，什麼人突然地敗亡了，一文莫名，什麼人又是在突然之間變成鉅富，這是無須說的。一些平凡的節目，那些劇烈的勞苦和劇烈的放浪，那些突然的狂喜和突然的頹唐，就足以使夏穎開嚮往了。夏穎開不愛那些吝嗇的，怕事的，怕強欺弱的噁噁咕咕的小商人，他們叫他覺得痛苦，並覺得生活無望。夏穎開喜愛豪放的氣度和猛烈的手腕。差不多總是如此的，人們厭惡那些可憐的小本經營，而愛慕強盜們底城寨，儘管那城寨是那樣的血肉淋漓。煤炭商人們中間，有大的氣魄的——夏穎開已經弄得非常的熟悉了。有一種，是穿着絕好的西裝，挾着皮包的，挺拔，莊嚴，或者漂亮，可親的人物，他們必定是和某某長或某某將軍

有着動人的關係的，來到宣文場，住下了，妓女，麻將，梭哈，睡到中午，一吃就是一萬，叫大家都欽佩，並覺得快樂。又一種，是穿着藍布長衫，馬褂，光頭，而且草鞋的，他們來了，背着一個包袱，無論是晚上或是清晨，你在兩丈以外就可以聞到酒氣。他們粗糙而且醜怪，即使站在什麼大官底面前吧，也要用小指底可驚的長指甲剔着黃牙。他們住下了，酒和女人，並且猛烈地爭吵，鬩叫。夏穎開就以和他們在一起要爲光榮了，因爲，前一種人物，是不會理會夏穎開的。他們底生涯總是非常的驚人。有的幹過土匪，有的曾經從刑場逃亡，有的則敗壞過成百的年青的姑娘。見到這種人們，你就不得不驚異這一片土地底雄偉的力量了。他們現在呢，有的是成百隻木船底主人，有的是城裏十幾家煤廠底老闆，有的霸佔着整整的一個碼頭，有的，在什麼人跡罕到的地方，有一座奇異的宮殿。

至於那些可憐的，猥縮的小商人，那夏穎開就總是想到他們一定常常在家裏打老婆的。夏穎開，在走着路的時候，就會無故地厭惡，嘲笑起他們來。「唉，又蝕了一萬！」夏穎開，模做着他們底緊張的，可憐的聲音說，並且模做着他們底樣子搖着頭。「唉，唉，這回又遭了，又是一萬！」於是他快樂地笑了起來。

但總歸，夏穎開還是祇能和這些小商人打交道，從他們分一點，礦廠上的人們，除了無暇旁顧的工人們以外，是大半在幹着這個的。

不過夏穎開最初倒並不是爲了錢。他還不十分懂得金錢。最初，他祇是困了害怕自己底渺小和孤另。但後來，他就被誘惑，並且覺得自己偉大了。

然而，這一切，都適合着他底那個祕密的浪漫的幻夢；照耀在什麼一種英雄的光輝裏面的縱慾和享樂。這樣的夏穎開，他是祇能和張鉞貴底那個愛慕浮華的鄉下女人開一開玩笑的，雖然他心裏倒的確並不是開玩笑。

這樣，他就把那個老實的鐵匠拖到一個可怖的痛苦裏去了。

「人活着，每天吃，睡，跑來跑去，有時哭，有時笑，是什麼意思呢？」夏穎開得意地想，晚上，他坐在礦廠辦事底紅旺的壁爐前面。「有些人，他們活着，爲了錢！又有一些人爲了女人，爲了光榮，權力！」他想，被他自己底思想深深地驚動了。「啊！」他說，「我底父親他那樣的有學問，他懂得英文，他還翻譯過書！」於是他想起了他底那個柔弱，聰明，懶惰的父親；他是那樣善良而嘲諷地笑着聽着母親的責罵，他底面孔是那樣的清瘦，美麗而高貴。「媽媽當着我的面罵他，說他在年青時代讀書讀得發狂，後來就拚命地追女人了，這也沒有味道了，他就回到家鄉來，生着病，總是笑着，成天成夜的賭錢！他是那樣好的人，爸爸啊，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你死了，你活過的，爲了什麼？」他感傷地，可愛地說。

門開了，張鉞貴底女人，大家叫她張嫂，夏穎開喚她爲小才的，走了進來。他們是這裏約會了的。她迅速地走了進來，倒在一張椅子裏，然後輕輕地哭了起來。夏穎開警告她，她仍然哭着，激動得不能說話。

「這種生活我過不下去啊！」她說，「我爲啥子，受這種欺，我又不是……」於是夏穎開激動了，並且感到

尖銳的良心的痛苦。他覺得，保護她，並且在危難中挺身而出，是他底責任。

「你跟我走吧！離開這裏！」他英勇地說。

「我……我跟你走？」小才說，沉默地望着他。

「怎樣？」夏穎開問。但小才沉默了。

他們底談話就是這樣的簡短。於是，夏穎開站了起來，打開了門，向黑暗的院落望了一望。小才跟着他走了出來，他們從後門走到拖路上，然後下到小，路向宣文場走去了。

但小才突然不肯走了，她站在映着微光的赤裸的水田旁邊。夏穎開底行動和表情使她感到屈辱，並使她覺得她是對不起張敍貴的；主要的，她明顯地感覺到她底罪惡。她呆呆地望着宣文場底燈火。

「走呀！」夏穎開焦灼地說。

「你不要喊……焦死人了……」她說，「告訴我今晚不去！」

於是她就轉身走開去了。夏穎開追了上來，抓住了她。

「告訴你今晚我死都不得跟你去！」她說，憤怒地掙脫了他。

這使得夏穎開絕望而痛苦了， he 原是驕傲地等待着順從的。雖然他心裏是這樣的輕賤小才，但這件事情又使他對全世界覺得驕傲。他因失望而野蠻，憤怒地拖住了小才，但隨即他就明白了事情已無可挽回，推開了

她，像一匹受傷的野獸一般，向田野奔去了。

小才，站在一顆大樹下，冷得發抖。

「我不管！」她說，哭了起來。「都是我自已輕賤！不要臉！你要曉得你不過是一個鄉下女人，他哪裏會看得上你！他拿花言巧語來哄你，穿些東西來騙騙你！哼！」她說，哭着，好像小女孩。「我對不起張敏貴啊！」突然地她高聲說，跳着腳，「我心裏要哪個才好啊！」

但她又是這樣地愛着夏穎開，覺得失去他是不可能的。她呆呆地站了一下，就向田地裏追去了。夏穎開，忍受着一種內心的苦刑，並且帶着一種內心的無上的讚美，扶着頭坐在坡旁的一塊石碑上。

「你又要帶她到旅館裏去——你墮落了！墮落了！」他對自己說。

「夏穎開，」小才溫和地小聲喊。

「唔，」他說，充滿着感激，好像聽到了母親底慈愛的聲音的小孩。這個小孩，孤另着，需要慈愛的看顧。

「夏穎開！」小才蹲下來，捧着他底頭，溫柔地說，「好好地，不要鬧，今天晚上我有事，太太叫我九點鐘回去

——我明天一定來！」

「好的。——不過你何必管啥子太太呢？」夏穎開溫柔地說。

「不是的，好夏穎開，」小才說，笑了一笑，「我今晚上不舒服。」

「唔，」夏穎開，撲抱了一下小才，然後就決然地讓她走開去了。小才快樂地親了他一下，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看了一看。夏穎開大聲歎息，站在冷風裏。這一對無知的男女，用着純潔的力量來和那個墮落的，可怕的東西抗爭着，這種東西是遍佈在這個世界上。他們都覺得這樣的分別是美麗而高貴的，他們心裏都充滿了幸福。

「我愛她，真的！」夏穎開狂喜地想：「她叫我不墮落，多好的女人啊！」

三

小才在寒風裏走回去，她不再覺得對不起張鈺貴了，她底心異常的平靜。但是，她忽然覺得，她應該告訴張鈺貴：告訴什麼，她不知道，但她希望張鈺貴知道她底心。在這種稀有的愉快，明澈的情感裏，她覺得，假如不告訴張鈺貴，她便對不起他和她自己，甚至夏穎開。她是這樣的興奮，回去睡覺，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情，是在這個世界上，那些聲音、顏色底刺激裏開始的。年青的人們，厭惡苦重的，灰暗的生活，他們容易被蠱惑。小才常常走過煤場，她是那樣的美麗而稚氣，喜歡任何人，夏穎開在一個早晨不覺地向她笑了一笑，於是他們兩個都陶醉了。夏穎開像一切年青人一樣，急迫地要求着在這個世界上證實自己，因此他是勇敢的。於是，他底那一陣虹采，就遮沒了那個鐵匠底沉沒在繁重的勞役裏的那一點冷靜的光華了。當人們陶醉地向什麼地方漂浮過去的時候，所謂道德的意識，是非常微弱的。明顯的是：祇在夏穎開使她痛苦的時候，她，小才，才

會想到自己對不住張敍貴。

年青的人們，迷醉地追求快樂，但很快的，快樂消逝了，它不知消逝到哪裏去了，剩下的就祇是痛苦的，笨重的，人生底負荷。小才，她是經常地在和她底女主人做着狡猾的鬭爭的，她想多弄一點錢在手裏；她拚命地積蓄金錢，那目的，也不過是做幾件漂亮的花布衣服。但是這幾件花布衣服也不能祇是簡單的愛美；她是在嚴重地焦慮着她底將來了。不知怎麼一來，她落在這個花花世界裏。她底敏銳的感情，這麼快，並且這麼輕易地，就向它投降了。在主人底家裏，經常的有着豪華的宴會，出現着漂亮的，時髦的女人們，和這些女人們，小才簡直是天生的朋友。在她挨着主人底斥罵的時候，她會噉起嘴來輕笑一聲，往椅子裏面一坐，嫵媚而兇惡地扭過上身去，儼然一個貴婦人。在她向女主人索求着什麼的時候，她就會矜持起來，有時又是眼淚、嘆息、小孩般的柔順或熱情而快樂的雄辯。這樣的，主人們就特別地寵愛着她，使她對那個鐵匠懷着不忠實的感情了。

在一些突然的嚴肅的瞬間，她會覺察到她底使命。她覺得，她是無論如何再不能去過那種勞苦的，怨恨的，無謂的生活了。就是說，再跟張敍貴去窮苦地過活，是不可能的。這使她覺得痛苦。她不知道要怎樣辦：難道她要永遠做一個女僕麼？

這裏就是夏穎開底勝利了。但是，到了糾纏而痛苦的現在，那些不經心的，無故的年青的快樂已經消失，她有時覺得她對夏穎開和張敍貴兩人都有責任，有時又覺得他們兩人都在欺凌、迫害她。她常常地被這種處境

弄得昏亂而絕望，什麼也不能說，什麼也不敢想，隨着他們兩個底衝擊漂浮。而他們兩個就憤怒地責備着她底虛僞和欺詐。

但今天晚上她懷着這樣美麗的心，她要使夏穎開和張敘貴都知道，她是怎樣的忠實。她走下土坡，看見那一座孤單的工人宿舍底燈火了，這燈火特別的溫暖而明亮。她跨過一個水塘，她左手的門突然的打開，噴出了一陣熱氣和喧鬧。

「這些人，又在喝酒！」她想。

「張敘貴！」他站在張敘貴底門口，喊着。

房內，電燈照着單薄的雙人木床和各處堆着的那些零亂的，破爛的東西。兩張木床底下各坐着兩個人，顯然地在那裏談天。張敘貴，披着破爛的夾衣，坐在冒着濃煙的柴火前，看顧着茶壺。小才底喊聲，她的憐愛的表情和熱烈的，明亮的眼睛使談天的人沉默了，驚異地看着她。這並且使那個憂鬱的張敘貴因突然的歡喜和羞怯而臉紅了，竟至於不知道怎樣才好。

「你進來坐嘛！」他說，因為羞怯的緣故，叫小才進去坐。

「你出來一下好不好？」小才說，甩了一下拖到肩上來的小辮子。

張敘貴仍然坐着，看着炭火。

「張敘貴，你出去嘛！」坐在床上的鐵匠楊德興大家叫他做鬍子的，皺着眉頭憤怒地說，顯然的，他替張敘貴覺得屈辱，向他底軟弱發怒。但張敘貴剛剛走出門，他就嘲弄，快樂起來了。

「喂，張敘貴！鬍子叫，「不要跌到泥巴裏頭去了！」

張敘貴和小才，朝着照耀着稀微的燈光的，寂靜的坡上走去，走過幾幢黑暗的房屋，背着寒風，在鐵工廠底屋簷下站了下來。鐵工房前面，是堆積着廢物的廣場。小才遲疑地，痛苦地沉默着，那種做夢一樣的感覺，她現在覺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她重新想着她底絕望的處境，她不知道要說什麼，不知道為什麼要到這裏來。而張敘貴底顯得是冷淡的沉默，就使她懷着怨恨了。

他們誰都不開口，在冷風裏站着。他們之間，蒙着一種敵意了。張敘貴拉攏着衣裳，走到屋簷盡頭去又走回來，走過去的時候，他眺望着山上的梳槽上的成串的燈火，走回來，他就眺望着黑暗，荒涼的田野。他表示，他可以生活，並且安心立命，她，小才，即使怎樣的不忠實，他都不在乎的。

「別人哪個想與我沒得關係，別人啣個想，」他想，「與我沒有關係！我年紀很輕，我結婚本來就是一個錯！她要是真的跟別個走了，我一個人沒得拖累，根本就不會想到錢，根本就不會害怕什麼！前半年，」他向他自己說，「我老是害怕，害怕！」他走着，不看小才，「願她果真走了罷！我一個人要活就活要死就死！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樣的艱難！」他想，抬起頭來向遠遠的梳槽上的燈火看了一眼。

但顯然的他是在折磨着小才；小才難受地看着他。

「我轉去了。」她說，但是仍然站着。他們仍然沉默着。

「本來就不要你做什麼好夢，你心裏非要冰冷冰冷的，」張鉞貴想走着，好像小才不存在；「我們年紀青青的，光是爲別人做事，替別人賺錢，看別人飽起來，這本來就算不得是生活！我不要她！」他想。突然的山上的汽笛底尖銳的，緊張的聲音響了起來。他站下了。汽笛底雄壯的聲音使寂靜，寒冷的空氣顫抖，他站着不動，流下了感激的眼淚。

「小才，」他突然轉過身來說，

「我轉去了……我心裏……好難過啊！」小才說，突然激動地哭着靠在張鉞貴底肩膀上。張鉞貴含着眼淚，同時含着一個譏刺的笑容，看着前面。「不要哭，」他說，流下眼淚來，「你要曉得，這件事情是怪不得我們自己的！」

冷風吹起地面的灰塵來。幾個礦工，在不遠的前面下坡，發出了燈箱和鐵器箱碰擊的聲音，然後一切寂靜了。但在那燈光燦爛的，遼遠的山坡上，發電機頑強地震動着。這種震動是奇異地和人們底深刻的，強烈的感情混合在一起了，直到很久以後，每聽見這樣的震動，張鉞貴都要再記起他底這個甜蜜的愛情和悲壯的失望來。

「我……我對不起你！」小才說，哭着。

「不是！」張敘貴說，雖然他心裏的嫉妬是那樣的刺痛着他，但他覺得他必需把他感覺到的那個重要的真實的東西說出來。他坐了下來。「哭有啥子用呢？所以我不哭！我曉得你心裏很難受，你也跟你自己過不去！你想想吧，我們結婚已經一年了！我到這個礦上來，本來的意思，老實說是想多一點錢。這也是爲了你，但是我還是養不起家！你去當了傭人，我原先很是委屈。」他說，於是沉默着。「不過後來我就覺得我們兩個已經各走各路了。」他嚴肅地低聲說，「我不知道是哪個搞的，我們不是夫妻，又不是……朋友，我覺得奇怪！」

「要是我們是朋友就好了，」他忽然大聲說，「但是我想的事情你根本想不到，我也不想到你想的那些！我們兩個就像是對頭，老實說，脾氣又都不好！不過，說到這裏，到了今天，你也得原諒我啊！」他因感覺什麼而沉默。「我一直做夢，指望弄幾個錢好叫你不做傭人。夏穎開借了一萬塊錢給我，我當時還以爲他是好意！這個錢我隔兩天就還跟他，他有錢儘管買別的，」他說，輕蔑地笑了一聲，「他可買不到我底心！」

「夏穎開他跟我說，他對你一點兒壞意思都沒得，他覺得對不起你！」小才說，簡單地痛苦着，希望張敘貴能够跟夏穎開和好，並且共走人生底長途。這個念頭總是在激動着她的，因爲，在這種罪惡的處境中，她是這樣的單純和善良。

張敘貴蹲了起來，冷笑了一聲。他被嫉妬激怒了。

「那才漂亮！」他說。「我跟你說！我們吵了好久了，我也弄清楚了，」他沉默了，防備着黑暗和寂靜中的那

個迷人的小才，或者說，那個叫做愛情的東西，「今天，我們過去的事不必再提，我底頭腦也不頂舊，那麼你說吧：你還是決定丟開夏穎開呢，還是決定跟夏穎開去？這是一個決定，你要自己負責任！」他威脅地說，同時他覺得小才不會叫他失望的。然而他又害怕着這個希望。夜班的煤車從礦山出來，駛進了梳槽了，傳來了一陣沉重的轟聲。那些燈光，突然地顯得興奮而明亮。

「你說吧！他興奮地說，『不要勉強！』」

「張敘貴！」小才跑過來，蹲下來，熱情地說。「你何必說這種話呢？我們兩人不管怎樣都要活下去的！」她沉默；「我們現在兩個人分開了，一見面就好像是仇人，從前我們是多麼要好，你總記得吧！不，你聽我說！」她說。「我是錯了，你底心是這麼好，不怪我，反而安慰我！我們都是年青，不懂事，沒有人照顧，也沒有人記得，我總是想到，要是我們病了，死了，是沒有人會記得的！不過那時候我們就不再被別人責罵了，那時候你就會曉得，要是我在地底下，爲我底罪孽在受罰，受苦的話，我底心裏是要叫着你的！」她流着淚，跪了下來，埋頭在張敘貴底膝上。「我被別人引壞了，不過我是不會忘記你的！敘貴，我們總有一天明白！我們要活下去啊。兩個人，一直到我們都老了……」她重新埋在他底膝上。

張敘貴，撫着她底頭，好久地沉默着，他底臉在痙攣着。

「不，你不能這麼說的啊，」他說，哭起來了。這時，一個孤單的礦工，在不遠的地方，提着燈走下坡來。他停下

了，舉起燈來向這邊照了一照，似乎是猶豫了一下，又繼續向前走了。坡上傳來了沉重的轟聲。

「我們多可憐啊，」小才狂喜地說，藏在張敘貴底懷裏。

四

無知的小才，在這種絕望的處境裏，有時甚至覺得這種處境是幸福，快樂的。似乎無論怎樣的不幸，人們總可以在熱情裏慰籍自己，並且生活下去。有時候，這個鄉下的小女子站在一個什麼樣的高處，覺得她是被兩個同樣有價值的人愛着，覺得她底心慰藉着這兩個人，他們都不能缺少她，而覺得歡喜。她生長在並不貧窮的家庭，在年幼的時候，沒有知道什麼是苦難，但學會了什麼是幸福。她底一個表姐，和她在小學裏同學，而且竟然進了中學，後來嫁給一個漂亮而有錢的排長了。小才，讀了幾年的書，認識了幾個字，重要的是，認識了人間的幸福，在冬天的深夜裏，捧着水煙袋，站在父親底牌桌旁邊，陶醉地聽着麻將底聲音；在溫和、明媚的日子裏，繫着兩個辮子，坐在櫃台底後面，呆呆地看着路上的行人——在她底家鄉貓兒場上，是有着不少的時髦的男女的——以及在過年，過節的時候驚喜着，期待到舅母家裏去，期待着她底表姐和那個漂亮的男人回來。這樣的時光，培育了這個追求幸福的女人了。因了家庭底不幸——她幾乎完全不能懂得這個不幸——嫁給了張敘貴，她覺得是冤屈的。但是她即刻就熱愛着張敘貴了，用她底一切幻想來裝飾這個愛情。她底快樂，較之是從張敘貴來

的，倒是從她底隣人們來的：那些嫉妬的女人，以及那些無賴的青年，他們底放肆的玩笑，總是叫小才非常的快樂。她知道別人都在注意，並且嫉妬着她底美麗。她逐漸地就確信自己是非常聰明的了，但是，因了生活底困難和張敘貴底離開家鄉的渴望，到礦上來以後，她底處境就深深的不幸了。她在貓兒場沉醉地生活，在裏面的那種美麗的，虛華的快樂，突然地消失了，因此對於張敘貴的那種熱情的幻想也消失了。在貓兒場，人們和她開玩笑，是把她和張敘貴聯結在一起的，因此她快樂地覺得她是和張敘貴聯結在一起的，但是這裏，人們看見了她，注意着她，但並不覺得張敘貴底存在。這裏是這樣複雜而喧囂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給了她一個卑屈的渺小的地位；相反的，在貓兒場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優越而舒適的；是什麼一些東西底主人。在最初，她是非常的不慣，可憐地依戀着張敘貴，使張敘貴覺得他是到達了他底目的了，因為，在家鄉的時候，她是那樣的驕傲，從不會如此依戀他的。他底離開家鄉，除了對貓兒場的嫉恨和其他的原因以外，也是爲了這樣的一個熱烈的目的；他是一個獨立的男子，他要當着全世界，站在艱苦而陌生的生活裏，宣佈說：這個女人，是屬於他的。所有的陌生的人們，都將因了他底驕傲而無疑地確信，這個女人，除了是他底妻子以外，不再是別的什麼。這是愛情底專制的目的。這個目的好像是達到了，但不久事實便證明了，他，張敘貴，永遠不能達到它。

在最初，他們曾經住在一起，但後來，鐵匠底微薄的收入便不能維持這個，並且張敘貴也倦厭這個了，他倦厭這樣的一種一籌莫展的重負，他祇是熱愛他底鐵工房裏的緊張工作。在家鄉，他是整天地蹲在那個狹小而

骯髒的鐵匠鋪裏的，在這個鋪子裏，他有一份股子，所以名義上是獨立的。然而，從十三歲當學徒以來，他是受過怎樣的苦。即使在這個僅有三個夥計和一個徒弟的舖子裏，也充滿着痛苦的迫害和糾紛。徒弟，已經滿期了，但仍然做着徒弟。十七歲的少年得不到工資，工作得最苦，並且受着師父娘底虐待。他逃走了又被追了回來。大家說他偷了東西，並且說這是受了張鉞貴底唆使的。師父用賣他的壯丁來威脅他，要他寫一張契約，照舊地再工作三年。孤另的少年，在這張賣身契上蓋了手印了，但他哭起來說，他願意再做三年，祇要張鉞貴肯做他底師父。這件事情是在一個茶館裏進行的，張鉞貴在徒弟王學孟底哭聲裏推倒了凳子走了出來，找了人，預備打架。但已經得到了利益的師父卻願意和解了。爲了安慰這個可憐的青年，張鉞貴又來做工了，但第二天他就因內心底紛亂而燒傷了手，於是他就決心另謀生路了。

他想到，離開他當學徒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十幾年，爲什麼，過了十幾年，情形仍然如此。他想到，師父和徒弟同樣的是可憐的人，爲什麼他們要迫害別人，並且一代又一代地迫害下去，而不想到這種生活底可怕。張鉞貴，憑着他底年青的氣概，決心去尋找另一樣的生活。

於是礦上的這個寬敞的，緊張的工作場對他就顯得無比的輝煌。在他失去了小才的這些日子，他是工作快要瘋狂了。是這樣的有時寒冷，有時又溫和，明媚的春日，年青的張鉞貴，是在猛烈的工作裏面陶醉着。當小才在主人家裏和太太熱烈地辯論着什麼的時候，當她受着寵愛，顯得愛嬌，不肯洗衣服，但希望和小姐們一道

出去玩的時候，或者當她因受氣而哭着的時候，張敍貴是在他底爐火旁邊拚命地敲擊着的。

小才得到了寵愛，張敍貴得到了工作，這兩樣都使他們互相遠離。半年的時間，他們已經各各習慣了他們所生活的世界了。課長底大女兒，已經訂了婚了，但因了什麼緣故延遲着結婚。她差不多是這個家庭底權威。她幾乎總在病着。是那樣的傲慢而嬌弱。這種生活，就復活了一幅古代的圖畫了：就是小姐和丫環。在落雨的淒清的日子，小姐裁着衣服，丫環就坐在旁邊，編結着鈕扣。連這個也煩悶起來的時候，小姐就搬出棋盤來，教丫環下棋；故意地輸一着，然後又贏回來，於是她們就快樂地大笑一陣。快樂的丫環，總是愛說一些難聽的俗話的，小姐就用一些撒嬌的巴掌來鼓勵她。

在同樣的落雨的日子，張敍貴在他底爐火旁邊敲擊着。歇下來喝水的時候，他從窗戶望出去，就看見了坡上的成羣的礦工，從梳槽下面疾馳出來，橫斷宣文場而飛奔出去的，成列的煤車，以及矗立在坡上的鍋爐房和電機房底雄壯的建築。梳槽底巨大的白石槽被雨水洗淨，顯得那樣的美麗，電機底顫動聲是那樣的悅耳。使這一切人運動，使這一切壯偉的建築在山谷裏豎立起來的這種氣魄，在這意外的瞬間就奪去了張敍貴底心了……

突然地張敍貴回過頭來。一切敲擊聲都停止了，可以聽見二十座火爐燃燒着的熊熊的聲音。年青的，瘦削而美麗的，快樂的鄭海雲站在門檻上，叫了一聲，大笑著彎下腰去。在他底後面，站着鬍子楊德興，顯得疲乏、惶恐，

狼狽，但譏嘲地善良好地笑着，望着停下工作來的鐵工們。

鬍子底疲乏的表情好像說：「這有什麼好笑的呢？不過，這不關我底事，你們笑吧！」

張敘貴沒有來得及聽清楚鄭海雲究竟說了什麼，大家大笑而且大叫起來了，離開了各自底爐火，一瞬間顯得混亂，嘈雜，快樂。張敘貴，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無須知道這個，突然地快樂地大叫一聲繞過兩座火爐奔過去了。

「鬍子！噯啊！」大家圍着鬍子大叫着，但突然地寂靜了。鬍子，同樣的疲乏，狼狽，譏嘲地看着大家。

鬍子突然地從一個空隙裏逃出去了。

「生了小鬍子呀！鬍子生兒子呀！」鄭海雲叫，跳着追着鬍子跑。

「兒子呀！小鬍子！紅蛋呀！不要逃！」

這樣的一片快樂的大叫聲，凳子翻倒了，水壺從窗戶上跌落了。鬍子倉惶地拉了一下風箱，又着腰站着，歪着頭，做了一個滑稽的鬼臉，好像他原來不知道生兒子是什麼一會事，但大家使他知道了，生兒子，是非常非常快樂的。

「這有啥子好笑啊！」鬍子，含着快樂的眼淚說。

「看！鬍子摸錢了！」

活。

「找杯子來，我去打酒！」

「啊啊啊！」大家又叫了起來，不知爲了什麼。但課長沈德望，憤怒得發抖，跑進來了。

「幹什麼！」他叫。

「鬚子，生了兒子！吃不飽！」有誰叫，於是大家沉默。鐵工們，帶着輕微的悲傷，悄悄地回到各自底位置上去了。敲擊聲懶懶地起來了。課長一走開，大半的敲擊聲重新停止。但大家不再說話，傳出了張鉞貴底安靜的歌聲。
張鉞貴顯然的想到了小才。

「休怪我，做事太無情！唉海海啣伙，唉海海啣伙啊！」張鉞貴唱，敲着一塊紅軟的鐵。

幾乎是突然的，大家猛烈地敲擊起來了。

「師叔！」一個怯弱的聲音，在窗外喊着。「師叔！」

張鉞貴抬起頭來，看見了瘦弱的蒼白的王學孟。他丟下工作，並丟開他底那個寂寞的感情，跑出去了。王學孟，提着一小包東西，全身都溼透了，在泥水和雜草中迎着他跑來，而站下了，盼顧了一下，看着他。

「師叔，我跑來了！」學徒說，悽苦地笑了一笑。

張鉞貴沉默着，憐恤地笑着看着他。王學孟，鐵匠鋪底徒弟，使他重新地想到了小才和他往昔的那一段生

「來了就住下再說吧！」他說。

「他們會不會，」王學孟說，盼顧了一下，「追到這個地方來，師叔？」

張鉞貴，站在雨中，向坡上的那一座巨大的煙突望了一眼。

「那他們不敢的！」他說，他底眼睛因悲涼的感激而潮溼了，「跟我進來吧！先進來看看！」他說，提過王學孟手裏的那一個可憐的包袱來。

五

晴朗的，明媚的早晨，夏穎開坐在號房門前。煤車底隊伍轟震着經過他底身邊，他機械地工作着，遞出籤子去，又填寫着，蓋着圖章。這工作是這樣的無聊而苦悶了，他想念着別的什麼。一個年老的，生瘡的，襤褸的礦工奔過岔道，大哭着向山溝裏奔去；他底兒子在井底下跌死了。工作都停止了，大家陰鬱地看着奔跑而哭號的老人，夏穎開抬起頭來看了一下，又低下頭來蓋了兩個圖章。他周圍的這一切都不能撩動他，他底心並不在這裏生活，他渴望着別的什麼。

他渴望接到一封奇怪的信，他渴望有有錢的，高貴的人來訪問他，他渴望面前的一切突然地消逝，而展開一座神奇的花園；他渴望任何一種奇蹟。他底渴望又是受着巨大的壓迫的，它沉重地蝕在他底心裏。

先，夏穎開做着生意，並且利用着他底勢力敲索着碼頭上的那些船老頭們，他覺得有深巨的仇恨埋伏在他底四周，但他是在和這些仇恨做着愉快的遊戲。一個熱鬧的碼頭，對於一個熱烈的青年，是一種強烈的引誘。好、勝的夏穎開什麼都幹，他在公會裏拜弟兄，在茶館裏拿言語，吹牛並且逢迎，生活得非常的快樂。實在說，夏穎開是並不愛錢的，但他愛好勝利和雄壯的生活。

那些時候他是輕快的，連罪惡都是輕快的。但到了和小才發生了這樣的糾紛，落到飢渴的愛情裏面的現在，這些就變得沉重而可怕了。他突然的祇需要愛情，感到寂寞和悲傷，覺得另外的一切都是假的。它們是假的，因為它們不能和他底戀愛的心發生任何交涉，他決未想到要利用它們來幫助他從愛情裏獲勝，他確信他本身就能够獲勝，他覺得這種念頭對於愛情，是一種恥辱。

彷彿以前的生活祇是一種無害的年青的遊戲，現在他，夏穎開，開始真正的生活了；他必需無所憑藉地去戀愛，洞察神祕的人生，得到悲慘的勝利。因此，對於他，小才便變成了一個熱情的偶像。他做着實際的一切，並非不懂得他底在宣文場上的生活地位對於他是有利的，但決不願承認他是憑藉着這個的。

他討好宣文場的人們，希望自己底恐懼的心能够平安下來。但它終於不能平安下來，他覺得自己是罪惡的。先前他曾經以自己底惡行為光榮，但現在他是在戀愛着了，覺得他和小才底一切行為都是可羞惡的；年青的遊戲是過去了，他開始了生活，他羞恥地覺得自己正在過着和一切卑劣的壞蛋所過的同樣的生活，他覺得

他決不能再過這種生活了。

他是孤寂着。和張敘貴夫婦糾纏得這樣的苦惱，那個無名的渴望又是這樣的嚴重，他總是把小才帶到旅館裏去，他總是利用着金錢和別的什麼來跟自己助威。他覺得他是罪惡的，墮落了，再無希望了。他不得不照舊地逢迎礦上的工頭們和公會裏的那些邪惡的英雅們，希望得到一點保障，不得不更謹慎的對上司陪着笑臉，不得不繼續地做一點生意，這一切，都使他對自己底生活覺得恐怖。

但這種無助，無望的處境，這種對於自己底渺小的輕賤，卻使那個愛情因了受苦的緣故而猛烈地噴發出來，變得美麗而驕傲。沒有小才，他是再不能生活下去了——他自己覺得是如此。他覺得，他底權利，是高貴的。那些熱情的小說底目標，熱情的小學生底目標，是仍然在他底前面招喚着。

這個明朗的春日底下午，小才找到他了，他們先後地溜過宣文場，而走到那個豐滿的，迷人的山溝裏去。在宣文場上是勞苦的喧鬧，但這裏卻是另一個世界，它是這樣的深邃而幽靜。這種深邃、幽靜，縣崖和鬱屈的大樹，密林和細小的溪流，以及在這裏面動盪着的那一股沉鬱的涼風，好像已經幾千年了。但忽然地在一個高坡上出現了一片桃林，開着斑斕的桃花，給予了一片神奇的青春的氣象。這一對相稱又不相稱的愛人，沉靜地走着，直到走到再沒有人能夠發覺他們的地方，站在一片原始的松林前面，看得見下面的無數的小山巒和從遠處的山谷裏流出來的碧綠的江流。

夏穎開底心安靜了，他坐了下來，長久地望着遠處。

「你看啊！」他說，指着遠遠的下面的一座荒涼的寨子，這座寨子，在往昔那些可怕的歲月，是大地主們底城池，又曾經是強盜們底堡壘——他們曾經無數次地從山谷裏渡江而來，攻陷了它。「你看，那裏，我有一次一直走到那麼遠！」

夏穎開說，笑着，然而他底笑容突然地就消逝了。

小才坐了下來，她底變得灰白的嘴唇戰慄着。

「夏穎開，」她說，「我們走開這個地勢吧！」

然後她含着乞憐的眼淚看着他。

「哪個樣呢？」夏穎開問，迷起眼睛來看着那個城寨。

「明天一最早，你在塌塌下頭等到我，」小才說，「我啥子東西都不帶，跟你一道走！——要是你高興馬上走，我們就馬上走！」她堅決地，動情地說，好像是，在這個世界上，她是什麼都不在乎了。

夏穎開野獸般地盼顧了一下，站起來了。

「走！」他英勇地，大無畏地說。

小才站起來了，帶着一種茫然的，驚駭的表情。夏穎開向坡下走去了，小才跟隨着他。夏穎開充滿着對於什

麼的憤怒，這種憤怒激動着他，他們向山下走去——好像他們對於這裏的痛苦的生活已經無可留戀，好像他們是要走進荒野，投奔到廣漠的陌生的世界上去了。

但這是欺騙和幻夢，這是荒唐的。

「張敍責啊！小才悲痛地叫，站在荒草裏大哭了。」張敍責，我對不住你啊！」

在這個哭聲裏，好像正在等待着這個哭聲似的，夏穎開那一頭憤怒的野獸，在一塊墓碑上坐下來了。

他用嘲弄的眼光看着小才。

「我跟你開玩笑的啊！」他說，譏刺地笑着。

他看着小才，譏刺地，昏迷地笑着，笑着，突然地他垂下頭去，痛哭起來了。他們同聲哭着，悲痛自己底虛偽，但又彼此覺得是受了對方底欺騙。

「夏穎開，我……我又不是說不走！」小才哭着跑了過來，說。

「不走了！」夏穎開堅決地說，哭着，好像他真的是要走似地。

「告訴你，夏穎開，」小才蹲了下來，說。她告訴夏穎開說，他已經懷孕了。

「曉得，我曉得！」夏穎開說，冷笑了——一聲，站起來走了兩步，撲倒在草地上。

同時小才坐了下來，她說出了這個，突然覺得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空虛的了。她呆呆地望着遠處的山

坡，告訴自己說，無論發生了什麼，無論別人怎樣地對待她，無論生和死，對於她都是不重要的了。

這空虛是對於自己底生存的失望。多時以來支持着她，並替她辯護的那些想頭，那些決定，那些幻想，一直到了這樣的最後，才被證明是虛偽的和不可能的。伴隨着這些預想的決定的汹涌的熱情，隨着這個破滅消逝了。她坐在荒地裏——這以前她是信任着什麼，容易快樂，那樣地熱愛這人間的生活——現在她突然地冷酷起來。

「沒有哪個好怪，沒有啥子好想了！」她想，站起來往坡上走去。

夏穎開坐起來失望地看着她。夏穎開喊了一聲，但她繼續往坡上走。夏穎開爬起來向她追去。

「我不能生活下去了，」他想。

「你哪個的？」他謹慎地小聲問，他們走過一個寂靜而澄碧的池塘。小才不回答，迅速地向前走去。

他們看見宣文場，並看見那個冒着煙的巨大的礦山了，那種永不休止的震動，表現了熱烈的橫暴的生活——他們站了下來。

「你讓我先走！」小才說，迅速地走了開去。

夏穎開覺得屈辱，但又懼怕和她一道走，和她一道走，被別人看見，他覺得是羞恥的。他覺得所有的沉默的眼睛都洞察了他底昏亂的，可怕，罪惡的生活。

他走到路邊去，靠着草坡，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他希望想一想，有一個決定。但他突然地覺得空虛，疲勞。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礦山底沉重的震動聲好像從地下傳來，牠好像波浪，他，夏穎開，在波浪上漂浮。他在一陣強烈的驚怖中醒來，太陽已經下落，宣文場上，已經照耀着燈火了。周圍是這樣的寂靜，這種景況是這樣的淒涼！他站起來就向場上狂奔。

「拿酒來！」走進熟識的酒館，他喊。

他喝着，興奮着，在什麼一種混濁的波濤裏愉快地浮沉着。他忽然沉到底底——人們噪叫着從他底頭上踏過去。他忽然鼻高，看得見他自己的，以及另外的一切人的可憐的痛苦的生存。

「夏穎開，你哥子喝酒。」一個瘦小的人，假裝着非常快樂，笑着在他對面坐下來，說。

這是一個邊江客。就是，運銷商。但夏穎開看着他好像不認識他。

「你哥子我曉得，」運銷商走了過來，湊着夏穎開底耳朵，神祕地說。「三月份底證下來了！要是弄到一張，

我包你有辦法！」

「我不曉得！」夏穎開說。

「你我不是外人，」邊江客說，爬在夏穎開底肩膀上；「聽說——要提價了。你前次的水腳，我跟你蒸起了！啊！」

這個半老的瘦小的人好像一隻狐狸，快樂地笑着，看着夏穎開。

「提價，跟水脚，有啥子關係呢？」夏穎開想。「她不會跑掉嗎？」他想。

「我跟你說，老吳有證。——我不幹了！」他說。

假裝快樂的邊江香，不信任地，快樂地搖了一下頭，端起夏穎開底酒杯來一口喝乾，又替他酌滿，這個桌上那個桌上地招呼着，跑出去了。

「我犯罪啊！」夏穎開狂暴地想：「我看明白了，我犯了罪！——我對她犯罪！要是她馬上死了，或者已經死了，我就會立刻在這個場上拾起頭來，放一把大火！要是從來就沒有她，要是她死掉了，那我就從來不會知道罪惡！現在你有責任，你是一個可憐蟲，一個壞蛋，一個最卑賤的人！你辜負了別人對你的希望，你不見哪裏是真正的人生和高尚的事業，你欺侮窮人，你對有錢有勢的人，俯首帖耳，於是到了時候你就死了！你白白地糟蹋了你的生命啊！」他站了起來，狂暴地盼顧了一下，摔下錢跑出去了。

天在落雨。他跑出宣文場，看見了煤場上的燦爛的燈火。他忽然驚呼一聲站下來了。他彷彿看見有什麼高大的東西，什麼海市蜃樓在黑暗的空中塌倒了。他的確看見空中有一座雄壯而偉大的建築，一瞬間燈火通明，好像黑夜的大海中的一艘巨輪，但是他來不及看清楚牠，牠就消失了。牠消失，煤場底燈火就顯得荒涼，雨，悄悄地飄落着。

六

夏穎開告訴自己說，他必需解決他底問題，他必需重新生活，他必需清算一切恩仇，他必需——假如她願意的話——帶她走開，等等。但是他生活下去，昏亂而孤苦，荷着罪惡的意識，什麼都沒有做到。他不需要什麼愛惜了，但又可憐地抓緊着它。在一切之中最使他痛苦的，他不敢想到的是：他覺得對於張敘貴他是有罪的。

他常常看見張敘貴。他們不再說話。他覺得張敘貴是憂鬱而寂寞。他責備他自己底勝利的心情，可是無用。從茶館裏的那個赤誠的告白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兩個月了。小才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但張敘貴沉默地容忍着。像一切愛着的人一樣，他不能設想小才是對他不忠實的，至少，他覺得責任不在她。同時，像一切對這個做着艱苦的內心鬭爭的人一樣，他隱隱地希望小才會離開他——雖然他確知這對於他是很難忍受的。但是這個世界看這種事情，沒有這種理想。人們不知道張敘貴爲什麼會容忍，他底朋友們，都用一種同情的眼光來看他。而那些幸災樂禍的，快樂的人們，就把他當成譏嘲的對象了，雖然他們決不敢當着他底面譏嘲他，他是痛苦的。和朋友們一道玩的時候，他敏銳地感覺到他們對他所懷的憐憫。走着路的時候，一個陌生人底眼光會使他戰慄起來。

「喂，那就是——那個鐵匠！他底堂客偷人！」他覺得大家在他底背後這樣說。

於是，就祇有爐火和紅軟的鐵，瘋狂的工作可以安慰他了。祇有這樣的事能够安慰他。他替王學孟弄成功了，王學孟成了他底副手。痛苦頑強起來，他底容忍顯得是非常驚人的。他甚至於尊重，並且同情夏穎開，他悲痛地希望夏穎開能够帶走小才。

一天晚上，大家沉默地坐在宿舍里，他痛苦地躺在床上。鄭海雲無意地向誰說，今天他看見了夏穎開，然後他笑了一下沉默了。

「夏穎開哪個？」他問，坐了下來。大家困窘地沉默着，他們底眼光告訴他說，他是不幸的人。

「這有啥子關係啊，我底堂客跟別個……你就說嘛！」他憤怒地說，「我告訴你們，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不管他結了婚沒有結婚，他都應該自己做主，他是自由的。」他憤怒地說，他希望告訴大家說：小才，因她自己底生命而有自由。

他覺得他的朋友們都庸俗，偏狹，無知。自由，掙脫了一切可憐的無謂的束縛，無比的輝煌，在他底心裏昇起來了，照亮了他底艱苦的人生的道路。

但大家謹慎地沉默着，相信他是不幸的。

「我覺得我並不會受別個底欺侮！沒有人敢欺侮我！」他憤怒地說，站起來又坐下去。「每一個人底生命每一個人自己負責！要是一個女人高興愛別個，她有她底理由！」他說，然而他底心痛苦地解釋說，小才，是沒有

理由的。「她底事情她自己……負責！我祇能說：我要你這樣！我不能說：你一定要這樣！未必你們以爲一個女人一定要是男人的奴隸！那樣的無恥！」他說，突然看見了整個的世界，所有的黑暗的生活，那些女人們因悲慘的生活而消瘦，那些男人們瘋狂地欺凌，鞭撻她們！

然而大家沉默着，他痛苦得發抖了！夏穎開是有錢而狡猾的，他沒有勇氣和力量保護無辜的小才，他是被侮辱的！而且他竟然希望逃避！

他縮下去，閉上眼睛。

「祇有你底心腸才這麼好啊！」鬍子大聲說。

「鬼話！告訴我惡得很！」他叫，跳了起來。

然而他還欠夏穎開一萬塊錢，別人會覺得他是因了這一萬塊錢而出賣他底女人的。他是這樣的痛苦，第二天在工作的時候因一把鉗子而和一個同事吵架了。這個同事好像是用夏穎開來諷刺了他，他就一拳把他打到地上去了。

他受了記過的處罰，但毫不關心。下午，他湊足了一萬塊錢，找了幾個朋友，讓他們跟着他，去找夏穎開了。他在煤場下面遇見了夏穎開。他底朋友們站下了，他顫抖着走了過去。

「夏穎開，」他說，「還你底錢。」

「不要，」夏穎開驚慌地說，「你留着……我不要，真的，」可憐的，軟弱的夏穎開說。

「不要也拿着！」張敍貴狂暴地，激越地叫，一拳打在夏穎開底臉上，使他坐跌到地上去了。

「打啊！」那些鐵工們，奔了上來，喊。

夏穎開突然地覺得他是被欺的，於是憤怒，勇敢了起來，跳起來回擊了。這麼多人打他一個，並且他是軟弱的，悔過的，良善的心的。他是弱小的，他爲良善而戰。

怯懦的夏穎開，他是多麼勇敢啊！他底嘴裏流着血，他的衣裳被撕破，他是爲了小才而受苦了，他覺得他是報答了小才了。他覺得周圍站着無數的人，他渴望當着這無數的人吞掉他底仇敵。他向那一張慘白的，兇惡的臉擊過去，覺得這一下是致仇敵於死命的，但是他自己卻首先翻倒了。

人們在他底周圍噪雜着，他卻忽然覺得舒適和良心的和平。人聲，噪雜聲都顯得遙遠了，唯有他底幸福的感情是親切的，並且看來再不會被毀壞了：他從那可怕的，焦灼的，骯髒的一切裏離開，得到這良心底平和了。

他覺得有兩個人俯下來看他；他想說他並不需要他們。他看見兇惡的，蒼白的張敍貴站在他底旁邊。

「張敍貴，」他說，悲傷地笑着。「我對不起你……我真的對不起你。」他加上說，浮上了眼淚：他對自己覺得有無限的憐恤。

「並不是要永遠這樣的。」他想，「生活一定會有出頭的一天，因爲我勇敢！」

他底兩個朋友扶他到醫務所去，他們把他放在椅子裏，他覺得安適。小才，或其他的別的東西，都不能再叫他痛苦了。春天的陽光照過玻璃窗，白衣的護士冷淡地走過去，使光線變動，他覺得是特別的動人——其中有一種高貴的東西。他看着他周圍的那些生病的女人和害瘡的，醜陋的，半赤裸的礦工們——醫生到井口救急去了，沒有回來。礦工們沉默着，舉着腐爛的腿，或者支着頭，疲勞而冷淡。

「這裏有這麼多不幸的人！」夏穎開在他底道德的激動裏，矜持地想，看着他們。「他們才是真正的受苦，可是他們都不像我那樣的壞！我在宣文揚以為所有的人都是墮落無恥的。我的墮落無恥算不得什麼！不過在這裏，在這房間里，祇有我一個人是墮落的——我從前墮落過。」他向一個礦工悲傷地笑了一笑，這個礦工正看着他。礦工，不覺地笑了一笑，然後開始呻吟。

肥胖的醫生，帶着煩厭的神情進來了。從裏面的候診室裏跑出兩個太太來，醫生跟她們進去了。礦工停止呻吟，吐了一口口水。

好久之後醫生走過來看顧夏穎開。

「他們先來的。」夏穎開說，特別謙卑地，指礦工和女人們。

「不要緊，」張成財挨着他坐下來，說，「我有辦法整張敘貴的」

「不必了！」夏穎開說，柔弱地笑着，他覺得他已饒恕了一切了。

他底嘴仍然在流血，並且他底臉被打傷了。醫生吩咐護士塗了一點藥，夏穎開和他底朋友們走了出來。

衰弱的夏穎開在陽光中慢慢地走着，他覺得想到小才是可恥的；那裏面有着可恥的一切。他睡在宿舍裏，驕傲而孤寂地，讀着他底幾本破書，但第二天他得到通知他被裁掉了。礦廠用緊縮的名義裁掉它認為是多餘的員工。這消息他已知道好多天了。這消息在打架以前就使他惶惑而不安，他底痛苦，並不在於被裁掉。而是在於他發覺他在這個世界上毫無能力。他曾經懊悔他放棄了做生意，投機，敲索等等，這種懊悔引起了道德的痛苦。他好像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爲了生活，而是爲了被試驗。最可怕的是生活底懶惰，無聊，沒有目的。已經兩年了，先前也許還有一個目的，後來卻生活得空虛。他好像沒有希望走出這種生活了。他告訴自己說，現在是在社會上生活，而社會上，就是如此，祇有如此。於是時而是金錢，時而是女人，時而是權力，欺詐。

他以爲自己還有一個理想，他想着虛偽的思想，不去看真實。然而，人們覺得自己是在活着，這個感覺，常常祇是對於他們底社會關係，金錢和勢力的感覺。夏穎開底情形就是如此的：假如他突然被裁掉，他便沒有原來底社會關係，金錢和勢力了。

他是無辜的，善良的青年，他能够和任何東西結合起來，祇要這個東西有某種勢力。現在他被裁掉了，他發覺自己底生存是薄弱而無力的。這個感覺是這樣的可怕，他將怎樣生活呢？

但是他丟不開小才了，他底好勝心蠢動着，他底對張敘復仇的意念起來了。以前他總是用「漂流到天

涯海角去」這個思想來安慰自己，並威脅小才的——但到了現在，這個思想卻沒有勇氣出現了。他簡直不能再想像所謂「天涯海角」是什麼東西——它祇是他先前的那種昏亂的生活底一種藉口而已。

他想到正式地做生意、賺錢，帶她到城裏去等等。他不停地想着這些。他覺得，規矩地去做生意，不會再是罪惡的；讓小才成爲自己底女人，祇會得着讚美，更不會是罪惡的。

夏穎開躺在床上，有些發燒，軟弱而無力。黃昏的時候，他底幾個朋友來看他了，他們之間原來非常淡漠的。他們好像覺得慚愧、有罪，他們悄悄地走了進來，坐在對面的床邊上，好久地沉默着。

夏穎開，在他們進來之前，是在注視着窗外的溫柔的黃昏，一棵槐樹在微風裏招搖着，他沉浸在一種深遠的思慮裏。朋友們進來，他同樣的覺得困窘。他突然覺得他和他們的關係一向是虛偽的，他憎惡他們底愚笨、自私、虛偽。但他又非常傷心了，含着淚水。一種沉重的悲傷壓着他使他底呼吸困難。

大家都不安。他們好像說：「我們都高興自己沒有被裁掉！我們是虛偽的！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

夏穎開柔弱地笑了一笑。

「烏焦」張成財困窘地說，大家狠狠地笑着：「這個礦上的事情，根本就是烏焦的！」

「我們都幹不久了！」另一個說。

夏穎開同樣地笑了一笑。他們走開他便流下眼淚來，那個悲傷化開了，他盡情地哭着。

「就是我一個人老實啊！早知道……我就多搞幾筆……我放過了多少機會啊……別個都在那裏搞，你老是……做着夢，」他哭着說，「可憐你心裏還要說什麼罪惡啊！」

他突然地就跳了起來，兇惡地望着他底假想的對手。

「是的，我就是耍搞錢！做生意！包包袱，玩女人！整個的世界都是這樣，我怕誰？我要錢！我要做地痞流氓！有錢有勢我就可以支配你們，看你們還敢不敢哼一聲！」

他站在昏暗中，帶着兇惡的、復仇的、快樂的熱情。春天底溫柔的晚上來臨了，工人們在窗外通過着，各處都發出噪雜的、興奮的聲音來。但夏穎開站在他底巨大的寂靜中。

接着他就打開了他底箱子。淒涼的少年時代底紀念，那些作文本，那幾本書，呈顯在他底眼前。他在瘋狂的激動中把牠們撕碎了。

七

打了夏穎開之後，張敘實底處境完全變化了。先前他並未公開地行動，他好像非常羞恥，對這個世界掩藏着這件事情，而且他並無確定的主意。他底那個對於人生的嚴肅的理想，在陰暗中照耀着他。但現在，他被激怒了。夏穎開躺在地上說對不起他，引起他底強烈的對人對己的憎惡來。那麼多眼睛看着他，告訴他說，在人生、愛

情裏面，他是失敗的；夏穎開底柔弱的懺悔告訴他說，他是失敗的。妒嫉底力量，比任何東西都強，在他裏面燃燒起來了。

他底眼前騰起一陣煙火，清醒的理智和嚴肅的思考化爲灰燼了。

「我們中間總有一個死掉！」他對自己說，衝出人羣，奔到宿舍裏去，躺了下來，任何人都理會。朋友們底關心成了多餘，可厭，累贅；他渴望單獨一個人去做一件事。但他仍然和大家一道去上工了，工作變成了憎惡的對象，他仍然去。王學孟沉默地做着事，同情地偷看着他；他覺得所有的眼光都是如此。他左邊的一個爐子，一個工人，因爲什麼一種不安的緣故，疏忽了，讓一塊燒紅的鐵落在左手上。發出了一聲可怖的尖叫，那隻強壯的手即刻就變成了血淋淋的爛肉。他看見受傷的人把手伸到水桶裏去，他想制止他，但又覺得這是不必的。

「是他，又不是我！」他想。

但是在這時有人喊他。辦事室喊他去：他明白他要受到什麼打擊了，但毫不在乎這個。

他走了出來，走過揚着灰塵的廣場。

「爲啥子是他，又不是我呢？」他興奮地想，突然感到尖銳的痛苦。「一隻好手馬上就爛了！我底手沒有爛！我活了二十幾年是爲的啥子呢？要趕快，說不定我明天就死掉了！」

這種強烈的渴望表現在他底臉上，表現在他對礦山的緊張的一瞥中；他要趕快，趕快地生活，去做一切。很

多人被害了，死掉了，強壯的手突然地就爛掉了，這個世界上沒有苟且、平安、長久。那些礦工們，半年以前是那樣的——一些面孔，現在卻大半是陌生的；那些人沒是人知道地就死去了。生命、愛情、嫉妬、仇恨，它們沒有一件能夠苟且、平安、長久。

辦公室裏問了他和夏穎開底事情。他的回答是兇狠的；他說，他還要打他。一天之內打傷了兩個人，這樣他就被開除了。

他急迫地走了出來，對這個不感覺到什麼；差不多不知道它有什麼意義。他底臉慘白發抖，他呆呆地站在坡下。

他突然地就向坡上奔去，經過梳槽，奔過一片稀疎的桃林，上了坡，一直奔到沈德望底堂屋裏。小才，伴着小才，坐在桌前。桌上堆着新裁的布料，周圍是這樣的寂靜，可以聽見院落裏的樹木底搖曳聲。

「跟我出來！」他說，向那個文弱的小姐兇惡地看了一眼。

小才恐怖地跟着他，他們繞過住宅，站在一塊空地裏。張鉞貴用輕蔑的聲音告訴她，在這一天的之內，發生了什麼。

「這就很簡單了！」他說，「我們三個中間，祇能活兩個！」

「我不曉得！」小才說，因這種威脅而發怒了，「你愛哪個辦就哪個辦，我不曉得的——我底心早就就是冷透

了的！她說向主人家底後門走去。

張敘貴發覺她並不希冀他，並不希冀他底那嚴重的一切，失望了。

「你慢點走啊！」他叫，追了上去。

但突然他又站住的。

「我頂天立地地站在這小世界上！」他對自己說。

「好，你走吧！」他悲痛地說，轉身跑下坡來。

「沒有關係——我現在再不會打她了！我要敬重她，她生，她死，她自己負責，我生，我死，我自己負責！」他跑過煤場，從噪雜的工人們中間穿了過去。「在這個地底下，埋着成千的人，有成百成千的人挖着，做着工，這個山有一天會倒下來！」他對他自己說，跑過岔道，突然地站下來，看着豎立在藍空裏的高大的，光禿的山峯。

小才走了進去，希望安靜自己，坐了下來。但她厭惡桌上的花布，厭惡這裏的一切，它們叫她痛苦。她厭惡小
姐，覺得她醜陋、呆笨、無聊。

「她底鼻子多難看呀！」她想，用全部的力量憎惡着，呆呆地坐着。

「張敘貴找你，什麼事情？」小姐懷疑地問。

「你不配曉得，蠢東西！」小才在心裏說。

小姐，看了她一眼。

「他們說……不過是你有什麼事……」

小才突然地伏在桌上大哭了。她用力地大哭，哭出她底全部的憎惡來。她憎惡張鉞、夏穎、她自己，以及她身上的那個奇怪的、新生的東西。

小姐皺着眉頭，驚異地看着她。

「告訴太太說，請你……告訴說，我不做了，」她說，向後面跑去。

她奔出去追尋張鉞、張鉞不顧一切地，幾乎是狂暴地，奪取了她。於是這一件被忍耐、欺騙、理想、犧牲鼓勵着並且遮掩着的不幸，就完全赤裸了出來，並且迫近了牠底結局了。每一個，先前有那麼多掩護的，現在都無助地站着，竭力地拖延着，又渴望着結果。這情形是昏亂，而且可怕的；每一個都是昏亂、悲慘、兇惡的。張鉞，因為那個嚴肅的想望的緣故，希望小才在這一決定瞬間離開他，以便使他在悲慘中，對於這個世界，勇壯起來；但他又和夏穎做着愛情底競爭，他毫不反抗地讓自己落到一個屈辱的地位裏去，但又嫉妬有如野獸。夏穎開橫暴起來，荷着他底那個罪惡的決心了——實在說他並不知道他究竟要怎樣，但無論如何，小才是成了他底孤寂的，怠墮的生活底唯一的目的了。這在先前並不如此的，先前，是存生着一些假想的東西。

小才突然地就失卻了一切支持，落進了這個悲慘的局面。她丟不開任何一個，主要的，她不知道應該怎樣

生活。能够哄騙自己的時候，一切顯得是無足輕重的，但到了一切都赤裸出來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她從不會知道悲慘和真正的不幸，她所期待，並準備接受的，祇是迷醉的快樂。

夏穎開搬到場上去住了，用他剩下來的這一點錢在做着生意；雖然他現在失去了職位，在各方面都受着冷淡。張絨貴在一家石灰窯後面找到了一間破爛的屋子，等待他底進城去了的朋友底消息；這個朋友替他進行着城裏一家鐵廠底事情，但他現在不管這些。他們都不管他們目前的生活是如何，他們都顯得可以犧牲一切，他們爭奪着小才。這是一種可怕的爭奪，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帶着一種決心和理想。

於是這裏是三個不幸的男女。熱鬧的、劇烈的礦廠底生活，他們眼前的那個巨大的生活，對於他們是不復存在了。這種生活好像是突然地消失了，他們底四周是一片荒原，他們在這荒原裏奔逐、哭號、捶打自己。他們並不會想到用現成的一擊打倒對方，他們甚至渴望對方長存，因長存而受苦；他們渴望對方底心流血，而不渴望肉體。他們，張絨貴和夏穎開，渴望着道義上的大勝利。

這樣的荒原，灼熱的，極目無邊的荒原，看不見另外的一切生活。這樣的荒原上的這樣的靈魂，舌在酷烈的痛苦和辛辣的復仇的慰籍中。

張絨貴向小才說，祇要他最後地說一句，她是愛他的，他就立刻打死夏穎開。絕望的小才哭着這樣說了，她確信她這一次是下了決心了，爲這個而替夏穎開悲痛着。於是，她底表情說了別的。於是，因爲小才愛着夏穎開，

張鉞貴祇有繼續地在悲慘中奮鬥，他沒有權利打死夏穎開。

唯有小才底愛情才給他這個權利。他向小才說，祇要她最後地說一句，她願意跟夏穎開走，他就立刻走開。——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小才哭着，不能說什麼，撞在牆壁上而倒下了。於是張鉞貴就祇有繼續地在悲慘中奮鬥。

「後小才告訴張鉞貴說，她懷孕了。」

她沒有說別的什麼，她確信小孩是夏穎開的。夏穎開下午經過石灰窰，走進來了。張鉞貴看着他，他含着冷笑。

奇怪的是張鉞貴覺得自己沒有力氣，並且沒有權利從他站着的位置移動。在悲慘中他底悲傷的理想在他心裏醒來：他願意小才自己去解決這一切，無論結果如何，他將知道感激，決不抗爭。

小才從床上跳起來奔到門邊。

「夏穎開，你走！」她說，重新走回來躺下。

「你再說一遍。」夏穎開說，柔弱地笑着。

「你走！」

夏穎開轉身就走開去了，非常的安靜，緩慢地走着，並且從麥田上拔起一根草來在嘴裏吸着。

小才跳起來走到門邊看了一下。夏穎開已經消失了。

「他恐怕永遠走開了。」她想，走回來淌着，流着眼淚。這樣的親愛，這樣地互相依戀，不可缺少的人走開，並且永不回來，她是不能忍受的。她覺得周圍是這樣的荒涼，她哭了。

「張敘貴……我們走罷！我們回貓兒場去！」

這淒涼的聲音，張敘貴好像不會聽見。他不會勝利，並且他底理想失望了。假如夏穎開真的這樣的走了，將留給小才一生的想念，小才不會真的愛他的。並且他將要不能勇敢。最後，可怕的，還有那個小孩。

他戰慄了一下。

「罪惡！」他說，坐了下來。他覺得他自己已經瀕於瘋狂了。他底臉色是那樣的可怕：任何東西對他都不存在了。他想着別人的小孩，他想着結婚底最初，小才底迷人和美麗：那時她在他心裏是崇高的，即使現在這感情也未會稍減。但不管怎樣，結婚這一切，是罪惡的。那一段他覺得甜蜜的生活是可恥的。看吧，現在到了這樣的結果了。

在荒原上，看不見任何生活了，一切生活底門都關閉了。

「你跟夏穎開走吧！」他站起來，說，「你跟他走，隨便我一個人怎樣！」

他們沉默很久。

「我追他走嗎？」小才想。

人們看到，是這樣的渴求完全的丈夫被他底女人推倒更深的罪惡裏去了。

「我並不要你記得我，在我底心裏一直是高的！」張敍貴說，「無論你對我怎樣我都不會怪你，人生不是隨便的，你自己負你自己底責就夠了！」他閉上眼睛，阻止淚水流下來。他憐惜小才和他自己。「我前回打過你幾次，希望你……原諒我！」

「不要說這種話！」小才嗚咽着說。

「她答應跟他走了嗎？」他想，嫉妬的火燄燃燒起來了。

「你答應跟他走嗎？」他問，「是嗎啊！」

「他都走了！」

張敍貴冷笑了一聲。

「我們結婚就根本是罪惡！」他憤怒地說：「我是窮人，我在這個世界上又決不會向哪個低頭！」他好久地沉默着。突然間他向自己底腦門打了可怕的一拳，倒到地上去了。

小才扶他起來的時候，那一切驕傲，高貴，憤怒都消失了，他軟弱了，並且他底心軟弱得像小孩。

「小才，你終歸不會，不會離開我的吧！」他說，淒涼地哭着。

「我不會，不會的啊！」小才說，哭了一聲，伏在他底胸膛上。

「敝貴，我不會再說啥子！」她說，抬起頭來，「我底這一生是毀了！我就難過我把你也毀了！別人罵你，羞你，糟蹋你，你不管，你拚命地做工，爲了別個！你底心腸，祇有你底心腸才會這樣好，從今以後，你還要苦下去，自己一點啥子都得不到，光是爲了別人，還要自己責備自己，你苦下去！不過你總有一天要清白的！你爲了我，我底罪惡你反而袒護，你不讓世上的人恥辱我，我雖然不能報答你……」

「聽！」張敝貴，含着眼淚，說。

他們聽見大風唸哨着從遠處過來。突然的強大的力量撲擊在房屋上，泥灰和草楷紛紛地落下來了。

那第二陣大風同樣地從遠處起來了，石灰響裏的聲音，以及附近的微弱的人聲消隱了。小才蒙着臉。大風充滿天空。

八

夏穎開，比一切人更會裝出勝利者底模樣。他確信他必會得勝——復仇，毀滅別人，然後再做打算。他看出來他就要失敗了，於是他底決心更頑強。他有充分的理由覺得這是正當的和高尚的。

這就使他對一切都不再顧忌了。在人羣中，在茶館裏，在旅館裏的他底那一間小房裏，他時時地反省，並告

訴自己說，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受欺，孤另的。這有兩種意義。首先，他是孤另的，他應該盡可能地遁開，遺忘小才，他是不配幸福，快樂的。其次，他是孤另的，他必需試驗自己底本領：毫無憑藉地，光榮地奪到女人，戰勝仇敵。這兩樣雖然相反，但同樣地鼓勵着他去搏戰。當他想到他應該遺忘小才的時候，那種悲傷，就使得他淚水模糊地對他所想像的小才喃喃地說着話了。

好些天他在石灰窖底附近徘徊着。一天黃昏的時候，他看見張絨貴和王學孟一道到礦上去了。他走進了小才底屋子，推開了門。

小才，是正在思念着他，以爲他已經遠走而遺忘了她了。看見了他，她無法抑制她一時的喜悅。

「你沒有走嗎？」他說。

夏穎開沉默着。他忽然被什麼東西感動了。

「我走了又回來，」他說，悲傷地看着她；「我想試一試，不過……不行我底命是在你手裏了！」

小才低着頭。忽然她又抬起頭來，看着他好像不認識他。他希望知道他究竟是不是漂亮而高雅的。

「祇要你說一個字。走不走？」夏穎開說。

「我……不走！」她說，變得慘白。

「不走？當然，我底一生在你手裏毀掉是毫不緊要的，」他說，盼顧了一下；「你知道我爲了你。」他說，失望

而又覺得罪惡，壓迫着自己假哭了一聲。「我求你跟我出來一下也不行麼，我不怪別人……要是這也不，我走了！」他說，痛苦地叫了一聲。

「不行麼？」他說，站在門邊。

小才站了起來，堅決而憤怒，在他之先走了出去。

「我對得起張敘貴的！」她想。

美麗的，熱情的晚上來了。他們幾乎毫不痛苦，毀壞了的已經毀壞了，人們於是覺得輕鬆，快樂。這種自由的，享樂的時間使小才沉醉；奇怪的是，她從前不會如此沉醉過，現在她反而無所顧慮了。

夏穎開同樣的異常的快樂。他們再不提到他們之間的痛苦的問題：走或不走？這個問題已經不復存在了。他們兩個底這種行為是本能地含着有一種復仇的快樂的，雖然他們不能知道他們是向什麼復仇。他們是向那痛苦的，平凡的生活復仇，並向以前的那些良心的不安，罪惡的意識復仇。

他們不去顧忌並不知道，整個的宣文場都在注意着這件事情，夏穎開底公開的行動使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了。

張敘貴和王學孟回來的時候經過場上，有人告訴他小才和夏穎開底事。但他覺得這是羞恥的，並且這對於小才是可怕的，他不能相信這個。他沉默地走了回來。王學孟，因為不放心的緣故，跟着他。他推開門：小才果然

不在了。

他猶豫了一下，叫王學孟回去。王學孟站着不動，於是他坐了下來。沉默地在黑暗裏坐了有一刻鐘，他點上燈，開始收拾東西。城裏的事情已經成了，雖然是另一處。但他收拾東西祇是欺騙自己，他重新坐下來了，靠在牆壁上。

「師叔，你底手碰到燈了！」王學孟小心地說。

他拿開了手。

「師叔，你要睡吧！」

他搖搖頭，想到故鄉。想到鐵匠舖，結婚，灼傷了手，王學孟在茶館裏寫字據，以及他底瞎了眼睛的嬌娘。嬌娘，在年青的時候被丈夫遺棄，哭瞎了。接着他想到了鐵工廠，王學孟底到來，鬍子生兒子（鬍子底孩子，昨天病死了）以及小才底熱情——他決不相信那熱情是虛偽的。

「你回去吧！」他說，「下回不要叫師叔！」

「是的。」恭敬的，瘦弱的少年說，但坐着不動。

他沉默着，靠在牆上，一直到燈熄了，沒有油了。他在黑暗中換了一個姿勢靠着。王學孟仍然坐在那裏。

深夜的時候，王學孟靠在桌上睡去了。他扶他到床上去睡下，並替他蓋好。無掛慮的，勞苦的少年，睡得這樣

的香張鉞貴抱着手站在床邊，看着他，並聽着他底均勻的呼吸。他記得自己在這樣的時候也是睡得這樣的好。他打開門走了出去，看見曠上的在清涼的夜裏閃耀的寂寥的燈火。他底前面是大片的麥田，涼風活潑地在黑暗裏吹着。

他慢慢地沿左邊的小路走去，走進了睡眠的、安靜、黑暗的宣文場。他慢慢地走過街道，在街口停下，然後又走了回來。最後他回到他底門前，在石塊上坐下了。

他覺得有逼人的，但是愉快的寒冷：黎明到來了。風止了，麥田和山坡朦朧地顯現，最後宣文場在田野裏溼溼地顯出來了，他並且可以看見巨大的煙突在山谷裏冒着黑煙，周圍的地面，以及他底衣服，頭髮，因露水而潮溼了。

他伏着睡去了。醒來時太陽上昇着，他底周圍是鳥雀底喧鬧。

王學孟突然地推開門跑了出來。

「啊，我以爲你！」他說，立刻就嚴肅地沉默。

張鉞貴長久地看着他。

「王學孟，」他說，咳了一聲，「我要走了！也不去跟大家告辭了，有機會我們總還要見面的！」

「是的。」王學孟說，哀求地看着他。

「你坐下來。」張鉞貴說：「我總沒有跟你談過，你不要老是害怕，不要太弱！你要記着你從前受的苦，什麼事情都要跟弟兄伙一道幹，我底女人底事情你是清楚的，我想你也該懂得！現在是，不管她有沒有跟別人走掉——我恐怕她還會轉來——不管她，我是要走了！」

突然的張鉞貴站了起來。他看見鄭海雲下坡向這邊跑着。

「鄭海雲！」他喊。

「張鉞貴！」緊張的青年喊，揮了一下手；「夏開穎跟你底女人在街上——剛才別人告訴我的！」

張鉞貴底臉遽變起來，他沉默着。

「走呀！」鄭海雲焦急地叫，拖着張鉞貴底手臂。於是張鉞貴就隨着他向鎮上走去了，王學孟緊緊地跟着他們。

是趕場的日子，場上已經有很多人，街邊上有幾個礦上的人注視着他們。他們走進旅館，上了樓，就有好幾個人，其中有婦人。追上來了。接着就有更多的人在旅館前面擠着了，大家緊張地議論着。

張鉞貴冷靜頑強，推了一下門。

「開門！」他說。

房內有響動的聲音，突然張鉞貴覺得這是可恥，可怕的——憤怒昇了起來，他一脚把門踢爛了。

門開了，夏穎開披着衣服，小才低着頭坐在椅子上。張敘貴看見房裏有兩個剩着菜的盤子和半瓶酒，並看見地上有菓皮和糖紙。張敘貴突然地明白小才，並明白這種生活了——這以前他是絲毫都不懂得這個的。

很多的人擁上樓來，並且左右的房門打開了，大家圍在張敘貴底背後。張敘貴對這一切厭惡，並且全然地輕蔑。他冷笑着看着夏穎開和小才。

夏穎開恐懼地，昏迷地笑着。

「張敘貴，」夏穎開小聲說，痛苦地冷笑了一聲，「你給我一把刀！」

但張敘貴不理他。夏穎開這樣地笑着，看着看熱鬧的人們，覺得自己有權利輕蔑他們，但他突然地想到了他過去的熱情，幼年的生活，他底不幸的母親，以及那個未出世的孩子；他底不幸的罪惡的結果。過去的一切是那樣的純潔而美麗，眼前的這一切卻是可怖的，他哭起來了。

如果張敘貴理會他也好，如果張敘貴把他當做仇敵也好——那樣他會在這個世界上像惡棍一樣地堅強起來的。但張敘貴不理他，而長久地，陰鬱地，固執地看着小才。他轉過身去哭着，而想到，在某一個中秋底晚上他底父親處罰他，他底母親卻一直追他到門外，給了他一個月餅。他哭着想念這個月餅。

張敘貴底那種可怕的眼光，使小才不得不抬起頭來了。她抬起頭來，他底眼光告訴她說：「再沒有什麼了！」
「看堂客偷人哪！」下面有人叫，並且有很多人鬧哄哄地湧上樓來。張敘貴回過頭來，他底眼光使大家沉

默了。他覺得這些人們卑劣，無恥，可憐。他突然對小才感到憐惜，但他堅定了。

「我要去過活，像我從來不會遇到她！」他興奮地想，轉身走了出來。

「張鉞貴，」小才喊，奔了出來。同時夏穎開奔到門前：他希望張鉞貴帶走小才。

但張鉞貴輕輕地，帶着一種憐惜的神情，推開了門，她坐在地上，靠着牆。這情形對於夏穎開是過於悲慘了。他突然地跑回去，拿起桌上的那個酒瓶來，猛烈地，瘋狂地敲着自己底頭。敲了幾下，他倒下去了。人們湧進了房間，小才跳起來追到樓梯口。

「我不需要我！」她瘋狂地想，於是她轉身走進了房間。她看見了弱者，夏穎開，倒在地上，這個弱者需要她，於是她坦然了。在人們底注視下，她蹲下來扶起夏穎開，並且呼喚他，她坦然，並輕視她周圍的人們。

過後她突然想起張鉞貴來，她哭了一聲撲倒在床上。

鄭海雲和王學孟伴着飄搖的沉默的張鉞貴走出了宣文場。張鉞貴底沉默顯得是可怕的。他們剛剛到家，好幾個朋友，其中有鬍子追來了，張鉞貴站下來，向大家溫柔地，歉疚地笑了一笑。

「我今天就走了！」他說，走進房，即刻就動手收拾東西。

但他看見了小才底鏡子，把它抓了起來。這是一面精緻的鏡子。他翻過來看了一下，然後就凝視着門外的陽光下的美麗的田野。

他覺得軟弱，他悲傷地笑着。

「啊！」他叫了一聲，從最裏面叫了出來：這一片田野是這樣的美麗，陽光是這樣的好，但他底青春，愛情已經消滅，逝去不會再來了。他坐下來伏在桌上，發出了有力，沉痛的哭聲。

朋友們沉默地坐了下來，大家都懂得這個，並且好像需要這哭聲。王學孟站在門邊，輕輕地，甜蜜地哭着。

一九四五年六月

程登富和線舖姑娘底戀愛

一

程登富今年三十歲了。在他年輕的時候，線舖姑娘王淑珍還祇是一個瘦弱、刁頑的女孩。雖然程登富底死去了的父親和線舖老板王先木是要好的隣居，雖然在少年的時候這個程登富總是拖着線舖姑娘在街上玩耍的，但有很多年的時間程登富是全然忘記了她。他是在忙碌着自己底帶着孤零的母親的生活了，這生活磨着青春的朝氣，一天一天地顯得更混亂、更無望。當他，那時愉快的青年，已經在這個世界上變成了一個辛苦的人的時候，他就突然地又看見了王淑珍，那個刁頑的線舖姑娘，吃驚於她底柔靜的青春和美貌了。

於是他就被吸引着，羞澀地、殷勤地到線舖裏去。他是帶着運輸公司底木船的，每一個月總要下幾次重慶，因此線舖老板，那個勢利的王先木也高興他，常常地托他替他帶貨。漸漸地程登富底心裏就充滿了希望了，辛苦的人的內心底純潔的圖景。

他是粗暴的，生得難看的人，這種混亂而無望的生活和他心裏的猛烈的感情使他粗暴了起來，但他底心，卻是溫良的，他底船上的弟兄們不久就知道了他底戀愛，他們發現了他偷偷地買給線繡姑娘的一雙粉紅色的絲襪。他也毫不隱藏，他底心裏是不時地充滿着快樂。然而在更深的一點上他是很痛苦的，他無論怎樣都不能忘卻這個痛苦：他底無保障的，辛苦的生活，他底孤老的母親，他底年齡和經驗所牽涉到的這個社會上的這種混亂的，墮落的生活。這些，使他常常地有一種渺茫的感覺。

而且，他雖然到處罵叫，對一切利害都不放鬆，和一切人爭吵，但他底心裏卻總是寂寞的。他已經不是那樣的年齡，純潔而無辜地，以爲一個女子底愛情能够在生活裏放出什麼神異的光輝來——這種純潔和無辜是早已離開了他了。他是做過很多壞事了，因爲他是一個辛苦的人。

他在運輸公司裏所帶的這條船，按照章程，再有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屬於他了。他目前的整個的希望都放在這上面，他希望自己有這一條船，和人們相處得都還好，而後結起婚來，養活孤苦的母親。

他底坦白的心，是把他底愛情和希望都傳染給了他船上的年輕的弟兄們。所以在這一次的水程裏大家都是快樂的，大家都感覺到戀愛或者別的什麼，好像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年輕而純潔的姑娘站在他們底水程底盡頭似的。同時劇烈的勞苦是能够使人們底心變得單純而潔白的。但是，一回到碼頭上來，每一個人就都又落到他們底無望的、痛苦的掙扎裏去。

程登富底運費被運輸公司底職員莫明其妙地扣去了一成，他忍住了。然而，一筆修理費一直不給他，卻使他發火。於是他受到警告說，假如再不規矩，公司裏就要收回他底船。這於他是異常恐懼、痛心的，同時他又欠着煤棧裏和米行裏的一切債務。他底心幾乎無力支持這些。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無力支持這些的，於是他們就簡簡單單地喝醉了。

第二天他到線輪裏去，老頭子王先木對他很冷淡。但那個姑娘對他卻是特別友愛的，高興地聽着他說話。老頭子對自己底女兒表示不高興，程登富沉默了。但即刻他就激烈地說，他想，像他這樣的人，雖然沒有錢，心裏卻是光明的；他說他在這條河上放了十幾年的船了，問了心，就不怕他。

他說這個，因為他坐在這裏感到屈辱，他以他底正直來辯白他底貧窮。精明的老頭子，注意地看着他底表情，然後又打起算盤來。

「程登富，你媽昨天在我這裏拿了兩子線——熟人熟事的，我也不便說。」老頭子說，不快地笑了兩聲。程登富立刻就取錢給他，當着那個姑娘底面，使得她臉紅起來。他是做得那樣的不敬，他一點都不能够隱瞞。他狼狽地走了出來。

然而，不久之後他又走過線輪，看見祇王淑珍一個人坐在櫃台裏。
王淑珍向他招了一下手。

「我爹那個人——你不要見怪啊！」她說。

程登富站在櫃台外，長久地看着她，然後淒涼地歎息了一聲，好像說：「祇有你底心，雖然這在這個世界上是顯得這麼淒涼的！」同時他記起了他一直捏在荷包裏沒有勇氣交出來的那雙絲襪。

「記得從前我總是帶你去街去耍？」他說，他底眼睛淒涼地，甜蜜地笑着。

「記得！」王淑珍愉快地說。「那時候你多調皮啊！」

忽然地他們兩個都變得嚴肅、拘謹、沉默了下來。這氣氛繼續了很久。

「不過現在我們這些人窮了啊！」程登富說，含着一個諷刺的嘲笑；他說了他想到的。

王淑珍沉思地看着街上，沒有回答他。實際上她底心裏是痛苦、恐懼的。她害怕父親。她害怕程登富，但又渺茫地希望着他。

程登富想走開去。但想到那雙絲襪，又站了下來。

「你看這雙襪子還要得吧！」他問，突然地活潑起來了，把襪子放在櫃台上，看着她。

她拿過襪子來，隨便地看了一下，說：「要得。」

「你看還好吧！我這個人，又不識貨，我有一個朋友在城裏做這行生意，他這回硬是要送我一對！」程登富愉快地說——他非常自然地這樣說，並且感到愉快。王淑珍，是被他底情緒，同時被這美麗的襪子不覺地吸

引了。

「是呀，這襪子，我前天看到吳二嫂買了一雙，是她男子跟他買的，要兩三千哩！」她說，紅着臉，又拿起襪子來在手裏摩着。

「還有比這差一點的，要一千五，街口劉家舖子裏就有的賣！不過不大經穿。」她興奮地說，「去年子我爹跟我買了一雙，穿了兩個月都不到！」

「我也一點都不識貨。」程登富高興地笑着說，「我就送給你吧！」

「那哪裏要得！」王淑珍說，放下襪子，看着他，紅了臉。

「真的！」程登富說，「我帶來就是送跟你，不然我才不要領那個朋友底情——我又一點都不識貨！」他說，好像不識貨是非常值得快樂的。

「那不行！要麼我買你的吧！」王淑珍說，猛然的一陣臉紅，使她底眼睛裏有了淚水。

「送給你吧！」程登富說，紅着臉。

「你那個朋友……」王淑珍，覺得對不起程登富，激動地，痛苦地說，「他是在城裏開大舖子吧？」

「嗯，他是開大舖子。」程登富說，「停會再談，我還有點兒事！」他說，含着眼淚，激動地走了開去。

即刻他就懊悔了，爲什麼他不趁這個機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但他又想，僅僅趁着送了一雙襪子的機會而

說這些，是未免太卑鄙了。

二

然而他底心裏卻是非常的幸福了。

他癡呆地想到，在他年輕的時候，這個姑娘還祇是一個非常刁頑、討厭的小丫頭。有一次，發起脾氣來，把他底臉都抓出血來了——真奇怪啊！忽然地人就長得這麼大了。他跑出了街道，在快樂的太陽下，一口氣爬上了坡頂。

「哎，女子！我底心祇是你知道我底心啊！」他，因為過於快樂，帶着一種做作，說。然後他在荒草上躺了下來，活潑地打了一個滾。

「喂！程登富，你在搞些啥子呀！」他船上的弟兄高樹清，一個精瘦、靈活的年青人，站在路邊，提着一雙破皮鞋，喊。

「你個龜兒！我在抓癢！」程登富快樂地叫。

「我怕我心裏頭癢吧！」

「你曉得個屁——你底那雙破皮鞋哪裏檢來的呀！」

「破嚇！我看你是看歪了。」高樹清說，舉起皮鞋來。「是王老么賣給我的，一千塊錢！你看，」程登富走過來，他說，「這底下的洞洞我自己一補，就不是跟新的一樣！」

然後，他嚴肅地看着程登富，希望着他底讚美。

「王老么又是哪裏來的呀！」

「王考么說是他檢的。」高樹清說。

「嗨！這個鬼娃兒！」

「你不曉得，他欠廖老么五百塊錢！廖老么害眼睛，吳清雲說是要吃豬肝湯，王老么就硬是不還錢，反倒躲起來了。廖老么說是要找你說哩！——他又還酸我買了這雙皮鞋！」

「嚇！又是這些窮事！」程登富憤恨地說，不覺地變得憂鬱起來了。

他們走進鎮來了。程登富向他底家裏走去，高樹清不覺地就跟隨着。在那間低矮的房子底前面，是一塊積着污水的空場，在前面，臨着大街的，就是王先木底線舖。程登富底母親，一個瘦小、乾癟的老女人，昨天夜裏又鬧着病痛，但現在又在忙碌了：蹲在灶角裏檢着木片。但她對兒子顯然的懷着一種怨恨，她陰沉地板着臉。程登富憤激了起來，並且對高樹清覺得歉疚，走進房去就坐下來了。他忽然下決心對自己說：他要永遠孤零，讓他自己和他底母親永遠冰冷地生活。

「大娘！我來幫你發火嘛！」高樹清，在別人底這種陰鬱的景象裏覺得歉疚，抱着他底心愛的破皮鞋，說：「謝謝你。沒得人我還不是自己來。」老人冷冷地說：「我不會死的，早些死了，倒還叫別個快活些！」

「別個好意替你發火！……走，高樹清，我們走！」程登富叫。

母親，顯然地很知道兒子，沉默了。高樹清推着程登富坐下。愉快地跑過去發火。

「高樹清，」老人，走到桌邊，又開始說起來。「你家裏還是有老人，你心裏該曉得我說，你年紀也不小了，幾個錢就是亂花，你還是娶個堂客，也是爲你好。我說的這個話該不錯吧。他呀，他不聽。一天到黑打光棍。高樹清，我……」

「廢話！」程登富走了出來，暴躁地叫，「廢話！我自己都不曉得娶堂客廢話！」

「啊，那你爲啥子不答應呢？」

「跟你說不通！」

「喂，大娘，」高樹清快樂地，幸福地說，蹲在地上，「你老人家不用就心！你看嘛，我二天跟他找個又白又嫩又能幹的！」

老人，眯着眼睛微笑着看着這個靈巧的青年，他講完了，她就快樂地、動情地，發出了尖銳的聲音大笑了起來。程登富裝出嚴肅的樣子來，然而——牽動着嘴皮，笑了。他迅速地走了進去。

「程登富，我們出去喝杯酒吧！」高樹清溫柔、羞怯地笑着，走了過來，說。

「要得！」程登富爽快地說，「你看我們這條船，修一修，還管不管到三年？」

「哪裏要管三年！」高樹清認真地說。顯然的，並不是因為這船真的能管三年，而是因為他心裏很歡喜。他們走了出來。

「我要想辦法好好搞一下。兄弟，」程登富說，「吃幾齣苦，我們還是指望後來好啊！莫要見到一點小便宜就把我丟了！」

「你何必講這種話呢。」沉默了一下，高樹清憂傷地說，仍然因為心裏很歡喜。他自己底那種誠實和忠心，強烈地感動着他。

一個肥胖、快樂的、穿着油膩的皮外衣的人，運輸公司底職員王慕，提着手杖，很遠地就向程登富喊叫了起來，好像他們是極其親熱的朋友似地，跑近來了。他是那樣的動情，快樂，好像一匹快樂的野獸，或者好像一個粗暴的愛人，張開了兩手，撲過來了。程登富快樂地笑着，閃避了一下，但仍然被他抓住了手臂。

「你幹啥子喲，王先生！」程登富說，被弄得非常愉快了，一面也非常地明白自己底地位，苦笑着。

「程登富你個龜兒喲！你個活土匪！」粗暴的人快活地叫，「昨天我找你一晚上都不見！怎麼說，我還沒吃早飯哩！」

「你吃早飯嘛，吃去就是了！」程登富快活地笑着說。

「你身上有錢沒得嘛！你我兄弟，我來搜荷包！」說着，這快活的人就動起手來了。程登富和他拉扯了一下。

「那不行，至少一包煙！」快活的人說。

「要得，一包煙！」程登富說，裝做非常快活，事實上也的確被戲弄得非常快活，搜索着衣袋。「哪，王先生，三百元。」

「三百元，唉！」王慕說：「好，晚上再來吃你喂，老太婆，煙！」他向煙攤走去，大聲叫。

「這個龜兒！一個月他要搞十幾萬！」程登富說，但不知爲什麼，或許是因爲那樣快活地被戲弄了，心裏仍然感動着。

「要是我，屁都沒得他聞的！」高樹清說。

「唉，你不曉得，」程登富怨恨地說，「這些龜兒子事情底困難呀！」

「喂，程登富，咪子時候請我喝杯酒嘛！」從衝對面，一時瘦長的、蒼白的職員走了過來，輕輕地說——他顯然是要比他剛才的那個同事差多了，「水腳就要發了呢。」

「好說！」程登富被那一個莫明其妙地引起喜愛來，卻忽然地莫明其妙地憎惡着這一個，異常冷淡地說，並且看都不看他一眼。「好說，多承諸位先生關照！」他說。

程登富沒有回過頭去，但感覺到這個瘦弱的人底困苦、難受的樣子，心裏覺得快慰。但忽然地他看見那個姑娘，提着一個油瓶，迎面走過來了。他心裏異常的甜蜜，但忽然又疑懼、失望，垂下了眼睛，那個姑娘，也低下了眼睛。但有一種頑強的力量使他們底眼睛又遇在一起了。程登富固執地看着她。

「上街？」姑娘說，顯然地因了剛才的那雙襪子，熱情地笑了一笑，紅着臉走過去了。

程登富匆促地笑了一笑，然後就看着她好像不認識她。他又回過頭來看，不知爲什麼他覺得有更深的失望與疑懼。由那雙襪子而來的那些甜美的幻想，是突然地消逝了。

「來兩杯酒！」走進酒館，程登富喊，靠牆壁坐下來，他底兩隻強壯的手在桌上騷亂地扳動着；想到剛才的那兩個職員，想到他底這辛苦無望的生活，他底眼睛潮溼了。

他們剛坐了一會，船上的兄弟吳清雲和害眼睛的廖老么來了。吳清雲剛到這個船上來不久，他對程登富是恭敬而客氣的，但他也實在是柔和的，心地單純的人，他底那種女性的笑容和一頭柔軟而可愛的頭髮充分地表現了他底好性情；但也如程登富所覺得的，他是有一點喜歡愉懶。廖老么則是船上最勤快，然而又最兇惡的一個了。他一坐下來就講給程登富聽。王老么，那個小毛娃——他們大家這樣叫他——怎樣地騙了他底錢。

他說着就大罵起來了。王老么，一個才十四歲的小孩，從對街向這邊走來，他忽然地就跳了起來，一直奔了出去，揪住了他。

「你給錢不給錢？」他叫，「你偷別個皮鞋，老子就要那雙皮鞋，老子不像那些人，檢軟的吃，以爲檢了便宜呀！」

「喂，廖大哥，莫扯到我身上來啊！」高樹清喊，從圍住看熱鬧的人們裏面擠了過來。吳清雲也擠了過來，他希望拉開他們。但那個程登富，明白這一切，覺得悲痛、厭倦，仍然坐在那裏喝着酒。

王老么，被抓住了，不同手，也不說話，祇是不停地驚惶地張望着，好像一有機會他就要逃走。廖老么就不停地叫罵着。

「還錢！老子打你！」

王老么驚惶地張望着。突然地他跳了起來，同樣地抓住了廖老么底衣領。顯然地他明白他是逃不掉了。他底兒童的嗓子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叫喊。

「老子沒有欠你底錢！」

「打你！」

廖老么，打了下去；王老么，就向他底肚子上還擊着。他們被吳清雲拉開了，喘着氣，又叫罵了起來！

「你個龜兒賭個咒，我就不要錢！」

「老子拿你錢就上山跌死！」

他們叫喊着，然後他們疲憊了，兩個都灰白無力，披著襤褸的衣服。但忽然地他們又衝在一起了。他們相互之間是這樣的仇恨着。一個瘦弱的、同樣蒼白、襤褸的人，拖着手，仔細地聽着他們底叫罵，靜靜地、快樂、陶醉地笑着。有人臉上顯着靜靜的愁容。但多半的臉上是這種靜靜的、快樂而陶醉的微笑。吳清雲同樣地笑起來了。但突然地他們這樣地衝在一起，撕破衣服，打出血來了。

「錢！」

「沒得錢！」

高樹清和吳清雲跑了上去。但一拳落在高樹清底臉上。高樹清退了下來，痛苦地、憤怒地笑着，然後就向老么撲去了。

程登富聽着這種異樣的、緊張的聲音，跑了出來。他原是這樣的頹唐、厭惡、冷酷地看着他底弟兄們底爭吵的；他冷酷地知道，每一個人底命運都險惡，因此每一個人都不能饒恕別人。但現在他就激動得有點失措了，衝了進去，和他們扭在一起，突然之間他是這樣的憤怒，對着他們每一個人打了起來。他們分開了，驚奇、惶惑地看着他。

「來嘛，來跟我打嘛！」他說，奇怪地笑着，發着抖，異常的痛苦。但他底這種樣子，卻被周圍的人們當做勝利而讚賞，大家都快樂地笑起來了。

他一瞬間覺得非常的茫然，站在人羣底中央。

「來嘛，來跟我打嘛！」他突然地說，落下淚來，重新走到酒館裏去。

三

程登富接到了米棧裏面的派儼的通知，並且領了運費。各處用下來，又散發了弟兄們，他就祇剩幾千塊錢了。他和公司裏面的職員們一起吃喝了一整個下午，雖然心裏非常的痛苦。直到晚上，他才想起母親來：家裏什麼都缺乏。他想，他太不像一個忠實的兒子了。這些年的生活是怎麼過的呢？他是這樣地荒唐地浪費着，無謂地討好着別人，而這一切，是因了他是總在隱隱地感覺着，在這個社會上，以及在那個江流裏，他底命運裏面是有着一種兇險的、一種危懼的感覺，就使得他對什麼都隨手地拋棄了。他是這樣地孤零的。

這種反省使他苦惱，特別對於散失了的金錢覺得痛苦。他簡直就不能忍受了。在這個社會上，每一種行業都有着它們底狡猾，而這種狡猾正是這些人們底正直。碼頭上的人們都熟悉那些船老板們底各樣的狡猾的把戲的，但實際上，他們是在用盡一切可能，以與他們底幾百種的可能的不幸抗爭。等待着他們的是那些險灘，但這算不得什麼；可怕的祇是那種黑暗的沉淪。弟兄伙底唾棄、職員們底耳光、以及警察局、棍子、冷水。那些受了蹂躪和卑屈的人，常常地在這一生裏就不能夠翻身了。

人們想及他們底險惡的命運的時候，是不能够寬恕別人的。程登富，異常的苦惱，就決定向王子光去要那一萬塊錢的債。

王子光底家裏，雖然是破紳縐，卻是頗有一點勢力的。但他底抽大煙的父親放任着他在外面浪蕩，祇是一個錢都不給他。這一萬塊錢，是夏天的時候借去的，程登富已經要了幾次了。程登富這次決定了，不管王子光底父親怎樣嚇人，他就要錢。

程登富，因那個無望的愛情而有一個痛苦的感覺，因為他底生活是和他底期望極不相稱，他底這種混亂、勞苦而無望的生活使他覺得良心的痛苦。他覺得他是太丟臉了。

王子光是在茶館裏快活地吵叫着，他在和別人打賭，然後又劃拳，然後又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互相吵罵着，他底目的，是想騙得一碗茶錢。

程登富走進去，向他要錢。但他快活地東扯西拉，對程登富特別的親熱，爬到他底肩上來，又咬着他底耳朵，稱爲好兄弟，好哥哥，以至於好叔叔。他說他要說一個特別的故事給他，好叔叔聽。他叫別人都滾開，他說他是不要說給他們聽的，他們一點都不是好叔叔。程登富難受地推開了他。

「兄弟，我要錢吃飯。」他說。

「哎！你這就見外了。」王子光惋惜地叫，「自己人，你還怕沒得錢用嘛！——是不是？噢，好大叔。」

「那不行。」程登富說。

「月底。一言爲定，月底，行不行？」

「不行。」

王子光跳着轉了一個圈。

「哦，你們大家都聽倒啊，他還是大叔哩！就是壓歲錢，唉，也不止這麼一個點兒。」他叫，「我這個人嘛，橫豎都有那麼一點兒怪脾氣，不是說，不相干的人你拿十萬八萬擺在我底面前看我要不要？哼，碰都不得碰一下！不過，」他得意地笑着，輕輕地說，「要是哥子們，又比方大叔的千把百十元呢？不客氣，我就摸在包包裏吃杯茶再說！——你們看我這種人怪不怪，真是一個怪傑呀！」他反跳着轉了一個圈。

程登富是冰冷的。他底眼睛前浮起了廖老和王老打架而流出血來的圖景：各人都有他自己底險惡的命運。但是無疑的，王子光將快活地生活下去。

「那不行，王子光！」他兇狠地說。

「程登富，我說個人情：他總有個參媽，讓他到月底吧。」老頭子田桂雲，顯然地很清楚這裏面的情形，希望兩面都討好，感動地說。

「你看！」王子光叫，「田老太爺，老伯伯，這個話就說對咯！前天我遇到一個朋友，嚇，原來他當了連長！他說：

「王子光你個小鬼呀，怎樣打滯仗，隔兩天我送幾錢你用！」我說：「算了吧！」你猜他哪個說？他說：「唉，兄弟，幾年不見，你倒變外了，真是人心不古！」「嚇，如今的世道……喂，你龜兒來杯茶，茶錢算我的，我曉得大叔喜歡吃紅茶！」

程登富沉默着。王子光叫嚷些什麼，他一點都沒有聽進去。他熟悉這種叫嚷，它使他疲乏起來了，並且有昏亂，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但王子光卻以為這是他底話有了效果了——但實在說，他是一點都不把程登富放在心裏的。

「要不是的話呢。」他快樂地說，「你再借我一千，二天我還你一萬五，這該要得吧！」

「放狗屁！」程登富轉過臉來，憤怒地看着他，叫：

「噢，這是狗屁？你未必以為我一千元都沒得嘛！」於是王子光從荷包裏摸出一張票子來，抖了一下，「新票兒，中央銀行的！又說，要不是我們划三拳，三划兩勝，要是我輸了呢，我就還兩萬，要是你輸了呢，就盡這一萬，這該行了吧？」

程登富沒有理他，他聽着這種叫嚷，整個地沮喪下來了。他苦惱地想着他是否應該走開。

「這樣好不好呢？」王子光說，「我就輸兩萬，你呢，就輸五千，我還是還五千，你這真上算呀！要是我真高興死了，來呀，來，啣嘴，划起來！」他唱了起來，並且捲起了衣袖。

程登富厭惡地推開了他底精瘦的、雪白的手腕，他對於這手腕底裸露覺得有一種羞恥。但他仍然不能下決心怎樣辦，他想到母親，那個女子，以及他底弟兄們，他苦惱極了。

王子光忽然地學起狗叫來了。有兩個小女孩，光着屁股，在泥地上叫着爬進了茶館，王子光，學着狗叫，跳過去和她們一起爬着，然後又打了她們一人一下。

「唉，老子的拳癢啊！」王子光寂寞地說，忽然地臉上有一陣迷惘的表情。

「我跟你划贓！」剛才的那個和他叫罵的少年，怯弱地笑着說。

「屁！老子看不起你！」王子光疲乏地說。「好，也吧，我們來四兩酒半斤花生。」

「要得。」

「喲哈，拳啦，四季財，全福手啦，七巧！」他們喊叫了起來——小孩，用尖銳的聲音喊叫着。

「我走了吧！——總是這樣，像我這樣的人，有啖子辦法呢？她未必想到有我……我走了吧？」程登富苦惱地想。但他不動，聽着划拳的叫聲，望着前面。忽然地他站起來了，而痛烈的被侮辱的感覺和憤怒同時地在他底心裏燃燒了起來。

「你說，還不還？」他叫。

王子光還沒有來得及停止划拳，就被程登富兩下耳光打癱了。他是這樣的恐怖，尖叫了一聲逃出了茶館。

但隨即他就清醒了，又奔到茶館門口來。

「兩個巴掌，一個巴掌五千，老子底帳清了！」他叫，然後拔腳就逃。

程登富回到家裏來，給了母親兩千塊錢，聽着母親底怨恨的訴說，默默地在床上躺下來了。他心裏是這樣的痛苦。他在天和水之間幹了二十幾年了。他發覺他近來心裏非常胆怯。江上的那些險灘，沙水和泡漩，他先前是一點都不放在眼底的，但現在，想起來的時候，他覺得他底這把慣了舵柄的手有點發顫。他發覺自己——至少是他底心——已經漸漸地衰敗、蒼老。這個世界上是各樣的權勢、各樣的醜行、各樣的陷坑。他底生活是全然冰冷的，他底那些因辛苦的生活而來的劇烈的感情，暴亂的酗酒，引來了更深的辛苦的感覺。他日益希望爲一件溫柔、親切的東西而工作，爲了它的緣故去冒犯危險並忍受勞苦，他渴望他底正直和勇敢能得到溫柔的鼓勵，那在世界上最神聖的。

他聽見他底母親歎息、咳嗽的聲音。夜已經很深了。一切聲音隱去以後，不遠的江流裏面的有名的險灘，就逐漸地傳出了一種深沉、頑強的呼吼聲來，充滿在黑暗中。程登富好像置身於荒涼無極的曠野，這聲音，發出了對於他底生涯的警告。

他不安地睡去。突然地醒來，不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又聽見了這深沉、頑強的聲音。他不明白自己是不

是已經被一切人遺棄了，覺得茫然的恐懼。無論什麼實際的明白，親切的東西他都感覺不到，所有的祇是荒涼的大黑暗中這種非人的、可怕的吼聲。他和這種惡夢的感覺竭力地掙扎着。忽然地他聽見了女子底幽微的哭聲，好像一道光明，透過這大黑暗而來到他底心裏，使他重新覺得自己是在人間。

他聽出來了，這是王淑珍底聲音。他輕輕地歎息着，然後他爬了起來，披上了衣服，打開門走了出去。寒冷的空氣使他寒戰了一下，所愛的女子底哭聲，就使得那可怕的險灘底吼聲也變成親切而明白的了。線簾後面的紙糊的窗戶裏有燈光。他走了過去，旁着一棵枯萎了的槐樹，站在窗下。

王淑珍在輕輕地、傷心地哭着，顯然地是在抗議着什麼加在她底身上的可怕的事。但老實的戀人從來不會更實在一點地想到所愛的女子底生活，他看見了微笑，就不再想到會有這樣的悲哀。他祇是驚異而感激，悲傷然而又甜蜜。

「哭！哭些日子呀！我又沒有死！」王淑珍底母親憤恨地說，「你說嘛，做爹媽的又有哪一點虧待了你？」

「娘喲！我不是……啊啊，奶媽，我心裏，心裏難過喲！」

「你就不信嘛，你爹又有好多錢？」

「不是的喲，奶媽。」

程登富聽不出來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他感覺到他的愛情已經無望了。不過他也並沒有指望過它會真

的實現。現在他祇是，因了這個世界底不公平，爲那個女兒而覺得傷心。他替她覺得悲苦與悽涼；他，程登富，能够承當一切，但竟不能够承擔她底悲苦。他站在窗前，扶着冰冷的樹幹，不出聲地哭了——他憤怒地抑制自己，把他底頭抵在樹幹上。

四

聽見響動的聲音，程登富醒來了。天剛剛發亮，人能感覺到今天將是晴期的好天氣，屋子裏有灰濛的、安靜、愉快的光線；老人在掃着地面。她總是這樣早就起來勞作了。程登富偷偷地看着她，夜裏的那恐懼、悲痛、甜暢的感情已經過去了，他聽見老人獨自說話的聲音：老人在說着夏天死去的小豬。

老人說，昨天別人買的好便宜，一口小豬祇兩千塊錢。要是她有錢，她都搶着買下來了。程登富聽着，母親轉過臉來了，他就假裝睡覺，又閉上了眼睛。母親替他拉上了被蓋，並且自言自語地說，已經這麼大的人了，還好像是小孩子，一點都不會照顧自己。

程登富又睜開眼睛來；他底心裏有一種愉快、幸福的重量在壓着他，他是用他底整個的心來看着他底母親，那個瘦小的背影，在他底眼前高大了起來。同時，那個使他苦惱的女子，就在他底心裏變成了一個軟弱、渺小、不真實的小東西了。這種對於自己底生活的驕傲和感激之情，就使得他愉快地輕視着她，和她底整個的生活

了。

「媽，我來掃！」他叫，忽然地光赤着兩腿跳下床來，飄飄搖搖地，一面揉着眼睛，奪下了母親手裏的掃帚——他底母親被他撞得幾乎跌倒。

亂七八糟地掃了幾下地。突然之間是這樣的歡喜、激動，於是他反而把集起來的灰渣都掃散了；有一大羣地瓜皮，飛到床底下去了，

「你看你呀！」母親歡喜地叫，欣賞地、嘲弄地笑着，「哪個大一個人了！」

「人大力氣大嘛！」他說，從床底下扒出地瓜皮來。

「唉，總是說，也該成個家了呀！」母親，忽然地有點感傷了，說。

「哦，我又不是沒得家！」他說，發出有力的、愉快、嘲弄的笑聲來，同時眼睛潮溼了。他忽然地希望，和他底母親永遠這樣地住在一起。

「那你——看哪，你掃些臊子——那你未必單身一輩子！」

「有臊子要不得？那些女子家，扭扭捏捏的，我才看不上！」他快樂地說，把他底那個純潔的偶像也快樂地放到扭扭捏捏的一類裏去了。他胡亂地掃着地，輕視起一切愛情來了，並且覺得快樂。

「要死，撥到我身上來了呀——你這簡直是刮地皮！」母親快活地叫，大聲地笑着，討好他底兒子。「把我

笑壞了呀！好登富，聽我說一聲吧，石門坎李家的姑娘，人又好，又能做！」

「哎呀呀！人又好，又能做！未必我就人不好，不能做？」他憤恨地說，他原是希望快活地嘲笑的，「那些女子我不放在心上，你老人家放心！」他說，發出短促的、不快的笑聲，希望掩飾自己底感情，丟下掃帚，走了出去。

他聽見母親沉默了：這是一個劇烈的痛楚。他在門前的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街道還是寂靜的，他底面前，污水中間的泥地上，兩隻麻雀在相互追逐着——末後就一直飛到線舖底屋頂上去了。他望着線舖後面的那扇高出人身的、糊着破爛的紙頭的窗戶，看見它是滿佈着蛛網和灰塵的：昨夜他站在它底下面，曾經覺得它是那樣的美麗。這窗戶底污穢使他猛然之間這樣地失望，正如昨夜他站在它底下面那樣地感到希望與甜美一樣。忽然地線舖底後門開了，那個女子，顯得蒼白、淡漠而疲勞，提着一個繫着繩索的水桶走了出來，向他看了一眼，繞過垃圾堆向坡下走去。他看見她橫過小路，隱藏在蕭條的樹中了：有一條幽靜的小路通到一個井泉。

他不覺地慌張、激動起來。他明白的：他愛着她了，一切反抗，像剛才因了母親底譴責而有的，都是徒勞。他覺得他應該得到一個究竟。

「要是她心裏願意呢？——好吧，橫豎事在人爲，我親自跟她說！」他想，於是他就站了起來。但仍然不能決定：他慌亂地在垃圾堆底旁邊走了一個圈子又走了回來，忽然地裝做尋找什麼——他覺得他所要做的事是

萬分卑屈的，他向他自己裝假。但突然地他就一直向坡下衝去了。他走進了通往井泉的林間的小路。

「我心上就祇這一個人？上天啊，你知道我非耍她不可！她是把我害得好苦啊！」他對他自己說，慌張了起來，就站了下來拔了一根枯草在嘴裏咀嚼着。

一個中年的婦人擔着一挑水走開去了。井泉底旁邊有一塊巨大、潮溼的岩石，在早晨的沉默的空氣裏，襯托出那個被愛着的女子底豐滿的、又有點稚氣的身形。她穿着藍色的、顯得有點窄小的舊布衫，領口敞開着。一切魅惑之中最有力的，就是這個敞開的領口和那個蒼白的、敏銳的嘴唇了。傳來了木桶碰在井沿上的宏亮的聲音，在寂靜中水滴落在井裏的清脆的聲音也可以聽到：疲倦、淡漠的王淑珍在汲水。

程登富燃燒着好像烈火，走近去了。但即刻他就奇怪地鎮定了，覺得他所要做的是不可能的，於是放棄了這個念頭，走到井邊去，好像是很無意地走來的，向井內看了一下。王淑珍懷疑地看了他一眼。

「哪個早就來打水？」他問。於是他開始走回去。但突然地他又走轉來，他底兩腿在發抖了，他固執地看着她。他從她底眼光裏——他相信是這樣——看到了一種鼓勵。他站着不動，他底整個的熱情是毫無掩藏地赤裸了出來，雖然這使他覺得卑屈和痛苦。

王淑珍懂得了，變得灰白，俯在井沿上，但好久不能把水桶拖上來。

「我昨晚聽見你在哭。」程登富說，那微弱的聲音，祇有王淑珍可以聽到。他急劇地笑了一笑，亂動着他

底兩手。「我是說，我心上有你，我這個人你該懂得，我們結婚吧。」他清楚、輕微地說，一面用發顫的手扯着衣領。然後，忘了從頸子上拿下手來，他站着不動了，浮上了一個悽愴的、溫柔的、哀憐的微笑。

王淑珍扶着攔在井沿上的水桶，向水井深深地垂着頭。各處的樹木上有鳥雀啼叫的聲音，忽然又是死一般的寂靜：王淑珍不抬起頭裏。

她不動，不抬起頭來，頭髮從耳邊滑到水桶裏去了，她不知道。她底心是受了這樣的驚動。她不能够拒絕這樣的程登富的，但是她又怎麼能够與她底命運抗爭？

「你底頭髮打溼了。」程登富溫柔地說，走近了一步。

但是她仍然不動。程登富重新聽見鳥雀們底啼叫聲，盼顧了一下，但即刻又感覺到深深的、深深的寂靜：他是這樣的幸福了。他陶醉地伸出手去，輕輕地從水桶裏拿出她底那一束頭髮來，她輕輕地搖了一下頭，好像抗拒他，又好像是爲了搖落上面的水滴。他從來不會接近過女子，也從來不會接觸過如她底頭髮這樣溫柔、神聖的東西，他不知道是否這就是愛情，但他是整個地陶醉在幸福中了。

但是他注意到，她底柔軟的、可愛的肩頭在輕輕地變動着，接着他聽到了抑制住的啜泣聲。

「不，不要傷心，爲啥子傷心呢？」他難受地說。

她突然抬起頭來，用發紅的、含淚的眼睛看着他。

「你跟我爸爸去說！」她堅決地說。然後，就using同樣的堅決，提着水桶走開去了。

程登富飛快地奔回來了。他底心裏洋溢着幸福；他以為，她自己既然願意，就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於是他央求他底母親替他到王先木底家裏去走一趟。母親不相信這是可能的，又不願意受到有錢的隣人底侮辱，但爲了兒子，仍然答應了。程登富奔上街去買了兩斤白糖來，母親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提着這包白糖，嘆息了一聲，去了。

程登富取出母親底香來，點了一束，插在祖先底牌位前。他樂於記起，好多年來，對於母親底這種對祖先的供奉，香燭和膜拜，他總是非常輕視、冷淡的。——但母親走回來了，蒼白，氣得發着抖。她說，王先木那個老畜牲太不像人了，爲了幾個錢，把這麼好的姑娘送給了王子光。她說她居然一點都不知道，還有五天就要過門了。她說她真不能忍心，聽見那個女娃兒又在房裏頭哭。

程登富呆呆地站着。他失去知覺了；母親對他不息地噁咕着。

「不！她親自跟我說的，我隨便哪個樣都不得相信！」他憤怒地叫，奔出去了。

他好像是要去做一種決鬪，直面着兇惡的命運。但他也祇是跑到自己底船上去，在船旁的那個木板舖上倒了下來。他將一生看顧着這個舵，在這冷酷的命運之下，無論是風雨、酷熱或嚴寒——直到這一天，這一天總之是不會久了，他將和他底這破舊的船一同粉碎。

「你哪個了！」高樹清，碰了他一下，輕輕地問。

程登富搖搖頭，忽然地他跳了起來。

「老子打死了王子光就上山！」他說。

五

程登富希望向王子光報復，他底兄弟們也主張報復。但程登富接着又想到，王子光雖然是那樣壞，這件事情卻是並不能怪他的。這件事情沒有任何人可怪，程登富憂苦、沮喪下來了。

王子光底父親王順寧，在鄉人們底眼中祇是一個所謂破紳糧，年老的酒徒和煙鬼，但不知爲什麼，一般的人們總覺得他仍然有點了不起；這樣，他就果然很得意地生活下來了。他一個錢都不給他底兒子，讓他在外面鬼混，同時卻從不懷疑他是一個好兒子，因爲他在他底面前總是那樣柔順而靈巧的，他這回是用了心機，替他討到了一個極好的姑娘了。

王子光是非常的得意。他底老頭子，醉了，在街上亂罵亂叫，就對王子光慈愛了起來，給了他一萬塊錢。他即刻就化光了，並且醉昏昏地和麵舖裏的張麻子打賭說，在將來，有誰能偷到他底那個新媳婦的話，他準輸一萬元。這一邊，年輕的姑娘從知道這件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家裏哭着。但老頭子王先木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好

了。

王淑珍底接連幾夜的哭聲使程登富非常難受。他希望王淑珍能夠向他走來，要他帶他走開——那時候他將橫下心來，拋下年老的母親，不顧一切。在夜裏他連逃亡的計劃底最細微的部份都想好了。可是一到了白天裏，他就又覺得他是離不開他底生活的，重新絕望起來。同時他也再不會見到王淑珍。

可是另一面，他卻是非常忙亂的，要招呼船上的接載的工作，和倉庫底工人吵架，和職員們交涉，到處塞小錢，希望不吃虧。他覺得他居然照舊地忙着這些，是非常奇怪的，可是幾天一忙下來，一面是疲勞、絕望的心境，一面卻對那個愛情，以及那個女子底命運冷淡了。

到了王子光結婚的那天上午，餓下好了，他才決定趁着別人底這個熱鬧的時間去要那一萬塊錢的債：假如不還債，就大鬧一場。這也算得是一種報復。經他底那些年輕好事的弟兄們一讚同，他就有了陣興奮。他覺得在這個社會上，他也是驕傲，不可以隨便地就輕視，打發得了的。他要把他底仇恨、毒辣，以及一切可驕傲的惡棍的手腕，一齊都拿出來去擺在那個婚禮的筵席上，看究竟有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熱情的想像是非常的輝煌的，驕傲於惡毒的手腕，他就毫不會意識到，在這個婚禮的筵席上的他自己底悲痛。他確信他是已經，恰如一個好漢所應做的，把那個無聊的愛情和那個愚蠢、偏窄的小女人從他底心裏驅逐了。

是的，無聊的對女子的愛情，以及愚蠢、偏窄的小女人。在一生裏人們會有一大堆的時間這樣想的，他們總

是好漢——而那寂寞的悲哀總是睡在心底，時機一到它就站起來了。程登富去別人底婚禮上要債，這是一件轟轟烈烈的行爲，他就興奮地沉醉在這裏面了。

他底熱心的兄弟們，帶了石子、短棍，以及其他的傢伙。他們站在坡上等着他的時候的那種靜肅的樣子，使程登富感動了。程登富，輕視愛情，向前走去。

那幾個年輕的小伙子，心裏都特別的興奮，他們預見到搗亂婚禮，引起一切人的驚訝來的時候的快意的情景。這種一致的快樂，竟使得打了架的廖老么和王老么都互相講起話來，而且在幾秒鐘的時間裏特別親熱起來了。天已經快要黑了，失戀的程登富，希望一個值得驕傲的結局，走近了王子光家底大排場。

王子光家底兩層樓的舖面燈火通明。吹鼓手們坐在街邊吹打着金碧輝煌的正堂內，點着兩支巨大的蠟燭。弟兄們變得謹慎了起來，程登富大步地走了進去。

他們穿過了無人的正堂，走進了擁擠、熱鬧的後院。正在那裏擺酒席：舖面底樓上，是男女兩家的親戚們和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們，院落裏面，有十幾桌，則盡是街坊上的一些微賤的人們了。人聲使程登富們緊張了起來。四散在院落裏的人們好奇地看着這一羣。很有一些碼頭上的人，是知道程登富對王淑珍的念頭的。程登富剛走近台階，一大堆人在院落中間耳語、竊笑、談論了起來。這新聞立時就傳遍了。

程登富向王子光底父親，瘦長、蒼白、堂皇而漂亮的老人走去。他底弟兄們站在台階下，立刻就被好奇的客

人們拖過去了兩個，加入了大家庭談論。

程登富顯然地感覺到了這個。

「大爺！他喊。」

「啊，程登富！」大爺王順寧說，彎下腰來，親切和悅地笑着。

「王子光欠我一萬塊錢。」程登富冷淡地說。

「啊！我問問小兒，拿來還你！」大爺親切和悅地說，走了進去。

程登富獨自站在台階上。院落左邊發生了一陣鬧嚷，顯然地是爭着看熱鬧，立時又寂靜了：大家在等待着。下面有人快樂地喊着程登富底名字，然而程登富不理會。他站着不動，粗矮的身體，暴露在明亮的燈光下，戴着他底那一頂藍色的線帽。

「要是不還錢，我就打！」他對自己說。

大爺飛快地跑出來了，親切和悅地笑着，道着歉，遞上了一卷鈔票。他說，他以後要好好地教訓他底那個犬兒。接着，他就吩咐加一席，請程登富和他底兄弟們喝杯酒。程登富先是冷冷地拒絕着，後是有點感動地拒絕着，但無論怎樣拒絕，大爺都要請喝酒。程登富，他底那一股冰冷、惡毒的力量被融化了，同時他明白他底弟兄們都非常想吃，就胡里胡塗地被老頭子推着坐了下去。客人們，發覺了原來並沒有什麼特別可看的，也都紛紛地鬧

嚷着，坐下來了。

但是，坐下來之後，程登富就因自己底屈辱、軟弱而絕望了。他坐着一動都不動，冷冰冰地看着他底弟兄們。他明白他們都想大吃一頓，他看見王老么偷偷地先把前擋在懷裏的石頭丟掉了。弟兄們，非常的拘束，笨手笨腳，不好意思。一面是對主人覺得不好意思，一面是對程登富覺得抱歉。

「你們吃吧！」程登富說。

「你呢？你不吃？」王老么着急地問。

「程登富」隔壁席上有人喊，「我當是你不會來的——你那個船明天要開吧？」

「明天。」程登富說。

「你不曉得啊，這個堂客算是讓王子光討倒了！」他聽見有他所熟識的聲音在他背後的席上說，「噢，上轎的時候哭的好兇喲！」

「程登富」高樹清端起杯子來，叫，顯然地企圖遮住背後的席上的這種談話，「我們呢，算是吃自己底高興酒！」他激動地笑出聲音來，說，「我今天特別敬你三杯，別個底喜酒跟我們不生關係，我們做水上生活的人，你大哥也用不着我多說！」他說，忽然地顯得沉痛，但仍然激動地、高興地笑着。

他一口氣喝了三杯。

程登富用火辣的眼睛看着他，突然地端起杯子來，喝了。高樹清爲他接連地斟滿了兩杯，他又默默地喝了。「我敬你一杯！」吳清雲，站了起來，好像是因了自己底情緒而覺得不好意思，羞怯地、輕柔地笑着。他底笑容說了高樹清所說的一切。

程登富又喝了。

一種異樣的、嚴肅的空氣，在這個院落的整個的歡鬧聲中，統治着這個桌子了。大家默默地喝着酒，人可以感覺到，他們是直面着他們底沉痛的命運而喝着酒。

「我敬弟兄伙三杯！」程登富說，變得那樣的蒼白，憤怒地笑着，「弟兄伙都明白我，就像高樹清說的，我們做水上生活的人我也沒得別的話說！」

他迅速地喝了三杯。

各處的划拳、吼叫的聲音停止了，忽然地大家叫了起來：要新姑娘出來吃酒。王子光，穿着簇新的馬褂，胸前掛着大紅花，在酒席間穿動着跑了上去。然後又跑了回來，向大家說了什麼，大家哄笑了。

穿着鮮紅的綢衣，塗着胭脂的王淑珍，低着眼睛，由兩個穿得十分俏皮的半老的女人擁了出來，跟着王子光在酒席間機械地走動着。程登富底這一席肅靜了，程登富低着頭，不停地喝着酒。

王子光端着酒杯走近來了，顯然地他知道程登富在這裏，並且顯然地他知道大家都已知道的那件事情。

他愉快地、狡猾地笑着。

「你哥子，總是小弟不是，今兒債也清了，你我喝一杯！」他說。

但程登富好像沒有聽見他，他，程登富，是在用着那種赤裸裸的眼光，固執地看着那個由那兩個半老的女人推着走近來的新娘——她是什麼也不要看見。弟兄伙們，看着她，又看着程登富。

程登富看着她。他知道別人都在注意着他底這種行爲，他絲毫都不在乎這個。他想，明天，他就要開船了。

「喝一杯吧，老兄！」王子光說，那樣的善良了，同情着這個程登富，並且似乎對他發生了一種親愛的感情。
「要得，喝一杯！」程登富說，迅速地站了起來，同時心裏騰起了一種奇異的、辛辣的快樂。他覺得他是把什麼一種向他壓來的苦悶的、絕望的、可怕的東西在一擊之下打倒了。他感覺到了這個院落裏的燈影和歡聲，站在這之間，他覺得他底世界是自由、強大的。

他喝乾了。他沒有看着，但感覺到，那個麻木的新娘，在他底聲音之下抬了一下頭，並且有一種恐懼的眼光落在他底臉上。這個眼光使他底心瘋狂了，他不能知道這究竟是痛苦還是快樂。他有點飄搖，杯子落在地上了——誰也弄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故意地把它丟在地上的。

「王子光，我佩服你！」程登富狂暴、放肆地大聲說，顯然失去了理智了，或者說，他底瘋狂的心要求他如此，他要把那個銳利的、可怖的痛苦，打到那個新娘底心裏去，他感覺到他已经成功了。「我一點都不說你是一個

壞蛋，我說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我還要說你底老子王老爺是一個大善人！我們都是生下來光光地站在這個世界上，小百姓，螞蟻蟲子，所以王子光我佩服你！你突然沉默，整個院落底寂靜使他覺得驚異。接着他就被這種深深的寂靜——他覺得這是對於他的讚美——所感動了。

「你喝醉了。」王子光惶惑地笑着。

「我喝醉了？水上的人，沒得這回事！」程登富狂暴地說，「老實說，你高興吧？不過我心裏也是快活的！你們這些是這種人，生下來就有人恭維，鄉鎮長，保甲長！我們都是知恩報德的小民！對不起，王子光，今兒打擾了你了，後會總有期的——高樹清，高興一下，跟我唱個歌！」他說。

高樹清走過來拉着他底手臂，勸他走開，他憤怒地把他推開了。

「我有哪個好怕的？我自己打爛我自己底船！兄弟，不要怕，唱個歌！」他說。

「回去吧！」

「不行！」他瘋狂地叫，「唱個歌！」

高樹清爲難地笑着，弟兄們全體都站起來了。王子光底父親，和另外的兩三個人，從前面跑了出來——漂亮的老頭子勸程登富到外面去坐。

「謝謝！」程登富大聲說，從擁擠在身邊的人們中間看過去，那個新娘仍然癡癡地站在暗影裏。「對不起，

王老爺，今兒打擾了！弟兄們，替我唱個歌！」他以發抖的聲音說。

大家靜着。

「好啊！」程登富沉痛地叫：「弟兄們！九十六年前啊！」他唱，沉默了，忽然覺得有什麼親愛的、溫柔的東西近來了，在愛撫着他。

「有一個啊！王其正，兩手……」他唱，突然地沉默，鬆弛了，被他底弟兄們擁了出去。

剛走到街上程登富就站不穩了。他輕輕地呻吟着靠在弟兄們底手臂上。秋天的夜晚是冷清的，街上已經沒有什麼行人了，他們靜靜地向前走去。

「弟兄伙，明天早上我們開船。」程登富用無力的小聲說。

「是了。」弟兄們輕輕地說。

「唉，弟兄伙，你們都比我還年輕——我無臉見我底可憐的老母，我難過啊！」

程登富回到家裏去，即刻就睡着了。天剛亮時他就醒來，昨夜的悲痛的、混亂的感情已經過去了，他一醒來就感到一陣安寧，覺得他底心裏是純潔的；他底心頭洋溢着一種希望，他說不出來這是什麼。對於自己的這種新鮮的感情，他懷着莊嚴的意識。

他悄悄地穿着衣服，但驚醒了母親。

「媽，我走了。」他說，扣着衣服，站在母親床前。

「你去吧，兒。天都還沒有亮。」老人，顯然因兒子底聲調而覺得安靜，說。一面坐了起來。

「亮都亮了。」程登富說，遲疑着，「我六七天就轉來，這五千塊錢，留給你用。」他說，苦惱地數了錢，放在母親枕頭邊。

但他仍然躊躇着沒有勇氣走開。他想，他自己爲什麼要扣下五千塊錢來呢？他對母親懷着這樣簡單的、憐恤的感情，看着她底那蒼黃的、打皺的臉，他覺得他不久就要永遠見不到她了。

「媽，我再拿給你兩千——你要買，就買口小豬吧！」

「我不想買了——這錢我跟你存起。」

「媽，那麼我走了。」

「你走，兒啊！」

「你要好好照顧自己，沒得事，到吳家去耍耍。」他說。

「噢，這麼多年我不是照應下來了，你今兒才想起嘛！」老人說，走下床來，嘲弄地、慈愛地笑出了聲音。

程登富走了出來，他那樣的傷心，好像他是要去遠行。他走過街上，突然地被一下鑼聲驚醒了：王子光家底

吹鼓手們已經起來，在黎明中顯得長縮，圍在桌邊開始了吹打。鑼聲在新鮮、冷靜的空氣中有力地激盪了開去。那個年老的、善良的鑼手，顯然地對於破壞這黎明的莊嚴的沉靜覺得抱歉，每敲一下就盼顧周圍的人們，並且嘲弄地翹起嘴巴來。街上佈滿了鞭炮皮。兩支大紅燭，在裝飾得異常富麗的正堂裏，帶着一種溫暖、不快的夢境而閃爍着。

程登富匆促地看了一眼，他一切，連那最溫柔的感情和最深刻的悲痛都看到了。一個痛苦的浪潮在他底心裏掀了起來，帶着一種頑強的性質；他愛惜這個痛苦，變得嚴厲，並且覺得自己是高貴的。

在灰色、新鮮、愉快的空氣裏，江流靜靜地閃耀着。船隻結集在碼頭左右，幾十根桅桿豎在空中，它們頂上的紅色、黃色、灰色的三角旗在冷風裏愉快地飄盪着。不遠的下流，已經有一隻重載的船越過了險灘了。

他底弟兄們已經起來了。他走上船去，簡單地察看了一下，他底表情是那樣的嚴肅，使得弟兄們都迅速地動作了起來。他聽見廖老么和王老么在船頭上用那麼親切、輕柔的聲音說着話，他偷偷地聽見他們是在說着什麼一根失落的繩子又找到了的事，然後又聽見王老么用同樣親切、輕柔的聲音在向廖老么借箸，他說今天天恐怕會落雨。繩子、箸筭、落雨，這些都是這樣親切地被愛着，程登富覺得他底心已經是幸福而有力的。

「我們開船吧！」他溫和地、輕柔地說，擦了一下手，把住了光滑的舵柄。

弟兄們悄悄地、緊張地工作着，船放進了急流。忽然地大家一聲呼吼，弟兄們整齊地踏響着船板，八隻撈子

組成了兩個奇怪的、有力的翅膀在水面上撲擊了起來，這條船，銷沉了十天之後，就又輕輕地振奮了起來，斜在急流裏，向着迎面的那有名的險灘奔去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

在鐵鍊中

何姑婆在霧裏走着。太陽開始照射到霧裏來了，霧的邊緣變成了明亮的淡紅色。空氣是潮溼、寒冷、新鮮的。各處的凌亂的聲音聽起來很是愉快，這些聲音也是潮溼、寒冷、新鮮。街道兩邊的店舖底門都已經打開了，各處有掃地和搬東西的聲音，顯得所有的人在這晴朗的寒冷的早晨都是很振作的。遠處有一隻軍號在嘹亮地吹着，後來附近的地方可有敲鑼的聲音和緊接着的一串鞭炮聲，埋葬死人的悲哀而又無情的小小的人羣穿過了霧中的街道。接着又傳來了在廣場上搬運木料的工人們底呼吼聲：在一聲強大的呼吼之後，就有一塊木頭沉重地從高處落在地面上。人們底影子是模模糊糊的，飽吸着太陽底紅光的霧團包圍着他們。何姑婆急急地走着，她是一個很難看、樣子很剛愎的老人，兩隻眼睛紅爛着快要瞎了，一件破爛的黑布棉襖一直拖過了她的膝蓋。這時有一羣被鐵鍊鎖着的，挑着石塊的囚犯經過她的身邊，她站下來注意地看着，這些囚犯底樣子是很可怕的，每一個人的身上都生着爛瘡，無論他們是年老或是年青，他們底表情都一律是麻木而冷酷的。兩個荷

着槍又拿着鞭子的兵士跟在他們底後面。何姑婆，看見了她底男人何德祥，老漢果然地也在這裏面，就大叫着跑上去了。

「何老漢，何德祥啊！」她喊。

看見他鎖在鐵鍊中挑着石塊的樣子，她異常地可憐他，哭了起來。但他卻並不動情。他是一個瘦長的老人，着着披在兩邊的長頭髮。他底神情和他底同伴們一樣是非常冷酷的，他祇是簡單地看了她一眼，就走了過去了。囚犯們被兵士驅趕着走進了鎮公所底大門。老頭子連頭都沒有回，挑着石塊消失在門內了。

何姑婆慌亂地朝裏面望了很久，聽着從霧中傳來的兵士底叫罵聲，在附近的一堆亂石上面坐下來了。她坐了下來就一動都不動了，顯出了非常的忍耐，閉上了她底眼睛，兩隻手抄在棉襖裏。

鎮公所已在建築門樓。這本來是一座古舊的大廟，現在，由於鎮上的紳士們和鎮長底積極，正在改建成新式的，龐大而威嚴的建築，所以門前堆滿了磚塊和木材。一個在這晴朗的早晨顯得愉快而活潑的年青的警察，在建築物底架子下面走動着。看見了何姑婆，就向她走來了。

「何姑婆，」他溫和地笑着說，「你又來啦！」

「我又來啦！」何姑婆抬起頭來傷心地說，「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沒得吃的啦！他給拉來了一個多月，我什麼辦法都想盡了！我真是想不通世界上有這種人，爲了三五萬塊錢的債，劉四老板就下這種毒手，把人抓到

勞動隊裏來！王順明，你想想，」她做着手勢激動地說，「我那個老頭子快六十歲的人了，哪裏能做得下這種苦工呀！王順明，我看着你長大的，你是一個好娃兒，你底心又好，今天你出了頭了，你底爹媽要是活着才不曉得會怎麼歡喜呢！」

王順明愉快地、溫和地笑了一笑，異常舒暢地抱起手臂來在她底旁邊走了幾步。這時陽光已經照耀到地面上來了，但還有稀薄的、愉快、活潑的霧在空中飄浮着。

「何姑婆，這些人本來就是這樣的啊！」王順明抱着手臂，半閉着眼睛憂鬱地說，好像是把一切都看透了，把一切痛苦都宿命地、冷淡地忍受下來了似地。「在這條街上，劉四老板作的孽是不少了，沒得哪一個奈何得了他！他是又包稅銀，又包公產廟產，又還能弄的動縣裏頭的一兩連兵，前些年他還動不動就殺人！我們這鄉裏頭人呢，說句實話，心裏頭雖然明白，面子上卻又不得不奉承他，據我曉得的，這些年來敢跟他鬧的還祇是你們何二太爺一個人！你怎麼能鬧得過他呢？」他閉着眼睛感動地小聲說，「不過我總相信，有一天自然會報應的！我們家裏還不是吃過他多少苦，我就在等着！我就不相信一個人有了錢就該作惡！你看隔不上三五年，祇要他老頭子一死，那幾個游手好閑抽大煙的兒子自然就會把家產敗掉的，說不定那時候還不如你呢！」他說，鑿着他底感傷得潮溼起來了的眼睛，「何姑婆，你也不必太氣狠了，我總想，天總是有眼睛的！不管我怎麼倒楣，我心裏怎麼難受，我總想天是會看見這一些的！」他說，閉着眼睛，抱着手臂，顫動着他底伸出來的左腿。

「兒呀，」何姑婆動情地喊，「我聽得懂你的話！我聽得懂！你說的真好呀！別個一當了警察這些的就變了，你就一直都是這樣！兒呀，你要是記得的話，你小時候還跟着我們過了大半年呢，何二太爺教你學泥瓦匠……我們又沒得兒女！」

「姑婆，」王順明彎下腰來親愛地說，「那我是都記得的一個人是不能够忘本的，上有菩薩，下有鬼神，一個人的一生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們祖上都是莊稼人，我不會忘本的！何姑婆，我總是想到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我總是想：沒有什麼關係，別人得罪我，陷害我，搶我，都沒得關係，反正什麼都是注定了的，該是我的總還是我的！所以什麼時候我都不怕……何姑婆，我會替你照應何二太爺的，就好比他是我親生的爹，你放心好了！他就不過是脾氣壞了一點！」

「年歲大了呀！」何姑婆說，「年輕的時候，學這個，做那個，自己還是有幾個錢的，一上了三十歲，就年年失意了，什麼都搞光了，心也冷了，好跟別人鬧氣！好做缺德的事情；不是說的話，又沒得個兒女！你看，他們這些時叫他做苦工，又說他做過泥瓦匠，叫他砌城牆，」她指着鎮公所底修了一半的門樓說，「他哪裏做得起呀！他是一個直爽人啊，兒，他底幾個拜把兄弟都做了老板了，他卻一生就是不遇……我請你先替我拿這點東西進去給他吃！」

她從袋裏摸出一個潮溼的布包來，取出了裏面的兩個煮得很爛的大紅苕。王順明看見了這兩個紅苕就

有趣地笑了一笑，因為他好久就注意到那難看地鼓在她底胸前的一大團了。特別因為天氣是這樣的好，王順明是異常的感動，快活，善良，接着紅茗就跑進去了，他底槍枝在她底肩上碰擊着而發出清脆的聲音來。

但不久他就又捧着紅茗跑轉來了。他底一個做着衣服的同事追着他和，他搶這紅茗吃，大聲地怪叫着，拿磚頭砸他，說他弄了紅茗來不請客。這個傢伙顯然地也是因晴朗的天氣而快活，王順明就更快活而感動了，和他叫罵着：在這個時候，他對於何姑婆是覺得有多麼的親愛啊！

「沒得關係的！你們吃好了！」何姑婆站了起來客氣的說：「這位貴姓呀！」

那快活的、做着衣服的警察呆住了，先是睜大了眼睛，接着就不好意思地紅了臉。

「你吃呀！」何姑婆說。

「哪個吃喇，我肚子裏早就裝滿了！」這警察酸酸地說，走進去了。

「姑婆，」王順明忍住了他底笑容說，「何二太爺說他不要吃！」

「他怎麼不要呢？」姑婆失望地問。

「他跟我瞪眼睛，他說就是不要！」

何姑婆眼圈發紅了。她默默地接過了紅茗，重又把它們仔細地包好，於是又在石塊上坐了下來。

「姑婆，他馬上就要出來砌牆壁了！」

何姑婆沒有回答。但王順明仍然非常愉快、悲傷、感動、懷念着不可知的什麼，在她底旁邊站着。這時霧氣已經完全消散了，太陽滿滿地照耀着地面，但空氣仍然很是寒冷。泥瓦匠們已經在建築物底各處工作着了。那一羣囚犯重又出發去挑石塊去了，發出雜沓的脚步聲慢慢地經過何姑婆底面前。她站了起來，沒有找到她底親愛的、可憐的人，但她轉過身去，看見他在門樓底木架下面出現了。鐵鍊已經解去，兩條腿很厲害地顫抖着，從一塊木板底下面躡了出來。何姑婆以為他是在向她走來的，但是他卻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拿着一個簸箕和一把砌刀，爬上了那個沿牆壁搭着的高架，和別的工人們並排地站着，開始做他底苦工。

他底神情是冷酷、無覺的。他一直爬上高架，站在空中，太陽照射着他。他底腿最初顫得很厲害，但後來他站穩了，毫無猶豫地，然而慢吞吞地，工作了起來。他底頭上的長而稀落的灰黑的頭髮垂在兩邊，祇要他稍稍動一動，這兩股頭髮就會在陽光裏就飄曳了開來。

「何二太爺！」何姑婆走到架子面下去慌亂地喊，「你怎麼看都不看我一下呀！我來看你來了，這裏是兩個紅荳！」

「告訴你我不吃！」何老頭子突然地在他上面暴怒地喊，「你自己吃去，滾！」

這個打擊使得何姑婆完全狼狽了。她底臉發起燒來，那種羞辱的感覺，是如一把鋒利的刀一樣，一直刺進了 she 底心裏。

「你吃！」她又喊，希望使別人知道何老頭子原是她很好的。「我早上起來跟你煮的！我自己吃過了！」但是老頭子不再回答。她站着而呆看着他，看着他怎樣地拿起磚塊來安置在潮溼、新鮮的泥灰上，怎樣地用砌刀在泥灰上劃着，怎樣地在手裏敲着磚頭，全身都發着抖。她看見他仍然穿着離開她的時候的那一身油膩的棉襖棉褲，褲子都破了，發黑的棉花翻了出來，草鞋也沒有穿，是赤着腳。她重又覺得非常可憐他。他站得那麼高，就好像孤另另地懸在空中似地，就好像天空、牆壁、地面都在排擠着他。她替他覺得眩暈、吃力、害怕，她忽然覺得這麼多年來他都是這麼孤另另地，沒有溫暖地、冷酷地吊在空中的，於是她發出了急迫的啜泣的聲音，哭起來了。

但是他仍然不理她，就好像不覺得她底存在似的。

「何二太爺，你就接住這兩個紅苕吧！」王順明抬起頭來喊。他底臉上有一個譏刺的、善良的笑容，顯然他祇是感覺到他自己底快活，他覺得何老頭子這樣生氣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不要！」何老頭子在架子上跳着腳叫，「我討厭死了她！丟老子底臉！叫她滾！」

何姑婆於是悲憤地大哭了。

「我是要滾的，何德祥！」她大聲喊，「這些年我是沒有得罪過你！你這個沒得良心的！你總是對我這樣，你總是罵我，打我，幾個月都不跟我說一句話！你好！你有種！出了事情，不怪自己得罪人反而怪我！我說你這也像個

人呀！成天地喝酒，」她愈說愈委屈，愈說愈憤恨了，用更大的聲音叫着，「幾個錢都讓你弄光了！人家劉四老板那裏去陪個不是不是就完了，你偏偏要硬要鬧，又把人家三少爺打傷了！我看你沒得良心的硬到底就好，我看你死了有哪個來可憐你！」

「你滾！」老頭子在架子上面轉過頭來叫，「我死我的……我不要看你這種女人！」他喊，同時悲痛地無助地舉起了他底兩手。

「算了吧，何二太爺！」王順明笑着說，他始終覺得他們這樣爭吵是不必要，沒有道理的；太陽晒得他背上有點癢了他就把槍換了一個肩膀揹着，彎過一隻手去在背上搔起癢來。

「好哇！好哇！」何姑婆拍着手瘋狂地喊，「你自己不怕丟人你就當着大眾說說看！你從前作過了多少惡！我都不說！你本來就不是好東西！你騙我嫁給你，你騙我幾個錢，你又騙別個二姑娘，把別個二姑娘帶到城裏去，你說你要包水泥作了，叫我不要吵，月月給我錢，不要臉！兩個月不到，弄了一身病破破爛爛地回來了！是哪個一句話都不講地服侍你的？是哪個當東西賣衣服跟你請醫生的？你就把我恨倒了！天總有限睛，莫說你坐五個月的監，就是坐五年十年我心裏都快活！我心裏頭還癡，還拿紅苕來給你吃！」

老頭子在她底叫罵下沉默着，他緊緊地閉着他底嘴，他底下巴很厲害地發着抖。這種叫罵是叫他太痛苦了。同時，何姑婆自己也覺得是罵得太可怕了，但仍然忍不住她底悲憤。這兩個老人是背負着他們底這些創傷

走了一生了，無論是時間或是新的苦難都不能治療它們，直地現在，它們還要暴發出來，給他們以可怕的打擊。

這時太陽已經昇得很高了。很多過路的人都站下來看着他們。這些人們，因美麗的陽光而愉快，津津有味地站在那裏看着。王順明則是已經沒有興趣再來替他們調解了，靠在一根柱子上晒着太陽，快活地、懶洋洋地閉着眼睛。這兩個老人之間的爭吵，在大家看來都是平常、無味而無關緊要的，但因為陽光是這樣地美麗，大家仍然看得很有味道。

忽然地有一羣煊赫的人們從鎮公所裏面走了出來，其中有年青的、文弱的鎮長和那個是名的、威嚴而瘦長的劉四老板。王順明趕快地跑過來拉開了何姑婆，然後肩着槍跑到門樓下面去準備向他們行禮。劉四老板走出了門樓就站下來了，靠在手杖上，和鎮長談論着他對於這建築的種種意見，鎮長笑着，兩隻手合在胸前而高興地聽着。看熱鬧的人們在陽光下愈聚愈多了，但大半的人並不知道大家究竟是在看什麼。於是有的看着囚犯們和工人們在默默地工作着的門樓，以為那上面大概是發生了什麼稀奇的事情；有的看着捧着那兩個紅苕而畏怯地站在角落裏的何姑婆，以為她一定是鬧了什麼事情被抓來的；有的則看着劉四老板和鎮長，仔細地聽着他們底談話，希望從他們得到什麼新鮮的材料，所有的人都靜悄悄的，都有着一副緊張的、茫然的面孔。而在這所有的時間裏，那個何德祥老頭子是在高架上和別的工人一起站着，慢慢地敲碎着他手裏的磚塊；看起來他似乎是在工作着，但其實他是在緊張地聽着下面的聲音。他一塊磚頭又一塊磚頭地敲着，一面睜大

着他底兩隻昏花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他底嘴邊是有着一個痛苦的、酷烈的笑紋。聽見了劉四老板所說的什麼，他就用力地擺了一下披在兩邊的長髮，舉起砌刀來又敲碎了一塊磚頭。

劉四老板議論了一下之後就轉過身來。他是穿着藍色緞子的皮袍和紫色、團花的馬褂。一對美麗的小眼睛發黃而明亮，生着一部飄洒的灰色鬚鬚，這一切都使他顯得慈祥而威嚴。看見人們都在恭敬地對他笑着，他就點着頭快活地微笑着回報他們。這威嚴的老板底這種微笑，使得所有的人都陶醉了。

「劉四老板，你今天有空出來走呀！一個肥胖的、戴着兩隻金耳環的女人興奮地大聲說。

「你們早啊！」老頭子笑着說，「都是爲了街上的事情！你們都在看這個新房子吧！」他用手杖指着門樓說，「我剛才跟王鎮長說，建築費我有辦法，縣裏頭幾家舖子跟我說過了要捐幾百萬，我說：要趕緊修，下個月就修好！這是地方上的面子！」

「是啊，劉四老板！那個女人說。

「劉四老板，你老人家功德無量！」另一個女人說。

「本份！本份！」老頭子點着頭說，「都是王鎮長人精明，事情辦的出色好！我剛才還說過，」他迅速地轉過身去看看鎮長，「我剛才還說過，王鎮長是熱心爲地方上的，你們各人今後要聽鎮長底話才對！這個鎮上，」他舉起手杖來劃了一個圈子說，「都是一家人，鎮長就好比父母！」

人們底臉上都有着熱情的、陶醉的笑容。鎮長，在胸前緊緊地合着手掌，彎着腰，愉快地笑着，兩隻明亮的眼睛生動地閃爍着。於是劉四老板不住地對大家慈祥地點着頭。人們，那些老板娘、保甲長、小夥計和游手好閑的男女們，都覺得心裏有一種幸福的衝動，他們是這樣地愛着這個劉四老板，感動得差不多快要流淚了。劉四老板沒有什麼話說了，但同樣地非常感動，不住地笑着點頭站在那裏。於是，在溫暖、明媚的陽光下，就到來了一個寂靜的場面，所有的人都張着嘴笑着，連那些在架子上工作着的工人們都停住了工作而呆看着了；而站在人們中間的那個劉四老板是不住地點着頭，好像在這一小塊地面上是發生了一件什麼奇異的，幸福的事情似的。

揹着槍站在門樓下面的王順明，同樣地張着嘴天真地、高興地笑着。這時他是已經完全地忘記了剛才的沉痛的宣告，而整個地投身在對於劉四老板的熱情裏了。在劉四老板點着頭慢慢地環顧，而和他底充滿着幸福的熱望的眼睛相遇的時候，他是笑得更天真、更熱情；他是如此之純潔！

而在這個幸福、熱情、奇異的親暱之海裏，是站立着兩個寂寞的人。何德祥老頭子已經停止了敲磚頭的機械的動作了，但仍然呆呆地站在架子上看着前面。他是這樣的倔強的，看都不會朝下面看一眼，然而他底腿漸漸地很厲害地發起抖來。他想到他這些年來所住的那一間破爛、潮溼的屋子，想到後山上的他底父母的坟地，想到坡下的他底一塊菜地，又想到他坐着船在河裏走着，往城裏去；他底頭腦裏凌亂地交織着各種悲痛的印

象。他漸漸地無力抵抗，他下面的那個熱情的場面了，他軟弱了，一陣心酸，他流下淚來。但這時他聽見了他底女人底可憐的哀告的聲音。他迅速地轉過頭去，看見他底女人已經跪倒在劉四老板底腳下了。

他寒戰了一下。他聽見何姑婆喊：「你可憐何德祥劉四老板！他是快六十歲的人了呀！」同時他遇到了向着他投射過來的劉四老板底嚴峻的目光。他有點昏迷，但是他覺得他冷笑了一下。接着他聽見劉四老板向鎖長說：「何德祥這個人，是我們鎖上頂不規矩的了！」於是他又冷笑了一聲。

劉四老板聽見了這冷笑，突然地用手杖在地上戳了一下，彎起肩膀來，全身都緊縮着，靠在手杖上，一面閉緊了嘴唇哼着，嚴厲地看着他。他膽怯起來了，但這時他看見他底女人跪在地上哭着向劉四老板爬着，並且看見了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於是他重又冷笑了一聲，而一股辛辣的力量從他底心裏衝出來，彌滿了他底全身。他迅速地拿起手邊的一塊瓦片來對準着他底使他屈辱的女人砸去，擊中了她底後腦，使她恐怖地大叫了一聲，抱着頭倒在地上翻滾起來了。

他心裏有殘酷的歡樂，他復了仇了！他即刻就轉過身來重新開始工作。但下面騰起了一陣驚異的叫聲，接着，劉四老板就指着他叫罵了起來。

「你罵好了！」他回過頭來，用微弱的聲音說。

「混蛋！混蛋！抓他下來！抓他下來！」

他突然地翻過身來站着了。他底臉是死白的。他輕蔑地、迷胡地笑着，看着劉四老板、鎮長、人們，以及那在地呻吟着的他底女人。在迷胡中他十分的可憐她，他差不多不明白她究竟怎麼會倒在地下。他流出了眼淚。

「何德祥，算了吧！」站在他附近的一個工人說。

「不行！」何德祥大聲叫，這大聲使他自己都驚異；「沒有關係，你劉四老板殺死我好了！我不管那些沒得良心，沒得志氣的人怎樣爬在你跟前磕頭，我何德祥是連頸子都不會彎一下的！我底女人不爭這口氣，我就先打死他！你劉四老板有錢，有人奉祀，走到哪裏有人下拜，我何德祥今年五十九了，還是要站在這裏！」他捶着胸口喊。「你姓劉的造孽千萬，殺人千萬，無惡不作，敲榨小民，我今天都要說出來！我站在這裏！」他舉起兩臂來，大聲喊。

「抓下來！抓下來！」鎮長喊。

「鎮長，對不起，請你讓我吧這一口氣說完。」他痛楚地按着胸口哀求地說。「諸位，人生在世是求生活，求不得生活就什麼都不會管了！我今天又得罪你劉四老板，看你能再把我怎樣？要是一命抵一命的話，你是大人，我是小人……」他痛苦地顫抖，喘息着。「其實哪一個不曉得劉四老板作的惡呀，祇不過我一個個人說出來吧！你不要得意，閻王老子會替我算帳的！我不是人窮沒有志氣，我就是硬到底！」他對着人羣悲痛地叫，「我是會怕哪個的，怪祇怪我這個人一生走錯了路。各位，我走錯了多少路，害了……」說到這裏他完全哽

住了，覺得自己是非常的孤另，可怕，可憐，希望着人們底同情，在一陣劇烈的顫抖裏大哭起來了。

他哭着無力地在架板上坐了下來。劉四老板又開始對他罵着，但鎖長吩咐了王順明好好地看守着他，就非常溫和地把劉四老板勸開去了。

看熱鬧的閑人愈圍愈多了，但發覺了再沒有什麼可看的，就漸漸地走散。但仍然有幾個後來的人，顯出很不甘心的樣子，站在那裏等待着。何姑婆已經在地上坐了起來，靠着一堆磚頭，閉着眼睛呻吟着。在架子上，工人們疲乏地勸了何德祥一下，就又開始了工作了。太陽靜靜地、溫暖地照耀着。

「何二太爺！」王順明揸着槍走到架子下面來說，「我看你又何苦喲！不是我說的話，你這不是拿雞蛋碰石頭……何姑婆！」他迅速地走到何姑婆面前來說，「你頸子上還有血呀！你也不要生氣了，你回家去歇歇吧！」

「姑婆！」忽然地何德祥從膝蓋上抬起頭來向下面悲痛地說：「是我不好，是我錯了，你今後也不要再來看我吧！」

但何姑婆沉默着。她底臉有一點發抖，臉色非常難看。這時有一個不甘心的好奇的人，一個穿着一件破大衣，兩手揣在袖子裏的傢伙走到她身邊來對她看着。然後又繞到她底背後去看着。終於忍耐不住了，伸出一隻手來推起了她底頭，仔細地研究着她頭上的傷痕究竟是怎樣的。

「有一個大血瘤！」他向站在路邊的幾個人報告說，「不要緊的！」

「何姑婆，你究竟怎樣呀！」王順明難受地說。

「我不要緊的！」她回答。

「何二太爺，鎮長叫你下來，我看你還是下來罷！」王順明說。

何德祥慢慢地從架子上面爬下去了。他有些飄搖，滿臉都是眼淚，向他底女人走來了。他慢慢地走到她底面前來，跪下了一隻膝蓋，接着又跪下了一隻膝蓋，下顎顫抖着，看着她。這時架子上的幾個工人都停止了工作，緊張地看着他們了。太陽靜靜地照耀着。

「姑婆，我把你一生害了！」何德祥說。

何姑婆睜開眼睛來，靜靜地看着他。

「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他說，「我們都是可憐人，怪祇怪我一生走錯了路，我不該的！我也沒有什麼辦法報答你了，不過上天是不會忘掉你的！你跟我苦了一生，沒有得着我底好處，你卻是爲了我，姑婆。」他激動地指着天空說，「上天是會報答你的！」

何姑婆扶着磚塊堆慢慢地站起來了，沒有感覺地，遲鈍地看着他。忽然地她記起了她懷裏的那兩個紅苘，於是用顫抖的手取出它們來。

「這個你拿去吃了吧！」她安靜地說。

「我不要吃，姑婆！」何德祥哀求地說，仍然跪在地上。「我一生祇有你一個人對我好，我受恩不知報，這麼多年了……」

「你拿去吃！」她彎下腰來把紅苕放在他身邊。「我下同也不得來了！」她小聲地，安靜地說。

「你不來了也好！」何德祥說，突然地站起來了，恐懼地看着她。這時一個兵士拿着鐵鍊從門樓裏走出來了，何德祥看了她一眼，慌忙地抓住了何姑婆。

「姑婆，告訴我，你傷的怎樣了……你真的不來了？」他可怕地睜大眼睛，緊張地問。

「我真的不來了。」

「姑婆！」他說，那樣的痛苦，又向她跪下來，但即刻又爬了起來。「……是了，你不來了也好……那麼姑婆，我們算是分手了，可憐我們兩人這一生！」他流着眼淚說，貪婪地看着她。這時那個兵士已經走了過來，用着冷淡、疲倦的神情，給他套上了鐵鍊。於是那個揹着槍站在旁邊的王順明發出了一個深長的歎息。但是何德祥是在掙扎着，仍然希望抓着他底女人跟她說話。那個兵士拖着他，終於他慌忙地拾起了地上的那兩個已經被壓爛了的紅苕。

「這個我還是拿去吃了，姑婆！」他哭着說，同時何姑婆從癡呆的狀態中驚醒，大哭了。「我進去了……你不來了也好！」他繼續說，「要是你自己有辦法，你自己想點辦法過活下去吧！你一生辛苦，對人慈善，姑婆，我今

生不能夠報答你，來生會報答你的。」

他被那個冷淡的兵士牽着走進去了。鐵鍊在他底身上發出清脆的碰擊聲來。很久之後都還可以聽見他在院落裏面的悲痛的叫聲：

「我來生是會報答你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

後記

這裏收集的，是一九四三——四五年間的幾篇小說。其中「在鐵鍊中」是較短小的，但因爲性質和寫作時間的相近，便也收集在一起。

這些，都是在抗日戰爭底後期，在國民黨底黑暗統治下面，在那些窒息的日子當中寫出來的。解放區的新生的人民底偉大的鬪爭，以及在黑暗統治下的人民底自覺和崛起，人民領袖底莊嚴號召和我們底先輩們底英雄的火炬，一再地衝破這黑暗的窒息，給我底摸索指示道路。這些裏面所寫的，多半是在橫暴的封建統治下的人民和加在他們身上的重壓相搏鬪的壯烈的狀況，因此，也就留下了陰暗的朦朧的痕跡。對於在那樣的境地裏生活過來，經歷過和苦難的人，民一道求生的迫切的願望的人們，對於因自己底負擔的弱點而感覺到鬪爭底危急的人們，這大約是可以理解的罷，但對於光明的，在新的天地中的快樂的健壯的人們，我就要覺得非常歉

疚。我所奉獻出來的是我們土地上的陰暗的血跡，而在這解放了的大地上，這是已經快要成爲陳舊的回憶了。這樣的一些鬭爭狀態，這樣的一些題目，已經快要不存在了。

在解放區底輝煌的天空下，在毛澤東底旗幟下，勞苦的人民不是像我這裏所寫的這樣無望地生活，這樣壯烈地反抗，這樣滿身血痕，到處要直對障礙而搏擊的，在解放了的這廣大的土地上，人民是已經成爲歷史的主人和新世界的創造者了。但我也相信，這裏所寫的這些零星的火苗或者窒息着的濃煙原是和這燎原的大火相聯的。

從這樣的道路走來，我底一些原來用作對舊社會鬭爭的武器的東西，會慢慢地失去了它們底作爲武器的性能罷。到了陽光中，我身上的創疤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對於過去我無所留戀，我希望在這偉大的時代中，我能夠更有力氣追隨着毛澤東底光輝的旗幟而前進，不再像過去追隨得那麼痛苦。

路翎。一九四九，七，十八，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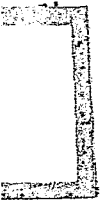
路 翎 作 品

- 青春的祝福(小說集之一)..... 希 望 社
求愛(小說集之二)..... 海燕書店
在鐵鍊中(小說集之三)..... 海燕書店
平原(小說集之四)..... 作家書屋(排印中)
饑餓的郭素娥(單本中篇之一)..... 希 望 社
蝸牛在荊棘上(單本中篇之二)..... 新新出版社
嘉陵江畔的傳奇(單本中篇之三)..... 待 印
吹笛子的人(單本中篇之四)..... 待 印
財主底兒女們(第一長篇)..... 希 望 社
燃燒的荊棘(第二長篇)..... 作家書屋(排印中)
雲雀(第一劇本)..... 希 望 社
故園(第二劇本)..... 待 印
人民萬歲(第三劇本)..... 待 印

在 鐵 鍊 中

★	刊	印	出	發	作
有	行	刷	版	行	者
版	期	者	者	入	路
權	一	大	海	俞	
★	九	華	燕	鴻	
	四	印	書		
	九	刷	店		
	年	所			
	八	上			
	月	海			
	初	山			
	版	西			
		北			
		路			
		五			
		八			
		三			
		一			
		五			
		號			

總(50)(0001-2000)



本 定 價

十 元